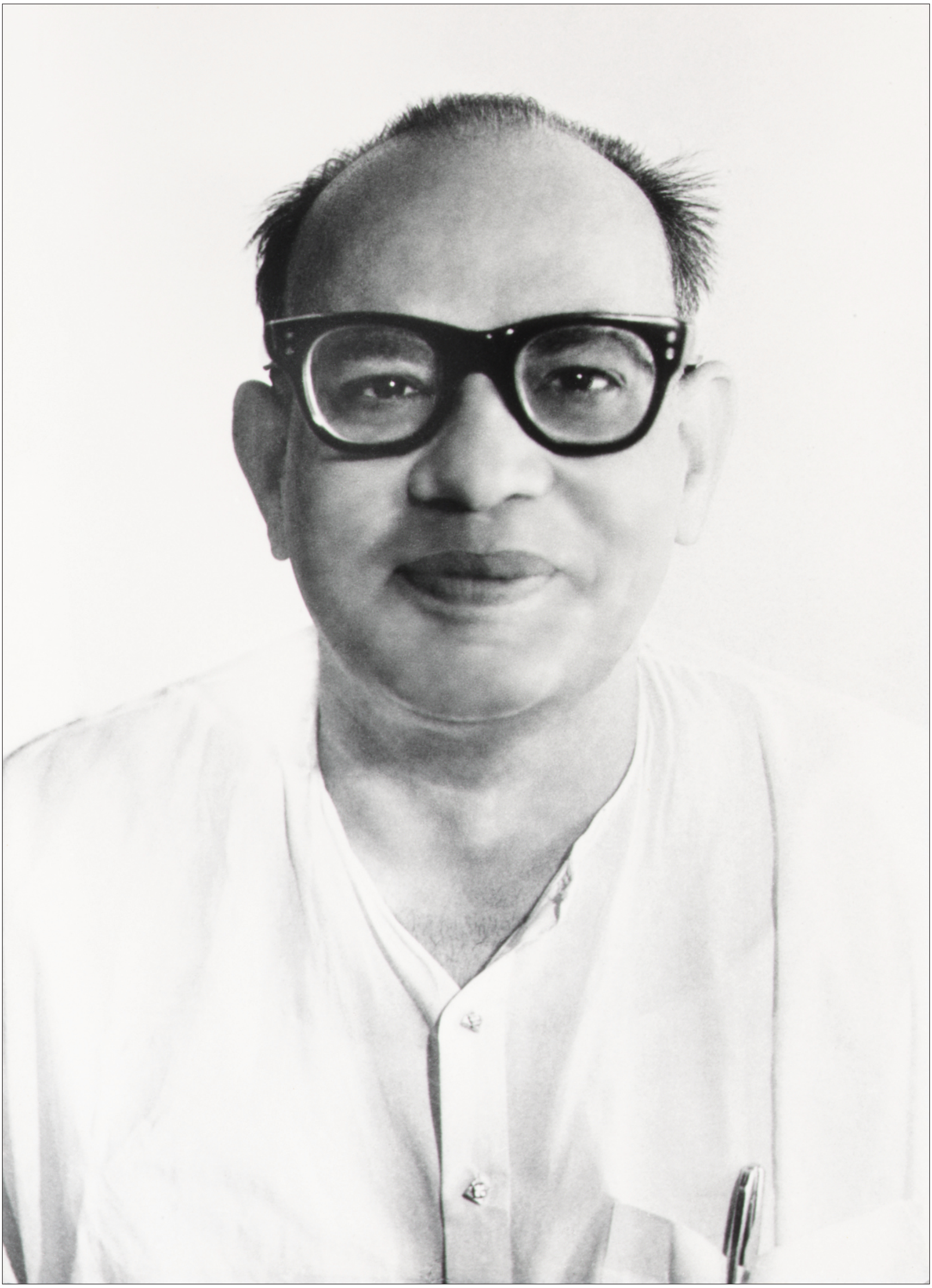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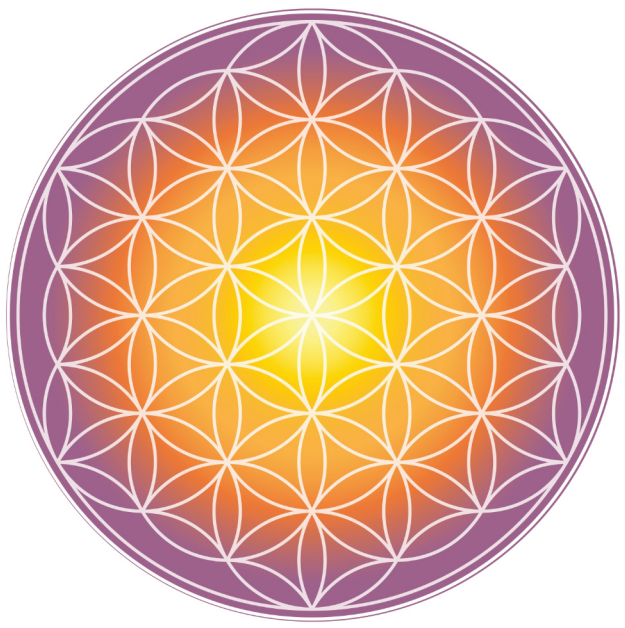
Shrii Shrii Ánandamúrti

祂的一生、使命和教導的一百種面貌





P.R. SARKAR INSTITUTE

「Shrii Shrii Ánandamúrti：祂的一生、使命和教導的一百種面貌」是為了紀念Shrii Shrii Ánandamúrti (Shrii Prabhát Raiṇjan Sarkár)百年誕辰而出版。

這是印刷版，最適合用於展示空間的列印。我們建議您首先測量展示空間，然後以適合該空間的尺寸列印出模塊。請注意，版面編排已最佳化為A3直印方向。我們建議室內展示用薄亮面紙板(可以用釘子將其固定在牆上)來印刷，而戶外展示則用Foamcore、Flex或其他合適的材料。

請注意，此印刷版是基本內容的版本。螢幕版和書籍版都包含延伸內容，有更多的圖像、故事和其他趣事。

要下載螢幕版(最適合在個人裝置上觀看或投映為幻燈片)，請點擊
www.prsinstitute.org/outreach/exhibitions

要購買該書籍，請點擊 www.prsinstitute.org/outreach/publications

展示的印刷版、螢幕版和書籍版均附有影片(www.prsinstitute.org/outreach/films)
和puja桌上型相本 (www.prsinstitute.org/outreach/publications)

由P.R. Sarkar Institute主辦，並且在Baba Archives (和Baba Museum)，P.R. Sarkar Archives以及Ananda Marga Digital Archive的協辦下，紀念Shrii Shrii Ánandamúrti (Shrii Prabhát Raiṇjan Sarkár)百年誕辰

版權所有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編輯：Ácárya Guńamuktánanda Avadhúta

校訂：Ácárya Guńamuktánanda Avadhúta

協助校訂：

Ácárya Maheshvaránanda Avadhúta
Jyotsná Caujolle
Káliishauṇkar Mukherjee
Shivapriyâ (Ellen Landau)
Shravańa Kumára

以及感謝：

Ácárya Acyutánanda Avadhúta
Ácárya Prańavátmakánanda Avadhúta
Ácárya Shambhúshivánanda Avadhúta

中文翻譯者：Váńii Wu

主題選擇：

Ácárya Guńamuktánanda Avadhúta
Ácárya Shambhúshivánanda Avadhúta
Shivapriyá (Ellen Landau)

檔案資料提供：

Baba Archives，加爾各答(感謝Ácárya Prańavátmakánanda Avadhúta)
P.R. Sarkar Archives, 佛蒙特州 (感謝 Giridhara Tom Barefoot)
Ananda Marga Digital Archive (感謝 Ácárya Guńamuktánanda Avadhúta and Ácárya Lokeshánanda Avadhúta)

感謝其他檔案資料提供者：
Ácárya Manavendránanda Avadhúta
Ácárya Nárada Muni
Ácárya Vishvodgatánanda Avadhúta
Mukti Hava Bauman
Sauli Shántátma
Sukhadeva (Silvano Rossato)
Vishvashánti (Ole Brekke)

參考資料：

The Electronic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P.R. Sarkar

其他參考資料：

Ananda Katha by Ácárya Naginá
Anandamurti: The Jamalpur Years by Deváshiish
Anandamurtijii As I Knew Him by Ácárya Vijayánanda Avadhúta
Ashutosh Baba by Ácárya Rámánanda Avadhúta
A Garland of Lights: Baba's Love for Taiwan by Avadhútiká Ánanda Lalitá Ácáryá
Baba in Fiesch by Kusumitá
Bábá in Mahárliká by Diipánvitá
Baba's Love for South America (various)
Bhagavan Anandamurti by Ácárya Nárada Muni
Divine Experiences by Ácárya Parameshvaránanda Avadhúta
Divine Footprints: Baba in Qahira Sector (various)
Experiences of My Beloved Master by Ácárya Shiilabhadránanda Avadhúta
From Brooklyn to Benares and Back by Ácárya Vedaprajiṇánanda Avadhúta
Glimpses of a Mystery by Ácárya Bháskaránanda Avadhúta
I Am Yours (various)
I Meet My Beloved by Ácárya Dharmadevánanda Avadhúta
Living With Baba by Ácárya Tapeshvaránanda Avadhúta
Meetings With My Master: A Woman's Experience by Nancy Niiti Gannon
My Baba Stories from Bankipore Jail by Paráshakti Dwivedi
My Days With Baba by Ácárya Sarveshvaránanda Avadhúta
Never Shall We Forget You by Ácárya Candranáth Kumár
Reminiscences of Baba by Ácárya Keshavánanda Avadhúta
Shri Shri Anandamurti: Advent of a Mystery by Ácárya Prańavátmakánanda Avadhúta
Strange Experiences by Shrii Prabhát Raiṇjan Sarkár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Shrii Shrii Anandamurti by Ácárya Vijayánanda Avadhúta
The Tantric Guru: Enchanting Stories of His Life by Ácárya Maháviránanda Avadhúta
The Unresolved Mystery by Ácárya Amitánanda Avadhúta
The Wandering Ascetic Life of Acharya Satyananda Avadhuta
This Life With My Adorable Beloved by Avadhútiká Ánanda Harimayá Ácáryá
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Fragrant Petals from the Life of Beloved Baba by Ácárya Shambhúshivánanda Avadhúta
Travels With the Mystic Master by Ácárya Dharmavedánanda Avadhúta
Walking With My Master Shrii Shrii Anandamurti by Francisco Pena De Vera
When the Time Comes: Conversations With Acharya Chandranath Kumar by Deváshiish
Who Can Ride the Tiger? Stories of Baba's Life by Avadhútiká Ánanda Ramá Ácáryá
With My Master by Ácárya Krpánanda Avadhúta
You Are Never Alone: Baba is Here by Ácárya Vandanánanda Avadhúta

手稿研究：

Káliishauṇkar Mukherjee
Uttpal Banerjee

孟加拉文手稿翻譯：

Ácárya Priyashivánanda Avadhúta
Káliishauṇkar Mukherjee

Prabhát Saḿgiita 的翻譯出處：

Prabháta Saḿgiita: Songs of the New Dawn by Shrii Prabhát Raiṇjan Sarkár
Prabháta Saḿgiita by Shrii Prabhát Raiṇjan Sarkár

Prabhát Saḿgiita的其他語言翻譯者：

Káliishauṇkar Mukherjee
Shravańa Kumára

藝術：

Avadhútiká Ánanda Cárushiilá Ácáryá
Avadhútiká Ánanda Ramá Ácáryá
Káiṇcan Karmakar
Máṅik Bandopádhyáya

其他攝影：

Ácárya Guńamuktánanda Avadhúta
Ácárya Subuddhyánanda Avadhúta
Mahesh Kumár

圖像編輯：

Ácárya Guńamuktánanda Avadhúta
Ácárya Nárada Muni
Jagatbandhu (John Gross)

設計與版面編排：

Ácárya Guńamuktánanda Avadhúta
Ácárya Yogánanda Avadhúta (中文版)

以及感謝：

Avadhútiká Ánanda Advaeta Ácáryá
Jagadiish (George Azzopardi)

封面設計：

Ananta (Aaron Staengl)

感謝：

Ánanda Márga Gurukula
Ánanda Márga Pracáraka Saḿgha
Ánanda Márga Publications

更多有關出版物的內容，請訪問 www.prsinstitute.org

梵文發音指南

Ánanda Márga的鍛鍊和哲學所使用的梵咒和術語是梵文。此出版物是採取Shrii Shrii Ánandamúrti給予的羅馬梵文系統。這是該系統的簡易發音指南：

- *a*的發音為us中的u
- *á*的發音為father中的a
- *i*的發音為bit中的i
- *ii*的發音為beet中的ee
- *u*的發音為put中的u
- *ú*的發音為boot中的oo
- *r*的發音為ri，當它的前面或後面都不是母音時
- *e*的發音為day中的a
- *ae*的發音為size中的i
- *o*的發音為open中的o
- *ao*的發音為owl中的o
- *ḿ*的發音為sing中的ng
- *ah*的發音為送氣音a
- *iṇ*的發音為上顎音n，*uṇ*的發音為喉音n，如果*ṇ*的前面有另一母音，則將該母音鼻音化
- *c*的發音為child中的ch
- *t́*、*d́*和*ń*是用舌頭頂住上顎發音
- *ph*的發音為father中的f
- 所有其他子音後面有h，要發送氣音(子音的原始聲音後面有ha音)
- *y*在單字的字首時，發音為輕音j。在單字的字中或字尾時，發音為ia
- *v*在單字的字首時，發音為v。在單字的字中時，發音為w
- *ś*的發音介於sh和s之間
- *kśa*的發音為ksha(黎俱吠陀)或kha(密宗)
- *jiṇá*的發音為gyá，如同*jiṇána*(發音為gyána)
- *ŕ*(孟加拉語或北印度語)的發音為hard中的r

前言

Shrii Shrii Ánandamúrti也被稱為Prabhát Rainjan Sarkár，他的弟子們都親切地稱他為Bábá(最親愛的)，出生於5月(Vaeshákhii Púrńimá)滿月日的日出時分，在印度比哈爾邦的佳滿坡鎮。出生日期最初被認為是1921年5月21日，不過根據最近顯示的資訊，現在認為更可能是1922年5月11日。但是無論哪一個日期，每一年都以Ánanda Púrńimá(喜悅的滿月日)來慶祝他的生日。

作為Sadguru(最高級的上師)，巴巴曾經是—現在仍然是—無數的虔誠弟子的無上導師和慈愛父親。他摯愛和指導門徒的首要目標是—每一個個體和整體社會的全面福祉和靈性進步。在他作為上師的角色中，他還扮演了許多其他角色：哲學家、作家、科學家、心理學家、語言學家、治癒者、人道主義者、社會改革者和革命家...等等。他是全球社會靈性組織Ánanda Márga(喜悅之路)的創始人和導師，他介紹了一套社會經濟改革進用論(Prout)、社會哲學的新人道主義以及新科學的微生命(Microvita)。並且創作了五千多首的曙光之歌(Prabhát Saḿgiita)。透過他的教導和榜樣，他啟示了數以百萬的人們追求生命的最高目標，並對地球和整個宇宙的所有人類、動物和植物的福祉承擔更大的責任。

這項工作的目的並不是要全面或詳盡地描述巴巴的生活、使命和教導。而是旨在對重要事件和劃時代事件進行全面總結，並在歷史的這個重要關頭對我們星球上的解脫本體(Táraka Brahma)的非凡世界提供許多吸引人的見解。

「在密宗(Tantra)裡，這整個創造被稱為sambhúti。當(Táraka Brahma)依自己的意願藉助五大基本元素(paiṇcabhútas)時，祂的肉身實體就屬於Saguńa Brahma的範圍內，否則祂就是Nirguńa Brahma。依據Tantra, 當Táraka Brahma藉助五大基本元素時，此稱之為祂的Mahásambhúti. ... Táraka Brahma不是哲學的象徵—而是虔誠情感的創造。」

關鍵細節，包括日期、地點和其他資訊，已經得到詳盡的研究，並且在出版日期之前盡可能地準確。從巴巴的故事(Bábá stories)中選出最具啟發性的故事，以感受他的生活和時代的品味。選擇圖像的原因不僅在於它們的敘事歷史，也在於其視覺特性和罕見性。

編者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 神秘的孩子

1971年，在阮祺(Ranchi)的一個冬夜裡，巴巴從夜間的戶外散步回來後，將自己的童年記憶向達達阿米塔南達(Dádá Amitánanda)敘述。以下是達達對巴巴那天晚上的回憶片段：

「我在母親的子宮裡。從那裡，我看見母親，也認得她。我看見父親、姊姊和其他親戚。 我很了解他們!也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出生了。通常嬰兒一出生就會哭，可是我沒有哭—我總是微笑著。很高興出生了。我想要叫他們的名字，因為我非常了解他們。可是，唉呀，我多麼無能為力呀!我的聲帶不允許發出聲音來。」

「他們想要餵我。他們想要用棉花沾牛奶餵我。用棉花一滴一滴地把牛奶滴進我嘴裡。這些人多好笑啊!我是需要用這種方式餵食的孩子嗎?我會用杯子喝牛奶，而不是用棉花沾牛奶。我伸手抓著杯子，我的行為令他們措手不及。我了解到我的行為使他們大惑不解，所以只好像個新生兒。」

「我在媽媽的身邊睡覺。午夜時分，我醒來。我看到的是如此不尋常。我的整個存在、媽媽的存在、嬰兒搖床、房間、超越的空間充滿如此甜蜜的光輝。我很高興看到它。我逐漸沉湎於其中。我想知道如果母親也看到這無盡的光芒，那她會發生什麼事。」

「我經常在夜晚醒來，看到各種大小的生物從我的左耳出來，在周遭走動和舞蹈。我很感興趣地看到了這一切。但是，好像要結束表演，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這些生物現在擠進我的右耳。這太可怕了，我大喊並緊抓著母親，而她對於我告訴她的一切感到很困惑。」

未解之謎，首次出版在菩提卡爾帕(Bodhi Kalpa，1975年1月)

到巴巴五歲的時候，他開始了終身的清晨靜坐和傍晚靜坐的鍛鍊。家中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開始這種鍛鍊或如何學會的，他也不會說，但是到那時，家人對於這樣的事，已學會不要干擾這位有主見的年輕男孩。

他拒絕吃任何非素食食物幾乎是不同尋常的，儘管他的家人嚴格來說不是素食主義者。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2. 巴巴的名字

當巴巴出生時，他們試圖將牛奶滴入他的嘴裡，巴巴卻伸手拿杯子，他的祖母維納帕尼(Viińápáńi)倒抽一口氣大叫：「他不是小孩子，他是個『buŕá』(老靈魂)！」從那時起，她都叫他「Buŕá」。他的其餘家人和兒伴，則把「Buŕá」簡稱為「Bub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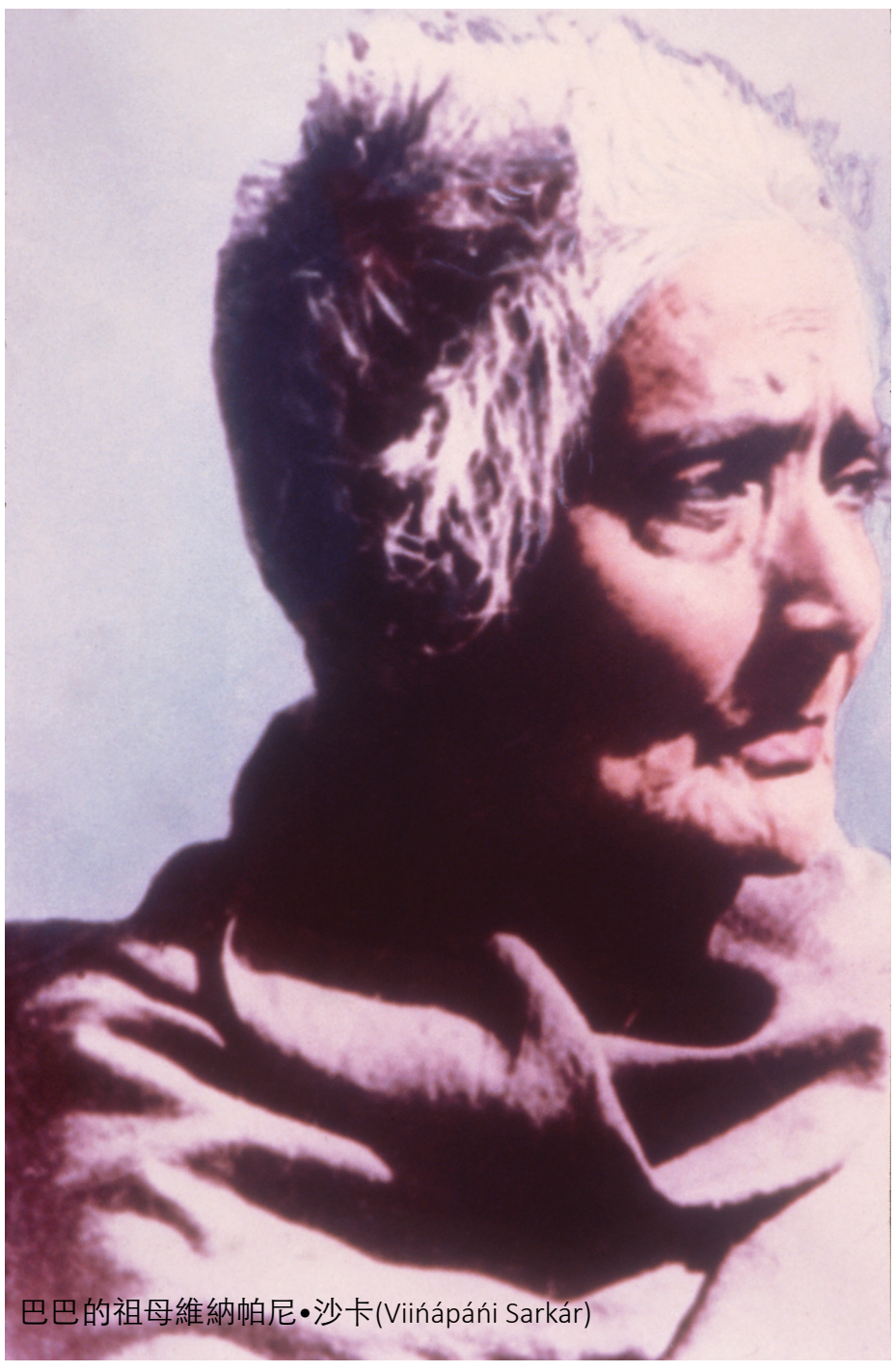
在三歲到五歲時，他的出生名字從阿倫(Aruń，深紅的黎明)更改為普羅巴•阮將(Prabhát Raiṇjan，他為黎明塗上色彩)，因為他的新生兒堂弟以孟加拉積極份子德什班杜•奇塔阮將•達斯(Deshabandhu Citta Raiṇjan Dás，在堂弟出生當天過世)命名，這是所有男性具有相同中間名的家庭習俗。

小男孩巴巴喜歡夜晚散步到佳滿坡(Jamalpur)東邊山丘、卡利帕哈爾鎮(Kalipahar)的舊卡利(Káli)神廟以及死亡谷(Death Valley)，當時是個危險的地方，即使是在白天，更別說是在夜裡。

編者

多年以後，他談到：「我從小就很勇敢。我不知道害怕。我習慣在深夜去老虎墳。有一天晚上，大約九歲時，午夜過後我坐在那裡，看到一個光體正朝向我移動。我不害怕那個光體。當它靠近我，停了下來。我問那個光體：『你是誰?』然後那個光體回答：『你不認識我嗎?我就是你自己。』說完之後，那個光體就走進並融入於我。就在那一刻，我經歷到整個宇宙在我體內，而我也在宇宙的每一個部分裏。」

誰能騎在虎背上



巴巴的祖母維納帕尼•沙卡(Viińápáńi Sarkár)



「我到佳滿坡山丘上做靈修。我坐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有人在我耳邊說：『跟我來。我將向你顯示一個更適合靈修的地方。跟我來。』我沒有看到任何人，但是我跟隨著聲音，明確感覺到它的存在。這個聲音帶我到另一個地方，並要求我做靈修。過了一會，它告訴我：『你生氣了嗎?不要陷入幻相(Maya，宇宙離心力和宇宙向心力)!你是P.R.沙卡先生嗎?看看你是誰!』而我的一連串過去世，在我眼前清晰地閃現，我意識到自己是誰。」

未解之謎，首次出版在菩提卡爾帕(Bodhi Kalpa，1975年1月)

1959年初的一個晚上，我和巴巴一起到他每晚常去的戶外散步。只有我們兩個人，而那晚上主的心情非常優雅喜悅。他在途中停下腳步，敘述他小時候的一件事。上主說：「曾有一道光芒四射的光柱出現在我眼前，其燦爛的光輝吞沒了整個周圍。 我問：『你是誰?』它回答：『喜悅的化身(Ánandamúrti)。』然後我注意到，這光體逐漸融入於我。從那時起，我就成了阿南達慕提(Ánandamúrti)[喜悅的化身]。」

Ácárya Harivallabh

普拉納(Prańay)在啟蒙後，有將近三年，他仍以朋友或同事的身份稱呼巴巴為達達(Dádá)或普羅巴達(Prabhát Dá)，儘管他現在已經開始尊他為他的上師。有一天，巴巴在戶外散步時告訴他，這種稱呼的形式在上師和弟子之間是不合適的。除了在辦公室或公共場所外，他不應該稱他為達達，而應暱稱為巴巴(Bábá)。從那時起，每當只有他們二個人的時候，普拉納都遵循這種傳統的稱呼形式。巴巴指示其他弟子也這麼做。很快地每個人都暱稱他為巴巴，儘管其中的一些人，例如坎德拉納特(Candranáth)和納吉那(Nagiiná)的年紀都比他大。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3. 巴巴騎在虎背上

1932年1月，比巴巴小兩歲並住在離巴巴家有幾間房子的薩欽德拉納斯•馬里克(Saciindranáth Márik)目睹了一個非常神秘的事件，發生在巴巴大約十歲的時候。他在一次採訪中回憶起它：

當地的孩子過去常常在傍晚去馬球場玩耍，而布布達(Bubudá)會和我們一起去。但是當我們玩的時候，他會消失在某個地方。黃昏時，當我們回到家，他會再度加入我們，彷彿突然地出現。起初，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情況。但是，當它開始定期發生時，我們開始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我問他這個問題時，他避開回答，而這只會進一步增加我的好奇心。因此，有一天，我和另外兩個朋友決定嚴密監視他。

到達操場後，當我們忙著玩耍時，我們注意到布布達不見了。我們環顧四周，看到他走過水務部門的圍欄，朝著死亡谷走去。我們停止了玩耍，並與他保持一段距離謹慎地跟在後面。令我們驚訝的是，我們看到他進入了可怕的山谷中森林。我們不敢再跟著他，因為我們聽到了各式各樣關於野生動物和鬼魂的可怕故事，據說它們在那裡漫遊，所以我們保持一段距離等待著，因為我們知道他會在黃昏之前回來。但是，隨著天色漸漸暗淡，仍然沒有他的身影，我們逐漸焦慮，擔心他的安全。然後突然間，我們看到了讓我們驚呆的東西。透過森林中的空地，我們看到布布達騎在虎背上。他在森林的邊緣下了虎背並輕輕拍了拍牠，然後牠就消失在樹林間。當他走近時，他問我們在那裡做什麼。我們無法控制自己，告訴他我們已經看到他所做的事情。

他問：「你看到了什麼?」

「我們看到你騎在虎背上。我們會告訴你的母親，你會受到嚴厲的責罵。」

「你們瘋了嗎?我騎在虎背上!誰會相信這樣的鬼話連篇?被罵的不是我，而是你們。」

「我們都看到了。你無法騙我們。」

我們一到家就告訴父母這驚人的消息，我們看到布布達騎在虎背上。但是沒有人相信我們，他們嘲笑我們編造這樣一個故事。我們無法控制自己，去找了布布達的母親，告訴她我們所看到的事情。她也不相信我們。即便如此，她還是叫了布布達，向他查證這件事。

他說：「媽，妳怎能相信這樣的故事?今天我們在玩耍時，他們和我吵架，所以現在他們在編故事來報復。」

布布達的母親轉過身來罵我們：「你們這些頑皮的男孩。只因為你們和他吵架而撒謊，你們不感到羞愧嗎?」我們盡力說服她我們說的是實話，但毫無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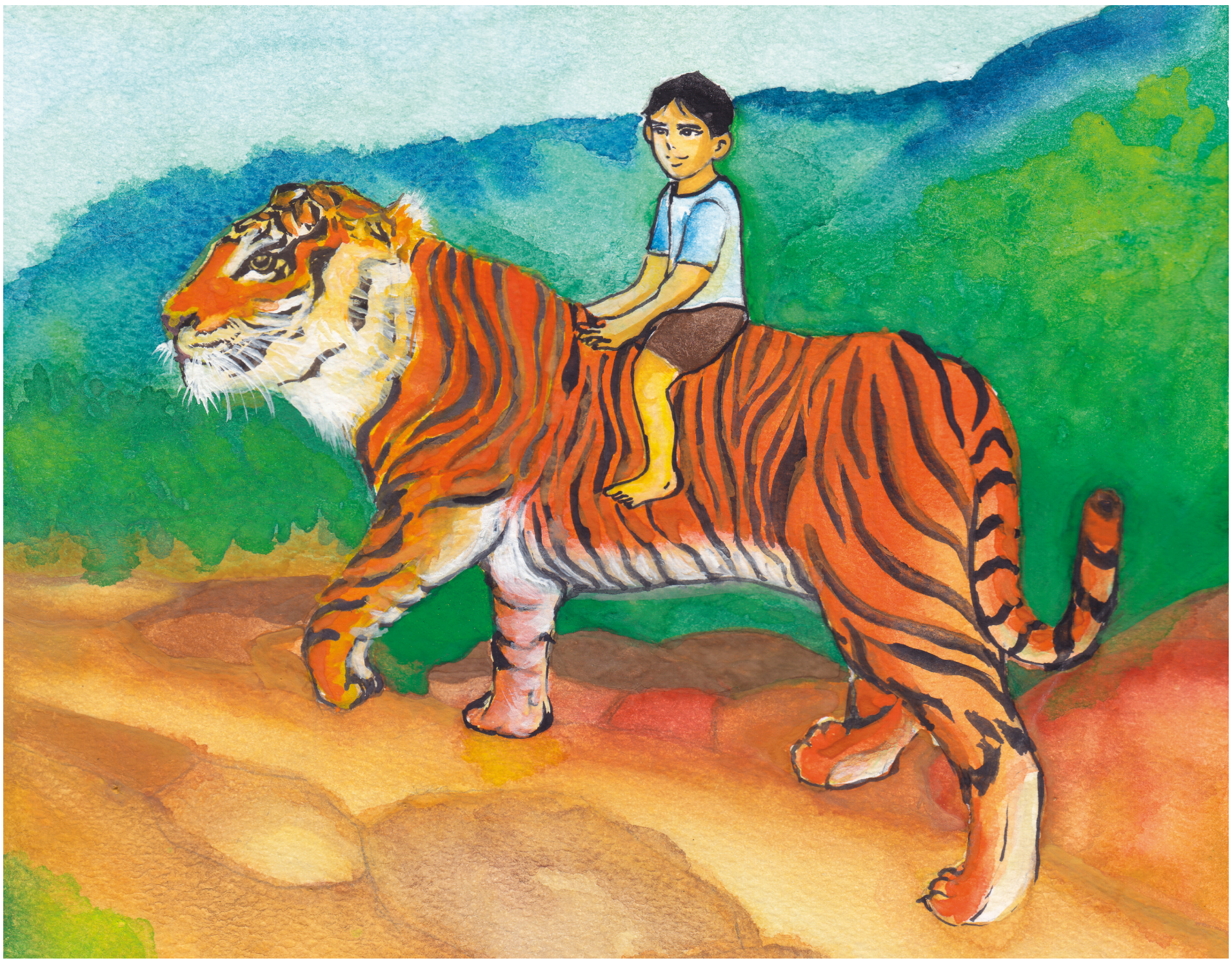
她問我們：「有人可以騎在老虎背上嗎?」「你們認為我會相信這樣的童話嗎?」我們把這個故事告訴其他幾個人，但是沒有人相信我們。

第二天，布布達問我：「薩欽(Sachiin)，有人相信你嗎?難道不是你被罵嗎?永遠不要再和任何人談論此事。沒有人會相信的。」

那次事件發生後，布布達不再和我們一起去馬球場。幾天之後，我看到他獨自去了湖邊和死亡谷附近地區，人們害怕去的地方，特別是在日落時。我曾好幾次觀察到這種情況，但因為害怕去那些可怕的地方，所以不敢跟著他。我一直想知道儘管布布達很年輕，但他怎麼會如此大膽。

幾年後，我聽說一位住在卡拉格普爾山(Kharagpur Hills)的女性密宗修行人。人們聲稱她可以利用自己的超能力馴服老虎。我以為布布可能已經走進森林去拜訪她。直到很久以後，當我發現我們的布布達是喜悅化身時—偉大的靈性上師—他小時候的神秘舉止對我來說才開始頗具意義，我也開始在他童年時期的奇怪事件和他的高度靈性境界之間建立了關聯。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神秘的降臨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4. 早期的藍圖

在巴巴的整個童年期間，家人經常拜訪他父親的祖輩村莊巴蒙帕拉(Bamunpara)，尤其是在炎熱的暑假期間，茂密的植被和空曠地為佳滿坡(Jamalpur)持續的高溫提供涼快的休息地方。

他會睜著眼睛躺在床上，盯著太空。在其中一次探訪中，他的姐姐希拉普羅巴(Hiiráprabhá，當時14歲，是個懂事的年輕女孩)問她7歲的弟弟，他整天躺在床上做什麼。巴巴對她說：「我正在回顧宇宙的歷史。」這個回答並沒有使他的姐姐滿意。第二天，她又問他。這次他回答：「我正在看這個星球在一千年後，將會發生什麼事。」最後，希拉普羅巴對她那懶惰的弟弟已經忍無可忍。她開始嘲笑他的懶惰。「你在這裡，浪費時間無所事事；你甚至還沒有學會用母語寫下自己的名字。」巴巴以典型的沉默微笑看著她好一會。然後他拉出抽屜，拿出一張紙和一支筆，用十種不同的文字寫下自己的名字，包括英語、阿拉伯語和許多不同的印度文字。當他的姐姐看到這件事感到非常震驚，以致於她像一隻受驚的鳥兒一樣跑走了，並在剩餘的假期中避開她的弟弟。

多年後，巴巴在給達達維杰亞南達(Dádá Vijayánanda)的口授時，回想起在巴蒙帕拉的那個假期。他告訴他，當他躺在床上時，據稱是虛度光陰，他正忙於為自己一生的工作做準備，包括為反對種姓制度和其他社會弊端而奮鬥。巴巴說，正是在那個假期期間，他計畫了即將到來的阿南達瑪迦的結構，也就是25多年後，在1955年創立的社會–靈性組織。然後他走到桌前，從抽屜拿出一張泛黃的紙，在弟子面前的桌上鋪平。褪色的文字仍然清晰可見，包含他後來創建的組織大綱。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s

巴巴說：

「你們今天看到的一切都是我7歲那年的思想過程之結果…我所有的工作都在12歲之前在佳滿坡完成。」

來源不詳

位在巴蒙帕拉的房子，與巴巴的母親和祖母坐在陽台上。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5. 早期的家庭照片

這些是巴巴和家人的最早已知照片，可追溯至1920年代。



巴巴(中)和他的姐姐(左)以及弟弟(右)。



巴巴的母親阿巴拉尼•沙卡(Ábháránii Sarkár)。



巴巴的父親拉克西米•納拉揚•沙卡
(Lakśmii Nárávań Sarkár)。





最早的家庭照片，約在1930年。巴巴在左下角。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6. 摯愛的同班同學和理想的學生

巴巴從1927年到1930年就讀佳滿坡的克沙夫普爾小學(Keshavpur)，在學校裡，他的智慧、勤奮、不屈不撓以及對所有人的愛心受到每個人的喜愛。他之所以被稱為「生活百科全書」，是因為他對無數的科學和地理事實有著驚人的理解。在完成小學教育後，他於1931年到1939年就讀東印度鐵路局高中，他在高中時期是個理想的學生：課堂上專心又有紀律，課外則積極活躍。他還喜歡吹笛子、寫詩歌和短篇故事。

編者

巴巴從小學開始，就因為能夠回答任何人的問題而聲名遠播；將其他任何人都無法回答的問題送給他也成了其他學生的普遍習慣。有個下午，他和同學們在課間休息時圍坐在桌子旁，看著剛到的一本新的地理書籍。巴巴和其他所有人一起翻閱書籍。然後他闔上書本，並挑戰他們從任何頁面上問他任何問題。其他男孩跳入挑戰。他們打開書本，讓他看不到內容，並開始提問。他一一正確地回答了所有問題。他們印象深刻，但是他們以前就見過。不過，最近從東孟加拉錫爾赫特區(Silhet)的一個小村莊搬到佳滿坡的維瑪倫杜•查特吉(Vimalendu Chatterjee)，卻沒見過。當他表示驚訝時，巴巴問他村莊的名字，然後繼續詳細的描述，甚至包括稻田的劃分和水井的布置。巴巴說得越多，維瑪倫杜就越驚訝。一切都恰如巴巴所描述的那樣。

佳滿坡的鐵路局高中

「但是你怎麼知道這一切呢?」最後他猛然大叫道。巴巴有點不高興，似乎很不滿。他說：「你們這些人都不讀書。」「這就是為什麼你們都不知道這些事。」僅僅幾年後，維瑪倫杜意識到在任何一本書中都找不到巴巴如此準確描述的信息。

一些小男孩開始在放學後，跟著巴巴到田野，然後等著他從山上回來，最後再和他一起回到鎮上。有個男孩的父母因為他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而感到惱火，因此責罵他跟著巴巴到處走，並要求他停止。當他抱怨時，他們要求知道吸引他的是什麼。

「只要我靠近他，就會感覺很好。」他說。「有一次，當我看到普羅巴站在馬路上，我看到他被燦爛的光環所包圍。任何被這樣的光環包圍的人都不可能是普通人，對嗎?」

他的父母對此沒有任何回應。之後，他們就不再提出異議了。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巴巴的父親拉克西米•納拉揚•沙卡(Lakśmii Náráyaṅ Sarkár)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順勢療法醫生和社區領導人。1934年比哈爾邦(Bihar)地震後，巴巴幫助他救災工作，動員他的朋友，並把自己的零用錢捐給救災基金。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7. 看手相的人、算命先生和奇蹟創造者

有一次，來自巴蒙帕拉(Bamunpara)的一個年輕親戚問巴巴：「布布達，你能做任何你喜歡做的事嗎?」稍微停頓一下之後，他鄭重地回答：「是的，我可以。」

有一天，巴巴的母親與祖母維納帕尼•沙卡(Viiṅápáṅi Sarkár)就幾年前發生的事情發生了爭執。當她們努力回想當天發生的事情時，爭論暫時陷入僵局。巴巴喚起她們的記憶。「我記得那件事。」他就事論事地告訴她們。然後使她們想起她們忘記的細節。

「你怎麼知道?」祖母驚訝的問他。「那時你甚至都還沒有出生。」

他簡潔的回答：「我知道，就這樣。」

阿巴拉尼(Ábhárani)只是笑了笑。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每當她的其他孩子問她無法回答的問題時，她都會說：「去問布布。他什麼都知道。我不知道的，他都知道。」

巴巴甚至在學生時代就擅於超自然科學。在提供任何此類讀取之前，他會告知有興趣的人先去向他的母親阿巴拉尼徵求許可。沙卡家族的近親和朋友都知道他的這種獨特才能。由於戰爭，國外通訊中斷，許多親戚擔心親人。不安的父母會向巴巴諮詢有關其子女在國外生活的信息。或者，例如，有人過世，失去親人的親人希望獲得慰藉。這種類型的焦慮和好奇的人會懇求阿巴拉尼允許請巴巴顯示神蹟讓他們看到他們想要看的。在得到他母親的允許後，巴巴會帶那個人到他的臥室，並鎖上門。在房間的角落，有個中型的鏡子。

請願人會坐在房間角落的椅子上，巴巴則在房間另一側以靜坐坐姿坐著。巴巴會指示他或她目不轉睛地盯著鏡子，巴巴也會盯著鏡子。幾分鐘之後，鏡子裡就會出現一張影像。透過這個影像，發問者可以看到他們的親人，並且了解他們的福祉。多年來，巴巴透過那面鏡子減輕許多焦慮的父母和親戚的心，儘管每次讀取後他都會感到不適。母親阿巴拉尼出於對兒子健康狀況的擔憂，最後砸碎那面魔鏡，而巴巴也停止給予這種讀取。1982年，他為自己的曙光之歌(Prabhát Saṁgiita)系列創作了一首關於這面魔鏡的歌曲('Máyá Mukure')。

比巴巴小幾歲的馬諾萊揚•巴內吉(Manorainjan Banerjee)，經常看到他在凱沙夫布爾(Keshavpur)的希瓦神廟裡，閉著雙眼坐上好幾個小時，這種景像從未停止過給他留下印象。有一天，他看到甚至讓他更驚訝的事情：

「有一天，當我在六班上課時，一群四、五頭公牛開始把我追趕到一條狹窄的巷子裡。 我丟下書本，為自己的生命而跑。在奔跑時，我看到布布達站在街的盡頭。當我到達他那裡時，他保護我免於公牛的傷害。就在牠們到達他之前，牠們突然停下來，變得像雕像一樣不動。我驚訝不已。然後他叫我收拾好教科書。我很害怕這樣做，因為為了拿到書，我不得不越過公牛站立的地方。但是布布達一再向我保證不必擔心。牠們不會傷害我。我猶豫了一下，但最後我走過去，拾起書本。然後我走回到布布達那裡。公牛一直都沒有移動一英寸。我拿著書本走回來後，布布達向公牛的方向揮了揮手。只有到那時牠們才移動；牠們才轉身走開。這件事使我意識到布布達擁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死亡谷, 佳滿坡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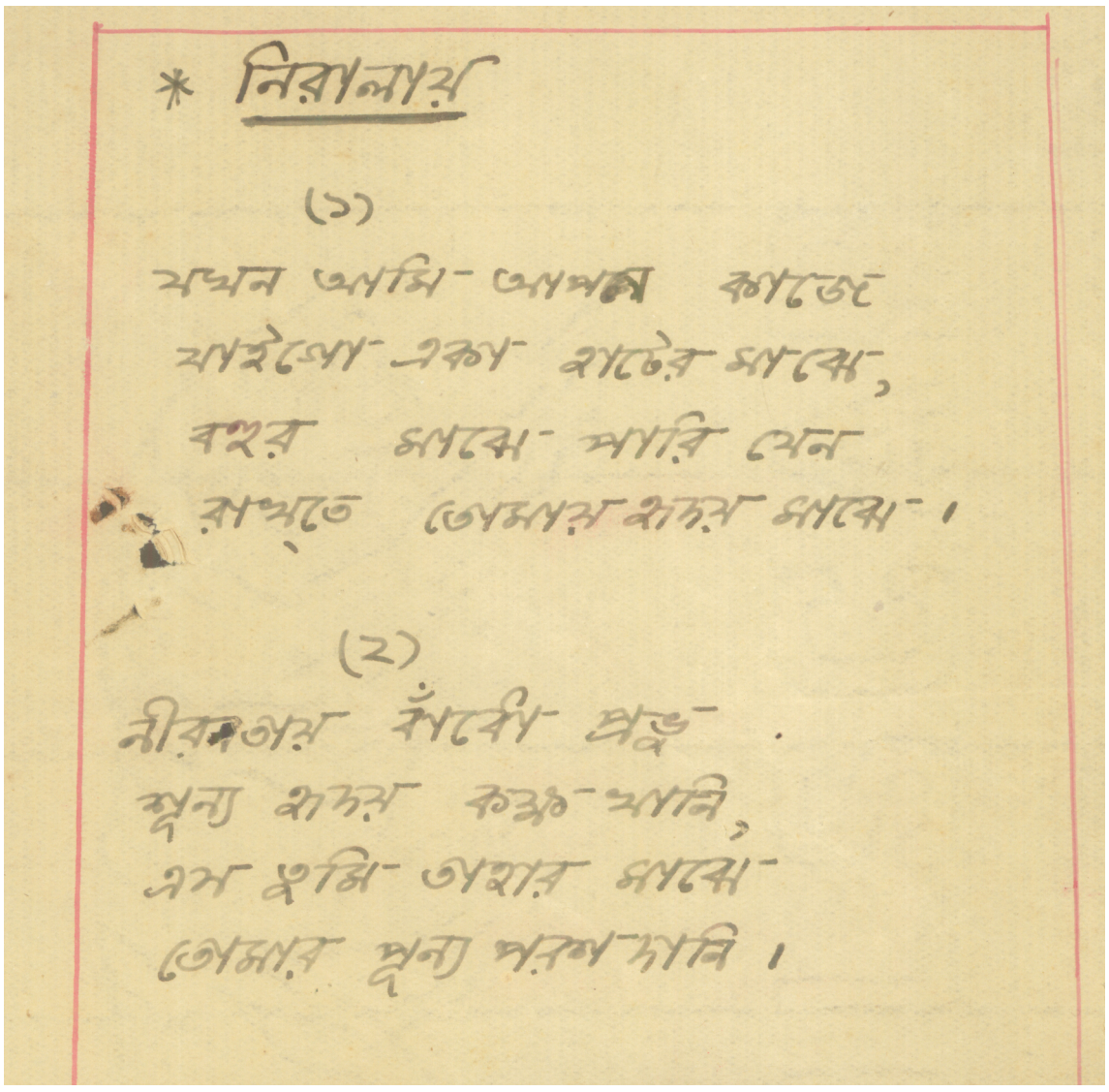
8. 詩、歌和兒童故事

從1940年到1946年，巴巴在加爾各答上大學以及在佳滿坡鐵路局辦公室工作初期，他就寫了許多詩、故事、散文和歌曲，其中有許多在當時流行的雜誌上發表，但後來都遺失。

有一次，我們之中有一些人寫下瑪迦上師的重要口授。突然他停了下來，說道：「你知道，我在20歲到21歲之間，寫下大約150首英文詩。」

來源不詳

這是我們擁有的正本三首詩之一，當他和同事在鐵路局辦公室編輯一本手寫雜誌時，由一位同事記下巴巴的口述。





譯文如下：

孤獨

(1)

當我獨自進入這個世界
為了神秘的使命
我可以一直把你
放在我心裡嗎
在所有的紛擾中

(2)

填補我空虛的心房
以寂靜無聲的寧靜
噢，主啊
請進來其中
賜予神聖的接觸

巴巴23歲的時候，寫下兒童故事《碧海金蓮花》和《藍海深深深處》。這兩本書後來都由阿南達瑪迦出版社出版，並在隨後的幾年裡出版了第三本書《在哈塔瑪拉之地》。

底下編者註隨《藍海深深深處》一起出版：

作者在寫這個故事時，還很年輕。這就是為什麼儘管他不願意，我們仍無法抗拒印刷這樣一個幽默故事的誘惑。因此，全部責任移交給出版社。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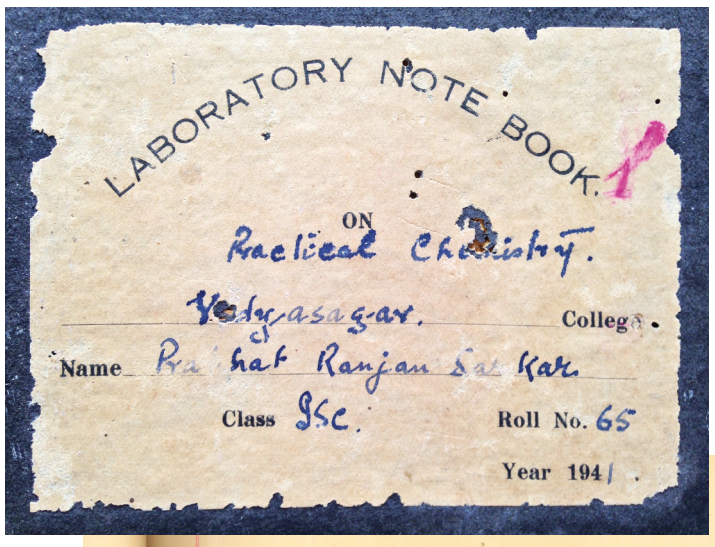
9. 維迪薩加爾學院(Vidyáságar College)

1936年2月，巴巴大約14歲，他的父親拉克西米•納拉揚(Lakśmii Náráyań)因黑熱病去世。儘管家庭經濟困難，在母親的堅持下，他繼續接受教育並於1939年高中畢業。同年的下半年，他就讀加爾各答的維迪薩加爾學院理學院，並且和他的母親親戚沙拉特•錢德拉•鮑斯(Sarat Chandra Bose)及其家人住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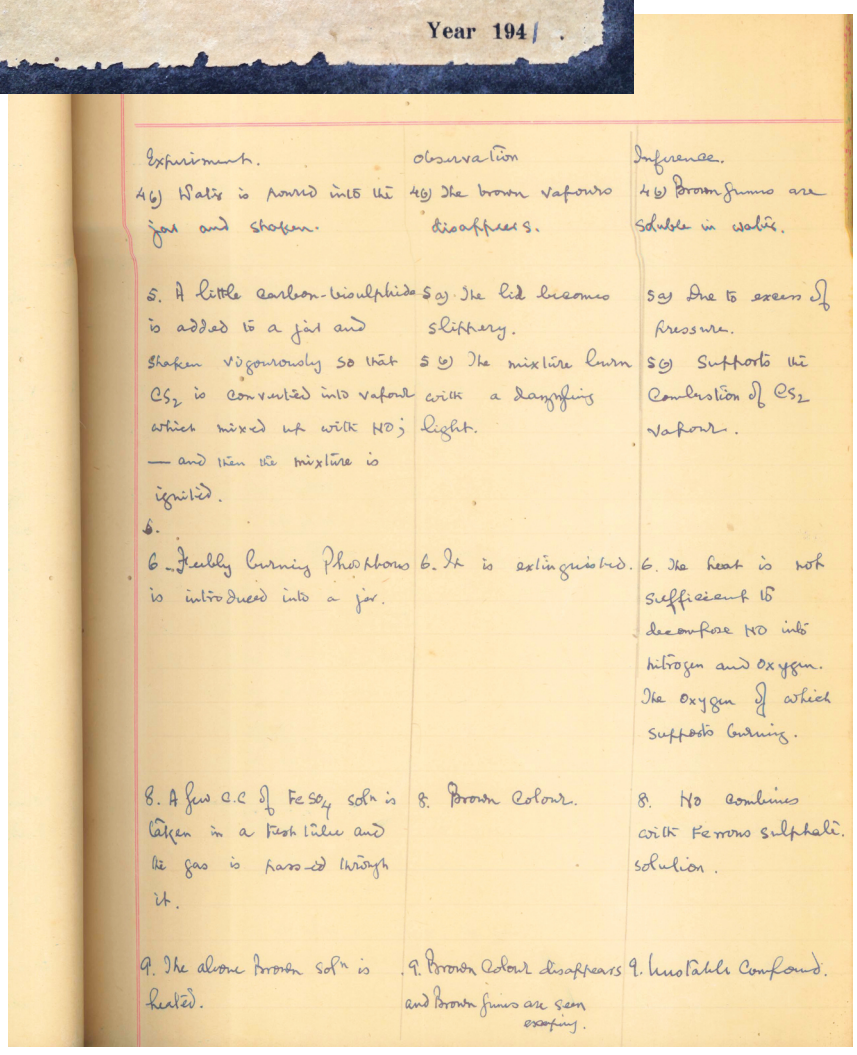
巴巴在《奇怪的經歷》(Strange Experiences)一書中提到他的大學時代：

「那時我在上大學。我曾經住在母親親戚位於北加爾各答的房子。這房子離恆河(Gaungá)很近。附近還有一個火葬場。這房子有三層樓。頂樓的兩個房間有一間放著兒童克里斯那(Krishna)肖像，我習慣呆待在另外一個房間。那間房間的一個角落用紅色窗布簾隔離，我的年長男性親戚習慣鍛鍊密宗靈修。加爾各答北部的那個地段人口非常稠密。從一個屋頂越到另一個屋頂，可以很容易就能穿越過25間或30間房屋。我的親戚在完成他的夜晚靈修後，會從門內鎖到連接二樓和三樓的樓梯間，以防有人爬上屋頂進入到三樓，然後從那裡進入房子裡。也就是說，到了晚上，我和這個家庭的其餘成員會失去聯繫。當屍體搬運工日夜不停地沿著火葬場的路來來去去時，都會經過這個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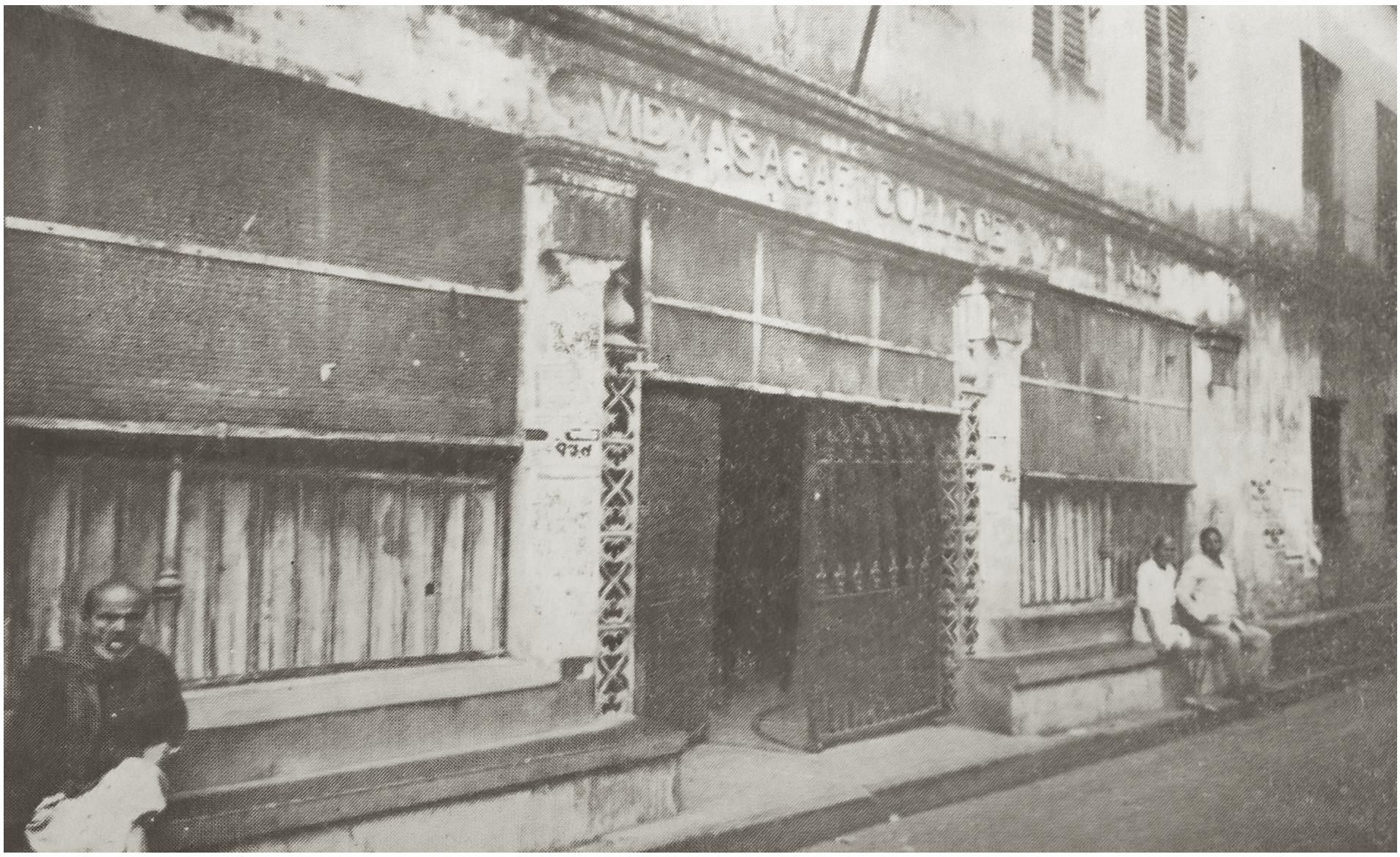
「迪普登(Dipten)、普拉珊塔(Prashánta)和我曾經在維迪薩加爾學院一起就讀。我們三個是非常親密的朋友。我們經常互相代理點名。我們會一起逃學、看電影，一起坐在咖啡廳聊天。儘管親密無間，我們甚至都不知道誰的家人住在哪裡。那些快樂的日子在我們眼前結束了。普拉珊塔和我都有困難的家庭環境。我的困難特別沉重。分開的那天，我們三個一起去了電影院，盡情地吃，並且記下彼此的地址。我們承諾在平常情況下，無論我們是否會互相寫信，我們一定會讓彼此知道任何重大的好消息或壞消息。」



巴巴就讀維迪薩加爾學院的實驗室筆記本



巴巴當時就讀的維迪薩加爾學院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0. 卡利卡南達(Kálikánanda)

巴巴在加爾各答上大學時，習慣在傍晚沿著胡格利河(Hooghly)岸邊散步。他會在岸上的卡希米特拉加特(Káshimitra Ghát)火葬場停下來靜坐，而那裡在天黑後是個危險地方，因為小偷會潛伏在幽暗處。1939年八月滿月日(Shrávańii Púrńimá)晚上，巴巴那時大約17或18歲，他坐在那裡，欣賞著滿月的銀色光芒，映照在平靜的河面上，背後有個打算搶劫他的小偷。巴巴沒有回頭看，大喊：「你是卡利查蘭(Kálicharan)嗎?過來坐吧。」卡利查蘭聽到這個年輕人叫他的名字而感到震驚，甚至沒有回頭看。甚至都不認識他!沒有任何的害怕。巴巴告訴他，他會給他所有的錢，但首先，他必須在河裏沐浴，並接受更有價值的東西—啟蒙。對這個年輕人的存在和無懼感到謙卑，如今淚流不已後悔的卡利查蘭在河中沐浴，接受啟蒙而成了一個新人—卡利卡南達阿瓦杜塔(Kálikánanda Avadhúta)。之後，他堅持陪同巴巴回家，巴巴也堅持給他口袋裡的一些硬幣，儘管卡利卡南達含淚藉口拒絕。由於是八月滿月日，因此每一年的八月滿月日都會慶祝這個活動節日。多年後，在1980年8月25日的滿月日之際，巴巴憶起這一事件:

「這是八月滿月日，是個重要的一天。那時我還很年輕，就讀於加爾各答的維迪薩加爾學院。有個晚上，發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件。突然有個邪惡的人靠近我。雖然我使用「邪惡」這個詞，但這不是人類的永久狀態。今日邪惡的人，明天可能是個高尚的人，今日遲鈍或愚蠢的人，明天可能是個聰明的人。這些都是相對論所束縛的相對問題。沒有人可以被稱為永遠邪惡。應該始終牢記，人應該總是嘗試開發邪惡的人其美好和精細的一面...那天晚上某個邪惡的人來到我這裡。他對我有什麼期望?可是話說回來，他來了。依照自然的人類心理，我問他：『你想要什麼?你為什麼選擇這條邪惡之路呢?』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他意識到自己應該改變生命方向，因此他接受了啟蒙。那是我第一次向人們傳授靈性啟蒙。同一天，八月滿月日又回來了...自從那時以來，好長的時間已經過去。那也許是在1939年。這一切都發生在41年前。」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1. 鐵路局辦公室

1941年，巴巴被迫離開加爾各答的學業，回到佳滿坡養家糊口，他在鐵路局會計部門工作，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鐵路局。

「考慮到我的家庭困境，在積極參與印度獨立運動一段時間後，我不得不像個好兒子一樣從事政府工作。」

奇怪的經歷

到1960年，巴巴成為會計部門的審計員，以嚴謹又極其認真仔細的聲譽而聞名，在工作場所無與倫比。甚至高級官員聽到沙卡先生要來檢查他們的辦公室，都會變得很憂慮，而且通常會竊竊私語如果他們的賬目有任何違法行為，沙卡先生一定會找到。他的部屬回憶說，當他們陪同他檢查時，他經常指示他們在確切分類帳的確切頁面有著簿記錯誤，他們習慣了會計處的這些事，當他們在工作時，他時常會在房間裡大喊，提醒他們注意記帳錯誤。其中一些高級官員對待為他們工作的人們之方式，巴巴會口頭譴責也不是什麼秘密。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70年代後期有一次，巴巴談論他還在佳滿坡鐵路局辦公室工作的日子。作為職責的一部分，他必須檢查部門的不同辦公室和倉庫，以檢查其工作和賬目。

在一個特定的場合裡，他打電話給倉庫，暗示他會去拜訪倉庫官員。有位部屬接了電話。

巴巴說：「我是總部的普羅巴•阮將•沙卡。我明天會來檢查你的倉庫。讓你的主管來接電話和我談談。」

巴巴的話像雷電一樣清晰。這個部屬無法控制自己，透過話筒大喊：「我的天哪!普羅巴•阮將•沙卡!沙卡先生要來檢查了!」當他放下話筒，跑去叫他的主管時，巴巴察覺出他顫抖的說話聲音裡含著恐懼。然後主管來接電話並確認身份。

巴巴說：「怎麼了?一說到我的名字，你的人似乎很害怕，好像心臟病發作。我是老虎嗎?」

這位主管為部屬的行為道歉，並請巴巴按預定時間來。

巴巴告訴我們：「眾所周知，每當我去檢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某些特定的檔案和文件。但是這對他們來說是致命的，因為我要的是沒有妥善保存的檔案和文件。而我會發現到所有嚴重的不符和違法行為。」

「他們試圖用虛假陳述、複製文件、仿造案件等來誤導我將慘遭失敗。此外，我從未接受過任何人提供的現金或任何東西，也不接受被檢查者提供的任何食物。如果有的話，那將迫使我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做事，這是我永遠做不到的。」

「現在，人們對我非常了解，當我揭露出他們可恥的欺詐行為時，他們會絕望地崩潰並乞求憐憫：『沙卡先生，極度貧困和環境壓力迫使我這樣做。請不要解僱我!拜託!我有一個大家庭要維持。他們將會餓死，長官。』」

巴巴繼續說：「我會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我不能違背我的良知去支持一個有過失的人。另一方面，我能採取措施讓這可憐傢伙失業而導致他的家人餓死嗎?當然，在我的服務年限期間，很少發生終止服務的情況。除非不違背我的職責，挽救違法者是絕對不可能，否則我絕不會做任何可能導致人們失業的事情。真的，我確實同情這些可憐的傢伙。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我會建議他們如何保全面子並保留他們的工作，同時又不會給相關部門造成任何損失。」

我與巴巴的歲月



與鐵路局辦公室會計人員告別的團體照，攝於1954年1月7日。巴巴位於第三排左三。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2. 巴巴入伍



穿著軍服的巴巴(站在右二)與他的弟弟們希曼舒•阮將(Himáḿshu Raiṇjan，站在左邊)、蘇達素•阮將(Sudháḿshu Raiṇjan，左二)、曼納斯•阮將(Mánas Raiṇjan，右邊)、姐姐希拉普羅巴(Hiiráprabhá，坐在右邊)和妹妹比吉利•普羅巴(Bijlii Prabhá，左邊)，約在1943年。但是比吉利•普羅巴不久之後就去世了。

1942年中，英國政府決定招募印度政府僱員加入印度領土部隊(ITF)，即英屬印度軍隊的輔助副手。在重要部門工作諸如鐵路局、郵電局和公共工程部，年輕且最好是未婚的政府僱員合乎被招募。如果英國政府撤出常規的安全部隊執行戰爭職責，他們的任務則是為各自的政府部門提供安全保障。服役兵在加爾各答附近的班德爾(Bandel)接受初步訓練，然後在北孟加拉邦(North Bengal)和阿薩姆邦(Assam)接受為期一個月的年度訓練。一周兩天，在辦公時間之後組織簡短的閱兵訓練。預計新兵將穿制服工作，每個月的薪餉是十二盧比和八個安那。由於額外的收入將幫助養家，因此巴巴被徵召入伍。至少在1943年期間，也許更長的時間，他在印度領土部隊從軍。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神秘的降臨

其他孩子確信他們的哥哥知道一切，就像母親經常告訴他們的那樣。1948年初的某一天，希曼舒(Himáḿshu，巴巴的兄弟)提出這個問題。「達達，你什麼都知道。你能教我怎麼做嗎?我也希望能夠知道所有的一切。」巴巴皺著眉頭說：「知道一切並不好，一點也不好。你不會喜歡這樣。天意不允許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幾天後，巴巴與堂兄阿吉特•比斯瓦斯(Ajit Biswás)坐在餐桌旁，後者正在沙卡家族的房子裡度假。當巴巴的妹妹比吉利•普羅巴為他們端上點心時，阿巴拉尼開始責罵她不懂家事技巧。「你很快就要結婚了，但是你還沒有學會如何正確地擺放餐桌，更不用說什麼烹飪!你的丈夫會怎麼想?」巴巴開始為比吉利•普羅巴辯護，直到阿巴拉尼安靜下來，不再打擾女兒。

有一次只有他們兩個人坐在餐桌旁，巴巴就對阿吉特說：「沒有必要讓她精通這種家務。」「我母親忙於為我妹妹安排的婚事，將永遠不會發生。」

「普羅巴，能夠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一定很神奇。」阿吉特驚嘆道，並搖著頭對堂弟的獨特能力感到很驚訝。

「一點也不。」巴巴告訴他，「這不是祝福。如果有的話，這是一個詛咒。你看，我的妹妹注定要短命。她不會活著看到自己的結婚日。這就是為什麼我希望別打擾她，以便她在最後的日子裡不會面臨任何不必要的麻煩。想想看。每當我見到她，都會想起她的死亡快到了。你看到一個健康的年輕女人；而我看到她的死亡。試想一下，如果某人知道親近的人快要死了，那麼與他們的朋友或家人相處時，很難表現自然或自在。天意為什麼安排人類不應該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是有很好的原因的。」

第二天，巴巴請希曼舒陪他去加爾各答幾天。四、五天後，這兩兄弟回到佳滿坡時，他們發現家人在服喪。他們無憂無慮的妹妹比吉利•普羅巴，在前一天因黑熱病而過世，這疾病在他們前幾天出發前往加爾各答時，並沒有徵兆顯示它即將發生。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3. 早期的弟子



在1939年至1954年之間，巴巴啟蒙了許多弟子，要他們發誓保密，以及沒有告知他們其他任何人的存在。他的同事大多數，甚至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作為靈性上師的角色。

1954年11月7日，他召集弟子參加第一次聚會，在佳滿坡339號的拉姆布爾殖民地(Rampur Colony，由鐵路局提供他的單人房*)，他們驚訝地發現他們的許多朋友和同事都是弟子。

一周之後，即11月14日星期日，第二次聚會在拉姆布爾殖民地住處舉行，巴巴第一次示範了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即Netáji(內塔吉)]仍然活著很健康，並且在西藏鍛鍊靈修。

小房間裡大約有15或16位弟子，包括普拉納(Prańay)、坎德拉納特(Candranáth)、V.K.阿薩那(V.K.Aśtháná)、納吉那(Nagiiná)、薩欽南達娜•曼達爾博士(Dr Saciinandan Mandal)、拉斯邁•達斯(Rasmay Dás)和其他的人。

簡短交談後，巴巴對克里斯那•錢德拉•帕爾(Krśńa Candra Pál，綽號Kestopál或Kristo)做死亡示範。他從克里斯托(Kristo)的身體收回生命力，把他的心靈和身體分離，並用「偉大的聖人」的無軀體心靈取替了它，這偉大的聖人後來被認出是拉希里•瑪哈沙耶(Lahiri Mahásaya)。然後，這軀體就可以用新獲得的心靈的聲音說話，巴巴指示它去拜訪幾個地方，包括火星、月球和克里姆林宮，並敘述在那裡看到的東西。

然後，巴巴下令拉希里的心靈穿越喜馬拉雅山脈進入西藏。到達西藏，他指示它到首都拉薩，再到附近的靈波波(Ling Po Po)修道院，然後到附近山洞，並請他敘述在那裡看到的東西。拉希里說他看到一個容光煥發的人正在靜坐。巴巴指示他靠近，看看是誰。 拉希里說那是內塔吉•蘇巴斯•錢德拉•鮑斯。

整個聚會激起陣陣激動。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習慣於看到許多奇妙的事物，但這是無可比擬的。

隨後，巴巴命令拉希里進入內塔吉的心靈，問他是否想返回印度，答案是他不想返回印度。然後，巴巴命令拉希里回來並離開克里斯托的身體。之後，他把克里斯托的心靈帶回到他自己的身體，克里斯托恢復了正常意識，但是沒有意識到曾經發生什麼事，也沒有任何不良影響。

這是巴巴做過最令人驚嘆的示範之一。

摘自達達普拉納瓦特瑪卡南達(Dádá Prańavátmakánanda)的記錄

*早期的弟子經常聚集在陽台上，邊靜坐邊等待巴巴每天到達。後來–在1956年–該住處太小，所以在薩達爾巴扎爾(Sadar Bazar)租了一間房子，直到1958年12月28日在奧利甘尼(Oliganj)的道場新屋落成。

克里斯那•錢德拉•帕爾(Krśńa Candra Pál，Kestopál, Kristo)，1992年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4.巴巴和達達坎德拉納特(Dádá Candranáth)

達達坎德拉納特於1950年或1951年開始認真尋找一位上師，但未能找到任何令他滿意的人。1952年，他休假回到加多普(Gadopur)，拜訪了一位眾所周知的聖人(mahatma)，其弟子來自印度各地。這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後請求他給予啟蒙。然而，聖人拒絕啟蒙他，並告訴他在波普里(Bhojpuri)—「時機成熟，你就會得到。」一年後，他從一位同事那裡聽說了巴巴，並第一次去拜訪他。當坎德拉納特吉(Candranáthji)到達巴巴的房子時，巴巴的兄弟坐在外面，把他帶到客廳，然後穿過一扇有簾子的門口進入後面的房間見巴巴。在巴巴穿過簾子進入房間之前，坎德拉納特吉聽到他用孟加拉語說：「什麼，時機成熟?」

時機成熟：與教範師坎德拉納特•庫瑪(Acharya Chandranath Kumar)的對話

達達坎德拉納特在他的書中《永遠不會忘記祢》回憶道：

我用摸腳禮(prańám)向巴巴問候，他要我坐下來。然後他說：「你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我不是一個博學的人，但我會盡力回答你的問題。」

我說：「我不是來尋找一位博學的人。我來是尋找一位上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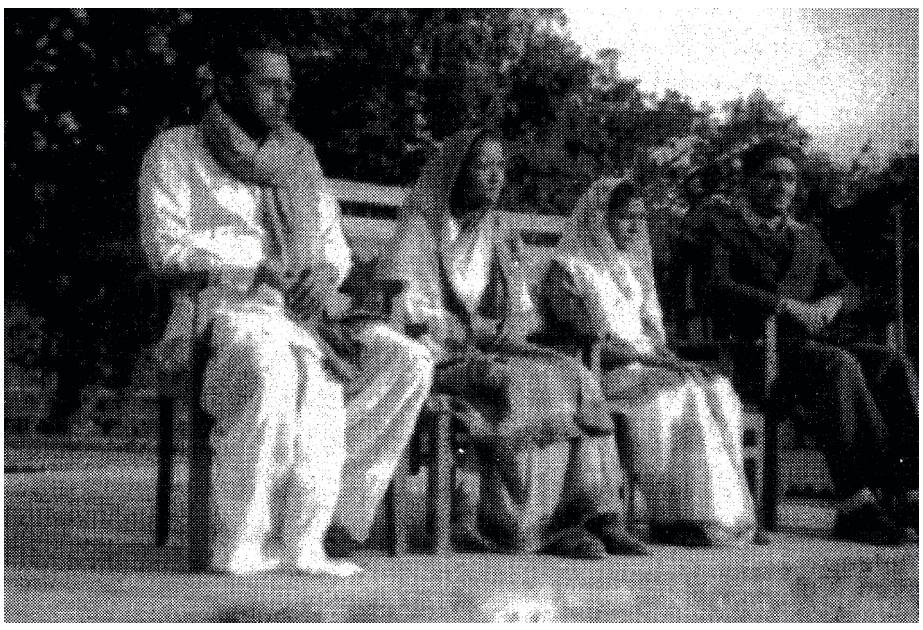
然後巴巴的態度隨即改變。他變得嚴肅起來並且命令他：「關上門，關上那扇門，關上窗戶，過來這裡坐。」之後他當場啟蒙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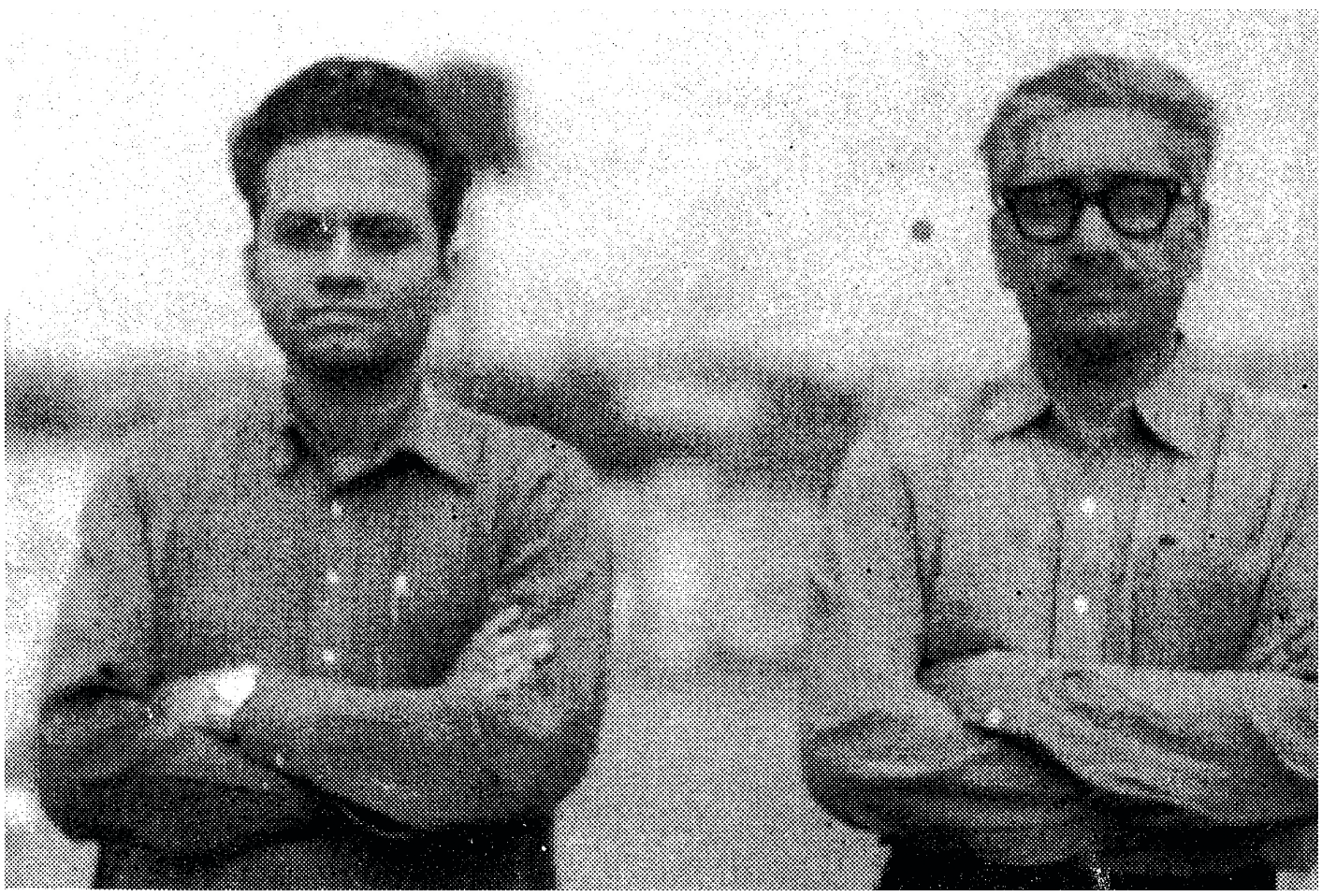


教範師坎德拉納特•庫瑪和他的妻子教範師蘭帕里•德維(Ácáryá Rámpari Devii)，在數年後

教範師希瓦•香卡•巴內吉(Shiva Shankar Banerjee)、教範師坎德拉納特•庫瑪和教範師拉曼德拉•潘迪(Ácárya Rámchandra Pandey)(約在1955年)









教範師坎德拉納特•庫瑪和教範師蘭帕里•德維，在數年後

普拉納•庫瑪•查特吉(Prańay Kumár Chatterjee)和教範師坎德拉納特•庫瑪(約在1955年)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5. 阿南達瑪迦推廣部

1954年12月25日，巴巴指示弟子們起草新組織的章程和憲法。1955年1月1日，他在拉姆普爾殖民地宿舍要求為該組織取名。第一個是虔誠之路(Puśti Márga，Path of Devotion)，第二個是至上意識目標之路(Brahma Iśta Márga)。巴巴隨後宣佈該組織的名稱為阿南達瑪迦推廣部(Ánanda Márga Pracáraka Saḿgha，AMPS)。他正式舉行了開幕儀式，並於同一天舉行了第一次大法會(Dharma Mahácakra，簡稱DM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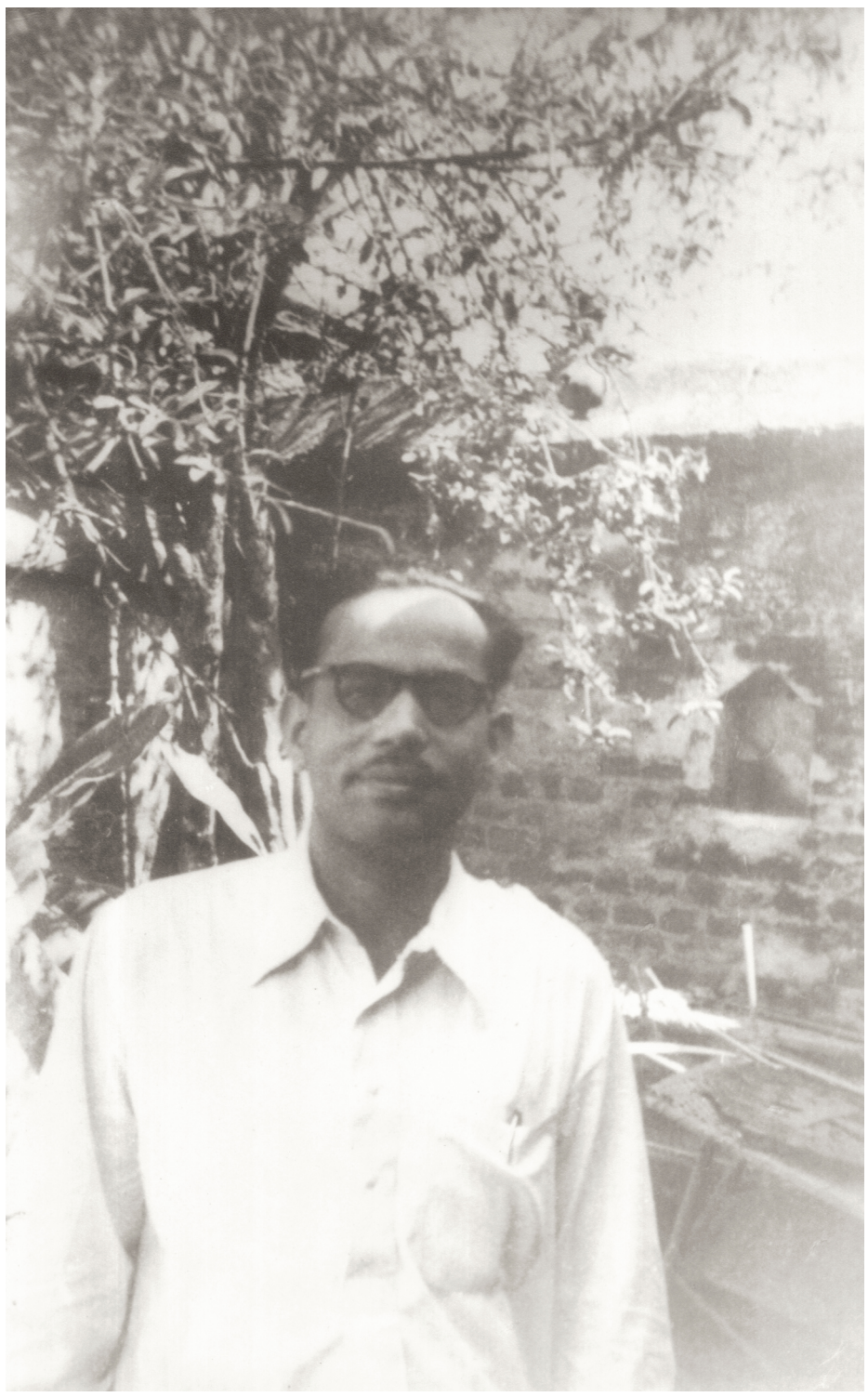
巴巴給了第一次大法會的靈性開示–社會的發展(The Evolution of Society)–以及第一次的大無畏手印(Varábhaya Mudrá)，並宣佈在每一年新年的第一天都會有大法會，儘管在組織的頭幾年大法會幾乎是在每年每月的滿月日舉行。隨後，所有大法會的靈性開示都被編入靈性科學(Subháśita Saḿgraha)集成，與喜悅甘露(Ánanda Vacanámrtam)集成(一般的靈性開示和大的靈性聚會講道)、禮敬優美的克里斯那(Namámi Krśn'asundaram)(1980年8月至1981年4月在加爾各答講道)和禮讚祥和的希瓦(Namah Shiváya Shántáya)(1982年)一起構成阿南達瑪迦的法性經典(靈性經典)。

1955年1月9日，阿南達瑪迦推廣部根據《社會法》在蒙格埃爾(Munger)登記處正式註冊，巴巴擔任主席，普拉納•庫瑪•查特吉(Prańay Kumár Chatterjee)擔任第一屆秘書長。同一天，第二次大法會在拉姆布爾殖民地宿舍的庭院舉行。

第三次大法會於1955年2月6日在帕格爾布爾(Bhagalpur)警察宿舍舉行，即達達坎德拉納特(Dádá Candranáth)的家，在此期間，巴巴給了賓德什瓦里吉(Bindeshvarii)新的生命，因為根據他的因果業力，生病的賓德什瓦里吉即將死去。巴巴拯救他的生命後，告訴他：「去吧!別再害怕了。」然後賓德什瓦里吉告訴他的妻子：「至少現在我得救了。幸運的是你沒有變成寡婦。瑜珈大師喜悅的化身(Yogeshvar Ánandamúrti)給了我新的生命。」在那之後，他成了重生的人–時常在狂喜中大哭又跳舞。

巴巴在佳滿坡克沙夫普爾(Keshavpur, Jamalpur)的自家後院，約在1955年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6. 密宗上師



巴巴大概沉浸在某種三摩地境界

弟子們在巴巴開始教卡巴利卡靈修(kápálika sádhaná)之前，就知道他是一位密宗上師。他不僅是一位慈愛的主人、虔誠的上師以及不斷鼓舞人心的來源；也是嚴格的監督者，更是一個嚴厲的執行紀律者，當弟子們偏離正當的道路時，他會毫不猶豫地懲罰他們。密宗上師的這一面一直是千年以來密宗傳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巴巴在1960年大法會的靈性開示中所闡釋，密宗上師要「小心謹慎地確保他們的弟子們遵循教誨。如果發現弟子們在各方面有疏忽，就會藉由施加環境壓力來迫使他們更加刻苦地鍛鍊...導師也必須有施予處罰的能力(nigraha)和給予恩惠的能力(anugraha)，而不是只教導他們鍛鍊靈修和鼓勵他們在道路上前進。只懲罰或只給予恩典的人並不是理想的導師。」

在密宗傳統裡，上師經常測試弟子，使用這些測試去幫助他們克服各種心理靈弱點。雖然巴巴的大多數測試都是在弟子的正常經驗範圍內，但他有時會使用無明(avidyá)的技巧來增加這些挑戰。

巴巴曾經向基順(Kishun)解釋，無明的上師使用這種方法來幫助他們的弟子克服習性諸如憎恨和厭惡，這些習性非常強大且難以克服。巴巴對他說：「我不再要求人們這樣做，但我以前經常隨身攜帶一些糖果，有時藉由幻相(maya)之助，我會讓它看起來像人的屍體，請他們吃它的肉。這是在消滅束縛他們心靈的六大敵人(śaḍripu)和八大束縛(aśtapásha)。之後，我會問他們味道如何，而他們會告訴我很甜。」

阿尼魯達(Aniruddha)對巴巴感到害怕。雖然他認為他是個強而有力的密宗者，卻沒有阻止他探訪他。在一次探訪中，他描述了第一次戶外散步時發生的以下事件：

巴巴問我是否想看點東西。我告訴他：「如果你想讓我看，那就讓我看吧。」他再次問我。當我同意時，他要我閉上眼睛，直到他說可以的時候，我才能睜開眼睛。然後他打開手電筒，要我睜開眼睛。

他問我：「你看到了什麼?」

有一個人站在那兒約七英尺高。巴巴旋轉手電筒，而這個人開始變高，直到他有三十英尺高，像棕櫚樹一樣高。我彎下身子抓住巴巴的腳，嚇壞了。我給他十萬盧比以饒我一命。我問他：「你也會把我變成棕櫚樹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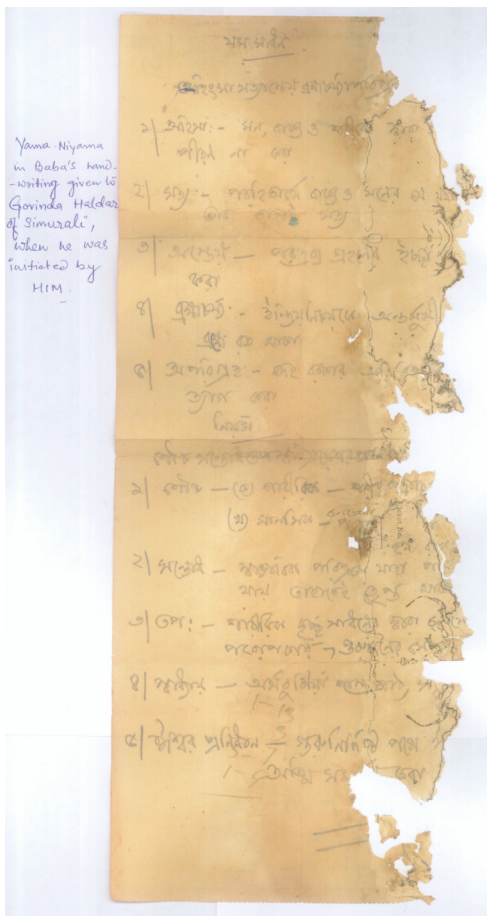
巴巴說：「別擔心，我不會殺了你，也不會讓你變成一棵棕櫚樹。只要抓住我的腳。」然後巴巴把那個人縮小到六英尺高，並叫他過來。當他聽到我要給巴巴錢以赦免我時，那個人笑得像個巨人。他們倆個都面帶微笑，我以為他們都是偉大的密宗者，他可能是巴巴召喚來殺我的鬼魂。巴巴說：「別擔心，他是卡利卡南達(Kálikánanda)。」他叫他走，而那個人就突然消失了。巴巴接著說：「已經很晚了。我們必須現在回去，否則你會錯過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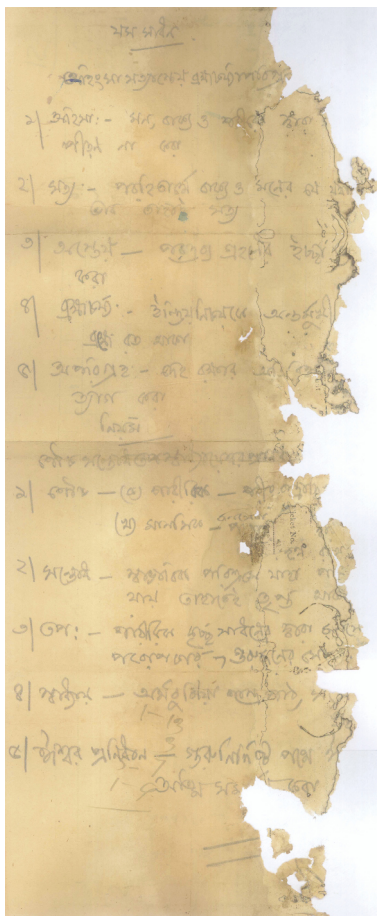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7. 外在行為控制(Yama)和內在行為控制(Niyama)

從早期開始，巴巴就強調：「道德是基礎，靈修是方法，神性生命是目標。」





巴巴在1950年代初期啟蒙戈文達•哈爾達(Govinda Haldar)時，就把關於外在行為控制和內在行為控制(道德的瑜伽原則)的手寫筆記給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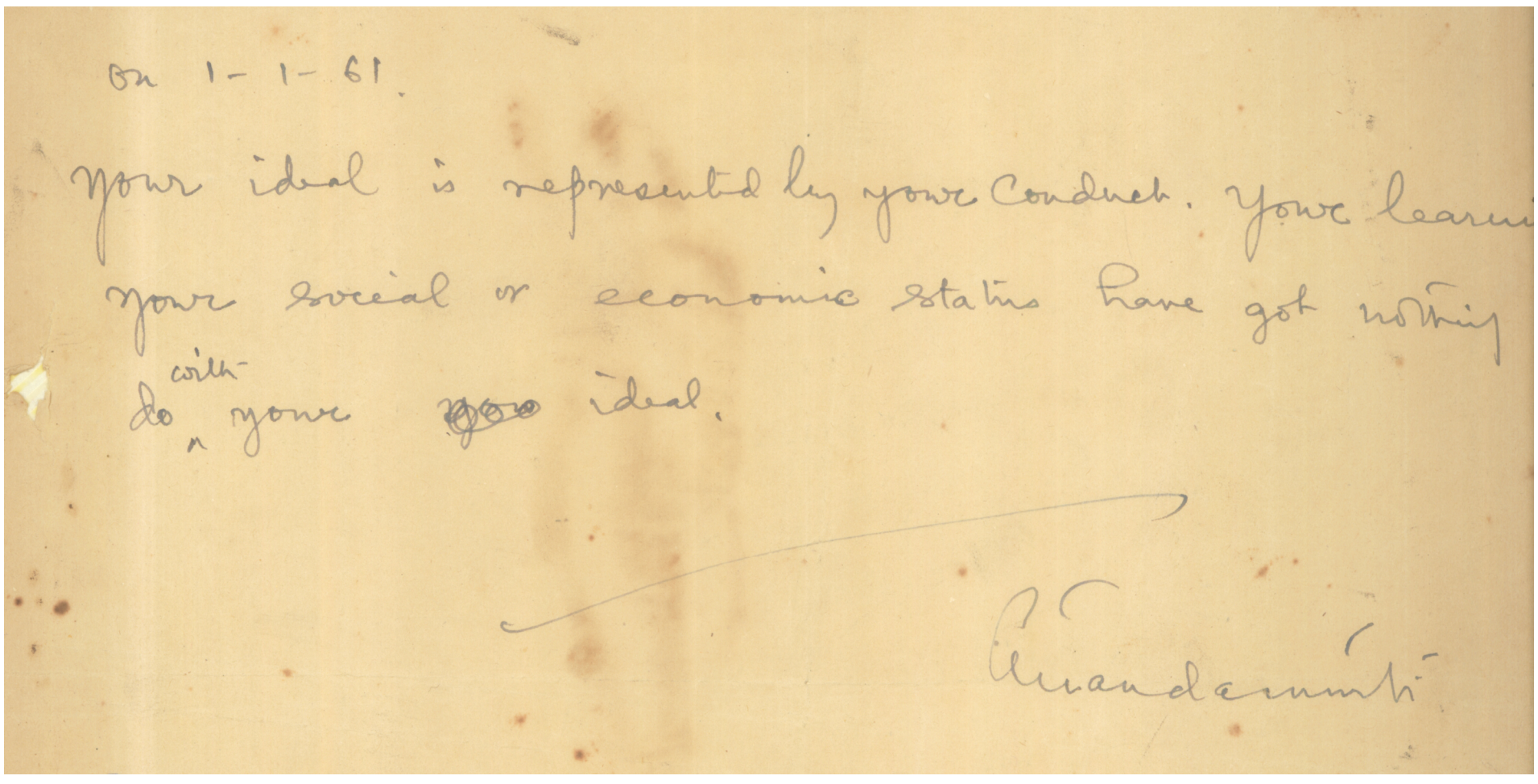
1957年5月滿月日(巴巴的生日)，巴巴在佳滿坡一次就給了有關外在行為控制和內在行為控制的論述《人類行為指引》(A Guide to Human Conduct，Jiivan Veda)。他在序言中說：

「道德是靈性修持的基礎。但必須僅記：道德或良好的行為並非靈性修持的最終目標。一個道德家或許可以為其他道德家訂下一個理想，但是對一個靈性修行者來說，這是不值得一提的。要靈性修持，先要有一個平衡的心靈，這種心靈的和諧也可以稱做道德...

「道德理想必須能激勵人並給予力量行進在靈修的道上。道德有賴於努力維持人、時、地三方面的平衡而定，故此道德標準便有差異了，但道德的最終目的則是達到至高的喜悅，那麼道德就不會有任何相對的不完美了...

「在阿南達瑪迦的靈性修持裡，道德教育和至上本體合一的理想是同時傳授的，因為沒有這種道德理念，靈性修持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特別強調：即使在尚未開始靈性修持之前，就必須嚴格遵守道德的規範。不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就不應從事靈性的修行，否則將害己又害人。」


On 1-1-61.

Your ideal is represented by your Conduct. Your learn
your social or economic status have got nothing
do with your ideal.

Ananda Van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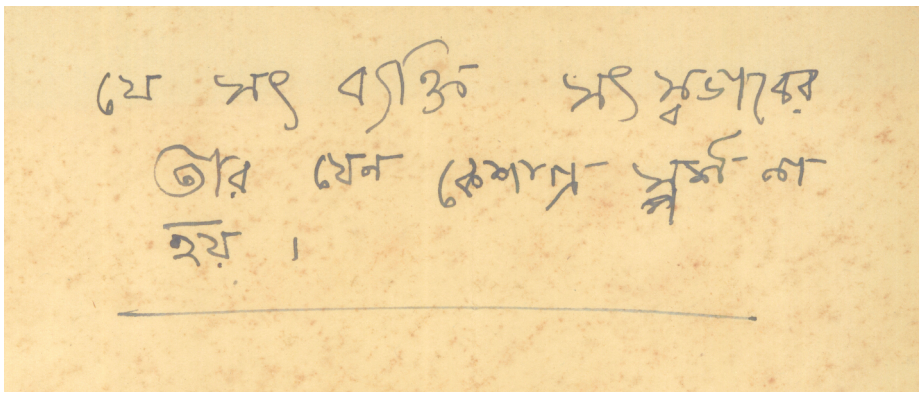
巴巴親筆寫下1961年1月1日的喜悅訊息(Ananda Váńii)：「你的理想體現在你的行為上。 你的學識、社會或經濟地位與你的理想無關。」

「在我擔任農業大學教授期間，巴巴曾經訪問過希薩爾市(Hisar)。當我帶他到新校園散步時，我極力誇讚這新校園的美麗。巴巴聽了之後說：『光是一滴不道德的行為就能摧毀這些美麗的建築。』今天，我才了解到他的說法之重要性。」

G.D.夏爾馬(G.D. Sharma)

巴巴的手稿說：

「任何人都不應傷害那些誠實守信的人。」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8. 生活指引(Caryácarya)

在阿南達瑪迦推廣部(AMPS)成立後不久，巴巴於1955年口授阿南達瑪迦生活指引。第一版於1956年4月以孟加拉文出版，其序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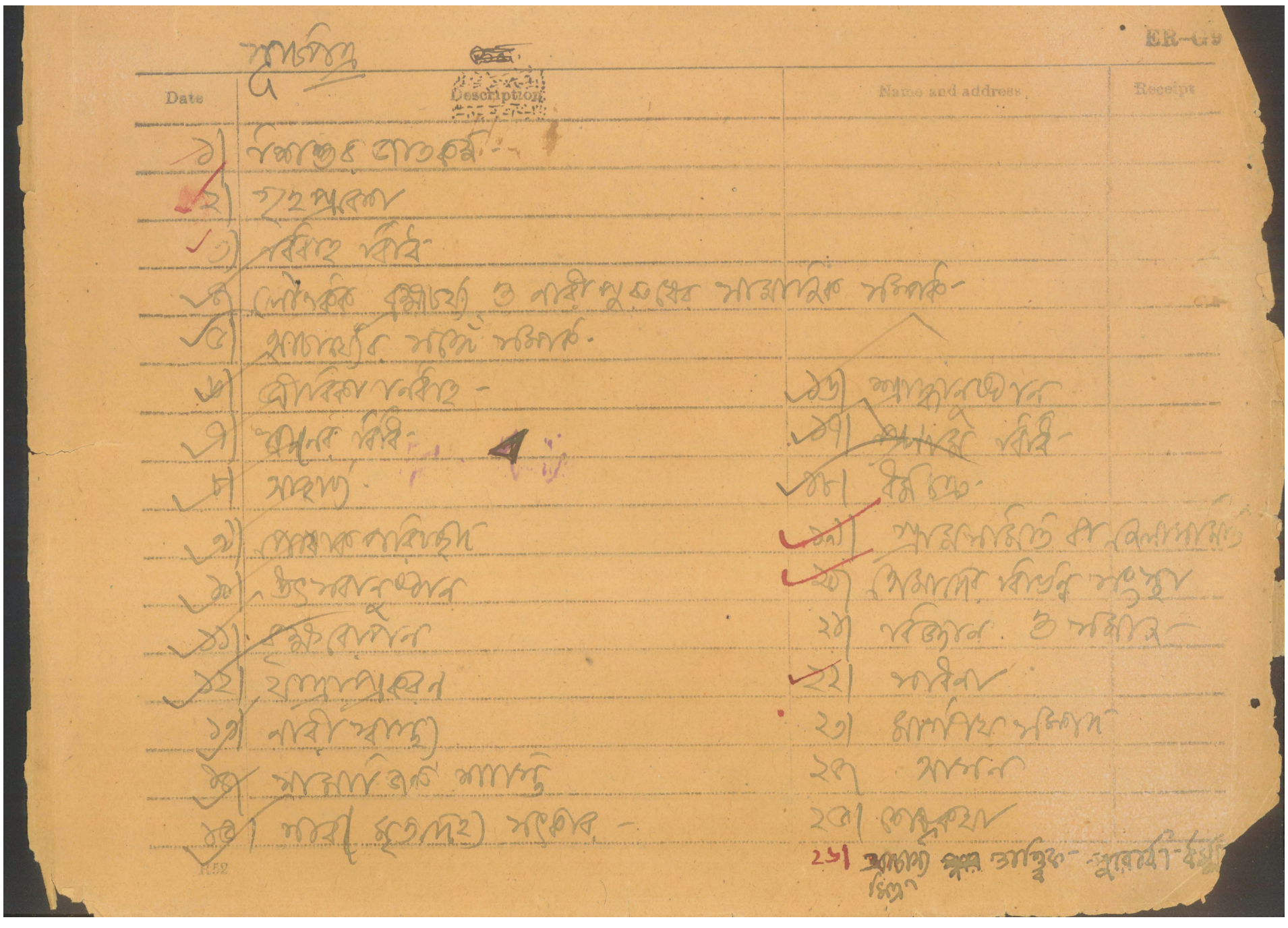
「為了人類的身、心、靈之發展，首要條件是健康的社會秩序。考慮到平民百姓的順境和逆境，以及考慮到他們的心靈習慣，阿南達瑪迦已著手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任何真實的和自然的都會被接受；同時提出一些社會矯正的方法。沒有任何支持擴大到社會機構中潰爛的潰瘍，只要社會弊病和心理疾病隱藏在虛假文明的掩護下。

我堅信，地球上所有受過教育和眼光敏銳的人，尤其是年輕一代，都將毫不猶豫地支持你的理念。他們的確在焦急等待這樣的事。願勝利屬於你。」

巴巴在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增加了更多的指示，發行的新版也擴增為三卷。英文第一版於1962年5月滿月日出版。這三卷構成了阿南達瑪迦的社會經典(samája shastra)。第一份出版物是袖珍版，讓人們可以輕易攜帶。

底下是目錄的頁面，是生活指引的第一份手稿，由巴巴在1955年口授、檢查和更正。他的更正以紅色顯示。章節標題為:

1. 嬰兒命名禮
2. 入屋禮
3. 婚禮
4. 心不離道與男女之間的社會關係
5. 和教範師的關係
6. 生計
7. 沐浴程序
8. 進食程序
9. 服飾
10. (社會的)活動與慶典
11. 植樹禮
12. 旅行之始
13. 婦女的健康
14. 社會處分
15. 遺體之處置
16. 喪禮
17. 致敬的方式
18. 法性聚會
19. 村里委員會或地區委員會
20. 你們的各種組織
21. 科學與社會
22. 靈修
23. 阿南達瑪迦的寶藏
24. 體位法
25. 結語
26. 教範師、宣道師、前導師、法性之友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9. 許願樹(Kalpataru)巴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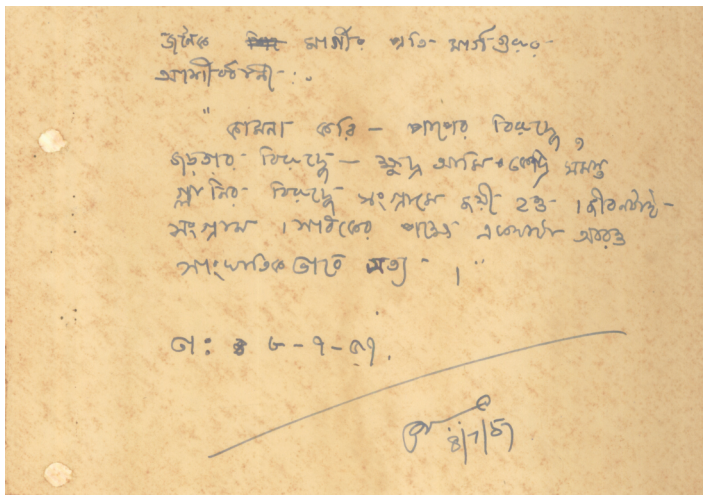


偶爾，巴巴會呈現許願樹(Kalpataru)的形式和舉止。

[在一個這樣的場合，我們幾個人]聚集在他的房間裡給他按摩。我們注意到他似乎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心情變得完全不同。他半躺著，一隻手肘放在床上撐著頭。它被稱為毗濕奴身印(Viśńu mudrá)。我們保持沉默，繼續按摩他的身體。

幾秒鐘之後，他叫喊著：「Eko'haḿ bahu syám! 我獨自在這宇宙中，但是我將自身化為眾多!」

然後他變得很沉默。我們繼續按摩他身體的不同部位。然後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按摩巴巴時，我突然根本感覺不到他的身體。我很震驚。我看著其他達達，每個人都默默地表達了同樣的感覺。幾秒鐘之後，每個人都覺得他沒有身體，即使他清晰可見。好像他是沒有任何固體形式的光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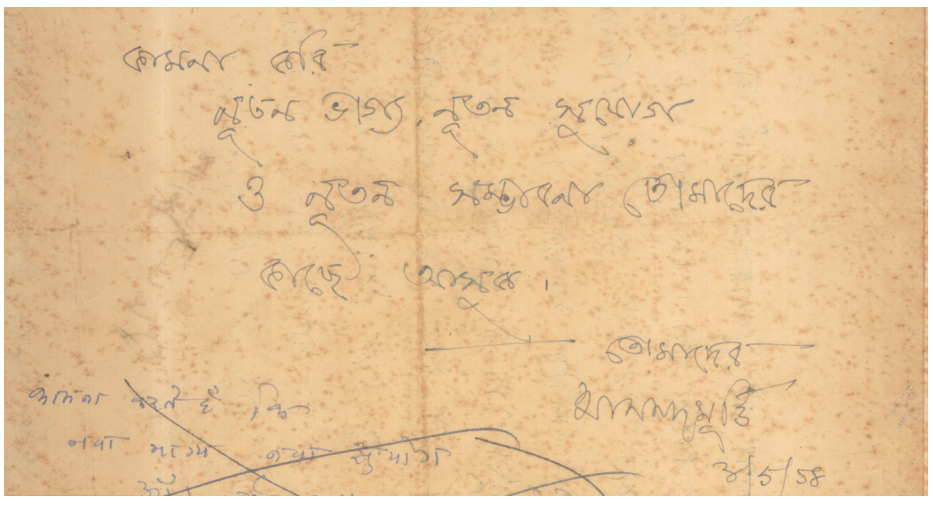
給一位瑪琪的祝福訊息：「我希望你能成功克服你的小『我』帶來的所有罪過、教條和偏差。生命本身就是一場奮鬥。對於靈修者來說，尤其如此。」 1957年8月7日

然後，慢慢地，他的身體開始恢復正常。然後他告訴我們：「我現在是許願樹身印(kalpataru mudrá)。只有大現身(Mahásambhúti)具備此能力。無論你要什麼，只需要要求我。我都會同意。」

鴉雀無聲。房間裡充滿著甜美的香味。氣氛優美，富有靈性。巴巴接著說：「你們所有人都是正確的。作為人類，沒有什麼可向至上意識要求的。祂什麼都知道。如果祂發現你需要任何東西，祂將會把它給你。你應該只看到祂那神聖的宇宙遊戲。」

祂繼續說：「只有一件事可以要求祂。要求祂賜予純粹的愛和虔誠，這樣你就可以一直待在祂的足下。這只有藉由至上意識的恩典才有可能。你們都是至上意識的兒女。祂隨時準備按照個體的意願給予個體想要的東西。祂是你的至上父親。給你需要的東西是祂的職責。沒有理由要求任何東西。」

與巴巴在一起的歲月



祝你有新的好運、機會和成功。」 你的喜悅化身
1958年3月5日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20. 巴巴設計靈性標幟(Pratii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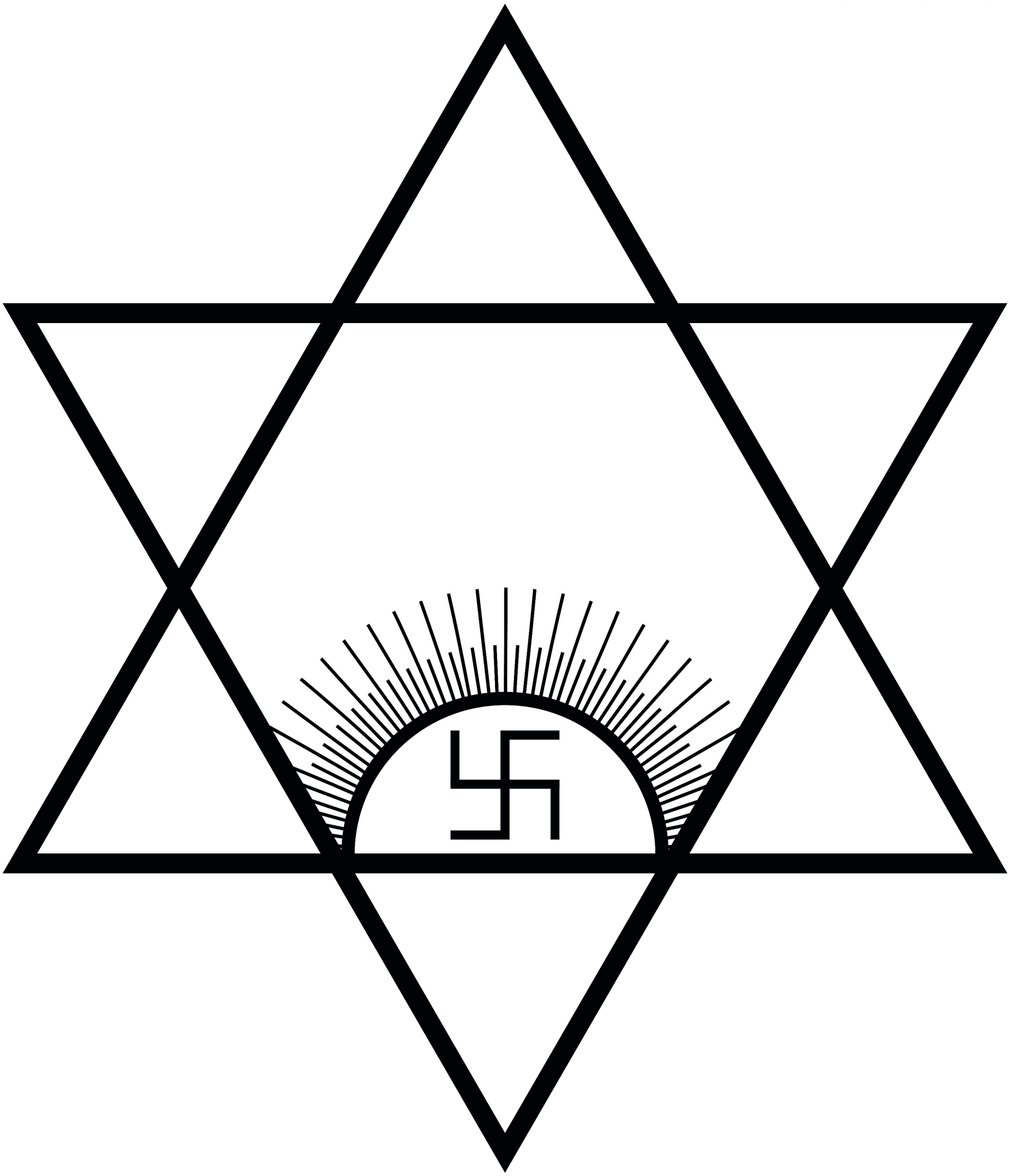
1954年年底，巴巴設計了靈性標幟(pratiika)，這是瑪迦的標誌，象徵著阿南達瑪迦理念的本質。

阿南達瑪迦出版物的封面，即巴巴的許多書籍的開頭都有這個靈性標幟，其說明如下：

「這個靈性標幟以視覺方式象徵著阿南達瑪迦理念的本質。六角星形由兩個等邊三角形組成。頂點向上的三角形代表行動，即能量透過對人類無私服務的向外流。頂點向下的三角形代表知識，即透過靜坐向內尋求靈性了悟。中間的太陽代表前進、全面進步。靈性渴望者此生前進的目標是由萬字形標記象徵，意指靈性勝利。」

達達•克沙萬安南達(Dádá Keshavánanda)曾經問過巴巴，他做過的所有工作中有哪些花費他最多的時間和能量。

巴巴回答說：「佔據我工作時間最長的是我們的靈性標幟的發明。花了我三十分鐘。」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21. 阿南達瑪迦的寶藏

巴巴給予的生活指引(Caryácarya)之章節《阿南達瑪迦的寶藏》，是該書原始手稿的一部分，於1955年口授，1956年出版。底下是該手稿的章節。他的更正以紅色顯示。

這是該章節的英譯本，首次出現在1962年出版的生活指引卷一(Caryácarya Part 1)的英文第一版：

你們的寶藏

崇高的理念，宇宙的愛以及你們彼此間不可動搖的團結。

你們的旗幟

裡面有白色的萬字形勝利標記(swastika)的橘紅色三角形旗幟。

你們的靈性標幟(標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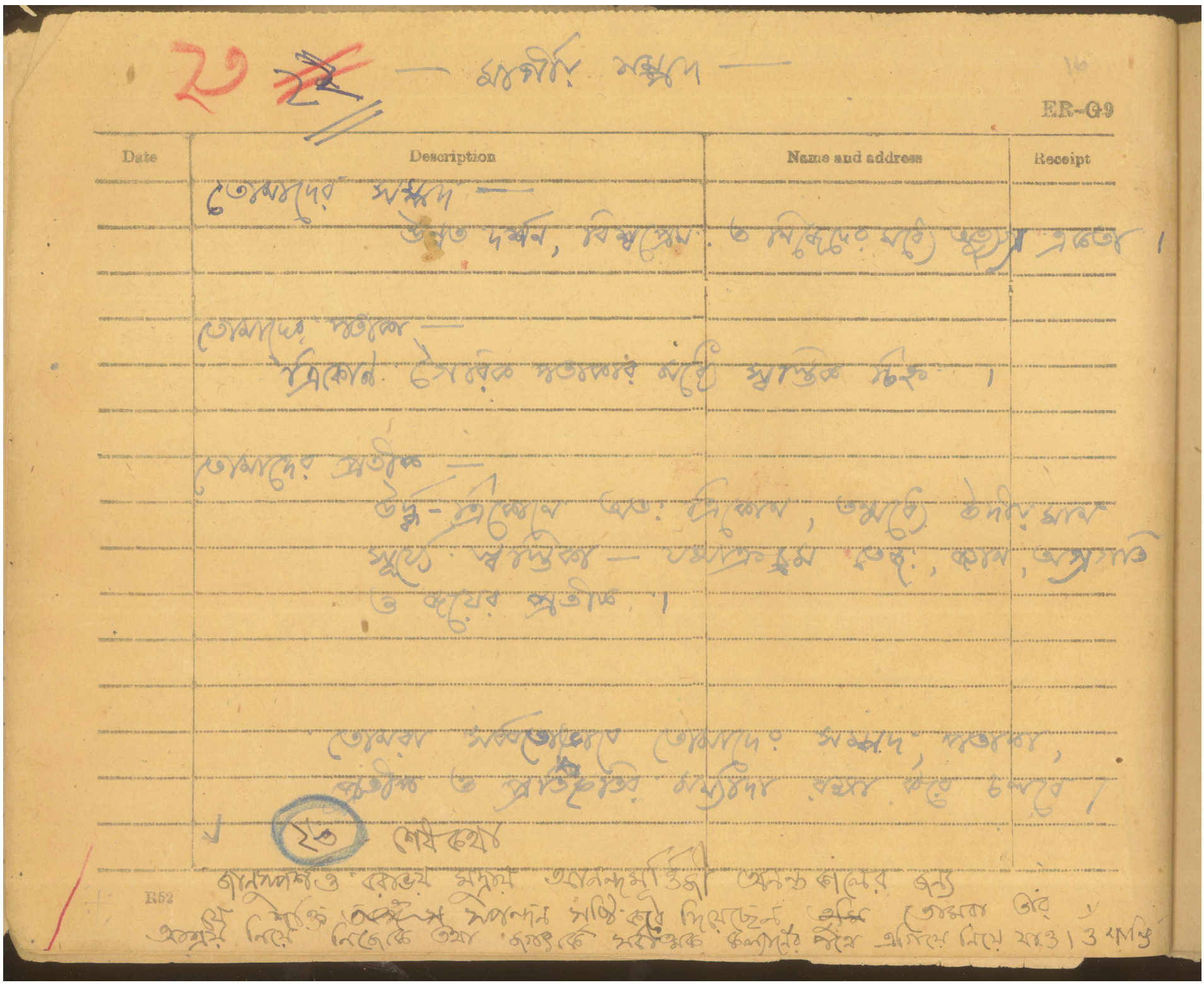
一個頂點向上的三角形加在頂點向下的三角形之上，中間有一個上昇的太陽，裏頭有一個萬字形勝利標記(swastika)。這些分別是能量、知識、前進和永恆勝利的象徵。

你們要在各方面不計代價地保護你們寶藏的尊嚴，以及你們的旗幟、靈性標誌和瑪迦上師相片(pratikrti)的神聖性。

1956年，佳滿坡



1979年5月巴巴在歐洲巡旅時，這面旗幟被固定在巴巴的汽車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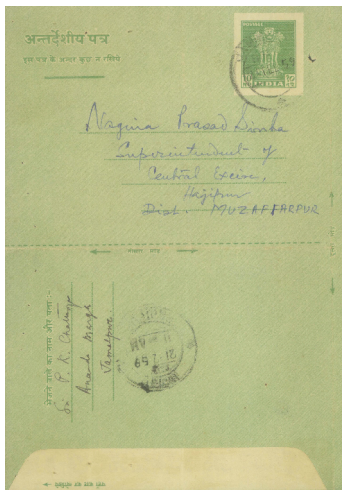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22. 給納吉那(Nagiiná)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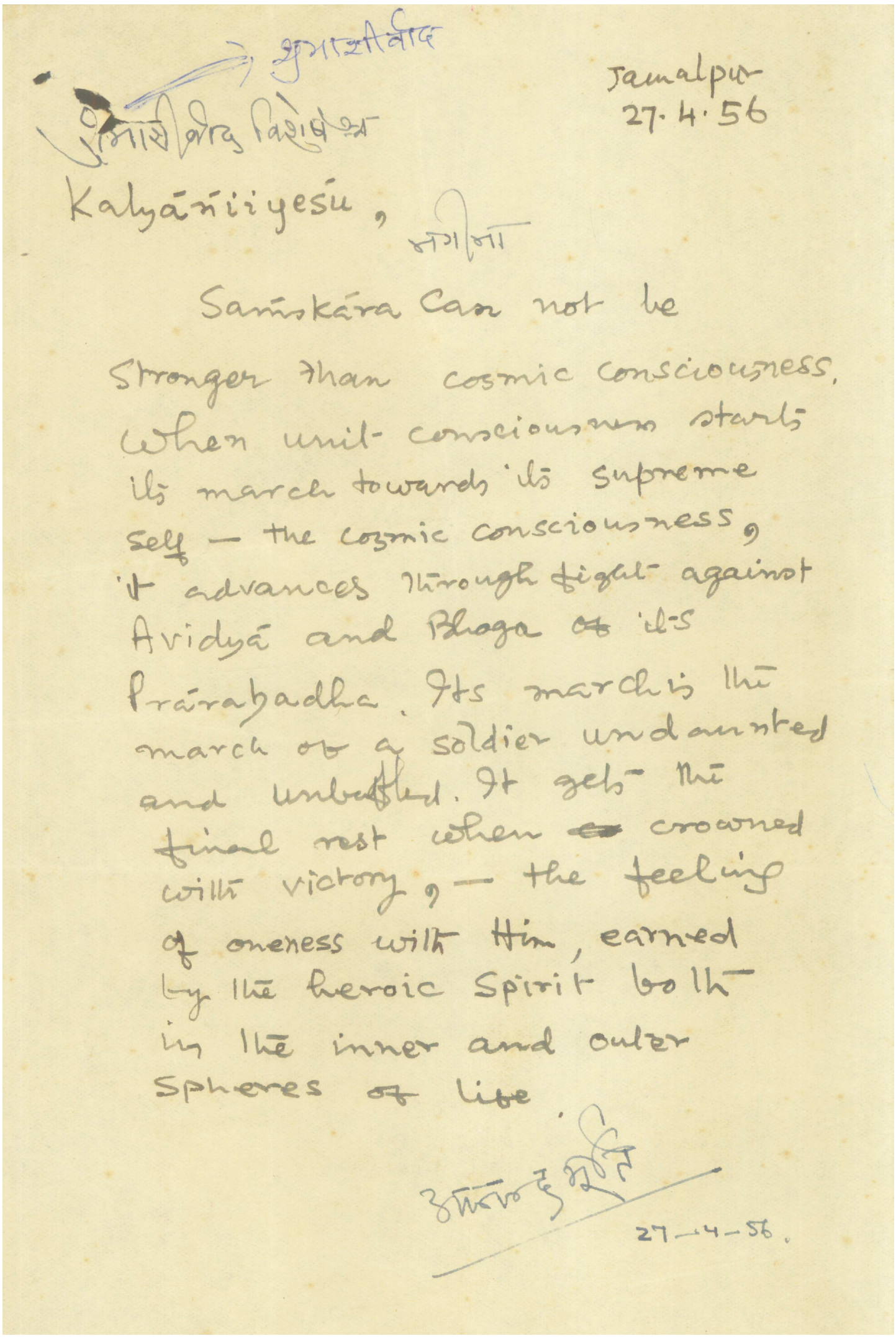
1950年代，當弟子們享受著與巴巴親密的關係時，他經常會寫信給其中一些人，包括教範師納吉那•普拉薩德(Ácárya Nagiiná Prasád)。

這是1956年寫給教範師納吉那有關因果業力(Saḿskára)的信，其主文翻譯如下：

「因果業力無法比宇宙意識更強大。當個體意識開始向其最高自我—宇宙意識—前進時，它會透過對抗其潛伏業報(Prárabdha)的無明(Avidyá)和苦樂(Bhoga)而前進。其前進是一種不畏艱險和不為所動的鬥士之前進。當贏得勝利時，它會獲得最後的休息—與祂合而為一的感覺，在生命的內在和外在領域中，藉由英勇的精神而贏得。」



巴巴撰寫的航空郵簡外觀，由普拉納(Prańay)於1959年寄給教範師納吉那。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23. 戶外散步到老虎墳



哈拉格布爾(Kharagpur)山麓和死亡谷一直是巴巴整個童年時期的私人曠野。它們為他提供了靈性追求所需要的隱蔽環境。大學畢業後回到佳滿坡，在鐵路局工作時，他養成習慣透過年輕時的迷人風景來度過夜間散步。在折返及完成繞行之前，他會抄近路穿過草地和田野朝向山坡，然後沿著水庫走過死亡谷。如果天氣允許，他會在七點或七點三十分離開家，很少在十點之前回到家。有時，辦公室同事或早年的朋友會加入他的行列，普拉納(Prańay)和其他人接受啟蒙後就更頻繁了，但是在他回到家的頭幾年，他經常獨自一人去散步，有時就像小時候一樣消失在森林裡。通常，巴巴在散步中途會停下來休息，在老虎墳上坐著凝視廣闊的夜空。

他開始召集周圍的弟子們，在散步途中停留在老虎墳上就成了他夜晚永久性的固定行程。花幾個小時坐在那裡聊天、講故事，給予靈性教誨和示範，甚至在燭光下口授書籍，對他來說並不罕見。巴巴會談論弟子們能夠想像的一切，以及他們無法想像的許多事情，他們珍惜那些記憶，是他們一生中最私人的經歷。

到1960年，每天想要戶外散步的人數增加到必須分成三組的程度，每組最多四人。一組會陪同巴巴到老虎墳，第二組則在那裡等候他。之後第三組會陪伴巴巴回到他的房子。

老虎墳是巴巴在戶外散步時最喜歡去的地點。19世紀晚期，有個英國人在那裡遇到了一隻老虎，隨後他們在戰鬥中均因受傷而死亡。



老虎墳，以英國人的墳墓為背景。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24. 巴巴和內塔吉(Netáji)

有一次敬師節(Guru Púrńimá，七月滿月日)，巴巴正在卡利帕哈爾鎮(Kalipahar)附近的馬球場散步。那天，來自辛格蓬(Singbhum)的瑪琪海姆漢德(Hemchand)和另外兩個人一起陪同巴巴。就在他們接近老虎墳時，巴巴告訴他們幾年前發生一件至今未知的事件。他指著老虎墳說：「海姆漢德，幾年前的這一天，蘇巴斯[錢德拉•鮑斯(Chandra Bose)，偉大的印度自由鬥士內塔吉(Netáji)]和M.N.羅易(M.N. Roy)前來老虎墳看我。」

多年後，巴巴說：「蘇巴斯藉由把印度從外國統治手裡解放出來，而履行了自己的職責。蘇巴斯的行動引發了一連串事件，不僅為印度帶來自由，而且導致大英帝國的瓦解。隨著印度獲得自由，其餘殖民強權也必須撤出其殖民地。因此，可以說世界的去殖民化始於蘇巴斯。」

巴巴有好幾次示範蘇巴斯不是如廣泛報導的那樣於1945年在台灣的空難中喪生，而是在西藏的一個山洞裡致力於靈性鍛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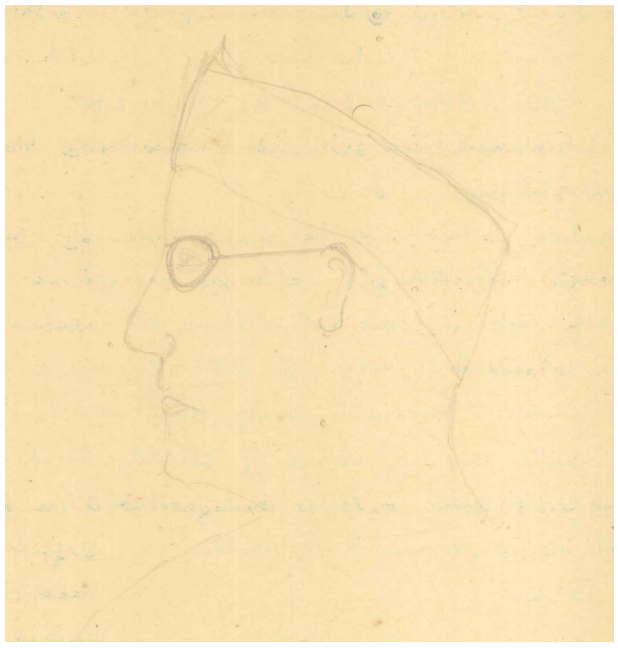
1969年末或1970年初，在阮琪戶外散步時，巴巴遇到了一個留著長鬍子的神秘陌生人，他後來透漏這是蘇巴斯。1970年末或1971年初，巴巴在阮琪的警察閱兵場散步。陪同他的是達達阿米塔南達(Dádá Amitánanda)、VSS安全部門的戈帕爾(Gopál)以及另外兩個人。在閱兵場散步後，巴巴坐在旗竿底部的平台上。他通常會談論某個話題或其他話題，但是那天他什麼也沒說。他靜靜地坐著，凝視著天空，感覺場合嚴肅，沒人敢打擾他。這個過程想必持續約10到15分鐘。突然他說出：「好極了，蘇巴斯，好極了(Shábásh Subhash, shábásh)。」然後，什麼也沒說，就站起來，不發一語地回到車上。甚至和巴巴的關係非常熟悉的達達阿米塔南達也不敢和他說話而打擾到他。

三、四天後，當達達阿米塔南達在巴巴的房間裡為他按摩時，巴巴問他在戶外散步的那天晚上感覺如何，是否想知道他為什麼說：「好極了，蘇巴斯，好極了。」達達阿米塔南達說，他確實很好奇，但在那種情況下，他不敢向巴巴詢問。

巴巴接著說：「那天，蘇巴斯靠自己的努力達到無屬性三摩地。沒有完美上師的幫助，要達到無屬性三摩地是很困難的。就蘇巴斯而言，他在沒有我的任何幫助情況下，達到了那個階段。瞧，阿米塔南達，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可能會成為印度總理。但是他為了追求最高的靈性目標而放棄了一切。他所展示的出世標準是個模範。蘇巴斯所做的工作在未來將會激勵每一個人。如果一個如此入世的人靠自己的努力能夠達到生命的最高目標，那為什麼不是其他人呢?」

幾年後，在湖濱花園(Lake Gardens)，一些工作者坐在巴巴的房間外面。巴巴突然打開門說：「蘇巴斯不在了。」然後又關上門。那是巴巴最後一次提到蘇巴斯。他何時離開身體以及在哪裡離開仍然是未知的。

摘自達達普拉納瓦特瑪卡南達(Dádá Prańavátmakánanda)的記錄



巴巴在他的實驗室筆記本上描繪內塔吉

內塔吉•蘇巴斯•錢德拉•鮑斯(Netáji Subhash Chandra Bose)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25. 巴巴擔任培訓師和主考官

1955年3月，巴巴創立了第一批宣道師(táttvika)及在家教範師：普拉納•庫瑪•查特吉(Prańay Kumár Chatterjee)，接著是坎德拉納特•庫瑪(Candranáth Kumár)和他的妻子蘭帕里•德維(Rámpari Devii)、席希爾•杜塔(Shishir Dutta)、希瓦•香卡•巴內吉(Shiva Shankar Banerjee)和蘇庫瑪•鮑斯(Sukumár Bose)。培訓結束後，巴巴就停止了個人啟蒙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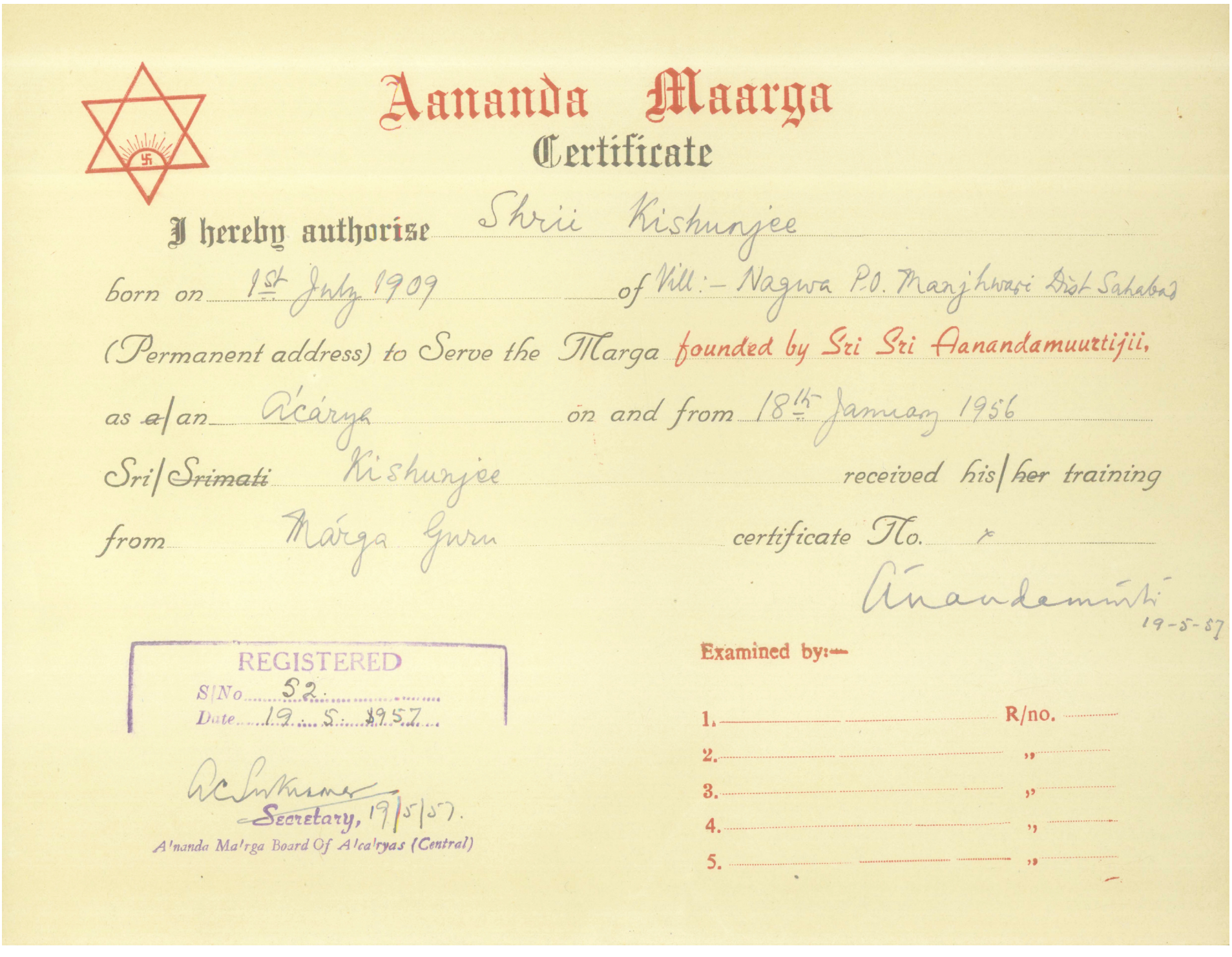
編者

隨著1960年代的到來，巴巴開始迅速擴大和加速阿南達瑪迦的活動，為過渡到他所謂的「心智階段」鋪平了道路。他從事這項工作的主要媒介是迅速增加教範師的數量。到1960年，他創造了近一百位教範師。在接下來的幾年內，有更多的人通過他們的教範師考試。這些教範師的訓練花費了巴巴更多的時間。他經常在道場為他們上課。在上完一堂這樣的課之後，他強調了他們正在做的工作之重要性，他告訴他們：「有餘解脫和無餘解脫在你的拳頭裡。任何時候你想要，你都可以張開手得到它們。但是對我來說，它們就像一個金製的嬰兒床。我可能會在這床上休息一會，但是在無止盡的時間裡，我都必須回到這片土地上為眾生服務。現在，你們所有人，告訴我，你想要什麼?你想要有餘解脫和究竟解脫，或者生生世世無論我去哪裡為眾生服務，你都想要與我同行?」在場的每一位教範師，其中許多人眼中含著淚回答說，他們想要和巴巴一起回來為眾生服務。

巴巴的教範師考試無疑是有特性的。儘管有時新候選人會被派去他的房間進行正式的口試，但巴巴經常會在老虎墳前進行考試，有時沒有任何事先預告。30分是及格分數，但很少有人對巴巴的問題回答的很好，而能根據自己的回答通過考試。如果巴巴對他們的努力感到很滿意，他會給他們「寬容分數」以彌補差分。不出所料，考試更多的是對真誠和臣服的考驗，而不是對智力知識的考驗。新的教範師作答1分和獲得29分的寬容分數而通過考試，這並非前所未聞。

巴班(Baban)的教範師考試甚至與哲學沒有多大關係。戈本(Gopen)把他帶到巴巴的家裡接受考試，但巴巴卻帶他去戶外。他們爬到山上，巴巴坐在一塊大石頭上。「到那個山丘的山頂上，然後跳下去，」巴巴告訴他。「別擔心，你不會受傷的。」巴班按巴巴的要求做，當他往下跳時，大喊著巴巴的名字。他降落在一小塊泥土中。除了把衣服弄髒以外，其他一切都好。當巴巴幫助他脫困時，他說：「你的教範師考試現已結束。你通過了。」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Ananda Maarga

Certificate

I hereby authorise Shrii Kishunjee

born on 1st July 1909 of Vill:- Nagwa P.O. Manjhwari Dist Saharsa

(Permanent address) to Serve the Marga founded by Sri Sri Anandamuurtijii,

as a/an Ácárya on and from 18th January 1956

Sri/Srimati Kishunjee received his/her training

from Márga Guru certificate No. *

Ánandamúrti

19-5-57

REGISTERED

S/No 52

Date 19.5.1957

Secretary, 19/5/57.

Ananda Marga Board Of Acaryas (Central)

Examined by:—

1. ——— R/no. ———

2.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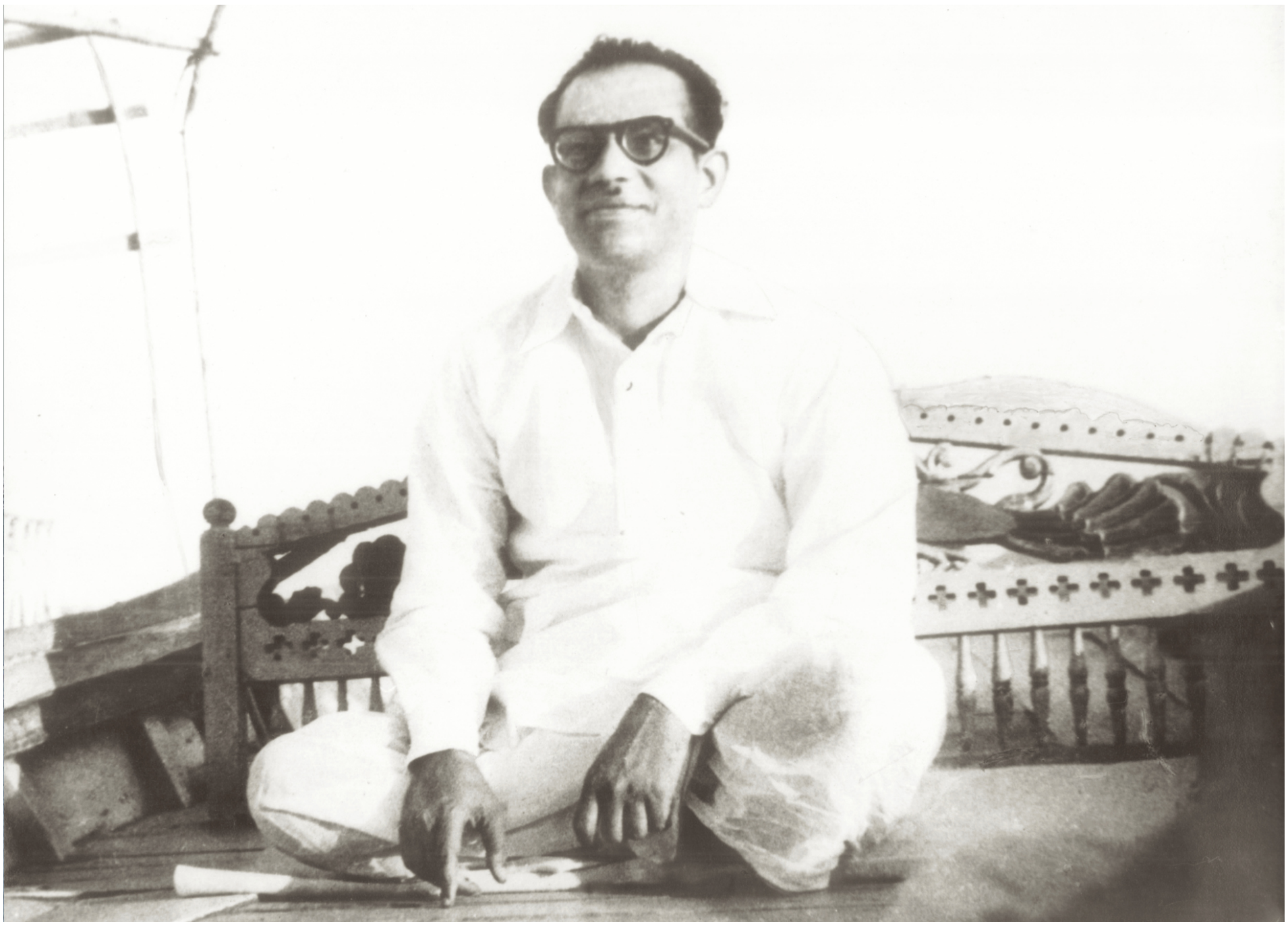
3. ——— ,, ———

4. ——— ,, ———

5. ——— ,, ———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26. RU / RAWA



1958年1月25日，泛宇文藝復興(Renaissance Universal，RU)在帕格爾布爾縣特里莫漢(Trimohan, Bhagalpur)的大法會上開幕，目的是鼓勵社會的心智和文化革命。巴巴第二天作了RU主席的就職演講，之後出版成《今日的問題》(Problem of the Day)，以一致行動的精神結束，此精神被概括在古代的黎俱吠陀經句裡，也在生活指引(Caryácarya)的法性聚會(Dharmacakra)章節裡介紹過。集體靜坐之前，應吟唱三遍：

Saḿ gacchadhvaḿ saḿ vadadhvaḿ saḿ vo manáḿsi jánatám,
Devá bhágaḿ yathá púrve saḿ jánáná upásate.
Samánii va ákútih samáná hrdayáni vah,
Samánam astu vo mano yathá vah susahásati.

[我們行動在一起，散發出同樣念波，並將眾心合為一宇宙心，
我們團結在一起，如古聖先賢彼此分享物資，享受宇宙的資源。
我們都有共同的理想，彼此不相離，
讓我們的心靈和諧一致，共與至上融為一。]

RU的演講隨後成為大法會的固定部分。

RU開幕後的一周，即1958年2月2日星期日，巴巴宣佈成立文藝復興作家與藝術家協會(Renaissance Artists and Writers Association，RAWA)，並說它將附屬於RU，目的是給文學和藝術注入新的生命：

「文學是和社會同行；它提供服務的激勵泉源，將社會導向真正的成就與福祉。因此，我們無法接受『為藝術而藝術』這句話；最好是說：『藝術是為了服務與至上福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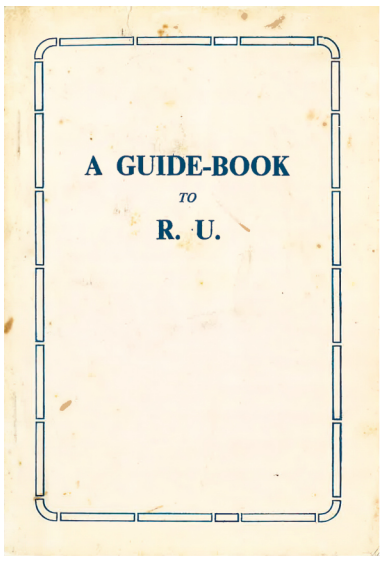
RAWA有五個分支，涵蓋藝術的主要分支：藝術家和畫家協會、戲劇家和電影藝術家協會、音樂家和舞蹈家協會、作家協會和新聞工作者協會。

巴巴創辦RAWA的目標是深遠的。他把藝術家和作家視為催化劑，有助於以更高的人類價值為基礎建立起新社會的支柱。由於他們的特殊天份，他們有能力引導大眾的思想，並喚起人們對社會以道德和靈性價值觀為基礎的宇宙觀和渴望。

巴巴啟發藝術家，即使面對反對和迫害，也不要害怕奮鬥和呈現真理。他宣稱：「只有公共福利設施的思想應該是所有藝術和文學創作背後的動力，而這種思想只能通過藝術的喜悅來表達自己。只有到那時，精細的智力才能在粗鈍的心靈中覺醒。」

有一天巴巴在戶外散步期間，向阿斯塔納(Aśthána)解釋RAWA的另一個角色—消除偽文化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他說：「未來，偽文化將對人類構成巨大威脅。它會驅使人們朝向完全的墮落。RAWA將不得不挽救所有人免於偽文化貶低的影響。」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神秘的降臨



RU指南

早期入門手冊



編者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27. 瑜伽療法

巴巴在1957年的午餐時間裡向舒庫馬爾•鮑斯(Sukumár Bose)口授了《瑜伽療法與自然藥方》(Yogic Treatments and Natural Remedies)。該書於次年1958年5月出版。

1957年11月滿月日(Kárttikii Púrńimá)，巴巴在序言中寫道：

「治療的藝術乃在於恢復病患身體和心理的健康，一切應以病人的福祉為重，而非拘泥執著於某特定的療法。

「藉著內服或外用藥物能使病人恢復健康，然而藉由瑜珈體位法及身印之助，亦能使病人得到更安全和完美的治療。因此本書的目的在於讓大眾瞭解治療各種疾病的瑜珈方法。

「我的目的乃是讓大家都能藉著本書所指示的瑜珈體位法和身印的鍛鍊而恢復健康。惟希望讀者不要自行冒險練習瑜珈體位法及身印，最好能在有經驗的教範師指導下練習。阿南達瑪迦的教範師隨時皆樂於提供免費的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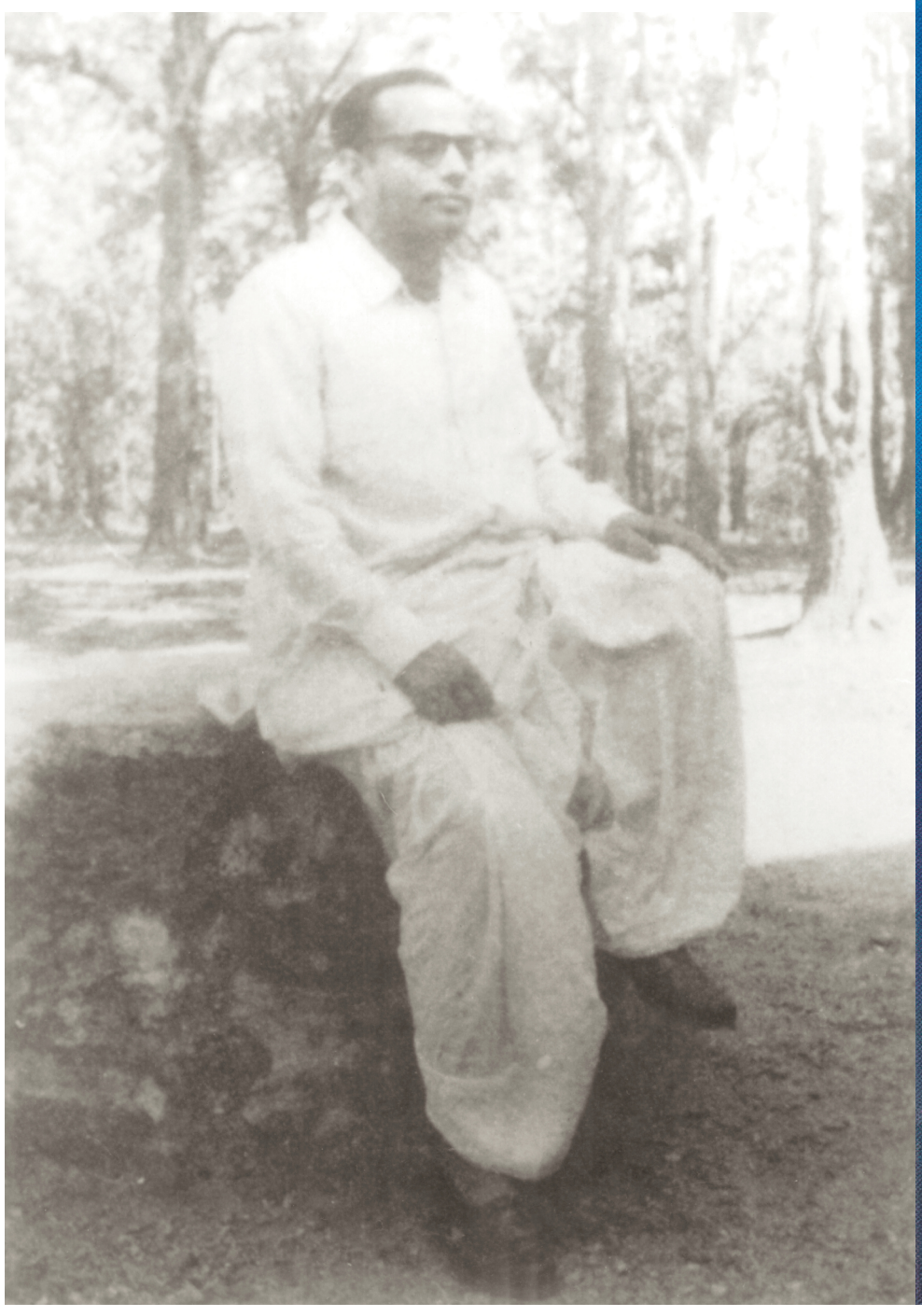
體位法、身印及沐浴等鍛鍊方法已在《阿南達瑪迦生活指引》(Ánanda Márga Caryácarya)卷三中有詳細的介紹，若有必要請直接參考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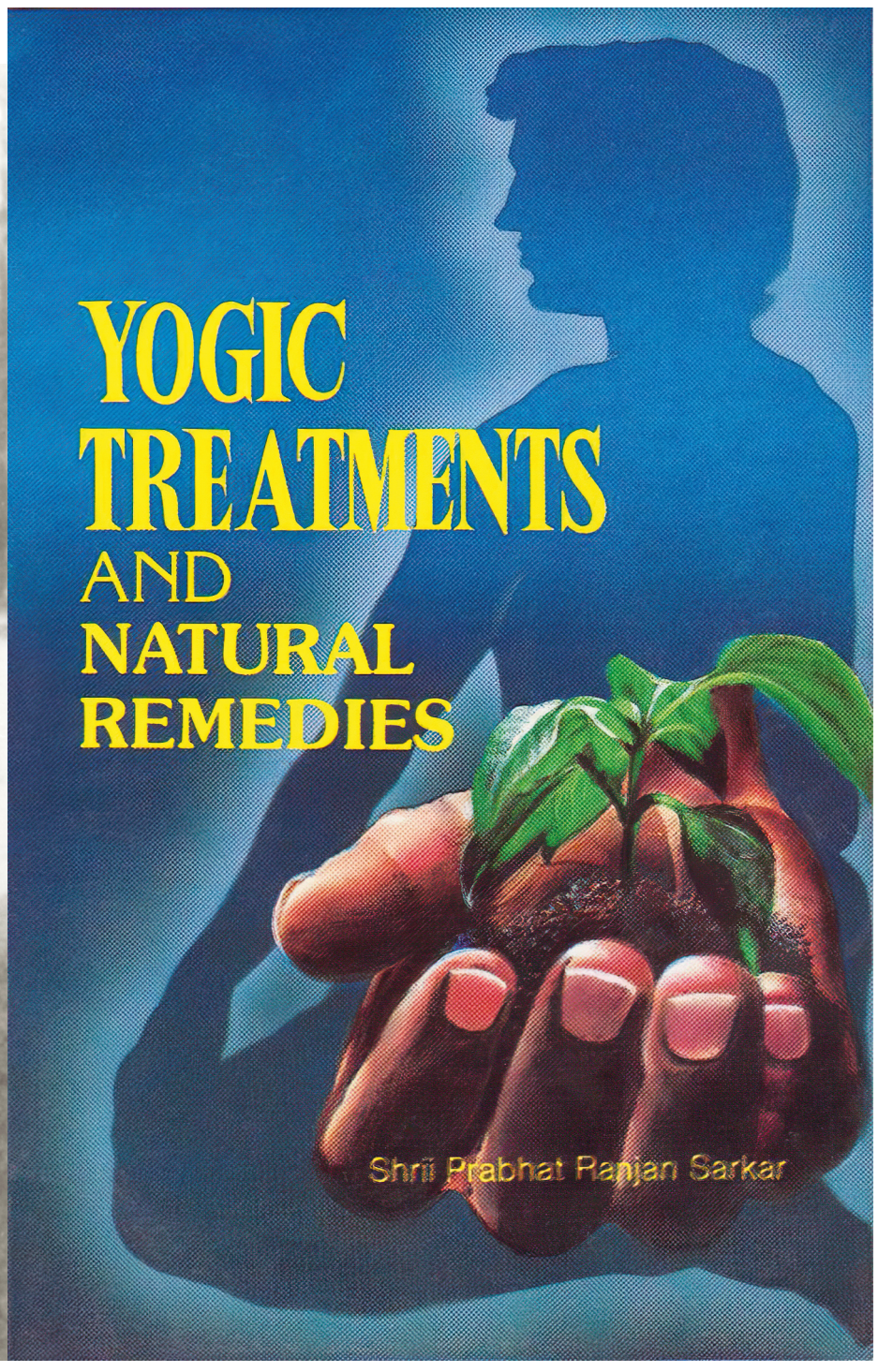
「本書除了治病的瑜珈體位法及身印外，還介紹一些免費、便宜、易於取得同時又有效的藥方及其用法。讀者可自行利用這些藥方，必要時亦可諮詢有經驗的教範師。

「礙於時間而無法逐一答覆個人的問題。若對瑜珈體位法和身印的鍛鍊以及藥方應用有任何問題，請就近與教範師、或與阿南達瑪迦的當地村里委員會、或地區委員會、或中央委員會的秘書聯絡。」

顯然，巴巴在口授過程中向舒庫馬爾•鮑斯提到，卡利卡南達(Kálikánanda)藉由採集植物並親自試驗來幫助他進行研究。

《瑜伽療法與自然藥方》出版時期的巴巴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28. 進用論(Prout)

巴巴於1958年1月在帕格爾布爾(Bhagalpur)發表的泛宇文藝復興(RU)就職演說，出版成《今日的問題》(Problems of the Day)，並把該書「獻給偉大的英雄雪莉•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hrii Subhash Chandra Bose)，我愛過他，甚至現在也仍然愛著他。」

巴巴的題獻不僅是示範的參考，顯示內塔吉(Netáji)還活著，而且還表明該是革命性新社會理論的時候了，以靈性為基礎，而不是基於唯物主義和個人主義。

次年，發表了具有里程碑的哲學論述《觀念與理念》(Idea and Ideology)，主要以英語講解，偶爾以北印度語講解，最初是從1959年5月27日到6月5日為期10天的宣道師(táttvika)訓練課程[在穆札夫法爾普爾(Muzzafarpur)舉行的大法會之後]，然後在接下來的幾週裡，在老虎墳上發表了一系列講道。

在該系列的最後兩個講道中，巴巴介紹了進步運用理論的社會經濟理論—包括社會循環(samája cakra，在他的激動人心的第一次大法會講道『社會的發展(The Evolution of Society)』中就已介紹)、靈性革命家(sadvipra)和靈性社會(sadvipra samája)的概念—並在該年下半年的《進用論論述》(Discourses on Prout)、1962年的《阿南達經》(Ánanda Sútram)、1967年的《人類社會卷二》(Human Society Part 2)以及許多其他演講中皆有詳盡闡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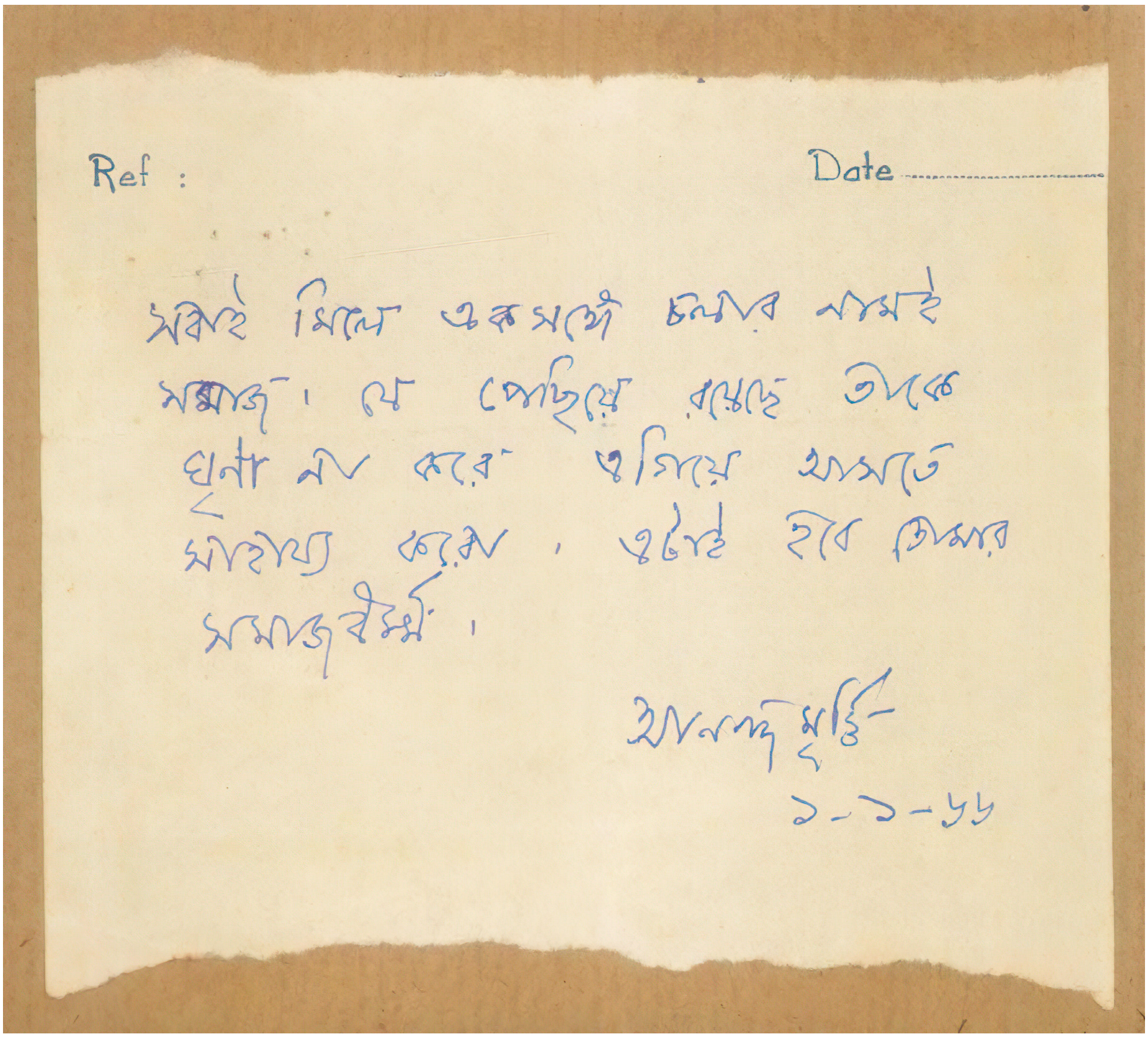
在《觀念與理念》的最後演講中，巴巴說：

「靈性並不是一個烏托邦的理想，而是一種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並體會的實踐哲學，不管生活是如何的世俗... 阿南達瑪迦的社會哲學倡導個體整體的人格發展，建立世界一家，在人類的心中培育宇宙情感... 阿南達瑪迦倡導『進步運用理論』(Progressive Utilization Theory，縮寫為Prout，簡稱『進用論』)，亦即對所有因素做革新的運用。而支持此一原則者則可稱為『進用論者』(Proutist)。

後來，在1987年，巴巴說：

「由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本身內在的沉滯特性，其衰滅是必然的結果。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都瀕臨從世上消失的邊緣。資本主義的外部與內部都有一般的加速度，但是，其內在和外在領域彼此有矛盾的存在。資本主義的矛盾來自於以自我為中心的利潤動機心理，但財富的累積只是少數人的利益而非全體福祉。因此，資本主義不適於人類進步的整體發展；資本主義如煙火般爆炸的一天必將到來。」

1966年元旦的喜悅訊息，巴巴寫下：「全體和諧地共同前進方可謂之社會。不要輕視那些落後的人，而要幫助他們向前邁進，這樣才是你們的社會法性。」 阿南達慕提 1966年元旦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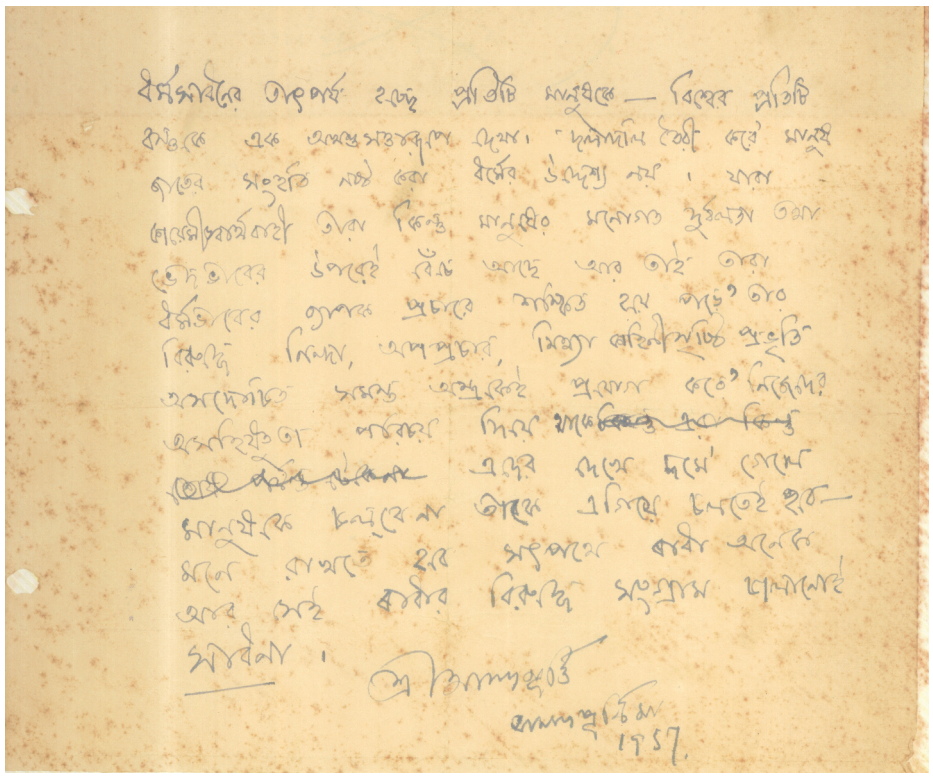
29. 喜悅訊息

1956年元旦，巴巴給了第一個喜悅訊息：

「蟄伏在人類內在而被忽略已久的至上靈性，已在今天覺醒了。這種覺醒將為人類歷史開啟新的一頁。你們都將是這種新趨勢的開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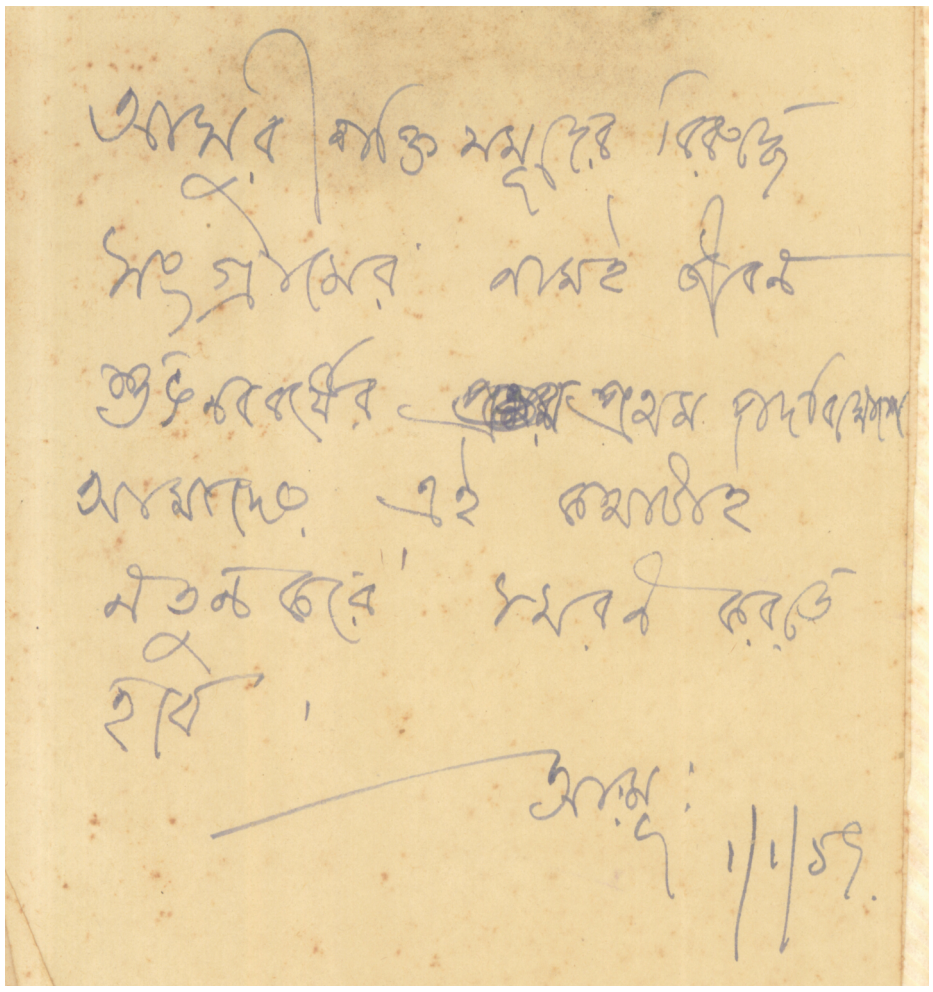
隨後在每一年的元旦和五月滿月日(Ánanda Púrńimá)皆給予訊息，早期有時在八月滿月日(Shrávańii Púrńimá)也會給予訊息，以及1977年10月1日巴巴在監獄中也給予了特別的訊息。

這些精選的訊息由巴巴手寫並簽名：



「法性靈修的目的是把這個宇宙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客體都視為一個整體。藉著製造派系來危害人類團結不是法性的目的。那些慫恿既得利益的人只能在人們的心理弱點和爭吵中生存，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害怕法性理念的傳播，並以各種不道德方式表現出對法性的偏執，例如虐待、虛假宣傳和謊言。人們不可以因此而畏縮。他們必須前進。應當牢記，障礙在正義的道路上對人類有益，而繼續對抗障礙就是靈修。」

1957年五月滿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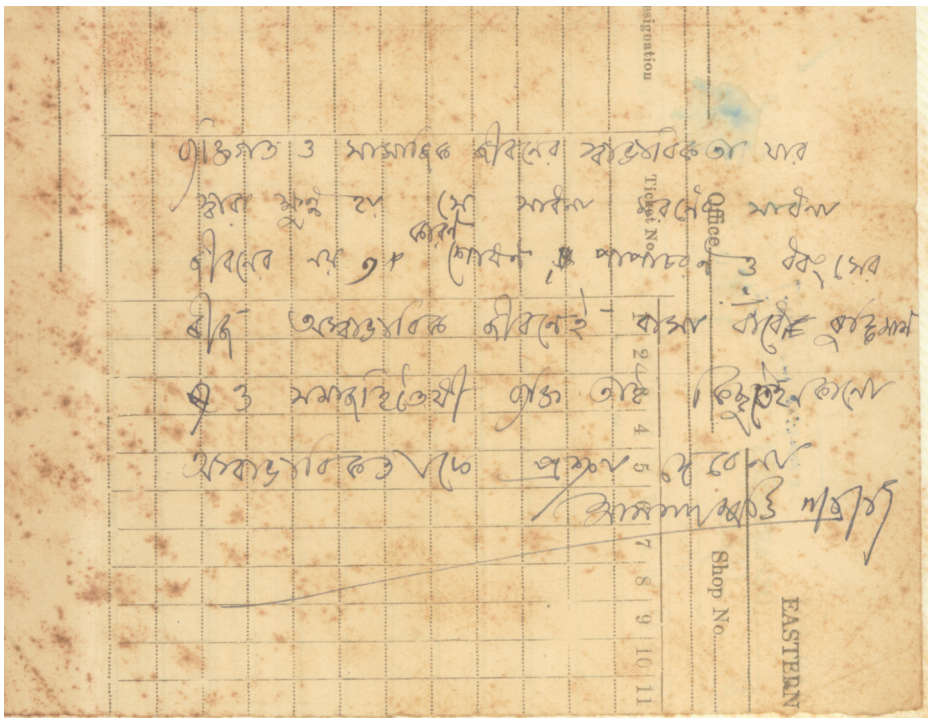
「對抗邪惡勢力就是生命。我們必須在這新年快樂的門檻上再次記住這一事實。」

1959年元旦

巴巴在1990年5月滿月日給了最後一個訊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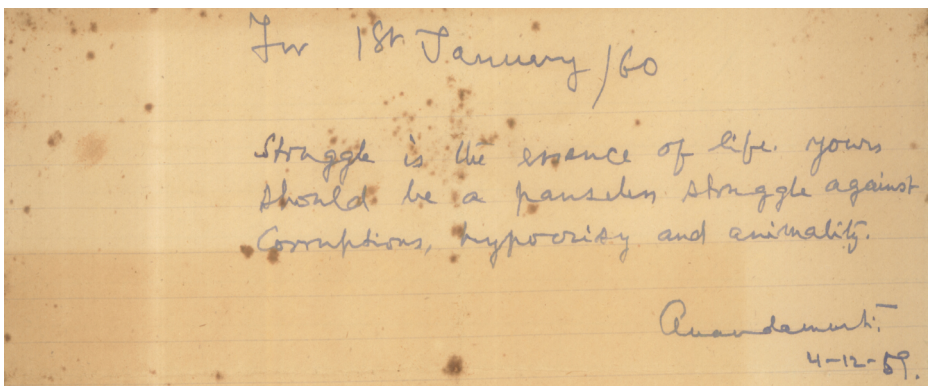
「在此宇宙中，萬事萬物都在移動；不論是時間、人類、或日、月、星河，都在移動著。就萬象而言，動是必然的，不可能有片刻稍息。而此動之途徑既非永遠平順或滿佈香花，也非始終糾纏著荊棘或充滿挫折。據此自然法則，人類必須準備好自己並行之以健。唯有在此不息的變動中，才存在著生命的本質。」

之後所有的訊息都以《喜悅訊息集成》編輯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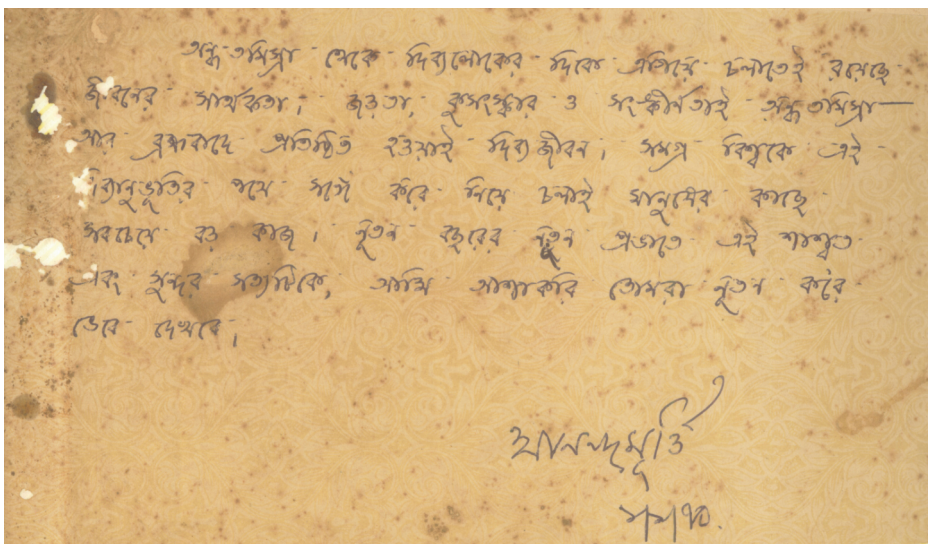


「那損害個體和社會生活的自然性是死者的靈修。它不是生者的靈修，因為不公義、不道德和破壞的種子只存在於不自然的生活中。因此，社會的智者和祝福者從不支持生活中的不自然。」

1959年5月滿月日



「奮鬥是生命的本質。你們應該與腐敗、偽善和獸性作不懈的抗爭。」1960年元旦



「由黑暗邁向神性是生命的真諦。惰性、迷信及狹隘代表著黑暗。而將自己安住於宇宙靈魂是神性生命。努力向前，與整個宇宙一起，沿著靈性的道路，確實是人類最大的任務。我希望，在元旦的新曙光中，你們所有人都將重新思考這個永恆而神聖的真理。」

1970年元旦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30. 巴巴與烏瑪(Umá)的婚姻





1960年5月25日在薩哈爾薩(Saharsa)舉行大法會，巴巴在「密宗與靈修」講道中說：

「密宗精粹([Brhat] Tantrasára)概述了最好的導師之特質：

Shánto dántah kuliinash ca viniitah shuddha-veshaván
Shuddhácárii supratiśthah shucir dakśah subuddhimán.
Áshramii dhyána-niśthash ca tantra-mantra-visháradah
Nigrahánugrahe shakto gurur ity abhidhiiyate.

[鎮靜、自我控制、善於提升潛在的靈能(kuńdalinii)、謙虛、衣著樸素、舉止模範、誠實的謀生方法、純正思想、精通(靈性鍛鍊的實踐和理論方面)、非常聰明、戶主、完全立足於靜坐中、精通密宗和梵咒、既能懲罰又能恩賜(給弟子)–只有這樣的人才能被稱為上師。]

「上師必須不僅僅是聰明，還必須是絕頂聰明。他們也必須是已婚，因為根據密宗的訓諭，只有已婚者才能成為已婚者的上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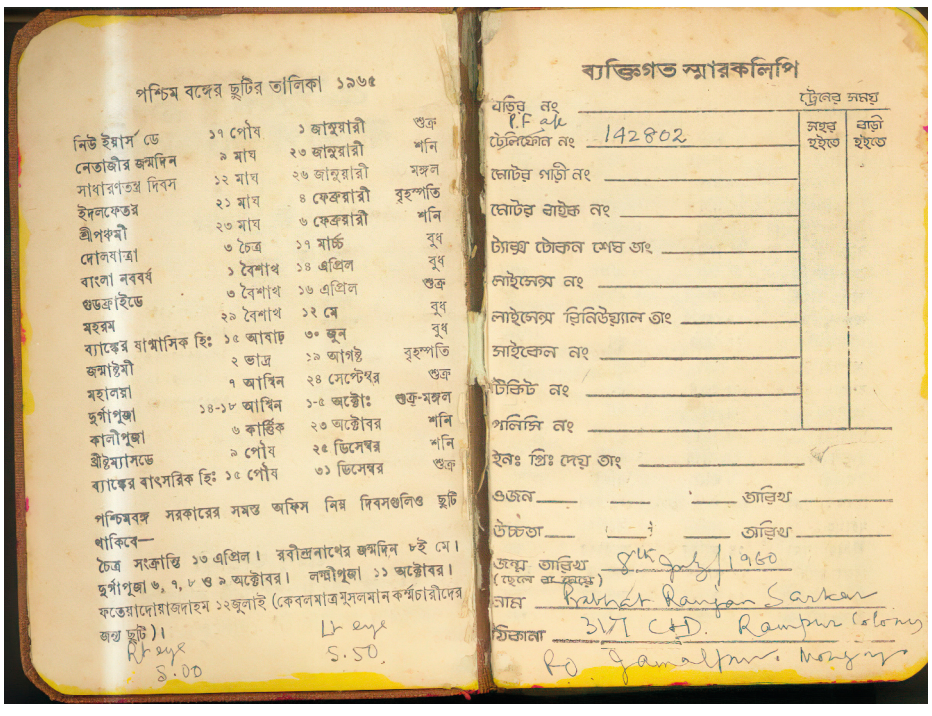
1959年6月15日，巴巴娶了烏瑪•達塔(Uma Datta)。他要瑪琪們稱他的妻子為「瑪迦的母親」，但她不會像他一樣享有同等地位，並說：「阿南達慕提(Ánandamúrti，喜悅的化身)是單一的存在。無論是在大法會還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第二個存在的位置。」

在婚禮上，巴巴坐在烏瑪旁邊特別裝飾的高台上。普拉納(Prańay)回憶說：「當他們坐在一起時，他們被拍下了一張快照。我不知道你是否保存過。」

拉瑪斯瓦拉什(Rámasvarath)仍然對上師結婚存有疑慮，當他看著巴巴時，他想知道巴巴現在是否可能會失去靈性能力。突然地，他感覺到有一股強而有力的波動穿過他的脊柱。一陣狂喜征服了他，這需要很多天才能減弱。他的身體顫抖著，坎德拉納特(Candranáth)必須支撐他的身體以防止他跌倒。而他所有的疑惑才突然消失。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事實上，在這之前三年到四年，巴巴口授生活指引(Caryácarya)時就說過：「婚姻不是法性靈修的障礙；反之，婚姻是法性修持者的慶典。」



1960年7月8日，他們有了兒子高塔姆(Gaotam)，暱稱拉爾圖(Laltu)，巴巴在1963年和1965年日記的個人備忘錄頁面上親筆證實了他的出生。

編者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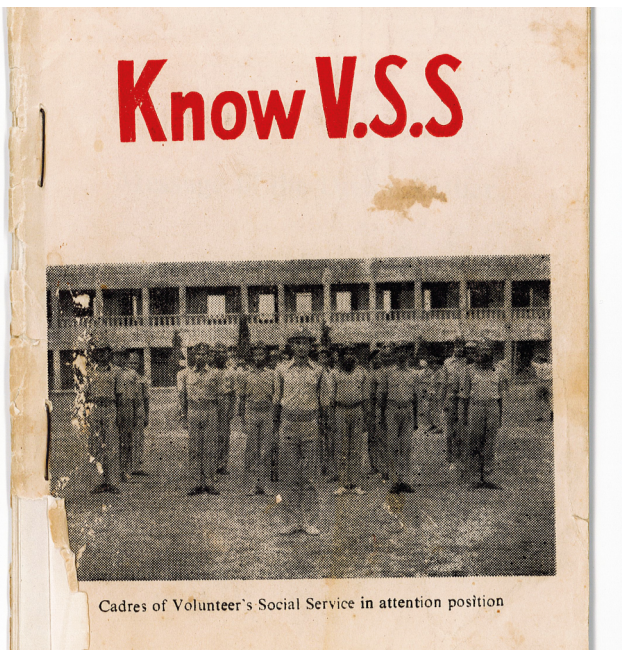
31. 志工社會服務(VSS)

隨著巴巴作為社會行動者的聲譽日漸高漲，顯然[對瑪琪們來說]，如果不為他的保護做出一些安排，他們就無法再往前進。他們決定組織一群志工，在戶外散步和大法會期間擔任護衛。此外，志工還可以在集體活動期間為瑪琪們提供安全防衛—隨著參加活動的人數不斷增加，無法預料的擾亂可能性也在增加。他們向巴巴提出了建議，巴巴告訴他們，瑪琪們的決定就是他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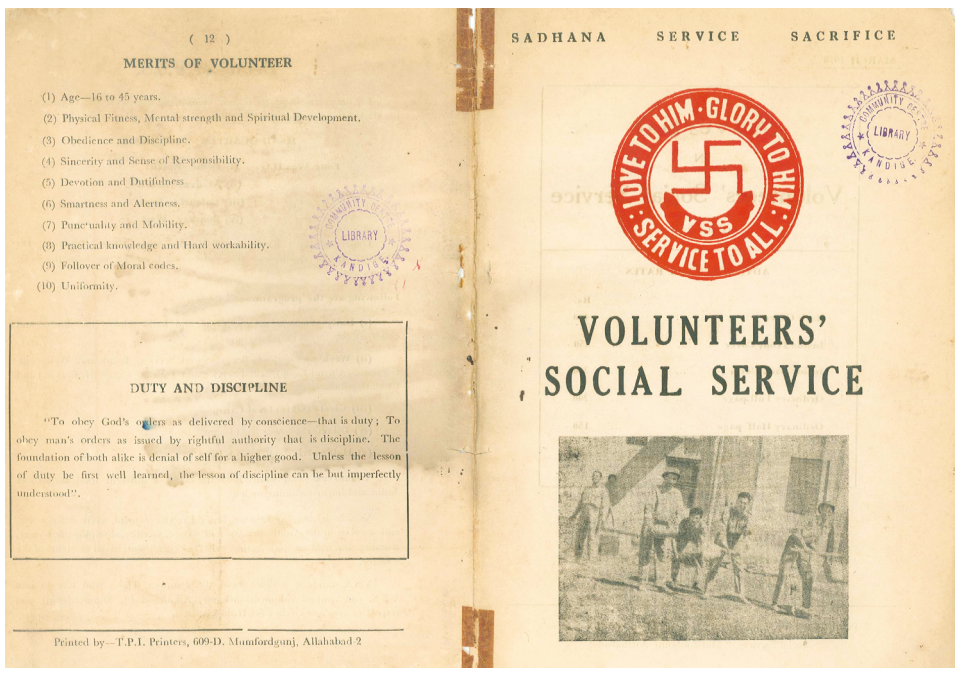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1959年11月在戈勒克布爾市(Gorakhpur)的大法會上，巴巴介紹了VSS作為瑪迦的安全和服務部隊。VSS最初代表「泛宇維持和平部隊」(Vishva Shánti Sená，Universal Peace Force或Universal Army of Peace)，但後來更名為「志工社會服務」(Volunteer Social Service)。

1959年12月下旬，在阮祺(Ranchi)舉行了為期五天的VSS訓練營，來自比哈爾邦各地的數十名熱情的青年瑪琪參加了該營。這為更多的VSS營隊開了遵循的先例。在營隊的第一個早上，巴巴視察並對參加者做了一次有關英勇勝利的激勵講演。



早期的VSS手冊



編者

正如一位參加活動的瑪琪所說：「他說話時，好像是獅子在咆哮。穿過我們的波動使我們感覺到，如果巴巴想要，我們可以從最高的樹上跳下來。他告訴我們，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們都會從法性的戰鬥中受益。如果我們死了，那麼我們將會獲得有餘解脫，如果我們倖存下來，那麼我們將會享受到法性的勝利。第二天，我們到阮祺的戶外，巴巴在旗幟下接受我們的致敬...」他還指示，除了安全培訓外，應向志工們提供災難救助和其他類型的社會服務活動的培訓。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巴巴長期的安全護衛和VSS負責人維斯努德瓦吉(Viśńudevaji)，在之後的日子裡都帶領著VSS操練，直到他去世為止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32. 巴巴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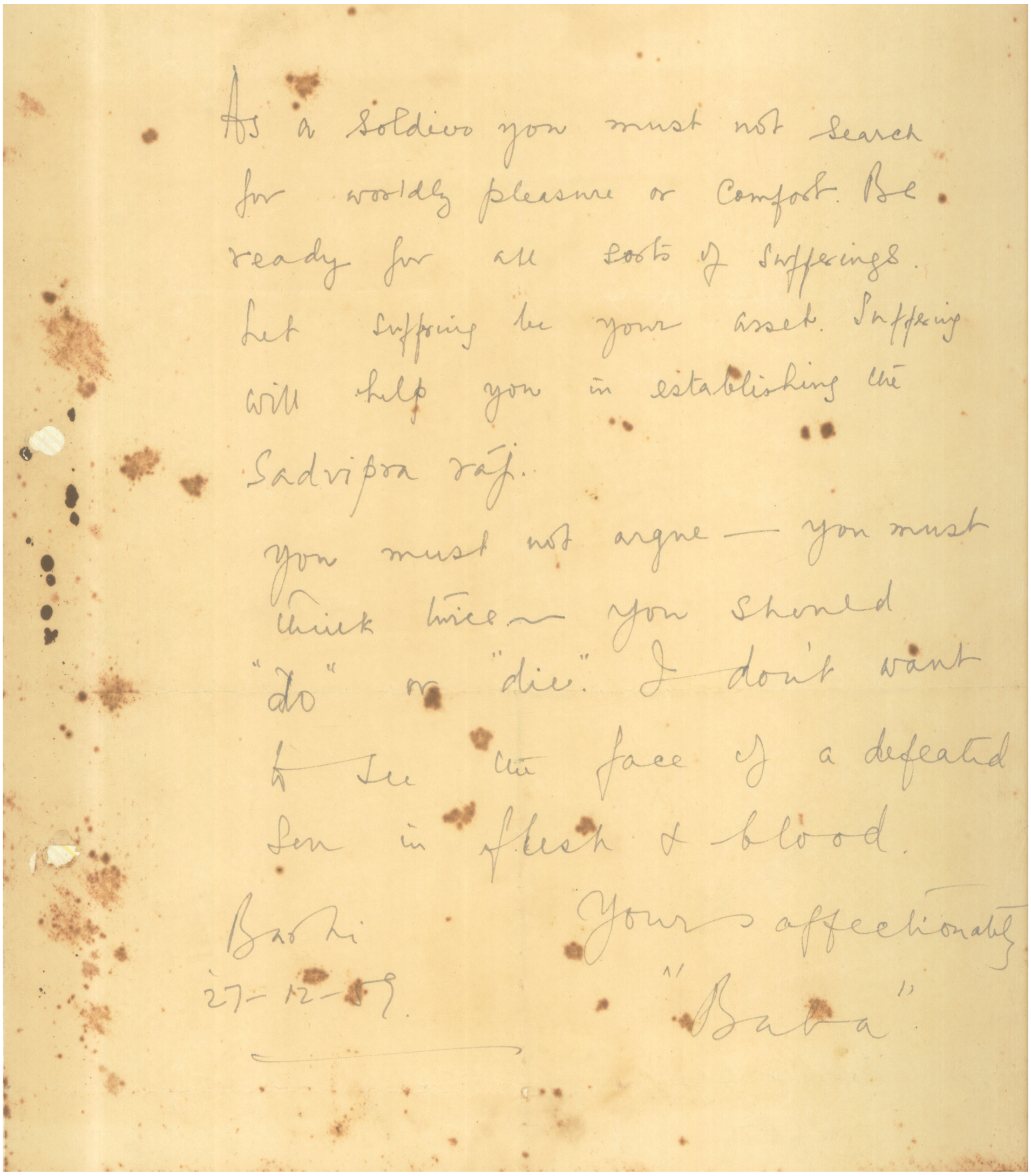
1959年年底視察阮祺(Ranchi)的第一個VSS營地後，巴巴出發前往佳滿坡(Jamalpur)。途中，他在巴爾希(Barhi)停下來，到瑪琪拉姆•巴哈杜爾(Rám Báhádur)的家中吃午餐，他也是警方的副警長。巴巴鼓舞他去營地訓練幹部，然後拉姆•巴哈杜爾要求巴巴給他們祝福的訊息。巴巴停了片刻，然後說：「好，給我拿一張紙。」於是拉姆•巴哈杜爾跑去拿紙，巴巴在紙上為受訓者寫下這個激動人心的訊息。

巴巴的訊息體現了VSS的精神，但它所呈現的意義遠不止於向該營地的參與者傳達訊息，因此被稱為「巴巴之聲」。

巴巴後來把「你們必須三思而後行」更改為「你不得三思而後行」(為了崇高的理想，開始行動前，不三思而後行的精神)，並補充說：「但是在說話或書寫之前，要仔細思考。」此外，「被擊敗的兒子」變成了「我被擊敗的兒子或女兒」(包括男女)，並且還有其他一些次要的標點符號編輯。因此，最後的措辭變成：

作為士兵，你不得尋求世俗的享樂和舒適。為各種苦難做好準備。讓苦難成為你的資產。 苦難將幫助你建立起完美智士政府(Sadvipra Rájˌ)。你不得爭論，也不得三思而後行，但是在說話或書寫之前，要仔細思考。你必須行動或死亡。我不想看到被擊敗的兒子或女兒在血肉身軀的臉。

你親愛的，巴巴


As a Soldier you must not search
for worldly pleasure or Comfort. Be
ready for all sorts of sufferings.
Let suffering be your asset. Suffering
will help you in establishing the
Sadvipra raj.

You must not argue — you must
think twice — you should
"do" or "die". I don't want
to see the face of a defeated
son in flesh & blood.

Your affectionately
"Baba"

Barhi
27-12-39.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33. 全日工作者



1961年，巴巴召集16位在家教範師到佳滿坡，並把印度的16個邦分派給他們一人負責一個邦，在一個月之內旅行到負責的邦內做法性推廣(dharma pracár)。但是當他們一個月後回來做報告，除了一個人以外，其餘的人都由於家庭因素而無法完成任務。越來越多的初學者得到啟示要全日獻身於瑪迦，因此為了滿足如今快速發展的組織之需求，巴巴開始徵召他們成為出家人(sannyásiis)。他把這些新的出家人稱為「全日」(wholetime，WT)工作者，並於1962年開始將他們納入典範師(avadhúta)。同時，他告訴在家教範師，他們的職責將是維持和支持全日工作者的法性推廣工作。

編者



1966年5月滿月日的大法會期間，巴巴宣佈第一次將典範師阿曼南達(Átmánanda)派駐到海外的肯亞。他解釋說，他之所以選擇非洲，是因為非洲是最被剝削和被忽視的大陸，因此是最需要阿南達瑪迦的地方。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達達維杰亞南達(Dádá Vijayánanda)是喇嘛尊者(Swami Ráma)的少年時代朋友，後者以其著作《大師在喜馬拉雅山》而聞名。達達在後來的歲月中遇到這位老朋友告訴他：

「你知道，許多人認為我過著成功的生活。我已經舉世聞名，有許多追隨者和聚會所，而且處理的錢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是我失敗了。我現在已經老了，但是在我死後卻還無法培養出優秀獻身的幹部來繼續完成我的使命。你的上師阿南達慕提吉(Ánandamúrtiji)已經創造出眾多這樣的高素質獻身的弟子們。這證明了他的偉大。」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34. Ádarsha (理念)

在《觀念與理念》(Idea and Ideology)一書中，巴巴定義了由心而靈的平行關係在心理層面上加以思維時就是「理念」。「理念本身含有靈性的意義，它是一種和靈性本體有平行關係的靈感。」

在後來的歲月中，他經常說：「人類的生命是一種理念的波流。」

「意思就是說，人類的生命是一個使命，生命本身即是使命，人類的存在本身就是使命...現在，人類的存在其最大的成就在何處?...此波流的起點是至高的正性，經過至高的負性之後，你將再次回到至高的正性。換句話說，在進化過程中，你從粗鈍的獸性階段朝向更精細的人類前進。你的最終目的地是極其光榮的，擁有至高無上的光輝。因此，何處有你害怕失敗的餘地?」

約在七千年前，上主希瓦首次提出「為了自我的了悟，以及為了宇宙眾生的福祉。」作為他的第12個格言。與永恆的希瓦(Sadáshiva)的許多其他教導一樣，巴巴把它作為他自己教導的重要部分。對於這個特殊的格言，他特別予以重視，作為阿南達瑪迦的理念：

「自我了悟(Átmamokśárthaḿ)...無論人所作所為是甚麼，他都應是為了自我的了悟(átmamokśa)...為自我的解脫(mokśa)而做。Mokśa意指無屬性的究竟解脫。」

「其次談到『為眾生謀求福祉』(Jagaddhitáya)...在為自我解脫而努力的同時，吾人也應為他人服務...為提升整體世界、整體人類社會的福祉而做。」

「這兩件事情都是我們該做的事，也就是說此二者為吾人之使命。」



maharlika times

MANILA, PHILIPPINES — AUGUST-SEPTEMBER, 1972 — VOLUME I — NO. 5

Shrii Shrii Anandamurtijii in DMS

SHRII SHRII ANANDAMURTIJ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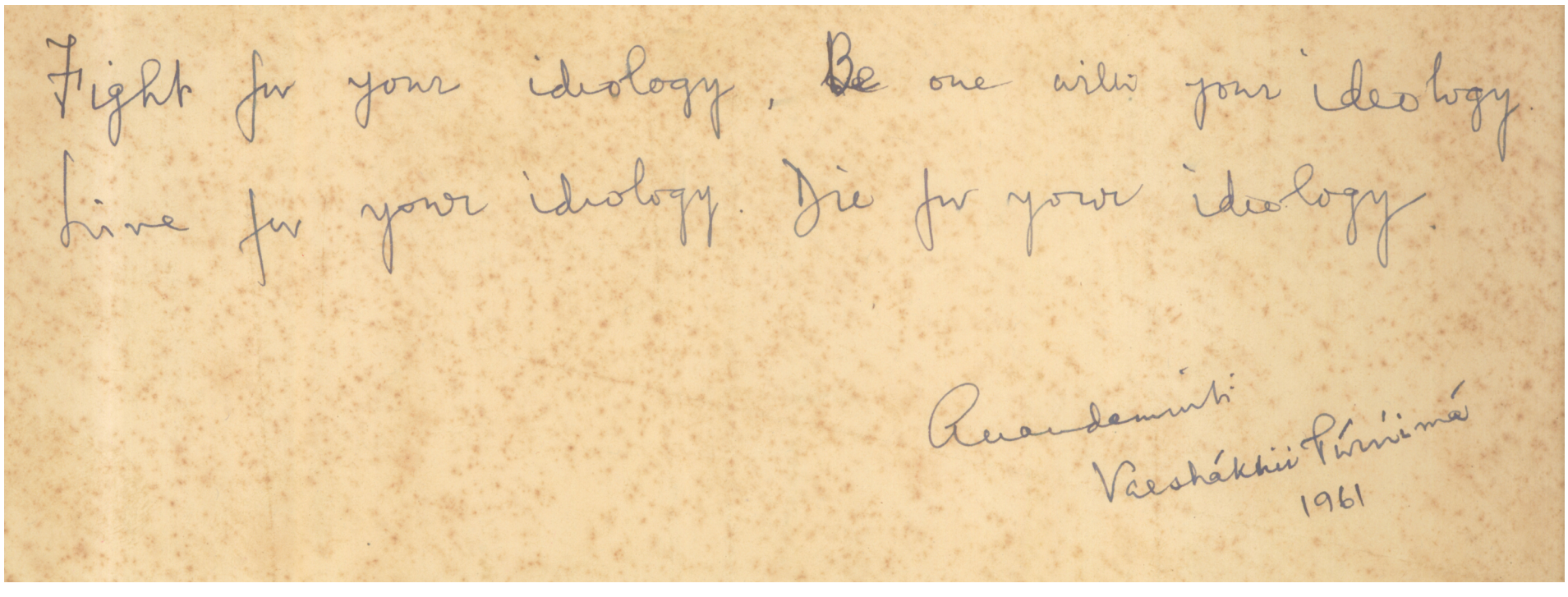
IDEOLOGY AND GOAL

巴巴在1971年11月23日大法會上的講道「理念與目標」(後來更名為「理念、目標與虔誠」)被刊登在《馬哈利卡時報》(Maharlika Times，1972年8月至9月)。

1961年五月滿月日的喜悅訊息，巴巴親筆寫下：

「為你的理念而戰。與你的理念合一。為你的理念而活。為你的理念而死。」

接著在1962年1月1日的喜悅訊息，巴巴僅說：「生命代表理念。生命應該為理念而犧牲。」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35. 阿南達經(Ánanda Sútram)

巴巴介紹的靈性與社會哲學最初是「阿南達瑪迦：激揚生命的哲學」(Ánanda Márga: Elementary Philosophy)，然後是「觀念與理念」(Idea and Ideology)，並於1961年被併入阿南達經，巴巴在佳滿坡的老虎墳上以一連串夜間集會口授阿南達經。它是在燭光下完成，用玻璃杯作為臨時燈籠罩著火燭，並於次年1962年6月18日出版。阿南達經構成了阿南達瑪迦的哲學經典。

編者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阿南達經意指「通往神性喜悅的格言」。數世紀以來，經文形式一直被評價為一種以扼要、難忘的方式傳達深奧哲學的有力工具。經文的字面意思是「線」，意味著這樣的線可以串起許多思想上的珠寶。在經文文學的最佳傳統中，本書的八十五個經文以驚人的簡潔作為整個阿南達瑪迦(哲學)的架構。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在此以生動的筆法向世人呈現了形而上學、認識論、道德觀和宏觀歷史學的原始概念。他也首次闡述了一套根據一神論哲學構想的社會經濟方法，把主體接近與客體調適相結合，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基於經濟正義的有條理和進步的社會體系。

阿南達經(1995年英文版)出版者的註釋

一些示例的經文：

1-1. Shivashaktyátmakaḿ Brahma [至上意識(Brahma)是由純意識(Shiva)和造化勢能(Shakti)所組成]

1-4. Paramashivah Puruśottamah vishvasya kendram [在宇宙核心的至上意識被稱為最高的意識(Paramashiva)或宇宙意識的核心(Puruśottama)]

1-25. Bhávah bhávátiitayoh setuh Tárakabrahma [無屬性至上本體(Nirguńa Brahma)和俱屬性至上本體(Saguńa Brahma)之間的橋樑稱為解脫本體(Táraka Brahma)]

2-1. Anukúlavedaniiyaḿ sukham [舒適的心理感覺稱為快樂]

2-2. Sukhánuraktih paramá jaeviivrttih [對快樂的渴望是眾生的主要習性(vrtti)]

2-3. Sukhamanantamánandam [無限的快樂即是阿南達(ánanda)]

2-4. Ánandaḿ Brahma ityáhuh [此種喜悅稱為至上本體]

2-5. Tasminnupalabdhe paramá trśńánivrttih [達到至上本體時，才能永恆地解除所有的渴望]

2-6. Brhadeśańáprańidhánaḿ ca dharmah [對至上意識的渴望和追求即是法性(dharma)]

2-7. Tasmáddharmah sadákáryah [因此，應該不斷地從事法性修持]

2-14. Brahma Satyaḿ jagadapi satyamápekśikam [至上本體是絕對的真實；宇宙也是真實，不過卻是相對的真實]

3-1. Paiṇcakośátmiká jaeviisattá kadaliipuśpavat [個體是由五個心靈層次所組成，如同有著花瓣的香蕉花]

3-4. Manovikrtih vipákápekśitá saḿskárah [扭曲的心靈質等待顯現(即潛伏的反作用力)稱為潛伏的因果業力(saḿskára)]

3-7. Hitaeśańápreśito'pavargah [行為的果報由渴望福祉(神性)所引導]

3-8. Muktyákáuṇkśayá sadgurupráptih [出於對有餘解脫(mukti)的強烈渴望，個體獲得了完美的上師(sadguru)]

3-9. Brahmaeva gururekah náparah [只有至上本體是上師(guru)，別無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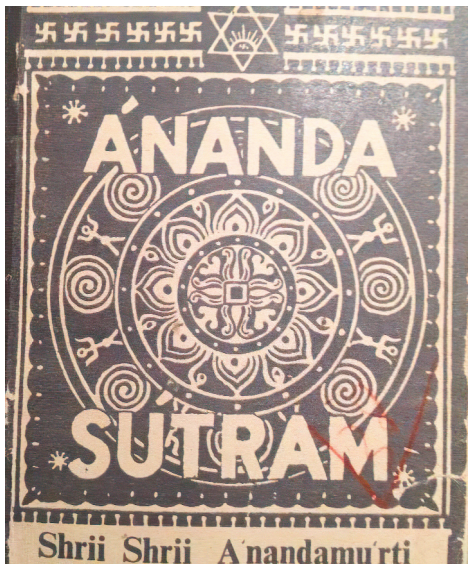
3-10. Bádhá sá yuśamáná shaktih sevyaḿ sthápayati lakśye [障礙是使個體立足於目標的助力]

5-1. Varńapradhánatá cakradhárayám [在社會循環的運動中，永遠是某個階級佔優勢]

5-2. Cakrakendre sadvipráh cakraniyantrakáh [完美智士位居於社會循環的核心，控制著社會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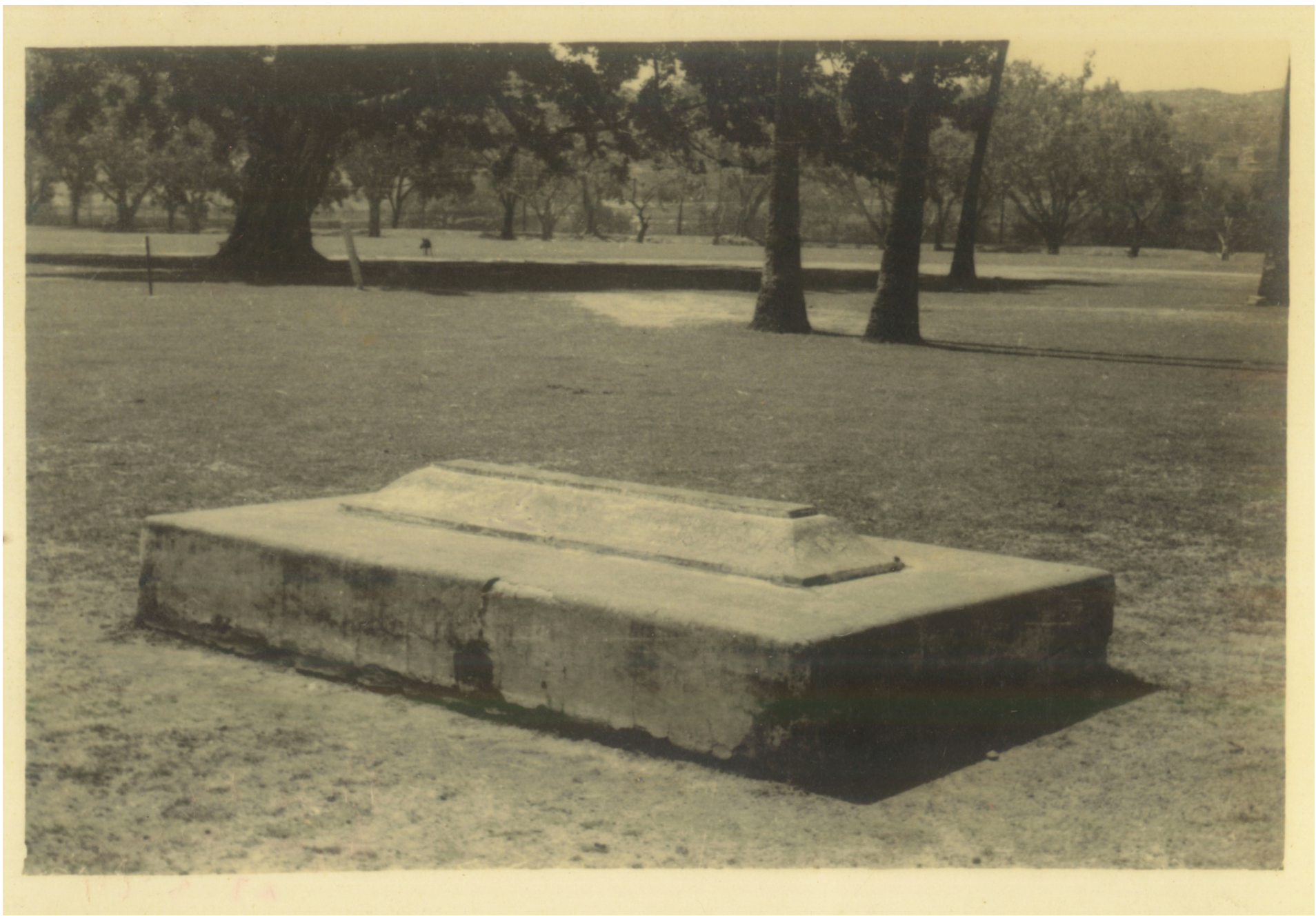
在第五章的結尾，最後一個額外的(未編號)經文是：

Pragatishiila upayogatattvamidaḿ sarvajanahitárthaḿ sarvajanasukhárthaḿ pracáritam [這就是進步利用論(PROUT)，它是為了眾生的快樂與全面福祉而提出的]



1967年出版阿南達經英文第一版的封面

1960年代中期的老虎墳，背景為三棵棕櫚樹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36. 喜悅之城(Ánanda Nag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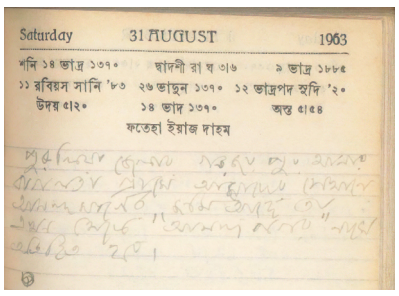
1962年，巴巴要幾個瑪琪去尋找一塊廣闊的土地，以容納瑪迦不斷擴展的活動。他建議看看孟加拉和比哈爾邦的邊界附近，那裡的土地由於古代聖人的靈修而有高度靈性的波動。

這幾個瑪琪中有一個是來自阮祺(Ranchi)的在家教範師，他有一個在普如里亞(Purulia)的朋友，認識加爾齋浦爾(Garhjaipur)的前王子拉根南丹•辛格•迪奧(Raghunandan Singh Deo)，所以他率領一群瑪琪和工作者在那裡與他會面。

當他們到達時，這位王公(rája)說：「最近這三天我一直夢見穿著橙黃色僧袍的出家人會來請求我捐贈土地。他們稱我為王公，但我沒有王國，也沒有首都。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擁有所有這些土地。我不知道該如何幫助你們的工作。」思考片刻之後，他繼續說道：「離這裡相當遠的地方，在巴格拉塔(Baglata)行政區，我有一些丘陵多岩石的土地登記在妻子斯里瑪蒂•普拉弗拉•庫馬里•德維(Shriimatii Praphulla Kumárii Devii)的名下。請看一看。如果對你們有用，我可以把它送給你們。」

1962年8月下旬，他的妻子王妃簽下了約170英畝土地的贈與契，以AMPS的名義登記。

一年之後，即1963年8月31日，巴巴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在普如里亞區加爾齋浦爾警察局轄下的巴格拉塔村擁有阿南達瑪迦的土地。從現在開始，這片土地將被稱為喜悅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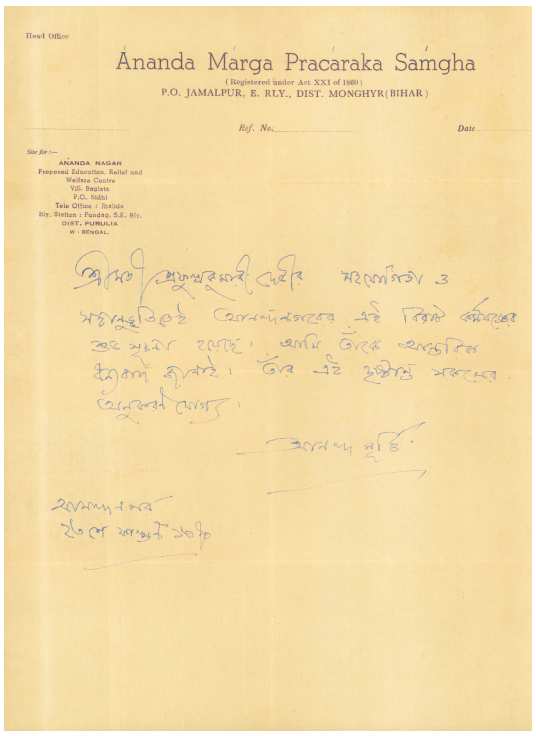

Saturday 31 AUGUST 1963

শনি ১৪ ভাদ্র ১৩৭০ দ্বাদশী রা ঘ ৩।৬ ৯ ভাদ্র ১৮৮৫

১১ রবিয়স সানি '৮৩ ২৬ ভাদুন ১৩৭০ ১২ ভাদ্রপদ সুদি '২০

উদয় ৫।২০ ১৪ ভাদ্র ১৩৭০ অস্ত ৫।৫৪

ফতেহা ইয়াজ দাহম


Head Office

Ánanda Marga Pracaraka Samgha

(Registered under Act XXI of 1860)

P.O. JAMALPUR, E. RLY., DIST. MONGHYR (BIHAR)

Ref. No. Date

Site for :—

ANANDA NAGAR

Proposed Education, Relief and Welfare Centre

Vill. Baglata

P.O. Sidhi

Tele Office : Jhalida

Rly. Station : Purulia, S.E. Rly.

DIST. PURULIA

W. BENGAL

阿南達慕提
喜悅之城
1370年2月23日(孟加拉曆，相當於1964年3月7日)

在前三天的巡訪期間，如同他在佳滿坡一樣，與瑪琪們一起到戶外散步，並指出有84個密宗聖地(開展的靈修者在這些地方從事靈修並獲得解脫)以及其他地標。

1966年12月31日，巴巴永遠地離開了佳滿坡，當晚到達喜悅之城，之後宣佈：「我是喜悅之城的喜悅化身。」



在那次巡訪期間，他加速了那裡開發工作的擴展。突如其來的活動使當地共產黨領導人驚慌不安，他們散佈謠言說瑪琪們想竊取村民的土地。最後，數千名武裝村民於1967年3月5日上午在喜悅之城的中心聚集，殺死了5名工作者，然後巴巴出來面對他們時，他們卻莫名其妙地逃離。距離他下一次的巡訪還需要很多年(而且物換星移)，當他於1979年10月巡訪時，他給了「喜悅之城是宇宙燈塔」的靈性開示。一些摘錄如下：

「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再次來到喜悅之城。喜悅之城是這個宇宙的核心。它不僅是物質上的喜悅之城，也是我們內心的喜悅之城。我們將必須以所有可能的方式來建構它，我們將必須採取一切步驟使其迅速發展，以便它可以向整個宇宙展示光明…喜悅之城擁有獨特的榮耀，此榮耀是由於許多高尚靈魂的巨大犧牲而發展起來的。讓喜悅之城在靈性鍛鍊、服務、犧牲、出世和文化方面為整個宇宙提供指導…經過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再次在這裡聚集在一起。還有什麼比這更快樂的呢?當我進入喜悅之城時，我喜不自勝。當我看著你們，我幾乎無法克制自己—我感到非常高興，我想你們也有同樣的感覺，因為我們能夠再次來到這裡坐在一起。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高興的呢?」

在喜悅之城的戶外散步，1967年年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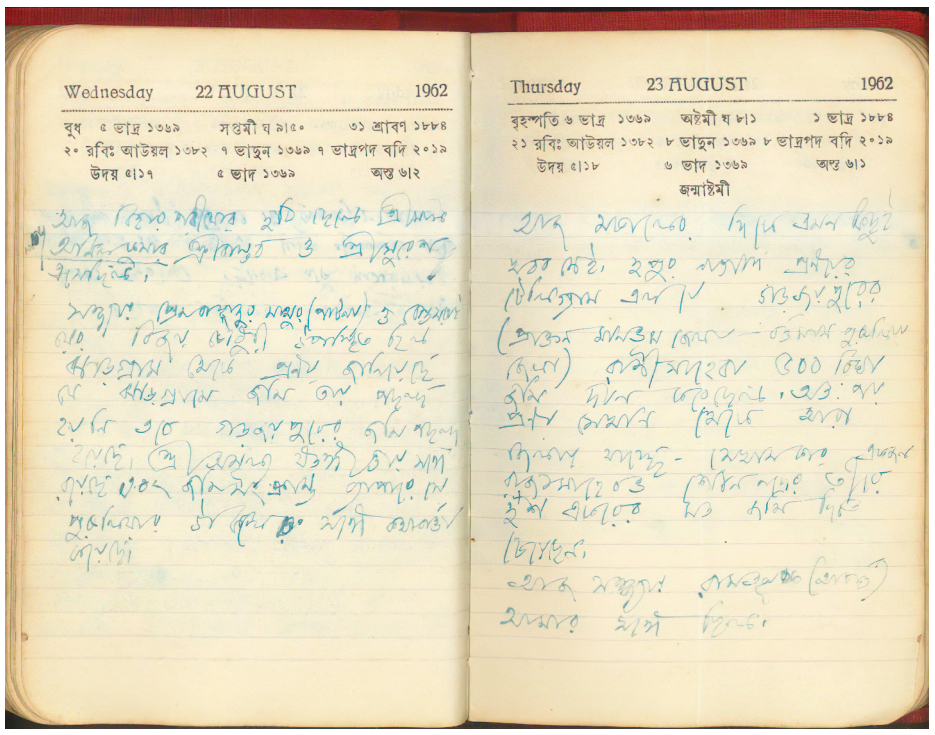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37. 巴巴的日記

巴巴的1962年、1963年、1964年和1965年的原始日記保存在檔案館中。

一些精選的頁面：



1962年8月22日：

「來自比哈爾沙里夫(Bihar Sharif)的阿尼爾•庫瑪•什里瓦斯塔瓦(Anil Kumár Shrivastava)和蘇雷什(Suresh)兩個男孩今天來拜訪。

「晚上，帕特納(Patna)的普倫巴哈杜爾•馬圖爾(Prembáhádur Mathur)和貝古薩賴(Begusarai)的維杰•喬杜里(Vijay Choudhury)出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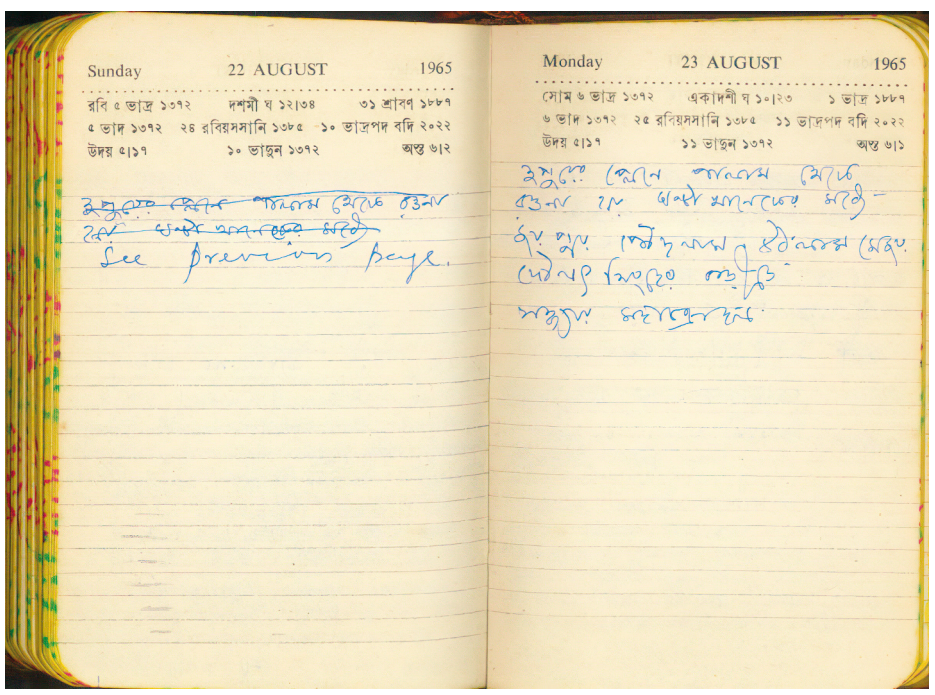
「來自賈爾格拉姆(Jhargram)的普拉納(Prańay)已告知他不喜歡賈爾格拉姆的土地，但喜歡加爾齋浦爾(Garhjaipur)的土地。阿穆利亞拉坦•薩蘭吉(Amúlyaratan Sarangi)和他在一起，並且就土地議題與普如里亞(Purulia)的律師進行了交談。」

1962年8月23日：

「早上沒有特別的事。

「大約在正午時分，接到普拉納的電報說，加爾齋浦爾[以前是曼邦區(Manbhum)，現在是普如里亞區]的王妃(Ránisaheba)捐贈了五百比哈(bighá)的土地(一比哈大約是一英畝的三分之一)。從今以後，他將前往阿拉區(Ara District)。當地的一位王公(Rájasaheb)想要捐贈紹納河(Shone River)岸邊的二百英畝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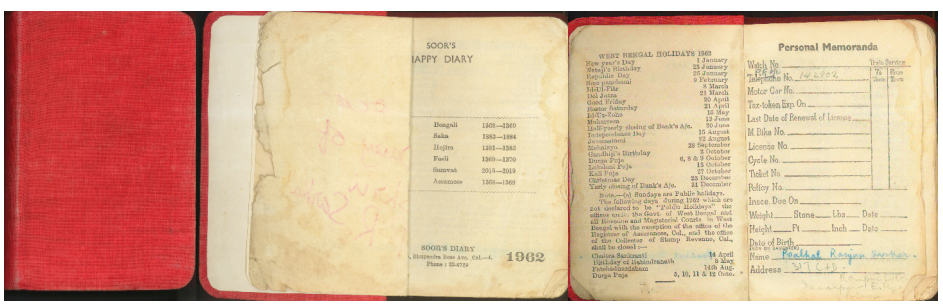
「今晚拉姆塔教範師)和我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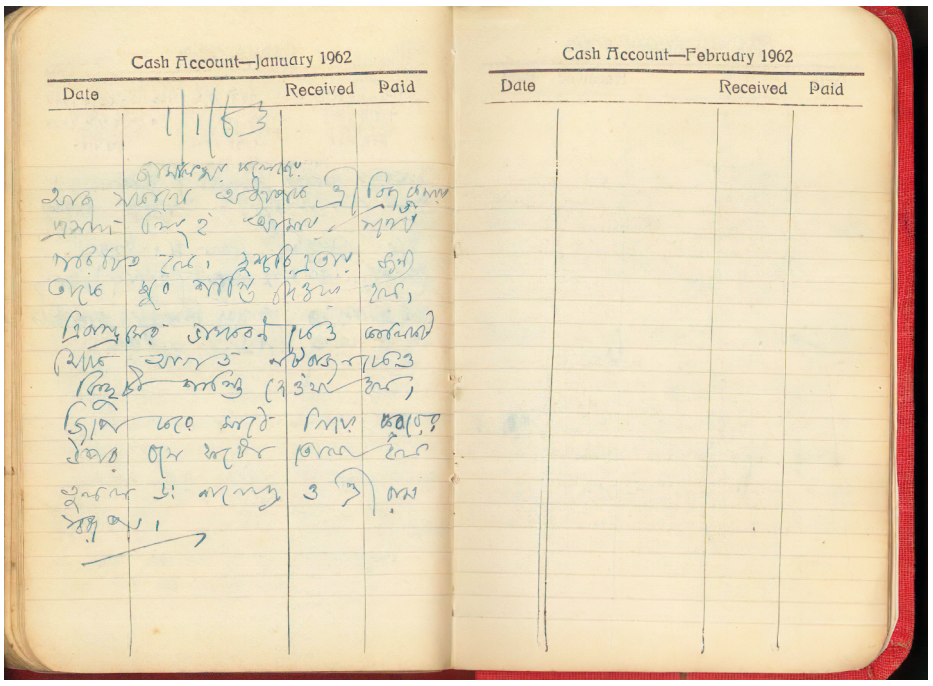


1965年8月23日：

「中午從帕拉姆(Palam)搭乘飛機到達齋浦爾。定居在少校道拉特•辛格(Daulat Singh)的家裡。晚上舉行大法會。」

1962年日記的封面，第一頁和個人備忘錄頁





1963年1月1日(寫在1962年日記的現金帳戶頁面上)：

「今天早上，我被介紹給佳滿坡學院的維杰伊庫馬爾•普拉薩德•辛格(Vijaykumár Prasád Singh)教授。他因為墮落而受到重罰。

「特里凡得琅(Trivendum)的巴斯卡蘭(Bháskaran)和加爾各答(Kalikata)的納塔拉揚(Natarájan)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懲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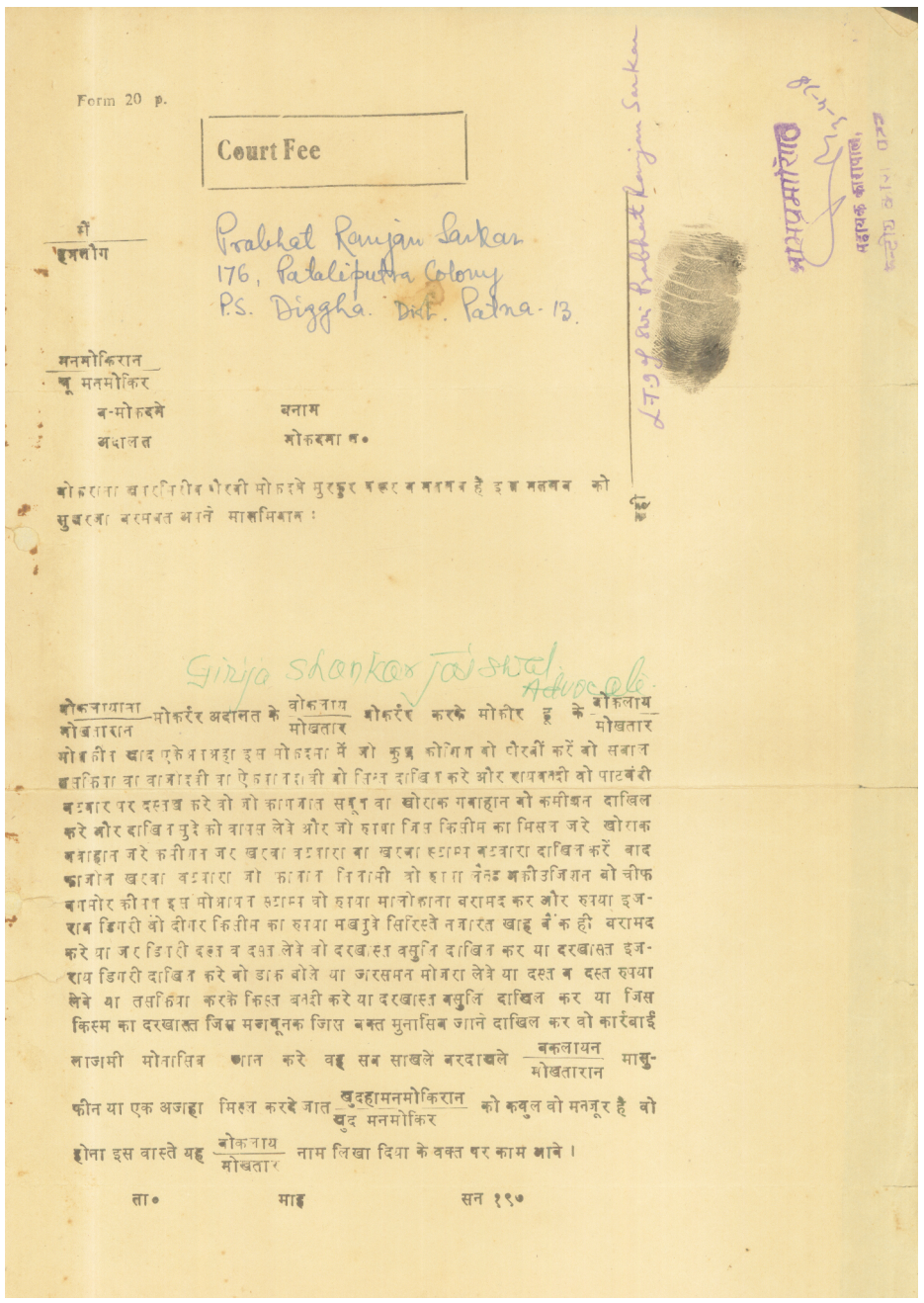
「搭乘吉普車到戶外，坐在墳墓上拍了一些快照。快照由納根德拉博士(Dr Nágendra)和斯里•拉馬斯瓦魯普(Shrii Rámasvarúp)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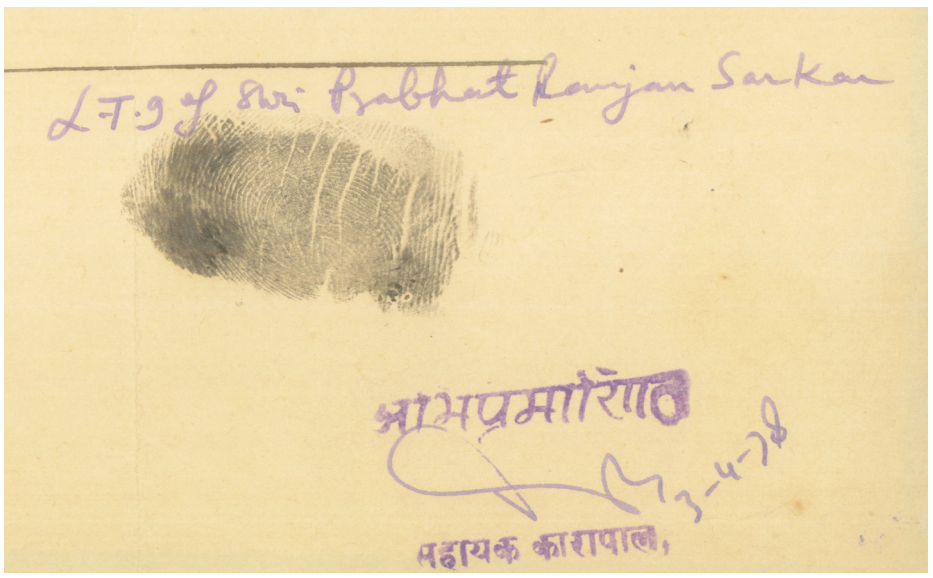
該日記條目中提及的照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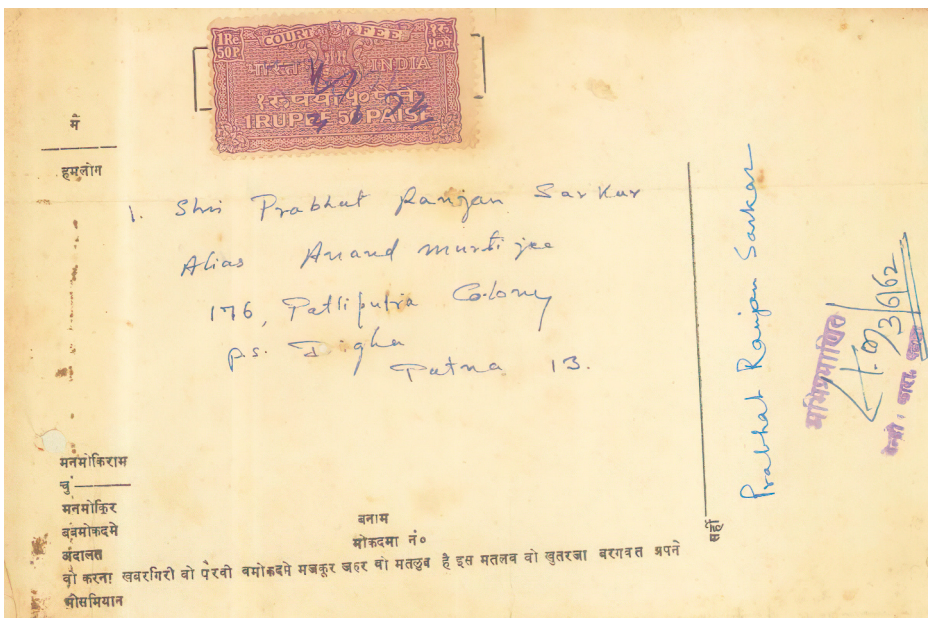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38. 巴巴的指紋、簽名和護照照片





巴巴在授權書上的指紋和簽名



巴巴在授權書上的簽名

巴巴的這張護照照片是在1979年年初歐洲巡旅之前，在加爾各答(現為Kolkata)湖濱花園(Lake Gardens)的馬杜馬蘭卡(Madhu Málaiṇca)拍攝的



從早期黑白照片時代開始，沙瑪吉(Sharmaji)是巴巴的官方攝影師。他在公園街(加爾各答)的一家照相館工作，他的收入使他能夠養家活口。當巴巴從監獄被釋放出來而準備出國時，我們需要六張照片來申請護照，所以我們請沙瑪吉來。他來到湖濱花園，選擇了相鄰報告廳和巴巴房間正前方的Shiva Liilá房間，作為拍照的最佳地點—這是我當時住的房間。我們通知巴巴說他將會前來。然而，巴巴見到他時感到很驚訝。「為什麼攝影師在這裡?」他問。

「巴巴，他來給你拍護照的照片。」我回答。

巴巴笑了笑，點了點頭。「好的，但是我不想浪費我的時間；它必須快點。我必須去戶外散步，然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沙瑪吉也笑了。「巴巴，要拍出一張適合的快照，需要一點時間。我們必須設置適當的照明。我得多拍幾張照片。」

當沙瑪吉指示他時，巴巴笑著坐下。沙瑪吉要求兩位達達以精確的角度撐起二把雨傘，遮住巴巴以避開燈光。他把他們放在正確的位置，然後指導巴巴如何坐以及何時微笑：「很好，巴巴，很好，但是可以做得更好。你能把頭向右偏一點嗎?好，現在來一個燦爛的笑容...」巴巴按照他的指示，彷彿他是個小男孩。花了幾分鐘和幾張底片—這是那些舊式相機之一—不過他拍得很好，並在第二天交付了照片。

有一天晚上，我們得知沙瑪吉去世的消息，儘管他沒有生病或患有任何已知疾病。當我們隔天早上通知巴巴時，他嘆了一口氣。「啊，他是個很好的靈魂。讓我們去那裡表達我們的敬意。」那天早上，我們在戶外散步，帶著巴巴到卡利壇(Kálighát)的火葬場，而在那裡的遺體正準備火化。當我們到達時，瑪琪們正剛剛開始喪禮(shráddha ceremony)。巴巴下了車，對著已逝的靈魂表示敬意。這是非常罕見的事情。

易於被取悅的巴巴(Ashutosh Baba)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39. 組織上的巴巴

隨著喜悅之城的發展在進行中，巴巴於1963年4月宣佈成立AMPS新部門，以監督組織的社會服務計畫：ERAWS(教育、救難和福利部門)。工作者和瑪琪們都投身於開辦學校、兒童之家和其他福利計畫，以及災難救助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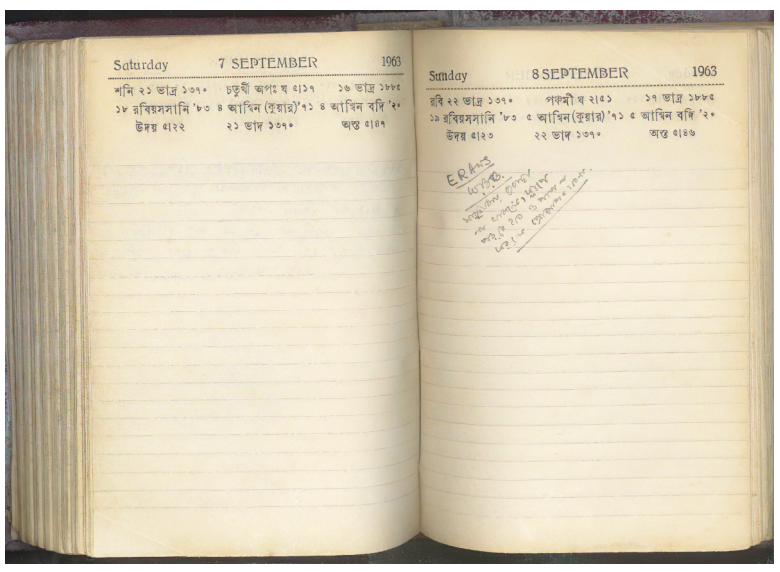
1964年1月1日，前兩所小學分別在佳滿坡(巴巴的兒子高塔姆是第一位學生)和喜悅之城開辦。同年，巴巴成立了阿南達瑪迦教育委員會(AMBE)和法性宏揚服務部門(Sevá Dharma Mission，SDM)，並建立了第一個全日工作者訓練中心(Prashikśana Mátha)。

1965年5月23日上午，巴巴宣佈成立WWD(Women's Welfare Department)，即AMPS的婦女福利部。1966年，創立了第一位女性典範師(avadhutika)嫡嫡阿南達巴哈拉提(Didi Ánanda Bháratii)，暱稱為阿姨(Aunty)。

在1964年至1966年之間，建立了100多個道場和200所小學。到1968年，僅在喜悅之城就有小學、一所高中、一所學位大學、兒童之家、一所學生之家、阿巴塞瓦薩丹醫院(Ábhá Sevá Sadan，以巴巴的母親之名來命名)，一所痲瘋病庇護所(新生活庇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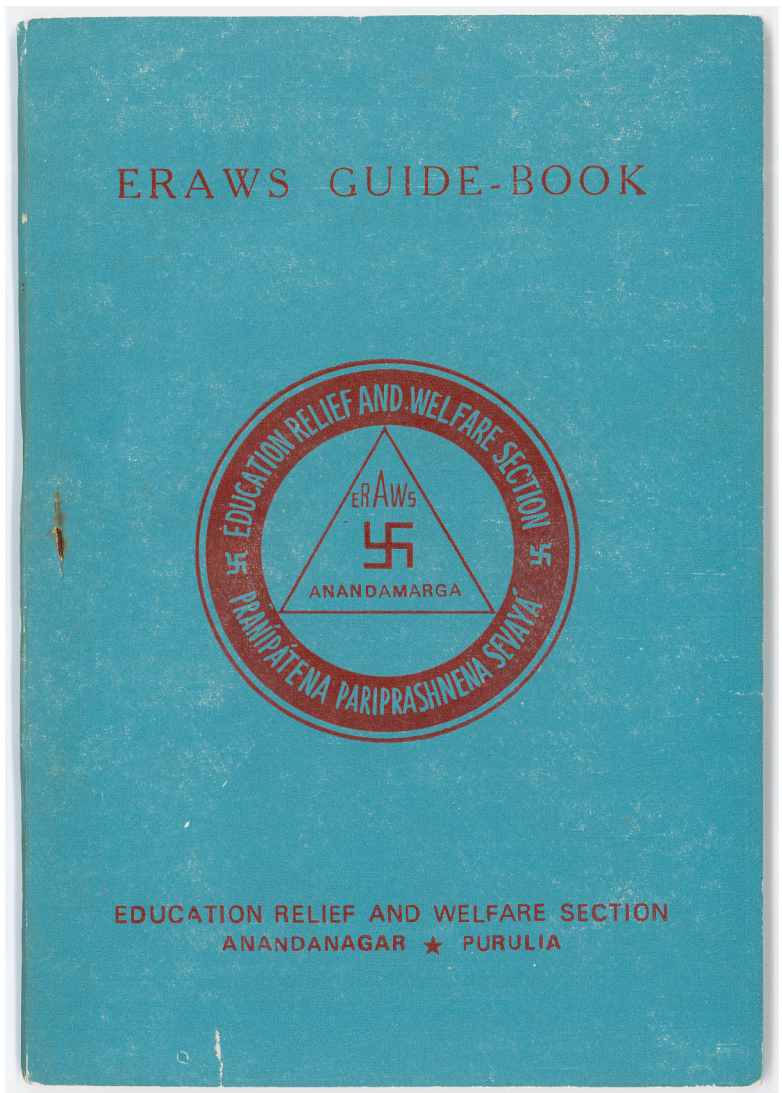
光明學院(盲人、聾人和身體殘疾人士)、阿南達瑪迦理工學院(AMIT)、一間印刷廠以及總部辦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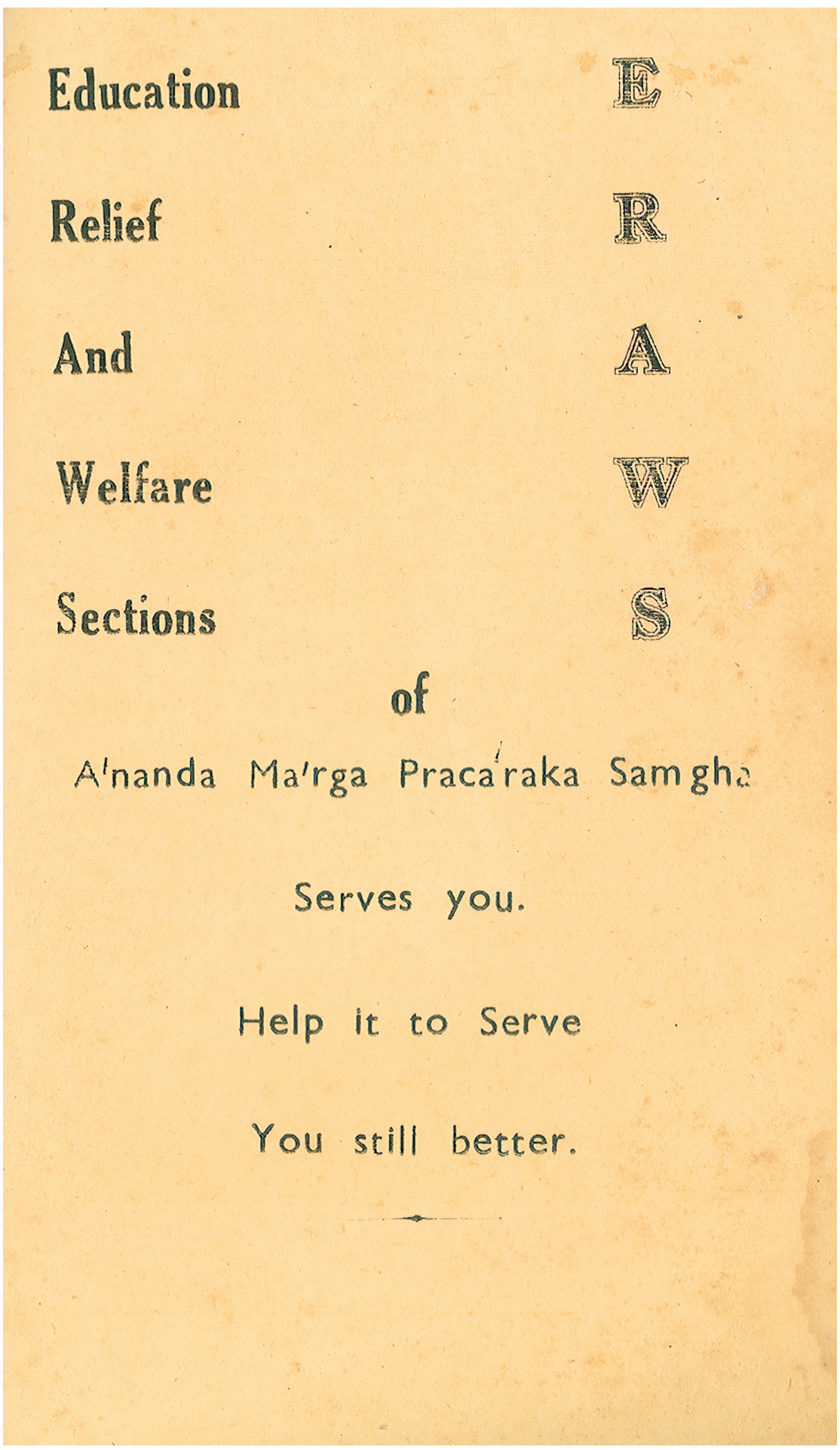


巴巴在1963年9月8日的日記中提到了ERAWS

早期的ERAWS推廣資料

第一本ERAWS手冊的封面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40. ERAWS (教育、救難和福利)

當巴巴在1963年創立ERAWS(教育、救難和福利部門)時，他對瑪琪們說：「阿南達瑪迦的教育應著重於個體的全面進步。它的座右銘是『sá vidyá yá vimuktaye』—『教育就是解脫』。它應該盡可能便宜，並延伸到鄉村，這樣孩子們就無需走很遠了。富人和窮人之間沒有區別。救難部門會創建一個團隊，以應對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該團隊將以其對突發災難的快速反應以及到達其他救難機構無法到達的災區的能力而感到自豪。應該鼓勵所有醫療專業人員成為該團隊實際的成員。在發生災難時，所有當地瑪琪們應該將自己視為該部門的成員，並準備志願服務。福利部門將負責建立永久性福利計畫，例如兒童之家、醫療診所等等。」

當巴巴詳述完每個部門的活動時，他要求任命秘書來監督這項工作。普拉納(Prańay)提名阿斯哈納(Aśthána)擔任教育、基達爾(Kedár)擔任救難，以及拉梅什博士(Dr Rámesh)擔任福利。

在接下來的幾周裡，巴巴會見了每一位新主管，並為他們提供了區域發展的指導方針。 當他與拉梅什博士會面時，他要求他建立一個兒童之家，作為他的第一個福利計畫，並給了他有關兒童之家運作的詳細指示。

巴巴對他說：「這些孩子永遠不會被稱為孤兒，我們的兒童之家也不會被稱為孤兒院，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孤兒。在其他的兒童之家，他們把兒童送去乞討。這不會在我們的兒童之家發生。如果必要，我們的工作者會去乞討。他們和當地的瑪琪們有責任滿足孩子們的所有需求。孩子們的生活水平應該與中產階級的瑪琪們及其子女們的生活水平相同。」

在短時間內，第一個兒童之家於帕特納(Patna)開辦，監督人阿霍里•喜馬偕爾•普拉薩德(Akhori Himáchal Prasád)也是帕特納的警長，還有監督人桑布達南達(Sambuddhánanda)，原名阿西姆(Asiim)，以及來自阮祺(Ranchi)的監督人拉梅什博士。不久之後，第二個兒童之家在喜悅之城開辦，其他的兒童之家也緊隨其後。

巴巴對教育部門的成立也給予了同樣的推動力。隨著ERAWS的開創，學校的開辦成了組織優先考慮的事項。在阿斯坦哈瓦那(Aśthána's)的監督下，瑪琪教育工作者開始開發阿南達瑪迦的教育體系和學校課程。他們會見巴巴，巴巴給他們提供了指導方針，包括學校的運作以及他們將採用的教育方式，就像他對兒童之家所做的那樣。不出所料，巴巴強調了兒童教育的靈性和倫理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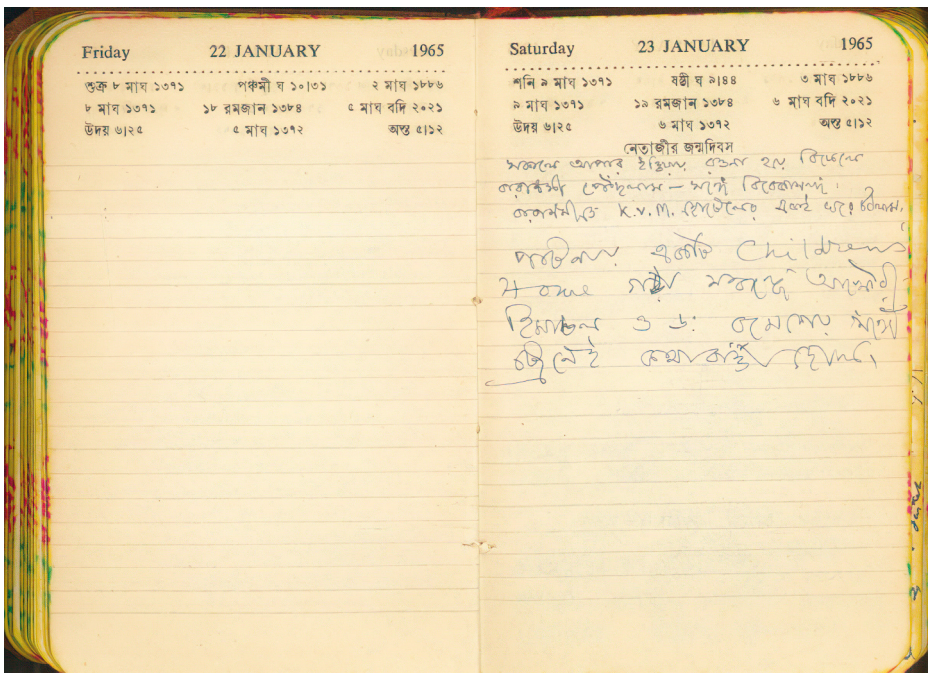
「教育的真正意義是三邊發展–人類存在的生理、心理和靈性領域的同時發展。這種發展應該提高人格的整合。藉此，潛伏的人類潛能將被喚醒並得到適當利用。... 在進用論(Prout)的教育體系中，應重視道德教育和理想主義的諄諄教誨–不只是重視哲學和傳統。在各級教學大綱中，道德培養應該是最重要的主題。也應該喚醒孩子們的宇宙觀。禮儀和有教養的舉止還不夠。真正的教育會對所有創造物帶來普遍的愛和憐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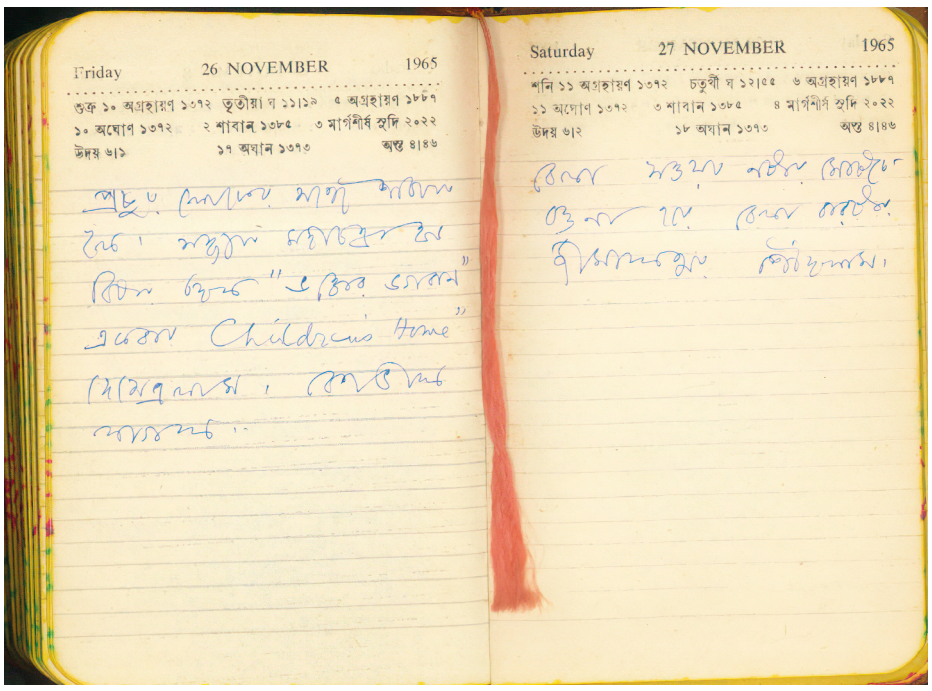
之後，只要巴巴參加大法會巡迴，他就會把視察新學校和兒童之家作為其計劃的固定行程。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Anandamurti: The Jamalpur Ye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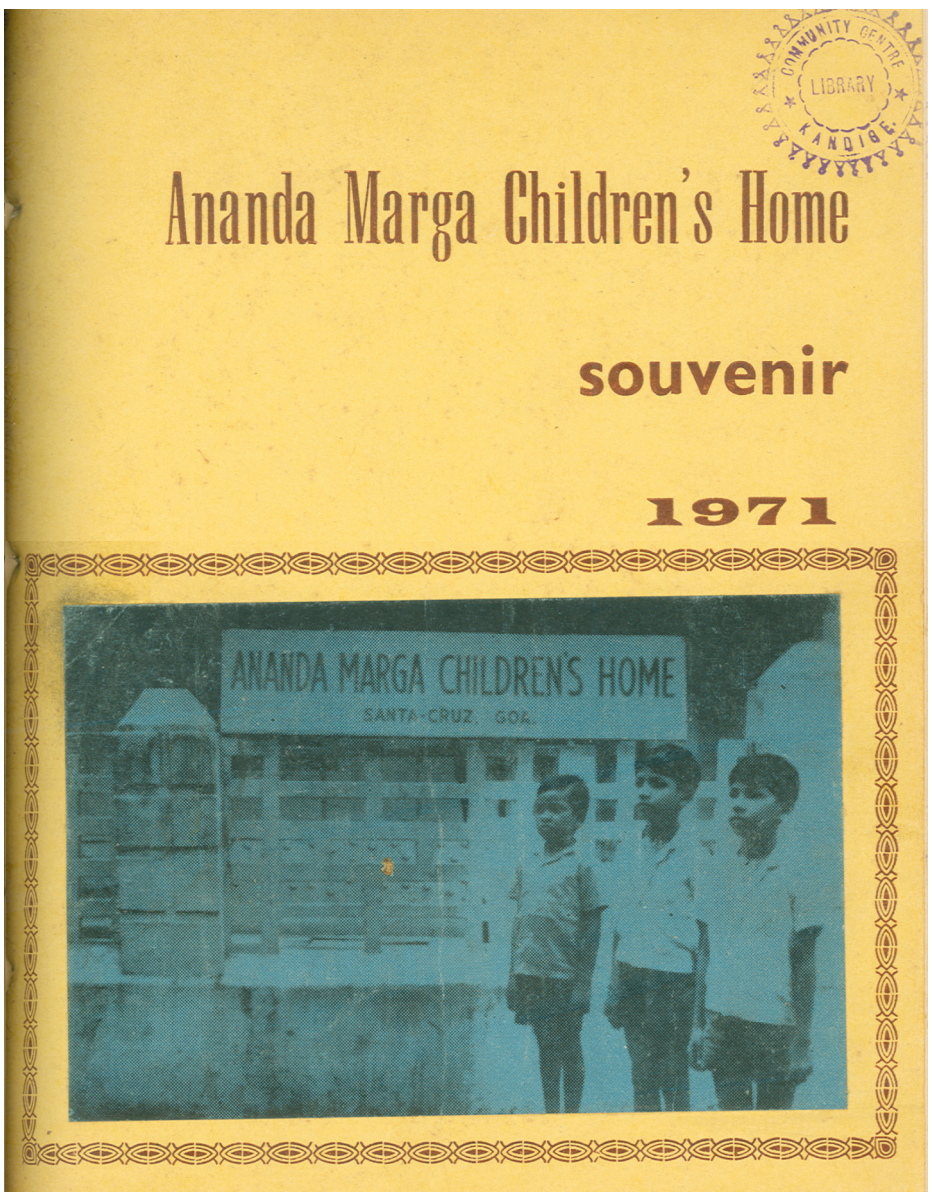
965年的蒙格埃爾(Monghyr)教育訓練營(ETC)介紹了「EDUCATION」的首字母縮略字：

E — 心靈的擴展
D — DESMEP (D代表紀律，E代表禮儀，S代表機靈，M代表記憶，E代表英語，P代表發音)
U — 宇宙觀
C — 品格
A — 積極的習慣
T — 值得信賴
I — 觀想至上
O — 全知的恩典
N — 良好的性情





巴巴在1965年11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那天晚上舉行了大法會(靈性開示的主題是「虔誠者的上主」)，並參觀了一個兒童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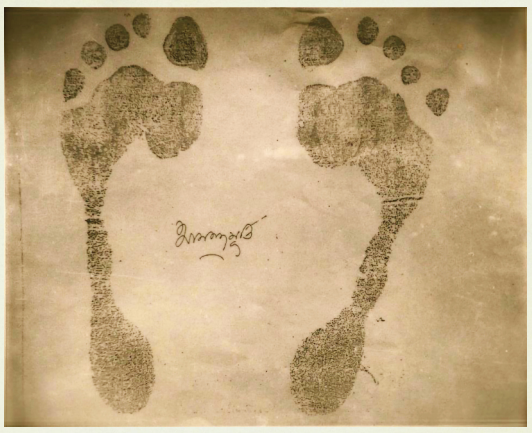


1971年阿南達瑪迦的之家紀念品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41. 巴巴的雙腳

1964年的色彩節期間(侯麗節，現在在阿南達瑪迦作為春節來慶祝)，佳滿坡及其周遭的虔誠者請巴巴踩在一塊金色的寬盤子，上面鋪著一層薄薄的紅色液體。



這些是當時的腳印。後來添加了巴巴在中間的簽名—「Ánandamúrti」。 請注意，這些腳印和嫡嫡卡魯娜(Didi Ánanda Karuńá)在1990年10月26日製作的腳印是不一樣的。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42. 後期的家庭照片

這些家庭照片拍攝於1960年代中期左右。第二次拍攝是在第一次之後的一到兩年。



從右到左(站立)：妻子烏瑪(Umá)、卡莉安妮•沙卡(Kalyáńii Sarkár，喜瑪素•阮將的妻子)、弟弟喜瑪素•阮將(Himaḿshu Rainjan)、阿瑪爾•庫瑪(Amal Kumar，希拉普羅巴的長子)、奇特拉列卡[(Citralekhá)，希拉普羅巴的最小女兒露比(Ruby)]、弟弟曼納斯•阮將(Mánas Rainjan)、維卡什•庫瑪(Vikásh Kumar，希拉普羅巴的最小兒子)



從右到左(坐著)：喜瑪素•阮將、巴巴、母親阿巴拉尼、希拉普羅巴、蘇達素•阮將、曼納斯•阮將 站立：維卡什•庫瑪(右)、卡莉安妮[右起第三，抱著兒子薩奧米德列娃(Sáomitradeva)]、烏瑪•沙卡(右起第四)、阿瑪爾•庫瑪(左起第三，抱著高塔姆)、奇特拉列卡[(Citralekhá)，即露比(Ruby)，左起第二]

巴巴的一生充滿了超脫的例子。當他在鐵路局工作時，他授權弟弟代表他領取薪水，並將其交給母親。然後他的母親會給他少量的「零用錢」，而他會用這筆錢來服務有需要的人或為她購買水果和鮮花。

「在家裡，他是個非常孝順的兒子，履行職責完美無缺。我無法想像一個比他更孝順的兒子，即使按他這個年齡。在前往你們的瑪迦活動之前，即使在今日，他仍請求我允許。 由於年紀因素，我的雙腿嚴重疼痛。每一天晚上，他都按摩我的雙腿以減輕我的痛苦。 他從來沒有機會違背我的願望。但我也不會由於我們的任何個人問題而打擾他。我的其他孩子們也小心翼翼地不以任何方式去打擾他。」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神秘的降臨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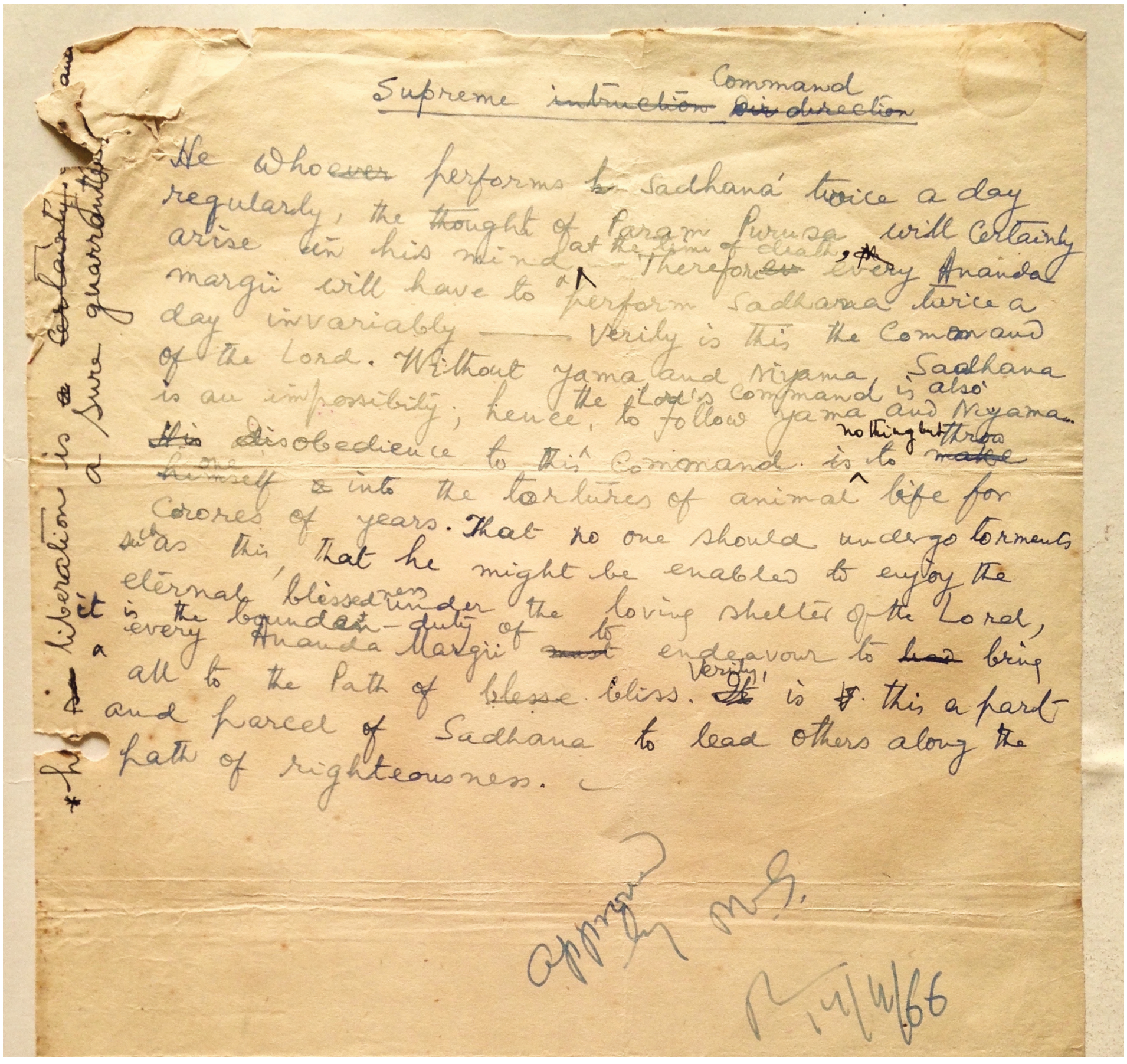
43. 至上誡律(Caram Nirdesh)

1966年，巴巴給予了至上誡律，其中囊括了阿南達瑪迦的本質以及成為阿南達瑪琪的涵義。它包含在巴巴的官方出版書籍的開頭部分，並在每週法性聚會(Dharmacakra，DC)期間在團體靜坐後吟唱。

儘管它起始於1966年，但直到1967年才首次出版。同時，它已從原始的孟加拉文翻譯成其他的語言。

這是達達維杰亞南達(Dádá Vijayánanda)翻譯的英文第一版的正本，該譯文由巴巴批准並簽署[由瑪迦上師(M.G.，Márga Guru)巴巴批准，14/4/66]。

正如原稿所顯示的那樣，經過深思熟慮後，標題被翻譯為「至上誡律」。「He who(人)…」(後來改成「The man who(人)…」)被作為開頭的譯文直到1976年。其間，雪梨區(現為蘇瓦區，Suva Sector)的瑪琪和工作者提議將語言改為更中性語言的「Those who(人)…」。他們在1976年11月號的通訊「致意」(Pranam)出版其版本，並呈遞給巴巴。後來，當他於1978年8月從監獄獲釋時，他批准了該版本，並評論說較早的翻譯使用的是更符合聖經的英語，而修訂後的翻譯則更現代。其他性別偏見的語言(在孟加拉文原始版本中沒有出現)也得到了修改。從那時起，就一直有人提出更精確的英語翻譯建議，為了更適當地反映出原始孟加拉文的內容和含義。



Supreme ~~instruction~~ Command ~~Direction~~

He ~~Whoever~~ performs ~~to~~ Sadhana twice a day regularly, the thought of Parama Purusa will certainly arise ~~in~~ his mind ~~at~~ the time of death, ~~Therefore~~ every Ananda margii will have to perform Sadhana twice a day invariably ——— Verily is this the ~~Comm~~ Command of the Lord. Without yama and Niyama Sadhana is an impossibility; hence, the Lord's command is also to follow yama and Niyama. ~~His~~ disobedience to ~~this~~ Command is to ~~make~~ nothing but throw himself ~~&~~ into the tortures of animal life for Crores of years. That no one should undergo torments ~~as~~ this That he might be enabled to enjoy the eternal blessedness under the loving shelter of the Lord, it is every Ananda Margii's ~~bounden~~ duty to endeavour to ~~lead~~ bring all to the Path of ~~blesse~~ bliss. Verily! ~~It~~ is ~~a~~ this a part and parcel of Sadhana to lead others along the path of righteousness.

~~Liberation~~ is a Sure guarantee

approved

1/4/4/66

這是至上誡律的版本[使用你們的當地語言]：

人若能有規律的每日靜坐兩次，在他臨命終時，至上意識的意念必會自他心中湧現，保證他必能得到解脫。因此每位阿南達瑪琪，均須不間斷的每日靜坐兩次，這是上主所訂的誡命。倘若沒有奉行內外在行為控制，則靜坐是無法辦到的。所以上主的誡命，也要人奉行內外在行為控制。如果違背了這項誡命，就是將己身置於獸世間，受千年萬載的苦難煎熬。照說沒有人會遭遇到這樣的事，而理應在上主愛的庇蔭下，享受永恆的喜悅。因此每位阿南達瑪琪，均須盡力帶領所有的人，步上真正喜悅的道路，這是應盡的本分，更是與靈修所不可分割的事。為了是要帶人，行走在正道上。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44. 童年的克里斯那(Vraja Krsńa)離開沃林達文(Vrindávan)



1966年底，巴巴最後放棄了在鐵路局的工作。他的母親之前對他說過：「布布，我知道有一天你會離家去為瑪迦工作。但是我有兩個要求：在露比(Ruby)[姐姐希拉普羅巴(Hiiráprabhá)的最小女兒—希拉普羅巴在1950年喪偶]結婚之前，你可不能離開，不要倉促辭職。」12月31日，巴巴的外甥女結婚了，而巴巴當天就離開佳滿坡(遵從他母親的要求休長假)，然後遷移到喜悅之城。藉由維持工作，他示範了忙碌的在家人能夠達到靈性成就和服務社會。工作者懇求巴巴把全日時間交給阿南達瑪迦，但只有當他們答應跟上他的速度時，他才接受。他告訴他們，他們的活動將增加十倍。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神秘的降臨

在離開佳滿坡之前，巴巴於1966年12月30日在佳滿坡道場舉行了大法會。講道的主題是「至上法性」(Bhágavata Dharma)。同一天，他最後一次去鐵路局辦公室，向他的同事們告辭。第二天12月31日，在外甥女的婚禮之後，他離開了家，驅車前往道場，對那裡的瑪琪們說了一些話，再驅車前往佳滿坡郊區，車子停了之後，下了車，最後向城鎮的方向給予最後的致意(namaskár)，然後指示司機開車前往喜悅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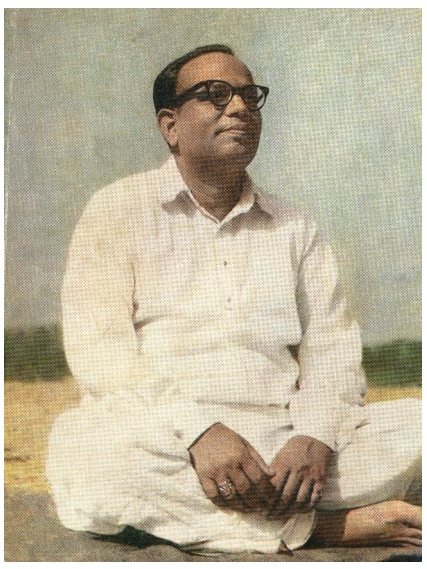
1979年10月底，巴巴回到佳滿坡(Jamalpur)，距離最後一次在那裡舉行的大法會已時隔13年。從道場到家人住所，他徒步走了1.5公里。街道兩旁都站著數以千計的人們歡迎他回來。真是太美了。一位偉大的虔誠者克蘭蒂(Kránti)跳著舞蹈而進入三摩地(samádhi)，這是我從未見過的。每當我們去她家拜訪時，她都會看著我們說：「我的巴巴來了!」那是巴巴在佳滿坡的最後一次。

嫡嫡阿南達坎德拉謝卡拉(Didi Ánanda Candrashekhara)

這兩張完全不同的照片其拍照時間相同，是巴巴離開佳滿坡時坐在戶外拍照的。它們說明了他可能從一個瞬間到另一個瞬間看起來都非常的不同，並且取決於照片的角度和照明。



尤其，如第三張影像，原始的黑白照片是手工上色(手繪或手塗)時，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做法。





後來成為嫡嫡的克蘭蒂(Kránti)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45. 巴巴在馬哈里卡(Mahárliká)(1968年)



巴巴在碧瑤市的派恩斯酒店

1967年3月5日喜悅之城的事件發生後，巴巴把中央辦公室遷至阮祺。次年，即1968年6月20日至27日，他訪問了菲律賓，這是他的第一次海外旅行，也是印度以外的第一個大法會。在舉行貴賓招待會後，他告訴瑪琪們：「這個國家的梵文名字是馬哈里卡(意思是小而偉大)。」

馬哈里卡的第一批啟蒙弟子是共濟會的成員，他們派了一名成員前往印度，親自邀請巴巴前往他們的國家。印度以外的第一個大法會於1968年6月23日晚上在馬尼拉塔夫脫大道的共濟會教堂舉行。大法會的靈性開示主題是「人類的上帝」。

這次旅行包括前往碧瑤市山區小鎮的旅行，巴巴在那裡的派恩斯酒店過夜。

巴巴在1968年6月27日的離境訊息是：

「現在我要離開這個國家，身體上，我離開你們。但是我永遠和你們在一起；我會永遠和你們在一起。身體上，我離開你們，我的兒子和女兒們，但是我無法忘記你們，在精神上，我將永遠與你們在一起。我希望你們所有人都是理想之人。你們所有的人，讓你們的存在是成功的。我沒有別的話說了。願和平與你們同在。」

然後他補充說...

「我的兒子和女兒們，我還有些話要說。我不屬於天堂。我是什麼？我要用一句話來表達這個真理：我是你的。」



1968年6月25日晚上，巴巴住宿在碧瑤市的派恩斯酒店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46. 靈修年

1969年，巴巴宣佈：「今年是靈修年。明年是研討會年。」然後他補充說：「當然，靈修年將無限期延續。」

靈修意指「努力完善自身」。事實上，靈修是阿南達瑪琪不間斷的鍛鍊。巴巴在阿南達瑪迦生活指引(Caryácarya)卷二的「靈修」章節做了指示：

「無論是健康還是生病，無論是坐著、躺著的姿勢還是乘車，必須每天鍛鍊二次的心住至上(Iishvara prańidhána，靜坐第一課)。不管近期是否有緊急工作，以及心靈是否不穩定，所有的靈修者都應該先做80次的持咒(覆誦目標梵咒)，然後只要他們喜歡，根據指示，無需計算次數，持續持咒。」

的確，除了鍛鍊靜坐第二課(Guru mantra，上師梵咒)之外，隨著持續覆誦個人的目標梵咒，每一刻都成了靈修。

「無論你說什麼或做什麼，
永遠不要忘記祂；
在你的心中牢記祂的名，
工作，記住這是為了祂，
而且，持續行動，漂流在喜悅之中。」

阿南達瑪迦生活指引卷二(Ánanda Márga Caryácarya Part 2)的「靈修」(直覺鍛鍊)

在進階瑜珈靈修(Sahaja Yoga Sádhaná)的所有六課中，每天兩次真誠而且持續的鍛練，必定會達到至上目標。

「此無形、無始和無限的至上意識是眾生能達到的唯一存在 – 只有祂是至上上師(Jagat Guru，Supreme preceptor)，只有祂透過阿南達慕提吉(Ánandamúrtijii)的名稱和形式之媒介向我們揭示了直覺科學(Brahmavidyá)。為了讚賞祂的雄偉而必須創造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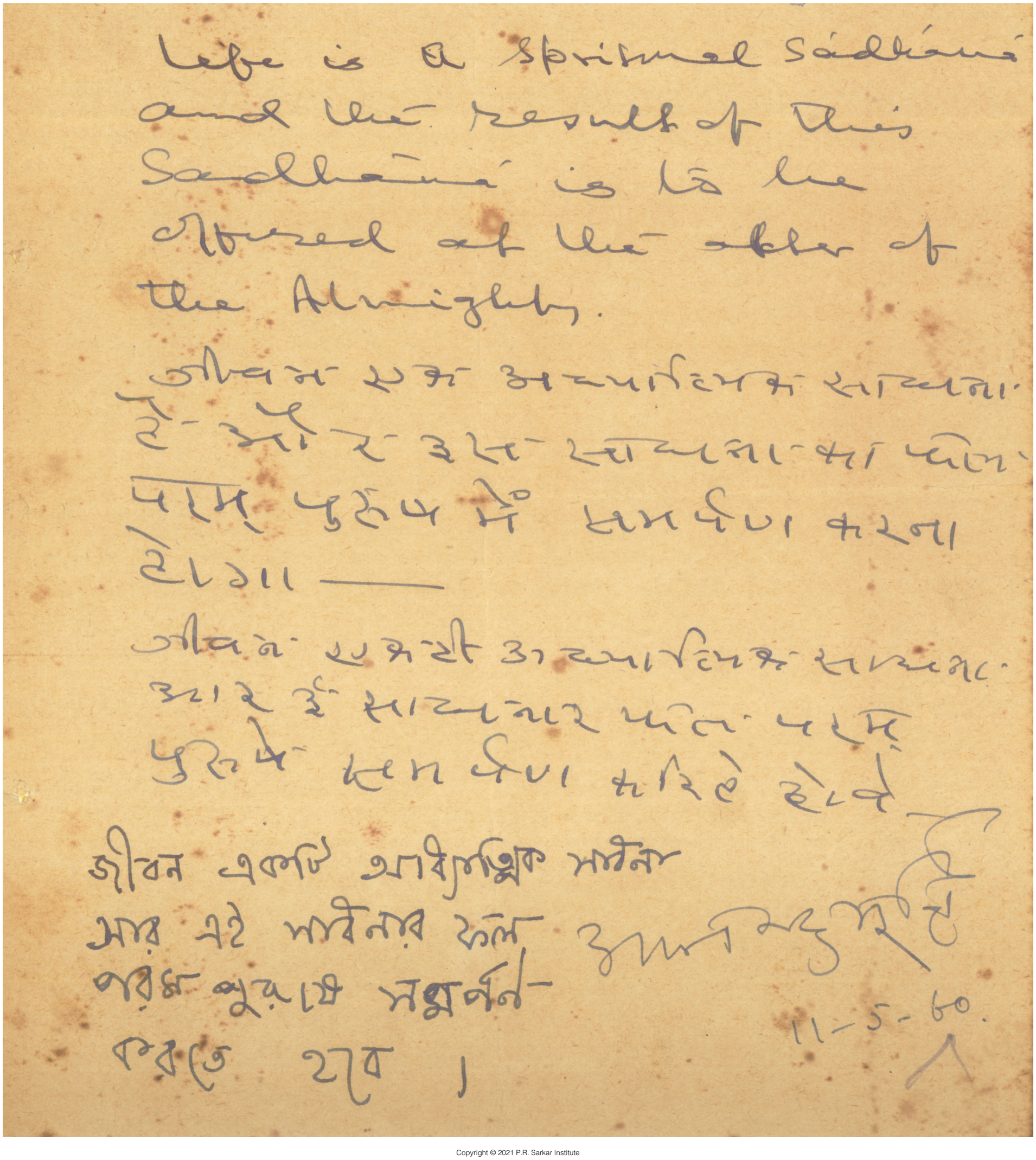
阿南達瑪迦生活指引卷二的「靈修」(直覺鍛鍊)

「你已進入靈修的領域，為了進入超越黑暗之濱的光明王國。祝你到蒼穹的旅行是光榮和勝利。祝你一路平安。」

「吠陀的直覺科學 – 2」，1955年婆羅缽陀月滿月日(Bhádra Púrńimá)大法會

1960年五月滿月日喜悅訊息(巴巴在口述給Prańay Kumár Chatterjee後簽名)：

「生命是一種靈性修持，這種靈修的結果應奉獻在上主的聖壇上。」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47. 巴巴在馬哈里卡(Maharlika)(1969年)

巴巴從1969年4月20日至26日第二次訪問馬哈里卡。這也是他第二次海外旅行，以及印度以外的第二次大法會。

4月23日星期三下午，巴巴在一群年輕瑪琪學生的其中一間房子裡給予他們靈性開示。在他的開示裡(之後出版為《宗師和大宗師》)，他解釋說：

「宗師(kaola)和大宗師(Mahákaola)之間的差異是，宗師透過其靈修，提昇自己的庫拉孔達里尼(kulakuńḍalinii，沉睡的小宇宙潛藏神性能量)，並建立起根本的負性和根本的正性之合而為一；就大宗師而言，大宗師也能提昇別人的庫拉孔達里尼。宗師永遠無法提昇別人的庫拉孔達里尼；他或她能提昇自己的庫拉孔達里尼。但大宗師如果願意的話，也能提昇別人的庫拉孔達里尼。」

當巴巴開完示後，他向坐在他面前的一個年輕人揮著手說：「享受這份喜悅，我的孩子。」這個男孩慢慢地向後倒在三摩地(samádhi，融入喜悅)之中。巴巴向其他人表示，他們應該後退並給他騰出空間。當他們這樣做時，他們開始明白他剛才透過提昇這位年輕人的孔達里尼(kuńḍalinii，潛在的靈能)，證明了事實上他就是大宗師。

第二天，1969年4月24日，大法會在馬尼拉菲律賓大學的其中一個大廳舉行。大法會的靈性開示是「渴望至上(Longing for the Great)」。



大宗師在馬尼拉的靈性開示



在馬尼拉的戶外散步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48. 示範

從1954年年底的第一次死亡示範開始，巴巴做了許多靈性示範，直到1960年代後期。但是從1967年到1970年左右的這段時間是例外。在此期間，他在阮祺道場給了數百個示範，包括孔達里尼(kuńḍalinii，潛在的靈能)的提昇、各種類型的三摩地(samádhi)、超能力示範、宇宙的本質、光體、生與死、過去世和潛伏的因果業力。他也示範了好幾次內塔吉•蘇巴斯•錢德拉•鮑斯(Netáji Subhash Chandra Bose)曾在西藏的一個山洞裡靜坐冥想。同時，他一貫地拒絕瑪琪們懇求把蘇巴斯帶回來幫助瑪迦的推廣，如果國家的革命英雄返回獲得桂冠，那將會迅速擴大其推廣。

有一位參加特定示範的弟子之敘述：

「示範之後，我開始納悶。我確信巴巴有這種千里眼的能力，而他確實是我們認為他是的那個人，是無所不能和無所不知的完美大師。巴巴站起來好像要離開。但是隨後他突然又坐了下來，並指示達薩拉斯(Dasarath)看看自己的前世。他說他要把達薩拉斯的心靈帶回到七千年前。達薩拉斯的身體開始發抖，臉色變了，而且滿頭大汗。他開始重複說：『巴巴，巴巴，巴巴』，然後說他被如潮水般的光輝所吞沒。在光輝之中，他看到上主希瓦坐在靜坐冥想中。巴巴說：『是嗎?』然後他指示達薩拉斯前進3500年，並描述他所看到的。達薩拉斯說，他看到一個迷人的人格，有著白皙膚色且戴著皇冠[上主克里斯那(Lord Krśńa)]。接著巴巴指示他再前進3500年。達薩拉斯說，他正在看著光芒四射的巴巴。巴巴笑著說：『看哪，達薩拉斯，我的前世是個國王。現在我是個窮人。』」



1960年代後期的巴巴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49. 達達帕拉希萬南達(Dádá Paráshivánanda)



1969年，巴巴的其中一個示範是顯示達達帕拉希萬南達的前世。在那十年的早些時候，就在達達從教範師奎師提(Ácárya Kśitij)那裏接受啟蒙後，巴巴透露了達達非凡的前世故事。

早在1963年後期，教範師奎師提和凱達納斯(Kedárnáth)就聽說過阮祺的維杰•庫瑪•米甚拉(Vijay Kumár Mishra)是一位受人尊敬、受過良好教育的二十多歲年輕人，來自一個有名的家庭，被許多人認為是個高尚的靈魂。有一天下午他們拜訪了他，在談話過程中他告訴他們：「我的母親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孩子。她以為自己不可能生個孩子。然後有個晚上，她夢見自己看見一位偉大的瑜伽行者坐在聖壇上。當她走近瑜伽行者時，他祝福了她並給她一個椰子。他告訴她，吃完椰子後，她將會懷孕，而她的孩子將成為一個偉大的聖人。就在她做完夢之後，我母親懷孕了。」

奎師提鼓勵維杰接受啟蒙，在得到巴巴在佳滿坡的靈性開示後，維杰觸摸了他的教範師的雙腳，說道：「教範師吉(Ácáryaji)，你已經改變了我的生命。你來到我家的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轉折點。由於你的幫助，我已經找到正確的道路。我決定放棄一切，把我的一生獻給巴巴。」

1964年4月9日，巴巴第二次視察喜悅之城。奎師提和凱達納斯從阮祺帶來了維杰參加這個活動，當他們前去見巴巴時，他問他們維杰在哪裡。「去叫他來，」巴巴告訴他們。「我要描繪有關他的脈絡。」

奎師提把維杰叫來，巴巴要他們坐下。他要告訴他們一個故事。

於是巴巴開始說：「三百年前，在雷瓦(Rewa)的郊區，有一個偉大的瑜伽行者，一個了悟的靈魂，和他的弟子們一起住在一個聚會所。他的其中一個弟子是一個來自富裕王室的年輕人，從小就來到聚會所，離開自己舒適的生活，而致力於靈性道路。這個男孩是一個高度發展的靈魂，有著一顆純淨的心靈，除了有愛吃甜美水果的嗜好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物質慾望。有一天，上師召喚他到房間告訴他，他將離開聚會所幾天，並交給他照管。他給的一個告誡是他不在的時候，不要違反聚會所的任何規則。這個男孩答應了，而大師便離開去旅行。

「他不在時，雷瓦的王后訪問了這個聚會所，這與當時王室成員的習慣一樣。在訪問期間，她被這個男孩的靈性光環所吸引。她自己沒有孩子，因此想領養他並讓他成為繼承人。當她向這個男孩表達自己的情感時，他對她感到失望，他說：『母親，我出生於皇家。我把一切都拋在腦後，來到上師的足下學習靜坐。當他對我滿意時，他就會教我。 拜託，不要讓我回到被我拋在腦後的皇家。這是不可能的。』

「王后對他的回答感到難過，但她接受了他的決定。作為臨別贈品，她為他提供了一些金銀飾品，以支持聚會所。但是，嚴格的規則是，未經上師的允許，弟子們不能從外面接受任何東西。他向她解釋了為什麼他不能接受她的貢獻。『你瞧，』聽了他的解釋之後，她說道，『我就像你的母親。如果你的母親為你提供一些東西，你應該接受。如果你不能接受這些裝飾品，那麼至少要接受我的椰子。』男孩不想再冒犯她；此外，他有愛吃椰子的嗜好。他想，這只是個椰子；想必，這會沒事的。所以他接受了。王后將椰子切成小塊，遞給了男孩，男孩吃了一些，剩下的保存起來，想把它貢獻給他的上師，而上師隨時都會回來。然後王后就告辭了。

「第二天，上師回來了。他一進入聚會所，就把弟子叫到自己的房間。用生氣的口吻告訴他，『這是聚會所的規則，沒有我的允許，弟子不能接受任何東西。你已經違反了這條規則，只為了椰子?如果你不能遵循這些簡單的規則，你如何能認為自己適合向我學習瑜伽呢?』

「這男孩讓大師感到心煩意亂和沮喪。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想到他的錯誤，他就很困擾。不久之後，他去世了。由於他的錯誤和心中想法的影響，他下輩子必須以椰子樹的方式投胎，並且持續存在那種結構中幾近三百年。」

到了這個時候，維杰一直在默默哭泣。巴巴看著他說：「維杰，現在告訴我，你的出生和椰子之間有任何關聯嗎?」

「是的，巴巴。」

奎師提和凱達納斯也流下了眼淚。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意識到這個故事是關於維杰的。

然後巴巴說：「你完成了作為椰子樹的因果業力。你的母親拿回椰子，也完成了她的因果業力。至上意識現在將照顧你的一切!」

維杰輕聲哭泣著，對巴巴行了五體投地禮，並說：「巴巴，給我力量，為你的使命服務，直到我死去。我什麼都不要了。」

於是巴巴俯身觸碰維杰的眉心輪(ájiṇá cakra)。維杰向後倒，進入三摩地，巴巴要這二位在家教範師為他蓋上毯子，不要打擾他，因為他處於極度的喜悅中。

後來，奎師提藉此機會向巴巴詢問了這個故事。「為什麼，」他問，「弟子必須要因為這樣小的過錯而受到如此嚴厲的懲罰?」

「對他來說，這不是小過錯，」巴巴說。「攀登靈性的階梯越高，對任何過錯的影響就越大。如果一位教範師和一位一般的瑪琪犯同樣的錯誤，那麼教範師的懲罰將會更大，因為他被賦予了更大的責任。那位弟子是一位偉大的瑜伽行者，違背了他的上師之指示，因此他受到了嚴厲的懲罰。這就是至上意識的宇宙遊戲。」

《Anandamurti: The Jamalpur Years》和《Living with Baba》的釋義

達達帕拉希萬南達於1984年6月29日離開他的肉體。巴巴在他過世的那天說，他已賦予教範師帕拉希萬南達典範師(Ácárya Paráshivánanda Avadhúta)人類生命的至上目標，即「無餘解脫」(mokśa)，使他永遠解脫了生死循環。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50. AMURT / AMURTEL

隨著1963年ERAWS的成立以及在它的庇護下激增的教育、救難和福利活動，巴巴於1964年1月1日的喜悅訊息中激勵瑪琪們:

「只有行動才能使人偉大。因此要以靈修、服務及犧牲來使你偉大。」

三年後，為了回應1966年到1967年的比哈爾邦乾旱和飢荒以及1967年12月的科納納加爾(Koynanagar)地震，他成立了阿南達瑪迦救難委員會(Ánanda Márga Relief Committee)，並向救難志願者傳達了此訊息：「不要忘記，你帶來的物資數量與人們看到你幫助他們所獲得的安慰一樣無關緊要。甚至那些會以其他方式死亡的人們，當他們看到你，會因為感到快樂和滿足而得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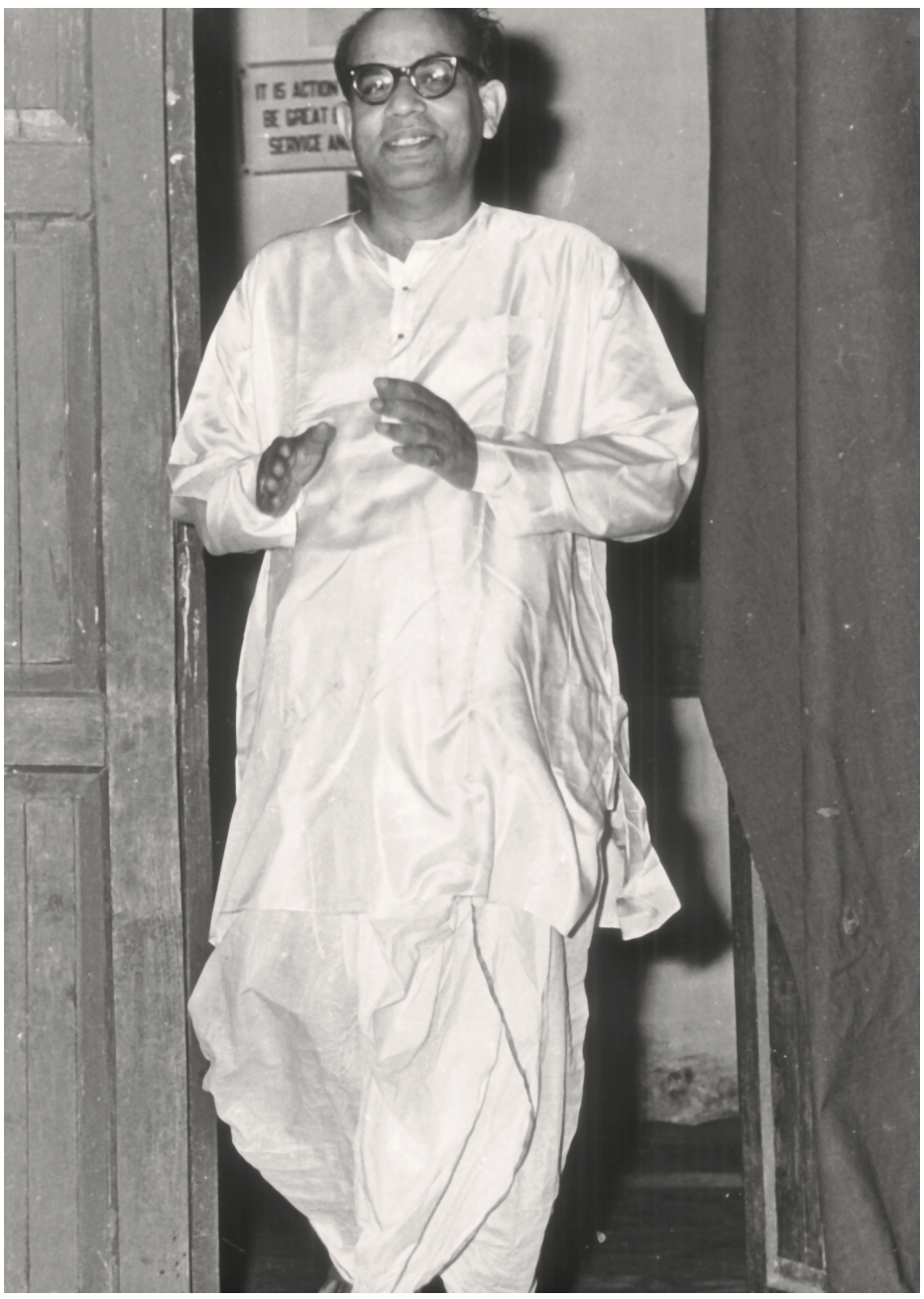
1970年4月，阿南達瑪迦救難委員會更名為阿南達瑪迦泛宇救難隊(Ánanda Márga Universal Relief Team，AMURT)，並成為ERAWS的救難部門的分支機構，負責賑災和長期救難計畫。AMURT的婦女管理部門後來被稱為AMURTEL(阿南達瑪迦泛宇救難隊—女志工)。

從那時起，「為人類服務就是為上帝服務」的格言便一直與AMURT / AMURTEL的名稱和精神聯繫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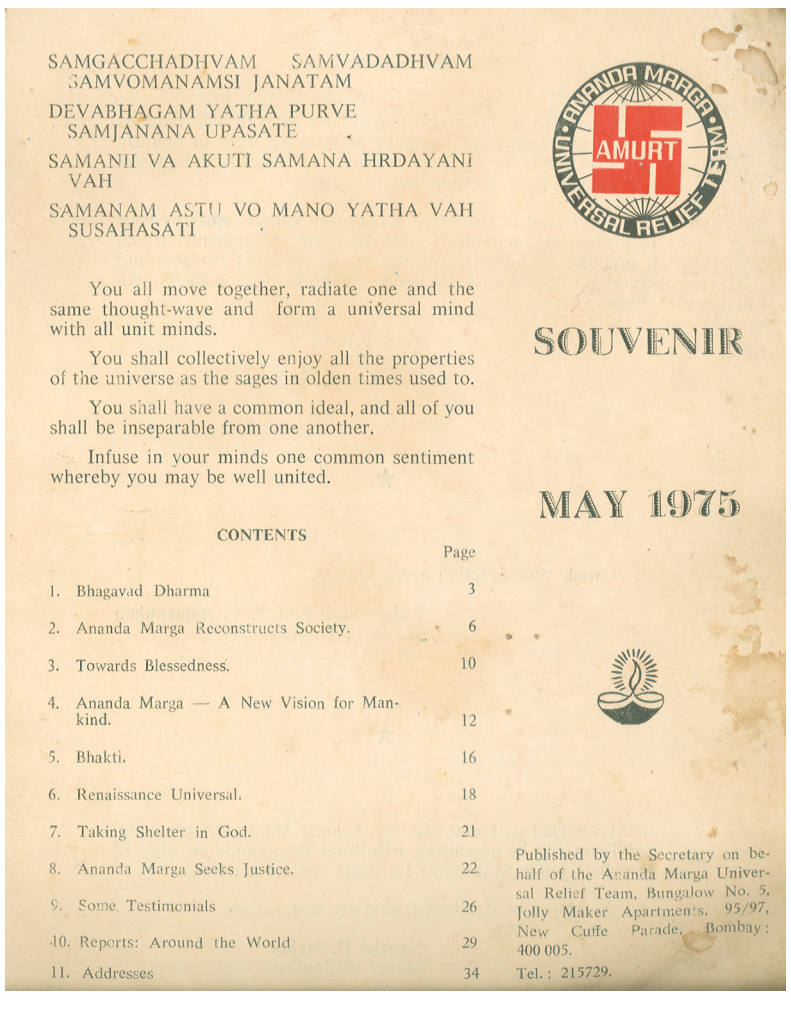
1990年6月2日在喜悅之城舉行的AMURT特別會議上，巴巴說:

「全球有數億飢餓人口。AMURT必須挺身而出，為他們做一些具體的事情；我們必須給他們充分的食物，否則他們將遭受營養不良...我們必須為這些人做些具體的事情，否則這些被壓迫和痛苦的人民之飢餓將破壞整個地球的和平與穩定...當你承擔責任時，對於整個地球來說，這也是你的神聖職責。這個問題是什麼原因造成呢?這是由於經濟分配不均。Prout(進用論)是解決經濟問題的長久之計，但解決糧食短缺是當務之急。你為此做了甚麼呢?你不能逃避責任—全球都在等著你。這是我們的AMURT和AMURTEL的神聖責任—讓他們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在其他的榮譽中，AMURT於1988年獲得了指標人權獎，以表彰前一年為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受害者提供的救濟工作，並於1991年獲得了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認可。



「阿南達瑪迦於1970年到1971年的社會服務」，AMURT的第一份年度報告


SAMGACCHADHVAM SAMVADADHVAM
SAMVOMANAMSI JANATAM
DEVABHAGAM YATHA PURVE
SAMJANANA UPASATE
SAMANII VA AKUTI SAMANA HRDAYANI
VAH
SAMANAM ASTU VO MANO YATHA VAH
SUSAHASATI

You all move together, radiate one and the same thought-wave and form a universal mind with all unit minds.

You shall collectively enjoy all the properties of the universe as the sages in olden times used to.

You shall have a common ideal, and all of you shall be inseparable from one another.

Infuse in your minds one common sentiment whereby you may be well united.

SOUVEN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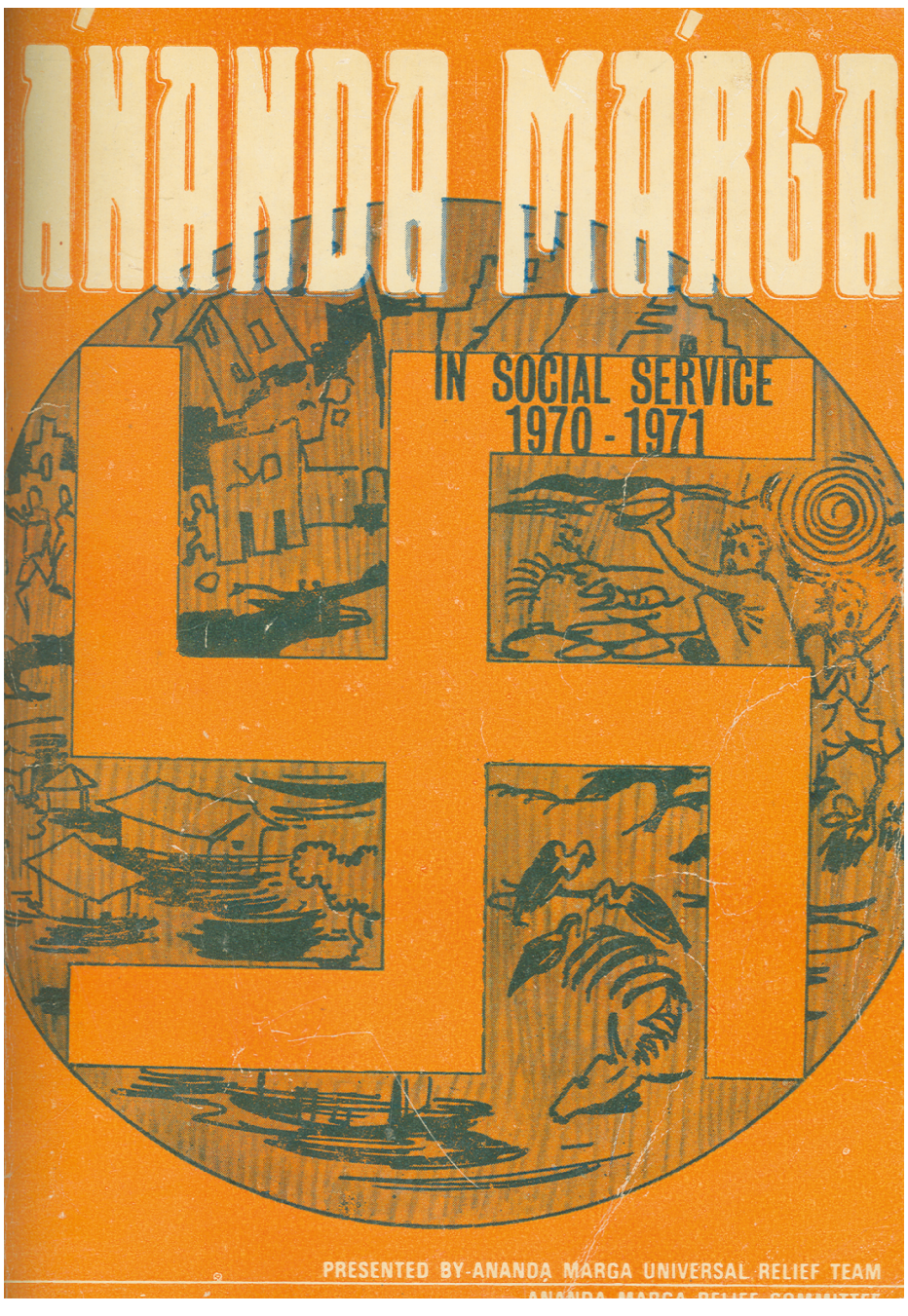
MAY 1975

CONTENTS

		Page
1.	Bhagavad Dharma	3
2.	Ananda Marga Reconstructs Society.	6
3.	Towards Blessedness.	10
4.	Ananda Marga — A New Vision for Mankind.	12
5.	Bhakti.	16
6.	Renaissance Universal.	18
7.	Taking Shelter in God.	21
8.	Ananda Marga Seeks Justice.	22
9.	Some Testimonials	26
10.	Reports: Around the World	29
11.	Addresses	34

Published by the Secretary on behalf of the Ananda Marga Universal Relief Team, Bungalow No. 5, Jolly Maker Apartments, 95/97, New Cuffe Parade, Bombay: 400 005.
Tel.: 215729.

1975年5月，AMURT的紀念品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51. 愛無所不在 (Bábá Nám Kevalam)

1970年10月初，巴巴表達了希望擺脫阮琪的喧囂擾攘，在大自然的孤獨中度過幾天的寧靜。於是決定帶他去阮琪和達爾通格阿恩傑(Daltonganj)之間的山中避暑地阿姆哈里亞(Amjharia)，巴巴、烏瑪和高塔姆以及一些瑪琪一起驅車前往，包括巴巴的廚師和他的安全護衛負責人維斯努德瓦(Viśńudeva)，並且暫住在那裡的森林部門賓館一週。

10月6日，在政府衛生部門工作的瑪琪加西•拉姆(Ghási Rám)到阿姆哈里亞進行了與霍亂根除計劃有關的工作，並得知巴巴住在森林賓館裡。因此，他通知了當地的瑪琪們，而隔天他們就來了。

第二天，10月8日，巴巴在賓館的陽台上與兩位當地的在家教範師布拉馬德瓦(Brahmadeva)和拉吉•莫漢(Ráj Mohan)坐在一起，望向遠方，他指示布拉馬德瓦做禪定(dhyána)。然後巴巴說：「請仔細聽。你能聽到什麼嗎?」

布拉瑪德瓦說他能聽到模糊但優美的音樂聲音。

巴巴繼續說：「請更仔細聽。只是音樂的聲音還是有歌詞伴著音樂?」

「是的，巴巴，音樂裏有歌詞。」

巴巴說：「仔細聽聽它們是甚麼。」

「聽起來像是『巴巴，巴巴(Bábá, Bábá)。』」

「再仔細聽聽。」

「是『巴巴納姆(Bábá Nám)。』」

「再仔細聽。」

「聽起來像是『巴巴納姆基瓦拉姆(Bábá Nám Kevalam)。』」

「是的，你是對的。」巴巴肯定地說。

拉吉•莫漢說他也聽到了，但他們看不到也聽不到它從何而來。於是巴巴告訴他們，是光體(luminous beings)正在唱誦這個梵咒。附近的其他瑪琪們也報告說聽到這個梵咒，在巴巴的指示下，布拉馬德瓦把他們叫了過來。然後，他正式向他們介紹了巴巴納姆基瓦拉姆至上梵咒(Bábá Nám Kevalam mahámantra)，並說從那一刻起，它將被用來作為他們的靈性舞蹈(kiirtan)的梵咒。他示範著如何唱誦它，並介紹了唱誦時伴著拉莉塔瑪米卡舞蹈(lalita mármika)。

最後，巴巴要求當天晚上安排集體做靈性舞蹈。布拉馬德瓦到附近的村莊聚集了更多的人(瑪琪和非瑪琪)，並且大約在午夜時分開始了連續的靈性舞蹈(akhańda kiirtan)。

活動期間，當時10歲的高塔姆從賓館走出來，站在陽台上。突然，他的注意力轉移到巴巴的汽車上，他注意到汽車正駛向唱誦靈性舞蹈的平台。於是他大喊：「汽車正在移動!」當他們爭先恐後地攔截它時，巴巴說：「靈性舞蹈的影響力是如此強烈，以致於有情生命和無情生命都被它吸引了。」

幾天之後，巴巴於10月14日(當年的光明節)在阮琪道場，將Bábá Nám Kevalam認可為完美的梵咒(siddha mantra)。

1982年5月16日滿月日，在加爾各答舉行的大法會上，巴巴說：

「我已經說過，我再說一遍，現在是彰顯kiirtana的榮耀的時候了。我還要說的是，那些希望在他們的靈修上達到靈性進步的人，將必須做越來越多的kiirtana。藉由kiirtana，心靈變得純淨，而由於這種純淨的心靈，人可以從事靈修。如果kiirtana使心靈變得純淨，甚至只有五分鐘，那麼如果你僅做五分鐘的靈修，你的靈修將會做得非常好–你必定會達到靈性上的進步。而且因為你的靈性進步，你將會越來越接近至上意識，你將會接觸到祂的心靈波動。在這種狀態下，你將能夠為人類、動植物提供更好的服務…願你們都受到祝福。」

Bábá Nám Kevalam梵咒被給予之後大約九年，於牙買加金斯敦舉行大法會，在巴巴面前唱誦kiirtana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52. 勇士舞復興

勇士舞(Táńdava)是一項充滿活力的運動，可以增加勇氣和男子氣概。1971年，巴巴將其恢復為男性的日常鍛鍊，甚至七年後又給予心靈之舞(kaośikii)，在大法會和阿南達瑪迦其他活動中，作為必須的履行。

巴巴的一些有關勇士舞的語錄：

「勇士舞是一種全身運動，藉由這種運動，甚至大腦及其神經細胞也得以增強。」

「上主希瓦喚醒了他那個時代人們的靈性渴望。他教導他們靈性鍛鍊。如你們所知，他教導他們密宗的鍛鍊，這是靈性的實踐方面。他還教導他們靈性的舞蹈，即勇士舞。」

「大約七千年前，永恆的希瓦(Sadáshiva)首次介紹了勇士舞...帕瓦蒂(Párvatii)則介紹了拉莉塔瑪米卡舞蹈(lalita mármika)。阿南達瑪迦接受lalita mármika與kiirtana結合的系統...在kiirtana期間將使用Lalita。這是唯一被普遍認為是kiirtana最好的舞蹈。」

「發明勇士舞背後的想法是一個不變的真理：『我必須透過奮鬥本身來繼續對抗毀滅。』一手握住骷顱頭，另一手握住一把刀。骷顱頭是毀滅的象徵，刀則是奮鬥的象徵。『不，我不會在時間、死亡或毀滅之前屈服。在這把刀的幫助下，我正在與它們戰鬥。』」

「勇士舞是一場戰鬥。在這場戰鬥中，人們正在對抗死亡、衰落和衰敗。死亡以骷顱頭為代表，人類的鬥志以刀為代表。在人類表達的整個領域裡，善與惡之間的戰鬥–優缺點–生與死–這種戰鬥正在進行，並將永遠持續下去。」

「勇士舞的內在動機如下：『毀滅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將繼續透過奮鬥來對抗毀滅。』骷顱頭代表毀滅，而匕首代表戰鬥。內在的感覺是，『我不會屈服於毀滅或死亡。我將用這把匕首繼續這場奮鬥。』」

「勇士舞表達了力量的精神。你的雙臂表達了力量和活力。它們是筆直的，藉此意味著它們準備好對抗死亡。一手握著骷髏頭、火把或蛇，代表死亡，另一手握著匕首，代表對抗死亡的精神。」

於牙買加金斯敦舉行大法會，在巴巴面前跳勇士舞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53. 十六點原則

1971年7月，巴巴提出了十六點原則，作為阿南達瑪迦鍛鍊的基本指引，以促進身體健康、心理發展和靈性提升：

1. 小便後，用水沖洗泌尿器官。
2. 男性應該割去包皮或把包皮往後拉。
3. 身體關節處的毛髮不應該剃除。
4. 男性應該穿著瑜伽內褲。
5. 依照指示做半浴。
6. 依照規定的系統進行沐浴。
7. 只攝取悅性食物。
8. 依照規定遵守斷食。
9. 有規律地鍛鍊靈修。
10. 對目標要有堅定的信念，毫不妥協地遵守
11. 對理念要有堅定的信念，毫不妥協地遵守
12. 對至上誡律要有堅定的信念，毫不妥協地遵守
13. 對行為準則要有堅定的信念，毫不妥協地遵守
14. 誓言的要旨應該銘記在心。
15. 應當有規律地參加每個星期在當地道場的團體靜坐。
16. 遵守行為準則、研討會、職責和靈性舞蹈

他在1976年1月1日的喜悅訊息中說道：

「堅守十六點原則。團結所有的正直力量。所有邪惡勢力的高談闊論將會啞口無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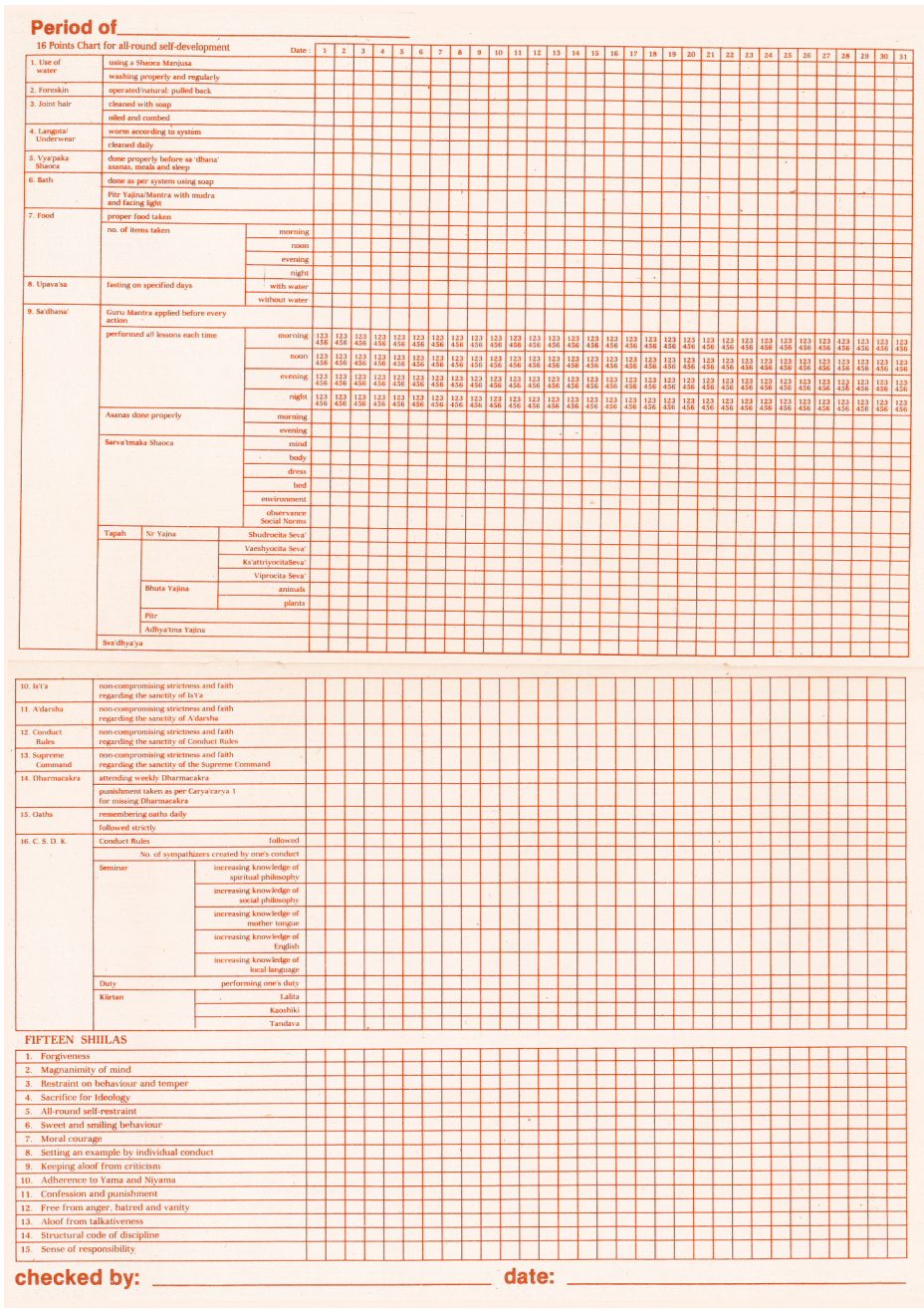
隨後的1976年五月滿月日的訊息結尾：

「為了在人類福祉的道路上前進，我們將必須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強化自己。十六點原則包含了福祉的全部種子在所有的層面裡–身體的、心理的、道德的、社會的和靈性的。因此，要堅守十六點原則。」

第二年，巴巴對一群瑪琪說：

「瞧，你們瞧。儘管我的男孩和女孩們還沒有完美地遵循十六點原則，但是不道德的人卻害怕他們，並恐懼地發抖。但是，當我的男孩和女孩們真正遵守十六點原則時，」他繼續說道，「不道德的人的骨頭將會發抖。你們明白嗎?」他猛戳自己的大腿，笑容燦爛地說：「骨頭會發抖。」

與神秘大師同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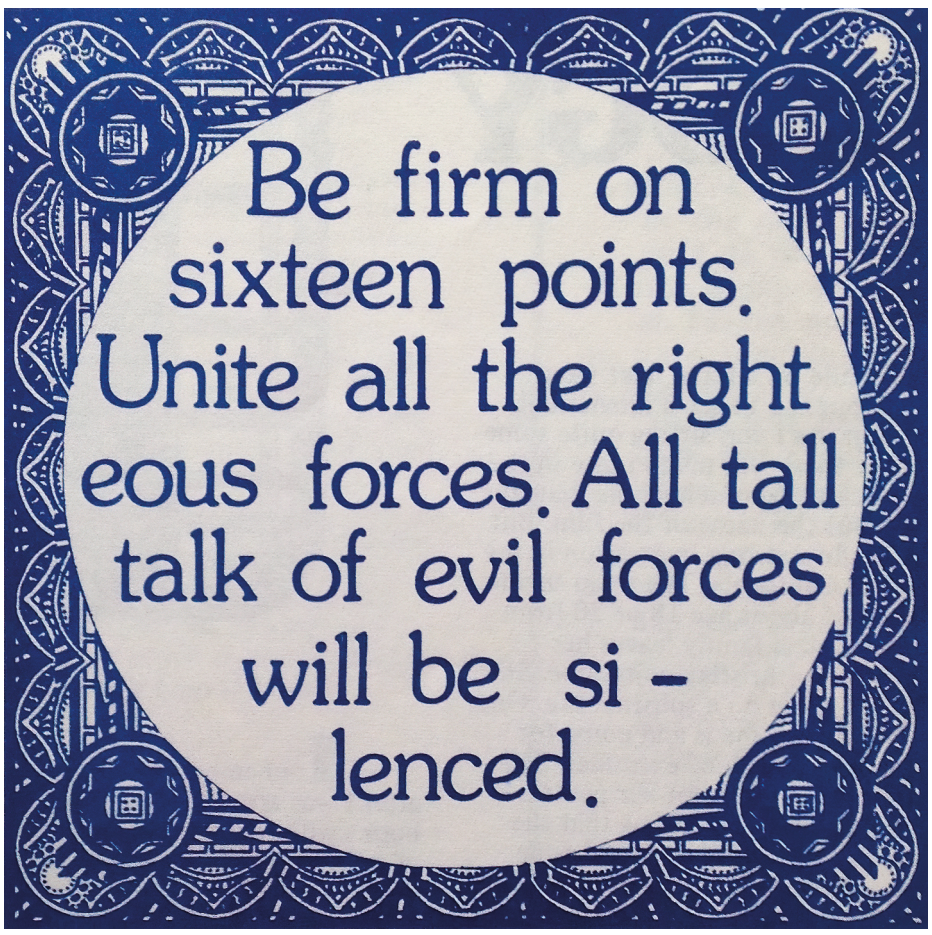


「我們的基本職責」手冊中的十六點原則圖表

巴巴的1976年1月1日喜悅訊息的早期描寫

善視輪(Sudarshan Cakra)是上主克里斯那的特殊圓盤武器。1978年7月，巴巴以第三人稱向達達•巴斯卡拉南達(Dádá Bhaskaránanda)敘述了自己的善視輪：

「不像其他的上師，他沒有弓和箭，也沒有三叉戟，一點都不像。他最撼動人心的哲學結合了無所不包的精神和嚴格的紀律觀，使他的善視輪得以體現。他在兒子和女兒們的幫助下運用這個善視輪。希望他的兒子和女兒們獲得內在的力量，在這方面幫助他。嚴格遵守十六點原則，賦予了他們這種內在的力量。」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54. 反對和背叛巴巴

由於巴巴反對腐敗的堅定道德立場，反對種姓制度和嫁妝制度等壓迫教條，以及進用論反對印度和國外的社會經濟剝削的立場，因此這些年來，反對阿南達瑪迦的既得利益者也一直不斷增加。尤其是反對派是來自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者團體、CPI-M(印度共產黨)、CBI(中央調查局)以及聯邦政府的高層，包括總理。

1967年五月滿月日之際，在喜悅之城遭到第一次攻擊後，巴巴給了這個喜悅訊息：

「今日在全世界，邪惡力量與正義力量之間已經開始了一場嚴厲的戰鬥。只有那些擁有道德勇氣與邪惡力量對抗的人，才能以和平的油膏撫慰飽受折磨的地球。記住，你們是靈性追求者。因此，只有你們必須承擔拯救地球的巨大任務。」

1969年，政府試圖通過一項禁令，基於AMPS是個政治組織，禁止公務員和其他政府僱員加入阿南達瑪迦。共產黨也發動了更多的攻擊，導致更多的工作者和瑪琪死亡。難以置信的是，CBI和警察騷擾在1971年年底到了嚴重關頭，捏造了謀殺罪指控巴巴和一些工作者，最後把這些死亡歸咎於巴巴。

同時，在1971年9月，巴巴調動了他的私人助理維紹坎南達(Vishokánanda)。烏瑪(Umá)試圖代表他進行干預，懇求巴巴讓他繼續擔任PA(私人助理)。但是巴巴拒絕，現在聽起來也許很驚人，烏瑪和維紹坎南達隨後離開了他和瑪迦，並帶走了其他一些工作者和瑪琪。據說，巴巴不為所動。他繼續使命的工作，不錯過任何一步。達達•拉曼南達(Dádá Rámánanda)那時是他的新任私人助理。

達達•拉曼南達在他的回憶錄「易於被取悅的巴巴」(Ashutosh Baba)中寫下：

1971年5月阮琪大法會後的幾天，我們與當地的暴徒發生了衝突，因此決定將巴巴轉移到帕特納。轉移後，我到孟加拉(Bengal)展開救難活動，難民從東巴基斯坦湧入孟加拉，東巴基斯坦不久之後獨立成為孟加拉國(Bangladesh)。我開始開設難民中心，總共二十一個，而我的工作變得如此繁忙，以至於我三個多月來沒有機會去見巴巴。在那段時間裡，我幾乎不知道組織裡發生什麼事：馬達瓦南達(Mádhavánanda)已經...轉為政府的告密者；在進行中的背叛；組織裡即將發生的分裂—值得慶幸的是，巴巴讓我遠離了所有這些事情。

在[烏瑪和維紹坎南達]離開後，[10月1日在加爾各答]按計劃舉行大法會，我本人擔任巴巴的PA，但並非所有工作者都參加—[烏瑪]同時舉行了類似的活動，許多工作者反而參加了她的活動。組織突然陷入混亂狀態，我記得當時想知道它將會朝哪個方向發展。總的說來，男性典範師和女性典範師一共有37名工作者投向她。我記得薩地亞南達(Satyánanda)變得非常反感。在大法會後，[烏瑪]前往工作者住所的達摩薩拉(dharmasala)並跟他們說話，批評巴巴並試圖說服他們與她一起離開。薩地亞南達跑去向巴巴報告正發生的事。他說：「我無法忍受這件事。」「這些人正在公然攻擊您。」但是巴巴一點都不受煩擾。他告訴他沒有什麼可擔心的，藉此來安撫他。「保持冷靜，保持沉默，」他說，「總有一天，一切都會變得很清楚。」

幾天之後，我和巴巴一起離開加爾各答，我們開始前往印度不同的地區為期三個月的大法會之旅。最後，我們得知烏瑪•沙卡去了普里(Puri)，在那裡她受到CBI的庇護。她試圖與那些叛逃的工作者建立起她自己的組織，但很短暫，其中有許多人很快就回到巴巴那裡。不過，維紹坎南達成了政府的告密者。





這兩張照片顯示了1960年代後期，巴巴、烏瑪和瑪琪們一起去郊遊

1967年烏瑪在喜悅之城的拼貼畫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55. 齋浦爾國際機場(Jaipur Airport)





這些照片是在1971年巴巴的大法會巡旅期間拍攝的。同年10月18日上午，他從新德里去孟買的路上飛往齋浦爾。在中途停留期間，瑪琪們為了聽他的靈性開示，從四面八方湧入。這些照片是在齋浦爾機場等待他的轉機時在入口處拍攝的，傳達了那個歡樂時刻的虔誠熱情以及瑪琪們當時享受著與巴巴之間的私人親密關係。

巴巴在前一天的新德里大法會的講道中說：

「至上意識與個體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甜蜜又親密的關係。虔誠者...明確地聲稱他們屬於至上意識，而至上意識也屬於他們...至上意識對於所有人都是親愛的，所以人類稱祂為巴巴。同樣地，所有被創造的生命對至上意識而言，也都是親愛的，所以對至上意識而言，所有被創造的存在都是巴巴...當虔誠者唱誦Bábá Nám Kevalam時，至上意識也在唱著Bábá Nám Kevalam。」

第二天，在孟買大法會的講道中，他加深了這個訊息：

「由於至上意識是所有人的摯愛，因此所有人對至上意識而言，也都是摯愛的。」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56. 巴巴的逮捕

巴巴在1971年12月29日的黎明前被捕。他被帶到位於帕特納和瓦拉納西之間的布克薩爾監獄，並被指控串謀謀殺。

美國的吉里達拉(Giridhára)回憶說：

「我們於27日晚上到達帕特納。第二天早晨，巴巴來到帕塔利普特拉殖民地(Pataliputra Colony)的道場。那天他給了靈性開示，然後晚上他坐在辦公室露台上，在他面前跳勇士舞。那是28日，而第二天早上他就被逮捕。他們把他帶到恒河岸邊的布克薩爾監獄，從帕特納乘坐客運火車要4或5個小時。一群約有35位瑪琪(我們之中有許多人是來自海外)從帕特納搭乘火車到布克薩爾見巴巴。而巴巴被允許出來跟我們說話。他告訴我們：

『做你的職責。你們都知道那是什麼。每一次有空閒的時候都要做kiirtan。』

然後他轉身走回去。」



達達•達摩維達南達(Dádá Dharmavedánanda)在他的回憶錄《與神秘大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tic Master)中回憶道：

那是二月。我們位於威奇托的辦公室發出了令人費解的通知。巴巴在印度入獄。

通知指出：

『儘管巴巴於12月29日被捕，但我們希望他很快會被釋放，所以延遲通知您。不過這需要時間。他與四名工作者一起被指控共謀謀殺。當然，這是CBI為了摧毀阿南達瑪迦而製造的陰謀詭計。阿南達瑪迦的思想和活動一直是那些渴望獲得個人權力卻不關心社會利益的公眾人物之直接威脅…唯一的直接見證人是維紹坎南達(Vishokánanda，前任達達)，他聲稱自己是兇手之一。然而，他沒有被判入獄，而是自由身，享受著奢華的生活。根據印度法律的僥倖，他的證據是可以接受的，該法律允許罪犯對他人作出不利的見證，在這種情況下，他被稱為告密者。根據法院的處理權，告密者可能會因為他的合作而被釋放並且得到豐厚的回報。』

1972年初，由於監禁條件惡劣導致健康狀況不佳，巴巴被轉移到帕特納醫學院附屬醫院。一個多月後，他被轉移到帕特納的班吉布爾中央監獄的第13號單人牢房，該牢房曾在英國殖民時期用來囚禁死刑犯。它是一個狹窄的混凝土牢房，沒有窗戶或其他通風設備，使得它在冬天像個冰箱，夏天則像個烤箱。


The Chief of the Army Staff, General S.H.F.J. Manekshaw, being greeted by young boys in Dacca on Dec. 27.

ANAND MARG CHIEF HELD ON MURDER CHARGE

(By Our Staff Reporter)
PATNA, Dec. 29:
MR. Prabhat Ranjan Sarkar, spiritual head of Anand Marg, was arrested today at his Patliputra residence under Sec. 302 I. P. C. (murder).

The arrest was made by the Dighe police on a complaint lodged by the C.B.I. which was investigating into a number of allegations against the Anand Marg including the murder of about 18 to 20 Avadhoots (Sanyasis of the Marg who have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it).

Acharya Sarbeshwaranand Avadhoot,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Marg, was also arrested along with his Guru, Mr. Sarkar popularly known as Anand Murtiji, who was to go to Varanasi today to address a Dharm Chkr.

The police later produced them before the S.D.O. Patna Sadar, Miss Radha Singh who rejected their bail petitions. They were forwarded to Buxar Central Jail where they will be lodged.

It is learnt that the C.B.I. has established prima facie case of movement of Anand Murtiji in the murder of some Avadhoots who had voiced their feelings against some of the actions of their Guru. These murders, according to the C.B.I. took place in a planned manner in Singhbhum district.

The C.B.I. is believed to have established the clue of murder of Avadhoot Sadanand and two others near Chandil. Their bodies were disposed of as unidentified

7-Man Body To Probe Killing Of Intellectuals

DACCA, Dec. 29:

section with some disturbances that took place at Ranchi. The police had raided the Anand Marg office there and at other places and had recovered human skulls, which according to the Marg, were kept for "tantra sadhana".

The C.B.I. had raided the Anand Marg headquarters at Patalliputra Colony and seized some papers and unaccounted money amounting to over Rs. 80,000.

The alleged murder of some Avadhoots by their own colleagues caused a serious split in the Anand Marg. Vishokanand Avadhoot, who was the private secretary to Mr. Sarkar, spear-headed the revolt which was later joined by Mr. Sarkar's wife, Mrs. Uma Sarkar.

Mrs. Sarkar deserted the Anand Marg camp and went underground along with her 12-year-old son. Vishokanand and many others also joined them later.

Recently, Mrs. Sarkar had circulated a letter from Calcutta alleging involvement of her husband in the murders. She also alleged that her husband, Anand Murtiji indulged in homo-sexuality.

An inquiry into all these allegations had been entrusted to the C.B.I. by the Union Government which received a number of complaints against the activities of Anand Marg. A team of C.B.I. officials headed by a D.I.G. camped at Patna for months together to complete the investigations.

Yet Another Evidence Of Genocide

KHULNA, Dec. 29:

Yet another evidence of genocide by the Pakistani occupation forces has come to light with the discovery of an execution ground at Gollapara near Radio Station here from where a large number of bodies and human skulls have been exhumed.

Though no immediate estimate of the killings at

1971年12月30日印度民族報紙(Indian Nation)報導巴巴被捕的新聞


班吉布爾中央監獄，帕特納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57. 巴巴的中毒和斷食

1973年2月12日，巴巴成為暗殺企圖的目標。那天他訴說身體不適，監獄醫生被請來，在中央調查局(CBI)的秘密命令下，給了通常是致命劑量的巴必妥類藥物(barbiturates)，並以帕特納醫生開具的藥為藉口。於是巴巴進入抽搐狀態，然後昏迷，當他恢復意識時，他卻看不見，他的大腦也因疼痛而失去感覺。幾天之後，他的視力得到了部分恢復，儘管餘生仍然視力受損。

FOR IMMEDIATE RELEASE

NEW YORK, New York, February 28, 1972 -- An assasination attempt has been made on the life of P. R. Sarkar, spiritual head of the largest yoga society in the world. His followers, numbering some eight million, are located in thirty differe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His personal secretary, Ac. Pranavananda Avadhuta, reported that he was poisoned by food sent through the jail guards and left to die in his small cell at Bankipur Jail, Pantna, India. He was under protection of the C.B.I. (Central Bureau of Intelligence). Jail authorities refused a request by Sarkar for medical assistance, Pranavanananda reported. For five days he remained near death in a semi-concious state; to this date he has received no medical treatment.

P. R. Sarkar's socio-spiritual organization, Ananda Marga, has organized large-scale disaster relief operations and opened over 500 orphanages, hospitals, and schools throughout India. His followers claim he is being held on "concocted" murder charges, "instigated by vested interest groups who view his outspoken ideals and growing support as a threat to their interests. This arrest is the latest in a stormy history of harassment and persecution of his organization." Of the 200 charges which have been filed against him, all but one have been thrown out by the courts.

"We have now abandoned our hope for justice;" said Mr. Paul Fahnestock here today at a news conference, "our peaceful efforts have been met with increasingly brutal rejoinders. We now appeal to the American news media, in its love for Truth, to make an immediate inquiry and investigation into this flagrant oppression. It is our greatest desire tha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be revealed to the world community."

向世界媒體發佈新聞

同年3月，巴巴給比哈爾邦州長寫了幾封信，要求對他的中毒情況進行司法調查。他沒有收到任何答覆。

巴巴寫給比哈爾邦州長的其中一封信

To,

The Governor of Bihar,
INDIA

Through Distric Magistrate, Patna.

Sir,

With due respect and humble submission I would like to bring to your kind notice the following facts along with tales of harassment, torture, mal-treatment, poisoning and other inhuman activities done by different agencies of the Government.

1. That I was arrested by C.B.I. (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on 29th December 1971 at 6:00 in morning on some charges concocted by C.B.I. with certain malafide and political motive. 28th Dec. 71 being Ekadasi (11th moon) was my fasting day. On the 29th morning after I was arrested by C.B.I. they did not allow me to do my morning duties throughout the day. They did not allow me to do my daily spiritual practice. They did not allow me even to take a single drop of water. They produced me before S.D.O., Patna in the afternoon. My remand order to jail was kept ready in S.D.O.'s office before I was produced in S.D.O.'s chamber (not court). This shows that the S.D.O. decided to send me to jail even before she (the S.D.O. was lady) saw the arrested person. She did not ask me a single question and so I did not get the scope to narrate the tales of torture. I was brought to Buxar Jail (it is in another district) at about 11;00 pm i.e. I had to remain without food and water for about sixty hours at a stretch.

2. Due to unhygienic condition prevailing in jail I became sick and on Feb. 72 I was sent to P.M.C.H. (Patna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for treatment. There I was kept under inhuman torture by C.B.I., State C.I.D. and State Police for all the 24 hours upto 3rd April 72. The motive was clear and simple; they wanted to kill me as per secret instruction of C.B.I. In the P.M.C.H. room on. 17 I was forced to remain within four walls of the room for the entire period up to 3rd April. I was not allowed to peep through the window nor to raise the curtain of the door to see the sky. They did not allow me to read news-paper coming from my house. They did not allow me to take food coming from my house and forced me to take unhygienic food prepared by the men of their choice. They did not allow any of my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see me even from a long distance. They created disturbance even in my spiritual practice.

On 14th morning I felt the sixth reaction and that is I was unable to see anything clearly even from a short distance. I became almost blind. A few days after that an eye specialist came and said that I was suffering from conjectivities. On 15th night two more specialists came At time my blood pressure was 180/100. On 16th morning my urine was examined, the sugar was +++ (3plus). I have got no doubt I was poisoned on 12th night and all these are reactions of the poison On 19th Feb. 73 a first class Magistrate was deputed by District Magistrate to record my statement. I have stated that in case of medical treatment the faith of a patie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and as I have lost faith in these Government Doctors and as a strong suspicion has been created in my mind that they have poisoned me as per direction of C.B.I., I don't like to be treated by any Doctor selected by Government I want to be treated by my private Doctor.

In the night of 21 Feb. 73 I requested the jail authority verbally and on 27th Feb. 73 in writing to request the District Magistrate, Patna to depute a 1st Class Magistrate to record my statement demanding a judicial probe. I further told them that I want in that Judicial Commission there may be any Judge of Supreme Court or of any other High Court excepting that of Patna High court (because Patna is the place of occurence). But as ill luck would have it, I have not yet been favoured with the presence of a 1st Class Magistrate to record my statement.

In view of the foregoing I would request you to please favour me by appointing a Judicial Commission to go through all the above mentioned complaints and other relevant matters at an early date. I have got strong suspicion that certain black hands are working against me from behind the curtain and some of them are important persons. I want to disclose the names of those important persons before the Judicial Commission.

Yours faithfully
Sd/ - Prabhat Ranjan Sarkar
5 March 1973
Bankipur Central Jail, Patna.

1. Copy to President of India for information and necessary action.
2. Copy to Secretary General, UN.O. for information

SD/ - Prabhat Ranjan Sarkar
5 March 1973

3. I was sent to Bankipur Central Jail in the first week of April 72. Just a few days after my coming here the authorities stopped my interview with my relations and friends. Even now nobody can see me without a written order from the Court of Law.

4. In the first week of June 72 my mother died. I am her first son. As per usage of India the first son is to do the Spiritual observance of the parent. But the cruel and inhuman authorities of Government did neither allow me to see her in her death bed nor did they allow me to do her last rites.

5. In Bankipur Central Jail also authorities stopped my food continuously for fifty hours with the only intention of killing me as per verbal instruction of C.B.I.

6. I am an aged man of above fifty but because of my regulated and routined life I used to maintain a good health. But due to continuous torture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n general and Jail Department in particular my health has been ruined. Four persons who used to look after me became eye-sore of the jail authorities. Two of them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Daltenganj Jail and two to Buxar Jail, although none of them has got any court case in Daltonganj and Buxar. The only intention of transfer is to keep me alone and kill me conveniently.

7. In the first portion of 1973 they have posted several Sipahis just on the gate of my cell just prevent others to see me. It is clear that they want to kill me secretly and shift the dead body silently with the help of those Sipahis.

8. On 12 Feb. 73 I felt very much unwell in the afternoon. The Jail Doctor came and prescribed certain medicine for Diarrhoea and Dysentry. On the same day at 9:00 pm I again felt unwell. The Doctor was informed and he came at about 10:30. He said that he will be informing the Civil Surgeon, Patna. I requested him to please inform my men also and gave him my residential address and phone number. The Doctor came again at about 11:00 and told me that he has informed the Jailor to send the news to the address of my men. Afterwards I came to know that the jailor did not convey the news to my men and suppressed the fact for reason best known to him.

9. At about 11:00 pm on 12th Feb 73 the Jail Doctor said the Civil Surgeon is not to come to see you but he has prescribed a medicine for you. He administered that so called medicine which was actually a poison. Just after taking the medicine I became sense-less. I came back to senses at about 7:00 am on 13th Feb 73. At that time I was undergoing the following five reactions of that poison. They were:-

i. Extreme weakness throughout the body.
ii. Nervous reaction throughout the body.
iii. Profuse watering from both the eyes.
vi. Extreme pain in brain.
v. Inertness of brain.

ANANDAMURTIJI
SUFFERING
FROM THE
REACTIONS OF POISONING.

To

The Governor of Bihar,
Patna (India)

Sir,

I would like to bring to your kind notice the fact that from about 9 O'clock yesterright I am suffering from extreme pain in lower portion of my body along with burning sensation but the jail authorities have done no arrangement for my nursing and medical treatment. If such a state of affairs continues and if the jail authorities want to kill me like this, I will have no other alternative but to resort to some other step for which the Government will be solely responsible because of their not doing the needful in response to my timely request.

This is for your kind information and necessary action please.

It may please be added that since 13.2.73 I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the reaction of poisoning which was done on 12.2.73 night and I have not been served with a single drop of medicine since 16.2.73.

Yours faithfully,

Sd/-
(Prabhat Ranjan Sarkar)
12/2/73 (12 hours)
Bankipore Central Jail, Patna.

The Governor of Bihar,
Patna, India.

Sir,

As I am a sick man and there is nobody to look after m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oppression of the Jail Department has reached its zenity point, I find no other alternative but to stop taking food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This is for your information please.

Yours faithfully,
Sd/Prabhat Ranjan Sarkar,
1-4-73.
Bankipore Central Jail,
Patna.

//True Copy//

因此，他告訴印度總統和其他政府官員，他別無選擇，只好進行斷食抗議。於是1973年4月1日開始斷食，一直持續到1978年8月2日他從監獄獲釋—五年四個月又兩天後。

We have just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the Central Office in India (March 7)

"FROM CENTRAL OFFICE:

BABA UNCONSCIOUS LOWER PORTION PARALYSED - HANDS INACTIVE - VOICE INAUDIBLE - EYES CLOSED - PUBLICIZE COMMUNICATE EVERYONE
- GIRIJANANDA "

Our Bábá has been in jail for over two years now. He has been fasting for almost an entire year. The news we have been receiving from India about His condition and case has been scanty. Today (March 7) we received the above telegram.

About one week ago, we received a newsletter from the Central Office in India. We have been requested to reprint the newsletter and to send it to all sectors. The newsletter will be sent twice a month to keep us up to date on events and to vibrate us with wonderful Bábá stories.

A Bábá story appeared in the newsletter which vibrated us all so much when we read it. I really feel that, in light of Bábá's condition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story has taken on even deeper significance. HIS LOVE IS ALL
- Lilá

傳達巴巴中毒的電報說明

在這段時間裡，巴巴每天二次而每次以一杯液體(通常是酸凝乳水；依他的指示，一份酸凝乳加三份水)來維持生命，每天由他的私人助理達達•拉曼南達(Dádá Rámánanda)帶到監獄。後來有人問他，儘管延長斷食，他是如何倖存，他說：「這沒有什麼不自然的。唯一的區別是，當其他人從食物中吸收能量時，我必須直接從陽光中獲取能量。」事實上，巴巴是否甚至真的需要酸凝乳水，還很難說。有人說他只是為了防止消化器官虛脫而攝取；其他人則說這阻止了監獄當局強迫他進食。

The Washington Star
SATURDAY,
DECEMBER 27, 1975

Leader Enters 1,001st Day of Protest Fast

Prabhat Rainjan Sarkar, author, philosopher, and spiritual leader of Ananda Marga, a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and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today began fasting for the 1001st consecutive day in the the Bankipur jail in Patna, India.

Sarkar, also known by his spiritual name, Shrii Shrii Anandamurti, has been a political prisoner of the Gandhi regime for the last four years, since December 1971.

YESTERDAY his followers here and in hundreds of other cities fasted and held commemorative meditation meetings, marking the 1,000 days of his fast and to draw further attention to what they feel are injustices toward him and toward their organization.

The 54-year-old spiritual leader has abstained from all solid food since April 1973, after an attempt to poison him while in the jail. He is protesting the denial of basic human rights to himself and to other members of his outlawed religious and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He alleges that he and they have been harassed, arrested on false charges, and often tortured by the Indian government.

As a result of the extended fast and poor jail conditions, Sarkar's health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He is now unable to sit up and his voice is barely audible.



PRABHAT SABHAR
Trial begins Jan. 4

OLAF OFTEDAL, nutrition expert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said that "it is medically impossible for Mr. Sarkar to still be alive after 1,000 days of fasting on the small quantities of Horlicks (malted milk in water) that he has been taking each day." The profound metabolic changes that could have enabled this unprecedented fast seem to be a product of Sarkar's proficiency in yoga and meditation, his followers say.

After four years of legal maneuvering and numerous delays, his trial is scheduled for Jan. 4 in Patna.

The case, which has been front-page news in India since his arrest, is expected to last several months. Spokesmen here for Ananda Marga feel that, given the current repressive environment in India and in light of the banning of Ananda Marga last summer, "there is little hope that justice will be available."

They cite the numerous irregularities in the proceedings, denial of bail, repeated violations of his rights to see his lawyers, substandard jail conditions, and "the vociferous attacks made in the government-controlled media" as giving faint hope for a fair trial.

THE CASE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unity. Particularly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Divis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the Rights of Man have been following the case closely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Letters from concerned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prompted the interest.

Ananda Marga emphasizes social service, and is somewhat distinct from other yoga-inspired groups in this respect.

In the Washington area, the organization operates a clothing distribution program, the Emergency Pantry and Canned Food Program, providing food for families and senior citizens in need, and literacy training. A spiritually-based primary school is being opened in Northern Virginia.

A branch of the Ananda Marga Universal Relief Team is active with the local Red Cross, providing first aid and disaster services. Members offer free classes in meditation and relaxation throughout the area.

Headquarters here are at 1354 Montague St. NW.

1975年12月27日《華盛頓星報》(The Washington Star)報導巴巴斷食的新聞

大約在1973年4月的第二週，他的姐姐希拉普羅巴(Hiiráprabhá)試圖說服他吃固體食物。巴巴笑著拒絕說：「我從未違反你的願望，但是我發誓，我也不想打破這個誓言。有一天，我一定會出來，並且中止斷食，只從你的手中取用食物。」

六年後，即1979年2月12日早晨(他從監獄釋放後的第一個中毒週年紀念日)，巴巴對那天為了一般的靈性開示而聚集的瑪琪們說：「我曾寫信給印度總統，我知道誰是幕後操縱的黑手。」然後他繼續說，每一年應該慶祝他的中毒週年紀念日—慶祝他得以倖存—並且將它稱為藍喉節(Niilakańtha Divas)。Niilakańtha的意思是「藍色的喉嚨」，是希瓦(Shiva)的名字之一。


MAHARIKA MIMES

Margiis undertake large scale international protest against GURU's persecution

Anandamurti on 88th day of fasting

Ac. Punyanandaji tortured and beaten by New Delhi police

Two Deciding Paras


MAHARIKA MIMES

Central Committee appeals to all Margiis, moralists

Ananda Marga Guru tortured in jail

Worldwide protest against Anandamurtiji's imprisonment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58. 巴巴在監獄



由於中毒的副作用，有許多個月巴巴都無法說話。在此期間，他都用寫字板進行交流。 1972年6月，他的母親去世，但作為長子的他不被允許執行最後的儀式。由於巴巴遭受了許多折磨和痛苦，以及隧道盡頭沒有曙光，情況似乎無望。但是他繼續向瑪琪和工作者保證，法性最終將會戰勝。

與其他囚犯不同，由於巴巴的道德力量和卓越人格，他在監獄工作人員中佔了上風，要求他們正確地履行職責，每當他們濫用職權時，他都會責備他們。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漸漸開始尊重和愛他，當他們對他的尊敬與他們作為獄卒的職責發生衝突時，對他們來說，被替換並不罕見。

一段時間之後，巴巴被允許接見以小組形式的訪客，瑪琪們從世界各地蜂擁而至，聽他給的靈性開示。他們與他的會面有許多超自然的故事。甚至監獄工作人員也有他們的故事。施用毒藥的監獄醫生很快就被達摩•達斯•卡爾瓦爾博士(Dr Dharma Dás Kalwár)取代。這個故事是他說過的眾多故事之一：

「當我走近巴巴的牢房時，我看到來自房裡的柔和光線。當我看著時，我看到巴巴正在靜坐中，而且漂浮在接近天花板的空中。光線是來自他的身體。我非常驚訝，我不知道該怎麼想。我肯定眨了眨眼睛，因為在下一刻，巴巴回到了他的帆布床上，仍然保持著靜坐的姿勢。我驚訝地脫口而出，他卻告訴我：『安靜!』」

有一晚，監獄長覺得巴巴不在祂的牢房裡。他檢查了一下，牢房是空的。然後，他看到外面的一束光從天而降，降落在巴巴的牢房裡。他再次檢查，巴巴竟在那裡。巴巴告訴他：「半夜不要來我的牢房。我是個很忙碌的人。」

1974年3月，一群反對政府的知名政治家訪問了巴巴。巴巴的政策是不與非瑪琪會面，但這一次他做了例外。他們試圖說服他中止斷食，以挽救自己的生命，但巴巴毫不含糊地告訴他們，他是為自己的理想而斷食，他的理想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然後，當他們離開時，他補充說，民主離不開道德，道德已經成為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政權的受害者。

1974年下半年，查克拉博蒂獨立調查委員會(Chakraborty independent inquiry commission)得出結論，監獄醫生故意對巴巴施以過量的巴比妥類藥物治療，而帕特納醫生公開表明他沒有被徵求處方藥的意見。

1975年1月，巴巴警告瑪琪們要為六個月後的緊急情況做準備。他建議他們儲備為期兩年的米、扁豆糊、油和其他基本必需品。早在1971年，有一天他就在洗手間裡冷淡地評論：「1975年，我們的組織將面臨嚴重的危機。即使你走過多少英里路，也不會遇到任何一個會承認自己是瑪琪的人。這將是瑪迦經歷最多考驗的時期之一。」

1975年6月，安拉阿巴德高等法院(Allahabad High Court)判定英迪拉•甘地總理因其1971年大選而犯有選舉舞弊罪。公眾和反對派領導人都呼籲她辭職，全國各地爆發了廣泛的動亂。但在最高法院確認高等法院的裁決之前，1975年7月4日，她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實施了戒嚴令，禁止24個反對派團體，其中有14個團體附屬於阿南達瑪迦和泛宇進用論者組織(Proutist Universal)。成千上萬的工作者和瑪琪們被囚禁並遭受酷刑，其他人則被迫轉入秘密工作。幸運的是，由於六個月前巴巴的指示，在緊急狀態的21個月期間，男性被囚禁的家庭沒有遭受到過度的艱苦。


REGD. NO. H/SD-23

INDIAN HERALD

NATIONAL ENGLISH DAILY

Founder & Editor: THAKUR V. HARI PRASAD

SPECIAL SUPPLEMENT

2 Pages — HYDERABAD, Thursday, June 26, 1975 — PRICE 15 Paise

EMERGENCY DECLARED

JP, Morarji, Advani, Asoka Mehta & Vajpayee arrested

Raj Narain, Mody & Chandra Sekhar held

同時，巴巴的斷食持續不減。由於黑暗、潮濕和不通風的監獄牢房的不衛生狀況，他的健康繼續受到影響。但是他既沒有屈服也沒有任何中斷的徵兆。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59. 捐軀者 (Dadhiicis)

據說大賢捐軀者(Maharśi Dadhiici)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可以用他的骨頭來製造希瓦的神秘武器金剛杵(vajra)，以對抗當時的雅利安人的壓迫。

喜悅之城在1967年3月5日遭受第一次攻擊之後，巴巴說：「基督徒為基督教而死時，他們被稱為殉道者；當伊斯蘭教徒為伊斯蘭教而死時，他們就被稱為殉教烈士(shahiids)。當我的孩子們為了至上法性的理想而犧牲自己的生命時，我稱他們為捐軀者(dadhiicis)。

第一批捐軀者在喜悅之城現今被稱為達希奇山(Dadhiici Hill)的地點被殺害，他們是達達•阿貝丹南達(Dádá Abhedánanda，當時是巴巴的私人助理)、達達•薩西達南達(Dádá Saccidánanda)、阿瓦達•庫瑪(Avadhá Kumár)、普拉巴薩•庫瑪(Prabhása Kumár)和巴哈拉•庫瑪(Bharat Kumár)。他們被殺害的那一天(3月5日)每一年都以捐軀者節(Dadhiici Divas)作為紀念。

從那時起，其他的瑪琪們多年來為法性奮鬥而喪生。其中最著名的是為抗議巴巴被監禁而自焚的捐軀者(按照帕瓦蒂的傳統，為抗議其父對希瓦的羞辱而自焚)。

達達•迪維揚南達(Dádá Divyánanda)是第一位於1973年4月9日凌晨4時在帕特納的比哈爾邦立法議會前面自焚的弟子。當天晚些時候，瑪琪們在帕特納舉行抗議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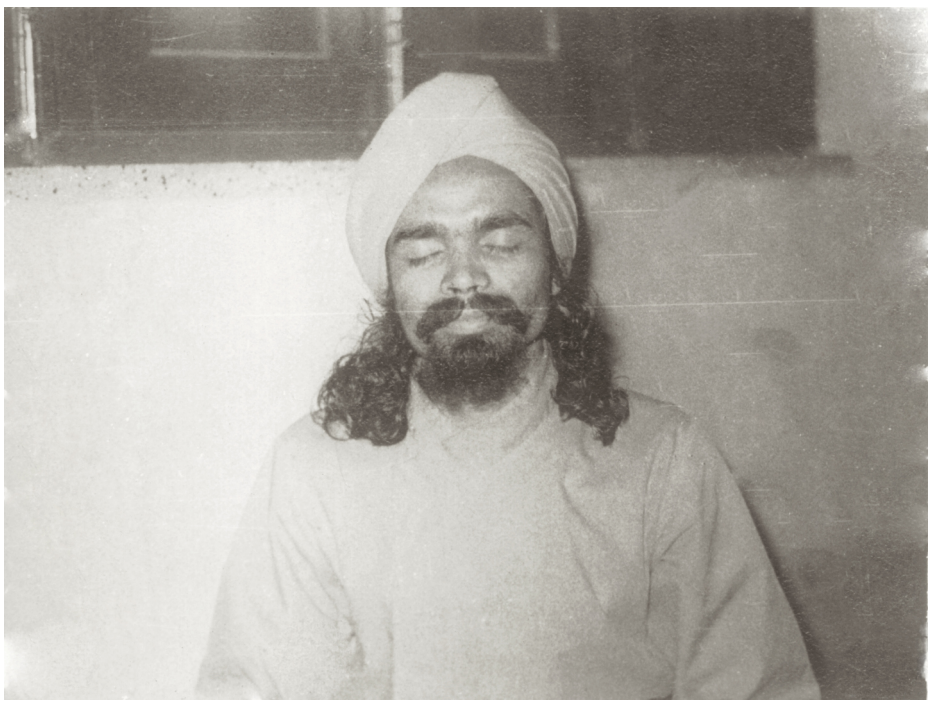


1973年4月23日，達達•迪內斯瓦蘭南達(Dádá Dineshvaránanda)在德里的舊堡自焚，同一天，數百人在德里船艇俱樂部(Delhi Boat Club)的抗議集會上被逮捕。

達達•阿圖蘭南達(Dádá Atulánanda)與巴巴一起被監禁，並且當巴巴的私人助理，在1974年9月11日自焚，抗議幾天前巴巴的牢房遭到襲擊時對巴巴的虐待。他利用煤氣灶的煤油，但自焚未遂，後來在醫院裡過世。



達達•阿圖蘭南達(Dádá Atulánanda)





達達•迪維揚南達(Dádá Divyánanda)

1975年初，達達•泰格甚瓦蘭南達(Dádá Tyágeshvaránanda)被囚禁在帕格爾布爾(Bhagalpur)時被警察毆打致死。

緊急情況結束後，為確保巴巴的釋放做了孤注一擲的嘗試，1978年發生了最後一波自焚事件：2月8日嫡嫡•烏瑪(Didi Umá)和達達•洛克什(Dádá Lokesh)在柏林，2月17日達達•加根(Dádá Gagan)在達拉斯，6月14日嫡嫡•阿斯蒂蒂瑪(Didi Asitima)在馬尼拉，以及後來的10月2日尚蒂(Shánti)在日內瓦。

加爾各答巴利根戈(Ballygunge, Calcutta)附近的比洪塞杜橋(Bijon Setu)，是1982年4月30日發生慘烈大屠殺的現場，當時十五位達達(Dádá Bháveshvaránanda, Dádá Krpáshivánanda, Dádá Kamaleshánanda, Dádá Prashivánanda, Dádá Girishánanda, Dádá Sútreshvaránanda, Dádá Ártasevánanda, Dádá Ádishivánanda, Dádá Veńkateshvaránanda, Dádá Viirendra, Dádá Suvrata, Dádá Mukul, Dádá Somanáth, Dádá Bálabhadra and Dádá Vrajagopála)、一位嫡嫡(Didi Ánanda Pracetá)和一位瑪琪弟兄拉姆拉格瓦拉(Rámraghuvara)在前往教育會議的途中被CPI-M(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公然地殺害。他們是我們學校的老師，共產黨員虛假地聲稱我們綁架了兒童，從而煽動了這次攻擊。迄今為止，沒有人因謀殺而被捕。

達達•阿西曼南達(Dádá Asiimánanda)和其他四位瑪琪兄弟於1990年4月2日在喜悅之城的Dimdiha，被共產黨員唆使的村民們殘酷殺害。

1988年1月24日，達達•阿吉坦南達(Dádá Ajitánanda)在西里古里(Siliguri)監獄，因為拒絕支持共產黨提出的虛假案件而被毆打致死。

1990年6月4日，達達•卡倫凱坦(Dádá Karuńáketan)在喜悅之城抗議警察對許多海外瑪琪們的虐待時，被警察開槍打死。有四位瑪琪也因此而受傷。

多年來，在反對瑪迦的理想的政黨手中還有其他鮮為人知的傷亡事件。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60. 釋放巴巴的運動

巴巴入獄後不久，世界各地發起了一場釋放巴巴的運動，以引起人們對他入獄的不公正之注意。最活躍的兩個國家是澳大利亞和美國。雪梨區(現今的蘇瓦區)瑪琪們和工作者的宣誓，體現了該運動的精神：

「我以至上本體和瑪迦上師的名義宣誓，直到我們把巴巴從監獄裡帶出來，我才會停止或考慮自己的需要。」

編者

華盛頓特區的釋放巴巴運動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我們發佈新聞稿，組織遊行示威，並遊說美國國會，得到了幾位參議員的支持，尤其是當我們告訴他們，巴巴受到共產黨員的迫害(在冷戰年代，所有你必須做的就是說「共產黨員」，那麼所有的耳朵就會豎了起來!)。







威爾斯(Wells)報告是英國律師和女王的律師威廉•威爾斯(William Wells)在國際委員會為雪莉阿南達慕提•雪莉•(Shrii Shrii Ánandamúrti)獲得正義而準備的。而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和國際人權聯盟委託的謝波德報告(Sheppard report)，由加拿大律師協會的克勞德•阿曼•謝波德(Claude-Armand Sheppard)提交給在美國國會大廈的國會人權委員會。

由於印度剛剛宣佈緊急狀態，以及巴巴在監獄狀況的報導下降，1975年夏天，釋放巴巴的運動在華盛頓特區組織了泛宇自由遊行示威(Universal Freedom March)，以及在加州舊金山組織了世界道德主義家聯合集會(Moralists of the World Unite rally)。數百名瑪琪從全國各地聚集起來，以喚起人們認識到巴巴的困境。





華盛頓特區的泛宇自由遊行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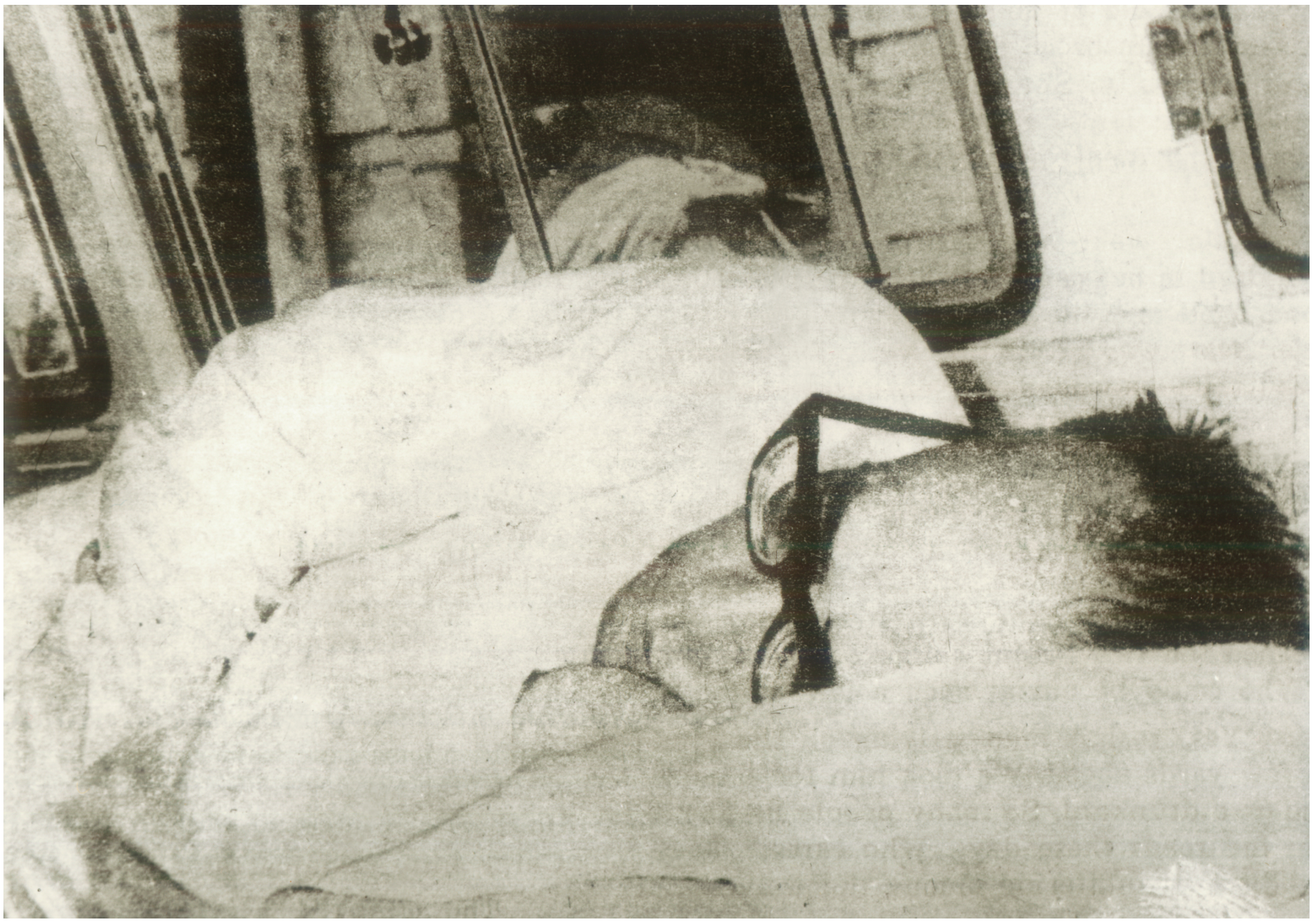




加州舊金山的世界道德主義家聯合集會。達達•加根(Dádá Gagan)向人群講話，兩年半後在德州達拉斯市自焚。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61. 巴巴的審判



為了給予供述，巴巴被救護車送到法院，這張照片攝於1972年7月。1976年11月的審判，他也是在非常類似的情況下被載送到法院。

巴巴及其四名同案被告的審判是在印度緊急時期進行的。實行戒嚴令後，他們的案件本是司法的曲解，已變成一場十足的鬧劇。在恐懼和恐嚇的氣氛下，被告被阻止傳喚證人代表他們作證，而這一判決已成定局。1976年11月26日，他們被判有罪。

那是一個星期五，由於判決定於下週一，所以巴巴的律師納格甚瓦•普拉薩德(Nágeshvar Prasád)周末時把自己關起來以深思其對策。然後那個星期一，他以一種逆向心理方法請求死刑，並向法官建議，絞刑會確保巴巴在歷史的定位上是一位偉大的烈士。這個計畫奏效了，巴巴和他的同案被告被判處無期徒刑。然而，在那似乎是最黑暗的時刻，巴巴轉向他的律師，微笑著說：「現在形勢將會扭轉。」

形勢扭轉沒花多久時間。隔年年初，隨著國際壓力的增加，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同意舉行大選。由於許多人受到戒嚴令的痛苦折磨，持異議的浪潮使她失去了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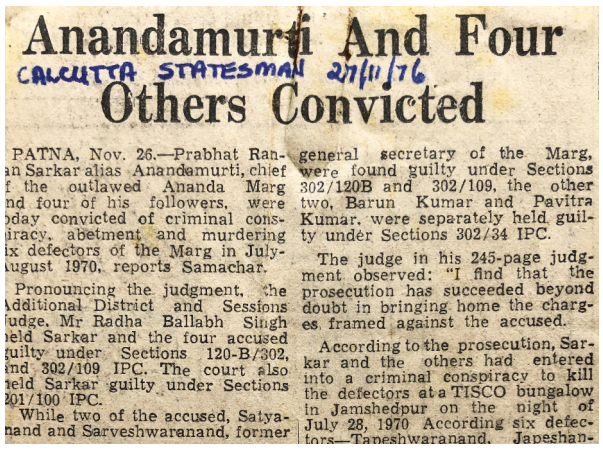
解除了緊急狀態，釋放了被拘留將近兩年的數千名瑪琪和工作者。

1978年7月4日，對巴巴及其同案被告的判決被推翻。帕特納高等法院宣佈他們無罪。

巴巴聽到消息後說：「就繼續拉動戰車的繩子吧；勝利將會追隨你。你不必追逐勝利。記住，戰車的輪子永遠不會停在流浪狗的吠叫聲中。」

瑪琪們帶領勝利隊伍進入監獄大門，巴巴向他們傳達了這個訊息：「你們將會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上獲得勝利。」

兩天前，當每個人都在緊張地等待結果時，巴巴評論道：「如果你想要建造堅固的結構，你將必須透過雨天和烈日使它變乾。毫無疑問地，這需要一些時間，但是結構變得堅固又耐用。同樣地，也許有些人看到我們的困難會感到失望。」



Anandamurti And Four Others Convicted

CALCUTTA STATESMAN 27/1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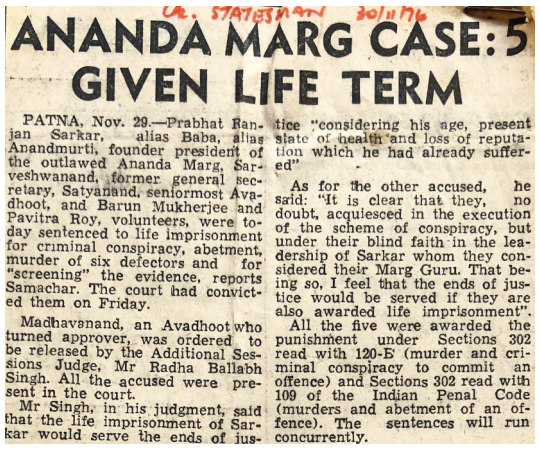
PATNA, Nov. 26.—Prabhat Ranjan Sarkar alias Anandamurti, chief of the outlawed Ananda Marg and four of his followers, were today convicted of criminal conspiracy, abetment and murdering six defectors of the Marg in July-August 1970, reports Samachar.

Pronouncing the judgment, the Additional District and Sessions Judge, Mr Radha Ballabh Singh held Sarkar and the four accused guilty under Sections 120-B/302, and 302/109 IPC. The court also held Sarkar guilty under Sections 201/100 IPC.

While two of the accused, Satyanand and Sarveshwaranand, former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Marg, were found guilty under Sections 302/120B and 302/109, the other two, Barun Kumar and Pavitra Kumar, were separately held guilty under Sections 302/34 IPC.

The judge in his 245-page judgment observed: "I find that the prosecution has succeeded beyond doubt in bringing home the charges framed against the accused.

According to the prosecution, Sarkar and the others had entered into a criminal conspiracy to kill the defectors at a TISCO bungalow in Jamshedpur on the night of July 28, 1970 According six defectors—Tapeshwaranand, Japeshan-



ANANDA MARG CASE: 5 GIVEN LIFE TERM

STATESMAN 30/11/76

PATNA, Nov. 29.—Prabhat Ranjan Sarkar, alias Baba, alias Anandmurti, founder president of the outlawed Ananda Marg, Sarveshwanand, former general secretary, Satyanand, seniormost Avadhoot, and Barun Mukherjee and Pavitra Roy, volunteers, were today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for criminal conspiracy, abetment, murder of six defectors and for "screening" the evidence, reports Samachar. The court had convicted them on Friday.

Madhavanand, an Avadhoot who turned approver, was ordered to be released by the Additional Sessions Judge, Mr Radha Ballabh Singh. All the accused were present in the court.

Mr Singh, in his judgment, said that the life imprisonment of Sarkar would serve the ends of justice "considering his age, present state of health and loss of reputation which he had already suffered"

As for the other accused, he said: "It is clear that they, no doubt, acquiesced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scheme of conspiracy, but under their blind faith in the leadership of Sarkar whom they considered their Marg Guru. That being so, I feel that the ends of justice would be served if they are also awarded life imprisonment".

All the five were awarded the punishment under Sections 302 read with 120-E (murder and criminal conspiracy to commit an offence) and Sections 302 read with 109 of the Indian Penal Code (murders and abetment of an offence). The sentences will run concurrently.



THE INDIAN NATIC

AN INDEPENDENT DAILY

A, WEDNESDAY, JULY 5, 1978 ASHADH KRISHNA, 15 SHAKE1900

Anand Murti, 4 others acquitted by Patna High Court

PATNA, July 4:

THE 24-year-old socio-spiritual organisation Ananda Marga with international followings today got a boost when the Patna High Court acquitted its spiritual head Prabhat Ranjan Sarkar alias Anand Murti and four of his followers of charges of criminal conspiracy and murders of six defectors.

The morale-boosting judgement for the Margis world over was delivered coinciding with the date when four years ago on July 4 the organisation with all its offshoots was banned in 1975, reports UNI.

Their Lordships Mr Justice Parmeswar Prasad Sinha and Mr Justice Choudhary Sha Saran Sinha while allowing the criminal appeals against the orders of the Sessions court convicting Anand Murti and four others-Sarveshwaranand Avadhoot, Satyanand Avadhoot, Barun Kumar and Pabitra Kumar, however, ordered that the appellants be set at liberty forthwith unless they are required to be detained in any other case.

Their Lordships, in separate judgements, delivered in a packed courtroom observed that the prosecution had fail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s to substantiate the charges including murders against the appellants.

Of the two honourable judges who heard the appeal, Mr Justice Choudhary, however, found the appellants entitled to "benefit of doubt". The judgement was delivered by Mr Justice SibeshWar Prasad counts Clerk in the railway workshop there and founded this 'socio-spiritual' organisation Anand Marga Pracharak Samgh in 1954-55.

Mr Sarkar after establishing his organisation with good following shifted the headquarters from Jamalpur to Bagiata in the district of Purulia in West Bengal in 1966 and set up a complex named Anandnagar.

According to the prosecution on March 5,1967 there was a fierce fight between the followers of Anand Margs and the villagers in which five follo-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62. 神秘人



這張照片於 1964 年 10 月 13 日在齋浦爾的風之宮(Hawámahal, Jaipur)拍攝，被刊登在「神秘人」(Mystery Man)這篇文章中。

1978年，雙週刊《今日印度》雜誌的通訊記者堅持要求採訪巴巴。達達•拉曼南達(Dádá Rámánanda)最後同意把一系列問題提交給巴巴，並回覆記者說：「巴巴從未同意接受採訪，但就您而言，您的問題單儘管吹毛求疵，但非常受到他的歡迎。」

巴巴於1978年7月被宣告無罪後，對記者的問題作了以下答覆。就在巴巴被釋放的前幾天，發表在1978年8月1日至15日的《今日印度》上，文章題目為「阿南達慕提：神秘人」。

問：您對高等法院的判決有何看法?雖然全世界有數以百萬的追隨者慶祝這一天為「法性的勝利」，但您沒有表達任何反應，而您的追隨者中的一位則解釋說，由於您是冷靜的(Nirvikára)，所以您很冷靜地接收消息。您從不對任何事情做出反應，如果這是事實，為什麼呢?

答：法性的勝利是一種自然現象。凡是自然的事物都應該以正常的冷靜去接受。

問：您的追隨者聲稱您和您的組織已成為某個旨在摧毀您的組織的機構故意進行的惡意宣傳的受害者。在您入獄的過去七年中，對您的組織造成了很多損害。

現在，如果您對所有指控均無罪，那麼您打算如何消除公眾的誤解以重建您的組織?

答：我們將透過主體接近與客體調適來履行我們的人道主義職責。

問：由於您與公眾之間缺乏溝通，過去造成了很多混亂。您現在是否認為與公眾保持聯繫是適當的，這樣就不會繼續造成混亂?您為什麼過去過著隱居的生活?

答：我沒有必要與公眾接觸，因為實際的社會服務是由組織的工作者提供的。我只是協助工作者。

問：阿南達瑪迦在西方普及並吸引大批民眾的速度，令人產生懷疑，認為它受到某些外國機構的支持或贊助。此外，您過去對KGB(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和CBI(中央調查局)的攻擊，卻沒有提及CIA(美國中央情報局)，這增加了混亂。您對這個指控又怎麼解釋呢?

答：我不知道CIA是否對阿南達瑪迦做出任何的傷害。如果有足夠的證據，請通知我，我肯定會譴責他們。我對任何組織都沒有偏好。好人應該始終以明確的語言得到支持而壞人應該受到譴責。

問：據稱您想奪取政治權力並在世界上建立完美智士政府(Sadvipra Ráj)。毫無疑問，這在法庭上遭到了反駁，但與此同時，法庭在審訊中提到的書籍也證實了您說過的這種觀點：「暴力是生命的本質。」您如何解釋這個事實呢?

答：我在法庭上說過的，是不可更改的。我使用的文字是「完美智士社會」(Sadvipra Samáj)，而不是「完美智士政府」(Sadvipra Ráj)。「政府」(Ráj)是「社會」(Samáj)的微觀部分。我對暴力的看法已經被我澄清了。它並非總是「傷害」(hiḿsá)。我對暴力的解釋可以與「不傷害」(ahiḿsá)共存。

問：您有任何的政治野心嗎?您是否認為除非消除腐敗，否則社會將不會合您意?您想要如何建立起這種社會?除非您積極參與政治，否則有可能嗎?

答：我沒有政治野心。我為了人類社會的福祉提出了進步利用理論(Prout)。那些喜愛它的人們將會實現這個理論。

問：您對民主有何看法?

答：只有在至少51%的選民中存在以下基本因素時，民主才能成功—道德、識字和社會-經濟-政治意識。否則，這是欺騙公眾的一種手段。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63. 巴巴的獲釋

1978年8月2日，在將近7年的監禁，可能會殺害其他任何人的中毒事件，以及5年多的斷食之後，每一位瑪琪都渴望的一天終於到來。成千上萬的瑪琪和大眾都聚集在一起看巴巴從監獄中獲釋。駛入的火車上頭和裡面都是如此擁擠，虔誠者大量湧進城鎮。在某些情況下，全村的人都出來觀看。警察封鎖了從火車站到監獄大門的道路。商店和辦公室都關閉，人們從監獄到道場，一路排好隊伍。

下午一點鐘，巴巴受到情緒激動又熱烈的歡迎。人們以多種方式歡欣鼓舞：有些甚至歡喜地騎著大象。大多數的人高興地追著巴巴的車子，在上面撒鮮花，然後大喊著：「勝利屬於至上父親! (Param Pitá Bábá ki Jái!)」從監獄到他在巴連弗邑殖民地(Pataliputra Colony)的住所莊嚴地前進。

那天下午，巴巴中止了他的斷食。正如早在1973年，他的姐姐希拉普羅巴(Hiiráprabhá)試著說服他中止斷食，他就向她承諾。所以五年多來第一次從她那裡取用固體食物。

第二天，為了這個場合設置了一個大遮篷，擠滿了瑪琪們，其中許多人熱淚盈眶，巴巴給了他的第一個出獄後講道「生而無懼」(Live Without Fear)，後來他宣佈為大法會的靈性開示。

當月晚些時候，巴巴說：「當我在監獄時，我受到了一些人的許多誹謗，而這些人如今在讚美我。但是我對他們的所有誹謗都無動於衷，現在我也不想要他們的諂媚。」

1988年8月2日是他從監獄獲釋的十週年，他給了一個特別的靈性開示來紀念這個場合。 以下是靈性開示的一些摘錄：

「我們並不是要傷害任何人。但是，當不義之人(adhármika)對你使用武力時，你必須自衛。這不是傷害[暴力]，而是自衛[pratirodha]。那些反對我們的人遇到了悲慘的結局，現在已經與土壤融為一體。

「遵循不義的人們相信，他們有權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有一位女士認為她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當反作用力沒有立即到來時，罪人認為他們可以再僥倖成功。但是，獲得權力不斷上升，並不意味著他們變得高尚。就像印度洗衣工將衣服高高舉過頭頂一樣，它們上升得很高，不料卻摔了下來。

「3500名瑪琪和工作者被政府逮捕。所有人都是無辜的，但政治領導人使用自己的權力來對付這些無辜的人民，一點都沒有罪惡感。

「當我被釋放時，隊伍是如此地長–你們記得嗎?監獄當局看到人群在等待，告訴我說，如果這樣的隊伍正在等待他們的獲釋，他們也願意被監禁。

「我在監獄裡面臨這麼多麻煩。當我被釋放時，我不良於行...我必須使用輪椅...我不希望任何人遭受與我同樣的麻煩。但是在為法性奮鬥的過程中，如果遇到麻煩，你應該接受它。如果你採摘一朵花，它的刺可能會刺傷你。你的慰藉是，你的奮鬥結果必將勝利。我們的道路是「kliśt-akliśtá」–最初有麻煩，但最後沒有麻煩。

「法性是勝利的原因。聰明的人應該尋求法性的幫助。如果你想要去賈姆穆(Jammu)，你應該坐上賈姆穆快車–你就會自動到達那裡。同樣地，你應該追隨法性之路，你必定會取得勝利。」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64. 巴巴給予心靈之舞 (Kaośikii)

1978年9月6日，巴巴給予了心靈之舞(心靈擴展的舞蹈)，並把它介紹作為運動和藥方，特別有益於女性，也有益於男性。他將其觀念解釋為神秘主義的內在精神；在小宇宙和大宇宙之間建立起關係，並與至上意識建立起聯繫。他列出了22種對身心健康的好處。 從那時起，在大法會和其他阿南達瑪迦的活動期間，以及在體位法(ásanas)之後，都會鍛鍊它：

「正確的順序如下：拉莉塔瑪米卡舞蹈(Lalita)、靜坐、體位法、心靈之舞(Kaośikii Nrtya)，最後是弟兄們跳的勇士舞(Táńḍava)。」

更多有關心靈之舞的巴巴語錄：

「永恆的希瓦(Sadáshiva)最初介紹了勇士舞，而就心靈之舞而言，我在1978年9月6日首次介紹了它。事實上，勇士舞和心靈之舞不只是舞蹈形式，更多的是有益於身體的體育鍛煉。」

「對於女士們，有必要有類似於勇士舞的舞蹈，而心靈之舞將適合這個目的。我希望你們大多數人已經學會了。它將對你的身體、心靈和靈性產生非常好的影響。」

「由於某些生理限制，勇士舞的鍛鍊不適合女性。但是她們也需要一些東西。我在帕特納的時候，發明了一種新型的女性舞蹈運動，我稱之為心靈之舞(kaośikii nrtya)。至於好處，心靈之舞和勇士舞同樣重要。」

「我於[1978年]9月6日發明了心靈之舞。這種舞蹈既是一種運動，也是一種治療二十二種疾病的藥物…它是萬靈丹…針對幾乎所有的女性疾病以及許多的男性疾病…對大多數的肝臟疾病也是藥方。它確保了婦女的安全分娩，以及控制老化的到來。這是一種良藥。」

「心靈之舞與個體的最內在自我有關…透過舞蹈和透過kiirtana，表達的特質帶出了內在的自我，也就是對內在的自我給予適當的表達–舞蹈的特質與kiirtana一起稱為心靈之舞。心靈層次(Kośa)的意思是『內在的自我』，這就是為什麼這種舞蹈在人類生活的心理和靈性層面上具有巨大的價值。」

「你們知道在唱誦kiirtana期間使用的拉莉塔瑪米卡舞蹈(lalita mármika)是純粹的靈性舞蹈，而心靈之舞是一種心理-靈性舞蹈–它始於心理層面，最終達到靈性層面。勇士舞則是生理-心理-靈性的。」



於牙買加金斯敦舉行大法會，在巴巴面前跳心靈之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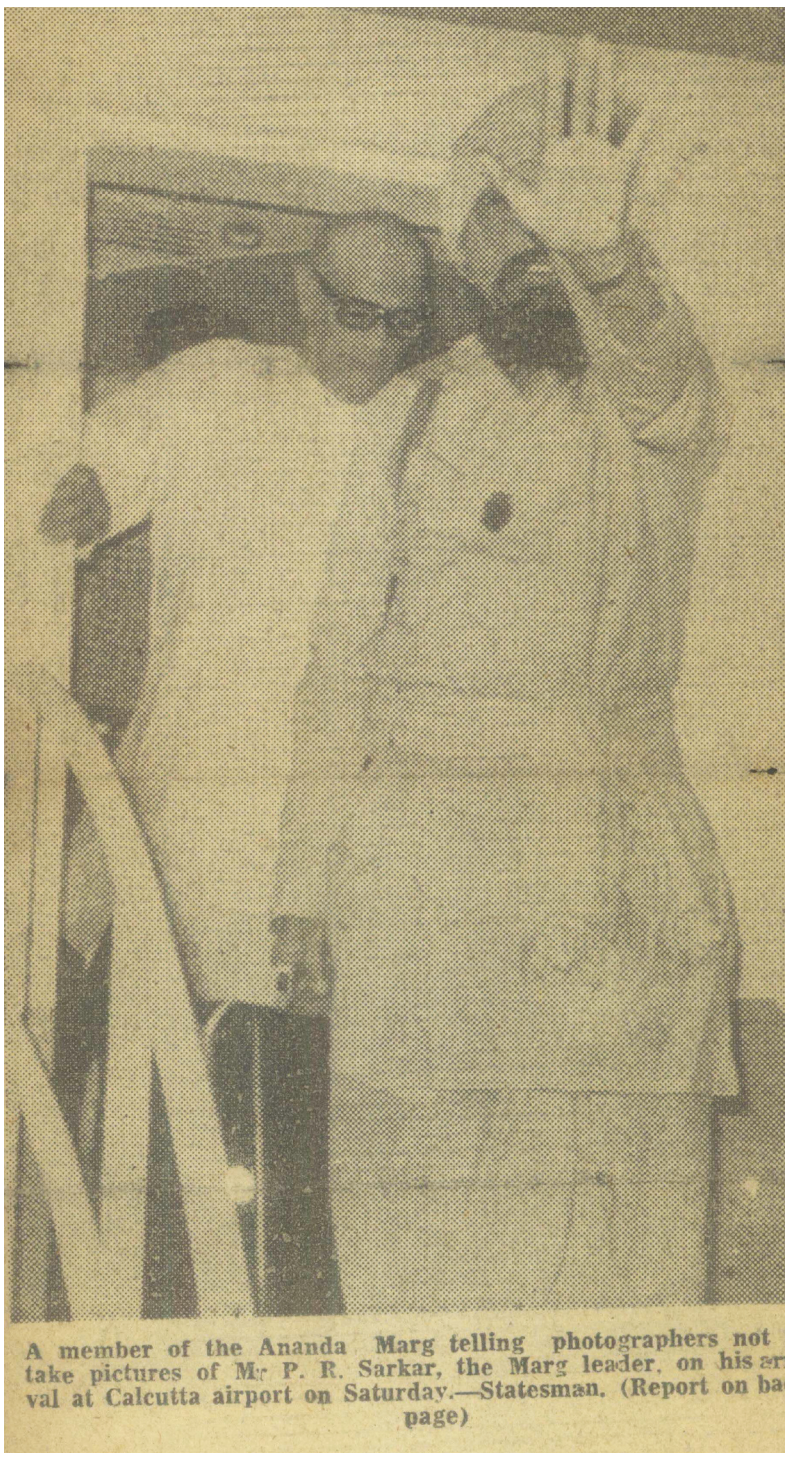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65. 一般的靈性開示

從監獄釋放後，巴巴在帕特納的帕塔利普特拉殖民地(Pataliputra Colony)244號停留了將近三個月。即使他的身體因斷食和監禁而虛弱，他還是立即開始工作，好像過去的七年只不過是在公園裡漫步而已。在帕特納，他給了將近100個一般的靈性開示，然後於1978年10月底，將總部遷至加爾各答。他持續給了近700多個一般的靈性開示—大多數是在加爾各答，但還有更多是在印度其他地區以及三次的世界之旅—到1990年為止。根據大多數觀眾的母語，一般的靈性開示大多數都是以孟加拉語或北印度語給予。有些是以英語給予開示。無論如何，他通常會在開頭或中間用英語給予開示的精髓，清楚地說明重要觀念。這些開示大多數都是用錄音帶錄製，而我們的檔案館有這些錄製。它們已被編入喜悅甘露(Ánanda Vacanámrtam)集成書籍。



巴巴抵達加爾各答



A member of the Ananda Marg telling photographers not take pictures of Mr P. R. Sarkar, the Marg leader, on his arval at Calcutta airport on Saturday.—Statesman. (Report on ba page)



一般的靈性開示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66. 世界巡旅

巴巴的第一次世界巡旅是繼兩次馬哈利卡(Mahárliká)巡旅之後的第三次印度以外的巡旅，從1979年的5月初到6月初。在那個月當中，他訪問了瑞士、德國、荷蘭、瑞典、西班牙和法國。他在印度境外的第三次大法會是五月滿月日在瑞士阿爾卑斯山的菲施(Fiesch)村莊舉行的，他在那裡待了一個多星期。在德國蒂默恩(Timmern)，他宣佈舉行DMS(大的靈性聚會，Dharma Mahásammelan) — 有他出席的DMS場合只有三次，這是其中一次。

同年下半年，他在8月訪問了泰國和台灣。原本計劃這次旅行包括第三次馬哈利卡的訪問，但是當馬可仕政府拒絕巴巴進入菲律賓時，那裡的瑪琪們感到非常失望。取而代之的是，他在泰國曼谷待了更多天，然後又去台灣巡旅兩個星期，在台北他給了印度境外的第四個大法會。

然後在9月，他啟程前往最後一次世界巡旅：希臘、以色列、土耳其、冰島、德國、牙買加和委內瑞拉，在此期間，他在海法、雷克雅維克、金斯敦和加拉加斯給了大法會。

編者

傳聞四起：「巴巴要來歐洲了...巴巴要來歐洲了!」就像是悄悄的耳語，沒有人想說得太大聲，因為有人可能會聽到，然後，就像一個秘密所表達的那樣，興奮就消失了。「這是真的嗎?有可能嗎?」每個人都在想這個問題。

1979年5月6日，大約晚上8點20分，巴巴終於降落在日內瓦機場...來自整個歐洲大陸近[七]百名瑪琪們蜂擁而至。早些時候就等待著巴巴，但是由於許多問題，飛機被推遲了兩個小時。這段時間裡，虔誠者一直在唱誦kiirtan...

每一個人都在充分表達自己的歌聲，氣氛是令人激動的，等待著已徹底改變他們生活的導師出現。當他走進視線時，時間彷彿突然停止了。沒有過去、現在或未來。只有巴巴，每一個虔誠者都感受到弟子和上師之間一對一的私人聯繫。

許多瑪琪第一次見到他們的上師，而其他人已經七年沒有見到他了。合而為一的喜悅眼淚和分離的痛苦眼淚淹沒了雙眼—有些人大聲哭喊著他的名，而另外一些人則默默地待在裡面。當巴巴帶著燦爛的笑容走過兩排虔誠者之間的通道時，房間裡充滿了狂喜，最後坐在眾人面前的椅子上。然後他說：「你看，我信守了諾言。兩年前，我答應一有機會就會來訪問瑞士。現在我來了。我總是信守我的諾言。」

巴巴在日內瓦機場的接待處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67. 巴巴在菲施



巴巴走近他的車子



巴巴的汽車內部，他的座位上裝飾著靈性標幟(pratiik)

對於所有有幸在那次喜悅的場合的人們來說，巴巴到瑞士菲施的訪問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刻。1979年5月初的一個多星期裡，瑞士阿爾卑斯山的美麗全景成了來自歐洲和世界各地的瑪琪們歡樂聚會的背景，而巴巴是這一切的核心；每個人關注的中心。只有一種波流，一種節奏，一種感覺：「巴巴來了；巴巴在這裡；巴巴與我們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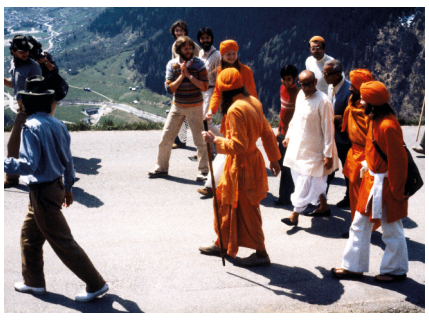
每天都有一般的靈性開示和講道，沿著山間小路的散步，個人接見和婚禮祝福。五月滿月日首次在印度以外的地方慶祝*，而菲施的一個特別獨特之處是纜車駛向附近山坡上的冰川，巴巴談到了阿爾卑斯山是這個星球上生命的發源地。而且，似乎總是有一群瑪琪在巴巴住的農舍外面唱著「Bábá Nám Kevalam」。

「在社會身處於墮落變質的狀態時，只要是分裂的傾向佔優勢，只要是惰性偏邪的力量佔優勢；在人類的企盼下，在人類的哭泣下，在人類需求下；至上意識便無有可能留存在如如的境界。是故如此這般，祂唯有以解脫的至上本體(Táraka Brahma)的形象降世。『Táraka』意思是『解脫者』。而上述的『Táraka』便是這個萬有世界的『巴巴』。因為祂，虔誠的弟子們唱頌著『Bábá Nám Kevalam』。」

*儘管巴巴返回印度在加爾各答舉行的大法會(DMC)被宣佈為當年的正式Ánanda Púrńimá DMC(喜悅滿月日大法會)。



下方：費雪大法會



戶外散步的場面





虔誠者在山上圍繞著巴巴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68. 巴巴在蒂默恩和柏林圍牆

巴巴在德國蒂默恩的全球總部PMSA(男性進步靈性協會—SDM的分支)停留四天(1979年5月19日至22日) —包括最後一晚在附近的漢諾威市的一日遊(和夜間的靈性開示)。當它在1974年被購買時，他將其命名為「Vidyáságar」(知識的海洋)，這是我們仍然擁有巴巴在印度境外唯一剩下的財產。這也是印度境外他唯一給典範師啟蒙(avadhúta diikśá)的地方。除了在那裡給予四次一般的靈性開示之外，他還宣佈舉行DMS(大的靈性聚會，Dharma Mahásammelan)，這是有他本人出席的非常罕見情況。

在蒂默恩時，巴巴說：「我已向平流層釋放了一種特殊的靈性能量，[現在]正下行到水、土壤和植被中，最終進入到人體和心靈。」

達達•迪維亞洛克山南達(Dádá Divyalokeshánanda)

幾年後，在巴巴的星期日靈性開示期間有一次，即1985年12月22日的靈性開示，被編入《音聲字彙集》(Shabda Cayaniká)系列裏，他說：

「我當時住在西德的蒂默恩村…那是快樂的日子。我知道，像這樣的黃金歲月過去了，而且永遠消失了，但是它們的黃金記憶仍然存在。東德邊境距離那個偏僻的村莊很近。 那個方向很開闊—有一塊空地和一些樹。經過一個晚上的散步之後，我坐在樹下。太陽已下山，但還有一些微光。我可以看到鹿自由地來回奔跑，從西德到東德，從東德到西德。沒有人對牠們說什麼。牠們不需要簽證或護照的詛咒，因為人們對牠們有信心。牠們不知道如何欺騙任何人，牠們也不接受虛構的邊界。牠們既沒有玩弄自己的想法，也沒有玩弄其他人的想法。也許由於這個原因，人們沒有為牠們建立起任何護照或簽證系統。」

1979年5月17日，在他訪問蒂默恩的前幾天，瑪琪們帶巴巴到西柏林的克羅伊茨貝格看分隔牆，他在那裡已說過：「這道牆是出於毀滅性戰爭而創建的，是人為的隔閡，把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一分為二。這個國家的分裂也是人為的。這種情況無法持續很長時間，很快地東德和西德將會統一。」

巴巴在1979年5月20日的DMS(大的靈性聚會)講道是「根本的原因和個人的上帝」(The Noumenal Cause and the Personal God)，這是考慮到聚會地點的一個特別合適的主題(巴巴親自給予的標題)，因為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本體是歐洲的一個主要哲學概念。第二天晚上，巴巴談到了希瓦的成功的七個秘訣…

編者

[成功的七個秘訣中]的第六點是有關於均衡飲食的重要性。他特別指出，飲食過多是不好的。在講述了這七個秘訣之後，巴巴回到自己的房間。而事先忙於工作的全日工作者中，有許多人便下樓吃飯。因為已經很晚了，所以他們當然開始熱切地吃起東西來—突然間他們抬起頭，看到巴巴站在門口。他笑容滿面，當每一個人都立刻停了下來…巴巴調皮地說道：「現在，別忘了第六點!」每一個人都大笑了起來。

巴巴在菲施(Baba in Fiesch)

巴巴離開蒂默恩時，流下了眼淚[顯然，唯一發生過的其他地方是菩提迦耶(Bodhgaya)，他讚揚佛陀的堅定決心]。當他離開時，他說：「就算是至上意識，有時也很難離開一個地方。」

達達•迪維亞洛克山南達(Dádá Divyalokeshánanda)

與巴巴在蒂默恩的戶外散步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69. 巴巴在鹿特丹

在前往鹿特丹的路上，急於迎接巴巴的飛機，驚人的全彩虹占滿了天空，振動著色譜。彷彿巴巴正在揭開太陽的秘密作為歡迎。當巴巴到達鹿特丹時，他就像颶風的眼睛－當一百個人擠進這座城市中心最獨特的房子時，一切都變得混亂擁擠。有兩個非常窄的螺旋形樓梯，一個在房子的左側，環繞著瑪琪們，另一個在右側，向下環繞著巴巴的住所。樓梯是如此狹窄且永無止境，以致只有一個人，兩個人如果非常小心的話，或許可以同時通過樓梯。剛開始有點令人沮喪，但很快地每一個人都對整個結構難以置信地一笑置之。片刻之後，所有的人都已適應。透過合作和最終的接受，所有人之間都產生了美好的感覺和親密感。

巴巴在菲施(Baba in Fiesch)

「那是1979年5月。巴巴正在他旋風般的歐洲巡旅前往荷蘭的途中。但是，安排巴巴住宿在鹿特丹的舊道場有兩個主要問題：他沒有私人浴室設備；在給予靈性開示的房間，其樓下有間酒吧的自動點唱機大聲播放著流行音樂。

「浴室的問題透過翻修廁所並在那裡蓋了淋浴間而獲得解決。至少我們是這麼想的。負責翻修的LFT(當地的全日工作者)弟兄們由於時間和知識不足，把淋浴器的水管連接到主要排水系統的工作做得很差。巴巴抵達停留的第一天，他正在淋浴，當時淋浴中的灰水從道場樓下的酒吧天花板滲漏出來。門鈴突然地響了起來，一個憤怒地紅著臉的酒館老闆向我示意去看一看。使我大為恐慌的是，我看到水從天花板上噴到敞開的自動點唱機上，完全毀掉了它。

「為了報復，酒館老闆關掉了給道場的主要供水。多倒楣啊!這不僅對巴巴來說沒有自來水，對於我們100多名訪客來說也沒有自來水。這一切都發生在周日的下午。直到那天晚上，我才找到當地的水管工願意來看看。但是他喝醉了，並且散發出酒味，所以當我們設法讓他經過巴巴進入浴室時，我們不得不在他的左右兩邊各舉一柱香來掩蓋酒的氣味。

「令我們驚愕的是，水管工說，如果不打開地板就無法解決問題－這是一項重大工作。 該怎麼辦?天色已晚，他喝醉了，他沒有帶適當的工具。於是他離開了。幸運的是，有位來自英國的弟兄有一個絕妙的主意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到地下室，把消防站的主要水龍頭，設法連接到道場的供水系統。如何做到這一點仍然是一個技術謎。第二天，水管工來連接地板上的管道，而巴巴能夠不受流行音樂的大聲干擾，給予他的靈性開示。

「最棒的部分是，喜歡戲劇的巴巴決定將停留時間從兩天延長到三天。還有比這更幸運的事嗎?」

瑪達維(Mádhavii)

大約有15位虔誠者與巴巴一起在戶外散步...巴巴談到了大約3000年前來自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荷蘭祖先。他還說，荷蘭人民與水有著很牢固的聯繫。

有一次巴巴停下腳步，坐在長椅上，問了一個問題：「有什麼理由使人感到恐懼嗎?」接著下一刻，他回答了自己的問題。「完全沒有理由懷有任何情結。」然後他問了一位姐妹是否想要唱歌。她防護性地並有點害羞地說：「不，巴巴。」巴巴一再告訴她不要有任何的恐懼情結，事實上一點也不要有任何的恐懼情結。另一位姐妹(後來成為Didi Ánanda Sádhaná)說：「但是我們有這麼多情結，巴巴。我們如何擺脫它們?」巴巴回答說：「我要不要告訴你這個秘密?」他停了片刻，然後說：「Kiirtan。」

巴巴在菲施(Baba in Fiesch)

「[另一次戶外散步時]巴巴停了下來，轉身看著我的眼睛，似乎很長一段時間，但可能只有幾秒鐘。然後他說...

『你知道，我愛每一個存在。』

「這個回答使我意識到，他的光輝和愛是為了所有的人，他對人類的仁心甚至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英國瑪琪戈文達(Govinda)

巴巴與瑪琪們在鹿特丹道場的外面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70. 給受訓人員的訊息

瑞典全日工作者訓練中心成立於1976年2月，而1979年5月巴巴訪問瑞典時，受訓人員在斯德哥爾摩與他見面。

他給了他們這個訊息：

「你們是正在築這條路的先驅者。為此，你們將必須盡一切努力去奮鬥和工作。你們正在為他人開這條路；他們將會成為享受者，並且毫無困難地繼續前進。要成為先驅者，你們將必須受苦。你們準備好了嗎?」

「是的，巴巴!」他們都回答。

「要做壞事很容易，但是要做偉大又崇高的事需要道德力量。還需要靈性力量，以便你們在這條路上可以幫助他人。在受訓中，你們將獲得道德和靈性力量。你們不應該再考慮到自己的舒適感和需求。你們的職責是要去幫助他人，而不是想到自己。你們要為遭受苦難的人類服務。Kalyáńamastu(祝福你們)。」



這塊飾有靈性標幟的布，被裝飾在巴巴於斯德哥爾摩的兩次靈性開示的座位上：5月27日晚上的「回歸至上本體」(The Chance to Be One with Him)，以及5月28日晚上的「萬物永不寂寞」(An Expression is Never Alone)。

巴巴抵達斯德哥爾摩機場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71. 亞特蘭提斯，伊伯利亞半島西部

1979年5月底，巴巴巡訪了西班牙瓦倫西亞兩天。達達•達瑪維達南達(Dádá Dharmavedánanda)被招募來記下這段時間巴巴所說的話。以下摘錄自達達的書《與神秘大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tic Master)：

黃昏時分，我們在城外的海灘上散步。巴巴說：「除了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和冰島的部分地區外，古老的亞特蘭提斯現在在水下。」

在瓦倫西亞機場等待航班時，我仍然在做筆記。巴巴說：「巴斯克灣最初是亞特蘭提斯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它這麼淺的原因。海水淺，浪就大。太平洋很深—在某些地方深度超過六英里—並且海浪很小。(知之甚少的人卻吹牛。)在伊伯利亞半島海岸附近應該進行文化、地質、動物學和其他的調查，因為可能會找到有關亞特蘭提斯的一些新線索…身體上，我是第一次來到這裡，但在精神上我以前就來過這裡。」

在飛機上，他繼續說道：「對伊伯利亞半島來說，過去是光明的，現在是多雲的，而未來是充滿陽光的。我非常喜歡這裡的人們…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的舊混合名稱叫做伊伯利亞語。即使在今天，一些西班牙方言與標準西班牙語的差異也大於葡萄牙語。如果歐洲共同市場體系擴展到歐洲所有國家，那麼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將受益。」

當巴巴說出這句話時，我在筆記上寫下了「受益的」(benefitted)字樣。

儘管他看不到我寫的內容，但他說：「達瑪維達南達，『受益的』(benefited)的拼寫是什麼?」

我說：「B-E-N-E-F-I-T-T-E-D。」

「不。儘管規則是短音時會產生雙輔音，但這是一個例外，只有一個『t』。」

之後，我翻閱了筆記，發現這是我二十頁筆記中唯一的粗心的拼寫錯誤。瞧，巴巴抓到我真是太好了!

摘自巴巴在菲施(Bábá in Fiesch)：

巴巴在不同的場合談到了亞特蘭提斯傳說中的文化。他說亞特蘭提斯是一個非常廣闊的大陸。它與伊伯利亞半島相連結。那時直布羅陀與非洲相連結。由於非常大的地震，亞特蘭提斯消失，撒哈拉沙漠出現。撒哈拉沙漠以前曾在水面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在那裡找到石油的原因。巴巴隨後補充說，亞特蘭提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化。

[在斯德哥爾摩，]巴巴於深夜裡在一條舊機場跑道上散步。當巴巴開始談論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古老文化與亞特蘭提斯文化之間的聯繫時，人們可能會覺得巴巴眼前擁有完整的視野。

他說斯堪的那維亞區域曾經是熱帶氣候。事實上，它位於赤道附近，但是從那時起，北極和南極就已移轉。巴巴還談到了某些像牡蠣一樣的動物，它們曾經生活在他們正行走的地面上(後來證實這片土地曾經是海床)。

錄音帶記錄著巴巴在瓦倫西亞的某一次戶外散步：

「在中世紀，歐洲存在三種不同的半文化：一種是普魯士語，另一種是拉丁語(意大利、法國)，第三種是伊伯利亞。伊伯利亞的意思是西班牙、葡萄牙和巴斯克(部分在法國內，部分則在西班牙內)。現在，在伊伯利亞西部，有廣闊的亞特蘭提斯大陸…亞特蘭提斯是伊伯利亞半島的延續。」

[有人問：「巴巴，亞特蘭提斯大陸是否像人們所說的那樣發達?」]

「你瞧，正如人們所說的，他們說的是基於事實的話，基於想像的話。但是…我們應該進行適當的調查。」

[其他人問：「巴巴，亞特蘭提斯和埃及之間有任何關係嗎?」]

「你瞧，在古代的世界裡，有四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德拉威-印度文化、中國文化、埃及文化和亞特蘭提斯文化。…人類文化是一體的。雖然飲食和舞蹈有著當地的差異。但是只有表達方式的不同。即使到現在，也只有一種人類文化。血液都是紅色的。」

巴巴在瓦倫西亞[左邊弟兄以namaskár向巴巴致敬，後來成為達達•迪維亞洛克山南達(Dádá Divyalokeshánanda)]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72. 巴巴在里昂

在巴巴到達法國里昂的道場之前[告訴Dádá Vedaprajiṇánanda]，我偷看了他在週末要住宿的房間。一切都準備就緒：他的床、他的寫字台、牆上的靈性標幟。奇怪的是，我還感覺到像電一樣的波動瀰漫在房間裡。

巴巴到達了。我們向他致意，並帶他到他的房間。來自法國和歐洲其他地區約有一百位虔誠者在等待他給予靈性開示。但是幕後發生了一場戲劇。他要求教範師們開會，當我們擠進他的小房間時，他面帶悲傷的表情說，幾乎就像一個失去了自己最喜歡的玩具的小男孩，「我對巴黎區的工作不是很滿意。」因此，那天晚上沒有靈性開示。

作為地區秘書，我有責任讓明天化險為夷。對於在法國所做的工作，我必須提供令人滿意的報告，並向巴巴保證，我們在將來會做得更好。該報告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區域秘書(bhukti pradháns)的名單。在我們的部門秘書達達•卡倫南達(Dádá Karuńánanda)的指示下，我瘋狂地誇大了名單，表明該地區的32個區域中的每個區域都有一個功能齊全的區域秘書。

當我向中央ERAWS秘書提交誇大的報告時，他看著它，然後看著我，並嚴肅地說道：「你能給我更多的東西嗎?」我內心不得不笑，因為我已經給了他一份太好以致於難以置信的報告。

無論如何，它奏效了。第二天，巴巴給了靈性開示和三個講道的第一個。然後，我們又召開了工作者會議，教範師們擠進他的房間，而他接了我們完成工作的報告。

他問達達•達瑪維達南達(Dádá Dharmavedánanda)：「你在巴黎區開設了多少部門辦公室?」

達達回答：「三個，巴巴。」

「什麼?只有三個?你沒有透過所有這些區域秘書的幫助嗎?」

然後他眨了眨眼直接看著我說：「我猜那些區域秘書中有一些不是很積極，是嗎?」

那天晚上，我們帶巴巴沿著隆河河岸散步。氣氛充滿了強烈的靈性，神聖的愛從他身上散發到我們身上，再從我們身上回到他身上。巴巴帶著如此美麗的微笑看著我們。當他微笑時，彷彿沒有其他能想像的微笑了。

巴巴凝視著河水，彷彿他凝視著永恆。然後他轉向我們說，我們將必須照顧人類社會中「聲音較少」的成員之利益—即那些甚至面臨困難也無法表達的人們。

摘自「從布魯克林到瓦拉納西，然後返回」(From Brooklyn to Benares and Back)的釋義

第二天早上，巴巴很早就離開飛往義大利。在走下臺階上車時，一位虔誠者問巴巴是否會再來。巴巴開玩笑地回答：「我想我會再來。我應該再回來嗎?」許多人欣喜地喊道：「是的，巴巴!」然後他笑著說：「是的，但你們知道，我已經給你們所有人添了這麼多的麻煩了!」

巴巴在菲施(Baba in Fiesch)

在與巴巴度過了一個喜悅的周末之後，他和隨行人員已前往機場，他們準備搭乘飛機飛往義大利米蘭。我和一些LFT在廚房裡工作。在接待巴巴、來訪的教範師們和一百位瑪琪之後，我們都筋疲力盡。這個地方很混亂，就像聚會之後一樣。然後，突然地，我們接到了電話。「巴巴回來了!」我們不加思索地立刻行動起來，跳進車子裏，把巴巴和他的隨行人員帶回道場，在那裡我們再一次享受了有他的喜悅。

摘自「從布魯克林到瓦拉納西，然後返回」(From Brooklyn to Benares and Back)的釋義

巴巴從里昂飛到米蘭。但是儘管獲得了有效簽證，但是一行人都被拒絕入境義大利，並且被驅逐出境回里昂。回到里昂，巴巴問達達•達瑪維達南達：

編者

「告訴我，達瑪維達南達，這種驅逐出境的最大好處是什麼?」

我對於他的問題感到驚訝。我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巴巴。但我想現在在米蘭機場等著你的數百名虔誠者現在感到很沮喪和失望。他們肯定會對自己的政府感到非常痛苦，並且他們將會更加了解其體制多麼地腐敗。結果，將會更加鼓勵他們努力建立以靈性道德為指引的社會。」

他說：「是的，你了解一些事情。」

與神秘大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tic Master)

第二天早上，我們帶巴巴回到機場搭機返回印度。當他走到登機櫃檯時，隨行人員提著標有「P.R.沙卡」(P.R. Sarkar)的旅行袋，我驚訝於一個衣著簡單的小個子如何對世界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

回到道場，剩下一些瑪琪進入他的房間，在那裡靜坐。我走進我的辦公室，在巴巴逗留期間，該辦公室一直是他的私人助理達達•拉曼南達(Dádá Rámánanda)的住處。達達•達瑪維達南達則睡在地板上，過去的一個月陪著巴巴到處走動，安排他的安全護衛和戶外散步之後，他已筋疲力盡。他正在睡覺，但他的心靈仍然忙於最近幾天來的事情。他睡著了，開始大聲地說夢話：「今晚我們可以帶巴巴去哪裡散步呢?」

為了好玩，我決定回答他，並說：「我們可以帶他沿著隆河散步。」

達瑪維達南達吉(Dharmavedánandaji)仍在睡覺，回答說：「不，我們不能帶他去那裡。 他昨天有去那裡!」

從布魯克林到瓦拉納西，然後返回
(Brooklyn to Benares and Back)

巴巴在巴黎機場過境，並在那兒拍攝了這張照片，然後經由莫斯科飛往孟買。

編者

兩個星期後。西德美因茲。來自義大利的消息：弟兄馬爾卡德埃亞(Márkańdeya)和其他一些義大利瑪琪盡了最大的努力，找出巴巴旅遊團被驅逐出境的原因。在調查的早期階段，他們能夠確認驅逐出境的最初要求確實來自巴巴所指的某宗教機構內部。

向義大利政府轉達這個要求的該機構的官員，告訴他們他只是履行職責，而不知道原因。一位高級宗教官員命令他這樣做。瑪琪們隨後會見了那個高級官員。他卻指引他們去見甚至更高級且給他命令的官員。

這種向上傳達一直持續到他們被帶到最高當局周圍的內圈人士。此時，他們會見的最高級官員告訴他們：「對不起。我無權向您們提供更多有關此過程的來源或原因的信息。」

與神秘大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tic Master)

巴巴在里昂給予靈性開示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73. 巴巴在曼谷

當巴巴來到泰國時，我很幸運被要求成為他的司機 … 我碰巧是曼谷唯一擁有汽車的瑪琪 … 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將巴巴視為印度最危險的人物之一 … 當我在機場迎接他時，他穿著傳統的印度服飾顯得很普通—白色dhoti和kurtá。在曼谷的一家公司工作的印度瑪琪夏姆•班(Shyám Bang)邀請巴巴作客，當我們往蘇坤蔚(Sukhumvit)行駛時，我注意到他可以讀泰語的招牌，甚至可以完美地發出泰語的音。… 令我驚訝的是，巴巴擁有不可思議的理解泰語的能力。他問我：『你知道泰國的原名嗎?我說：『暹羅，巴巴』，他問：『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我回答：『不知道，巴巴。』他說它意味著深綠[shyámá]。… 當我問巴巴為什麼他不被允許入境菲律賓，他看著我說：『中情局不瞭解我。』」

克里薩達(Krisada)，摘自朝向更光明的未來
(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1979年8月9日，巴巴在抵達的當天早上說：

「我們的社會是一體的。我從小就在宣揚這一點—人類社會是一體…當尊重一個人時，我們應該記住這個事實：我們屬於同一個階級，同一個信念，同一個社區，同一個宗教，同一個家庭。我們擁有這個至上家庭，彼此關係密切。沒有人比你們優越。沒有人比你們低等。你尊重任何人和每個人，因為任何人和每個人都是至上本體的顯現…我想你們已經理解了?一個非常甜美的主意。因此，我認為，也是我的願望，人類社會是一體的、不可分割的；這是至上意識的一種顯現的形式，一種甜美的顯現，你們應該始終透過做namaskár來表示敬意。」

編者

[在8月13日深夜的戶外散步 — 一個充滿密宗波動的漆黑夜晚 — 巴巴解釋了為什麼不同的國家拒絕他入境以及他被驅逐出境的原因：]

「他們說我是一個危險的人。 我不是一個危險的人。 我是一個堅強的人。 想像一下，他們很怕我，我只有五英尺兩英吋高！ 你知道魚店聞起來如何嗎？ 呃! 但是有些人喜歡這種魚腥味。 只有那些喜歡自私的魚腥味的人們才會怕我。 自私是一種心理疾病，他們知道進用論(Prout)沒有任何自私的餘地。」

[在另外一次的戶外散步期間，]一位年輕的泰國音樂家瑪琪問道，未來的音樂會是什麼樣子。巴巴開始解釋說，每個國家的民俗音樂都是簡單的音樂，容易聆聽。比民俗音樂更高級的是古典音樂，意味著精緻的音樂，他提到了西方古典音樂、印度古典音樂和中國古典音樂。虔誠歌曲(Bhajan)是靈性或虔誠之歌，是古典音樂的一種高級形式。比古典音樂更高級的是kiirtan—它會使你沉湎於其中。

聆聽kiirtan會使你忘了時間，忘了你是否吃過飯，忘了睡眠。它會使你沉湎於音樂中。他說，比那更高級的只有上帝。這就是為什麼在虔誠歌曲之後，你的心靈不想要聆聽古典音樂；在kiirtan之後，你不想聽到更多的虔誠歌曲，你只想要靜坐。他說，如果你想要創作一曲新的音樂，你應該在靜坐之後再做。

達達•馬赫什瓦蘭南達

巴巴在曼谷夏姆•班的家中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74. 巴巴在台灣

在菲施(Fiesch)的一次戶外散步期間，奧普拉卡什(Onḿprakásh)問巴巴什麼時候會來台灣。巴巴說他會來，但沒有說是什麼時候。他在那年下半年兌現諾言 — 1979年8月15日 — 以台灣政府的貴賓身份抵達台北，台灣的瑪琪們接待了他，這前所未有的兩週是他在印度以外的任何國家所度過的最長時間。在那段時間裡，他光在台北就給了不少於十次的一般的靈性開示，在台中和高雄也分別給了一次一般的靈性開示。1979年8月17日，他宣佈在台北舉行大法會，並且給了大法會的講道「人與他的理念目標」(Man and His Ideological Desideratum)。一些摘錄如下：

「所有的人都是同一個父親的孩子，至上父親的孩子。因此，在這方面一定不能有任何區別... 人類的生命和動物的生命不同，人類的生命是一種理念的波流... 因此，每個人都必須盡力維持人類的特殊地位。這是我們的首要職責。這是我們的基本職責。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維持這種理念波流... 至上意識是至上目標，是人類生命的至上目標... 當你把所有好的或壞的習性都導向愛至上意識時，那麼你的心靈的集體波流就是虔誠。藉由虔誠，人可以達到至上境界。人得到了至上意識... 靈性運動的至上目標是所有人類的目標或理念波流。」

8月20日上午，巴巴在台中告訴瑪琪們：

「你們應該永遠記住，你們是至上意識的孩子，與祂合而為一是你們與生俱來的權利。 坐在祂的腿上是你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沒有人可以禁止你們享有這項與生俱來的權利。 這就是為什麼，有意或無意地，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你們都應該朝向祂前進並與祂合而為一。這是人類的道路，這是區別動物和人類的主要因素... 你們的道路是靈性的道路。 當你們已被祝福擁有人身時，請做個百分之百的人類，然後持續減少與至上意識的距離。 最後，與祂合而為一。」

那天下午，他從台中出發時說：

「這片古老的土地的未來是光明的。你們應該記住，你們一定不能偏離自己的偉大文化遺產。我已領受這片土地的善意，我確信它的未來是光明的。」

當他說出這些話時，瑪琪們都哭了。



在台中，椅子製作的轎子(底下照片)用來抬巴巴





巴巴和隨行人員在台北的貴賓招待會之後進入機場貴賓室

巴巴在台北的大法會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75. 巴巴在開羅區(Qahira Sector)

1979年9月，巴巴訪問了希臘、以色列和土耳其，這是他最後一次世界巡旅的一部分。在雅典旋風式一日遊期間，他給了一次一般的靈性開示，在海法給了兩次一般的靈性開示，在伊斯坦堡則給了三次一般的靈性開示。他宣佈9月14日在海法舉行大法會，開示主題是「主體的接近與客體的調適」(Subjective Approach and Objective Adjustment)。其結論的摘錄如下：

「每一個存在... 都是至上意識的變形形式。當一切都是至上本體的變形形式時，那麼人就會感覺到，這個宇宙的一切都是靈性的，沒有任何事物是物質的或心理的。那裡的一切，都是宇宙認知的舞蹈。

「當人了解到這至上真理，這種無處不在的真實標準時，人就會完全平靜下來，人便享有這至上喜悅。這是達到解脫的唯一途徑。這是達到永久性解脫的唯一途徑。別無他途。 因此，你們應該記住，你們的生命應該始於虔誠的這一點，並且終於虔誠的這一點。」

[在以色列的時候]巴巴一再提到，甜美的靈修(madhura sádhaná)的概念起源於此，在所羅門國王時期，他們習慣在山上靜坐。巴巴現在已把甜美的靈修系統正式化，並說密宗(tantra)或希瓦密宗(Shaeva Tantra)的主要中心之一是在以色列。

與巴巴的生活(Living With Bab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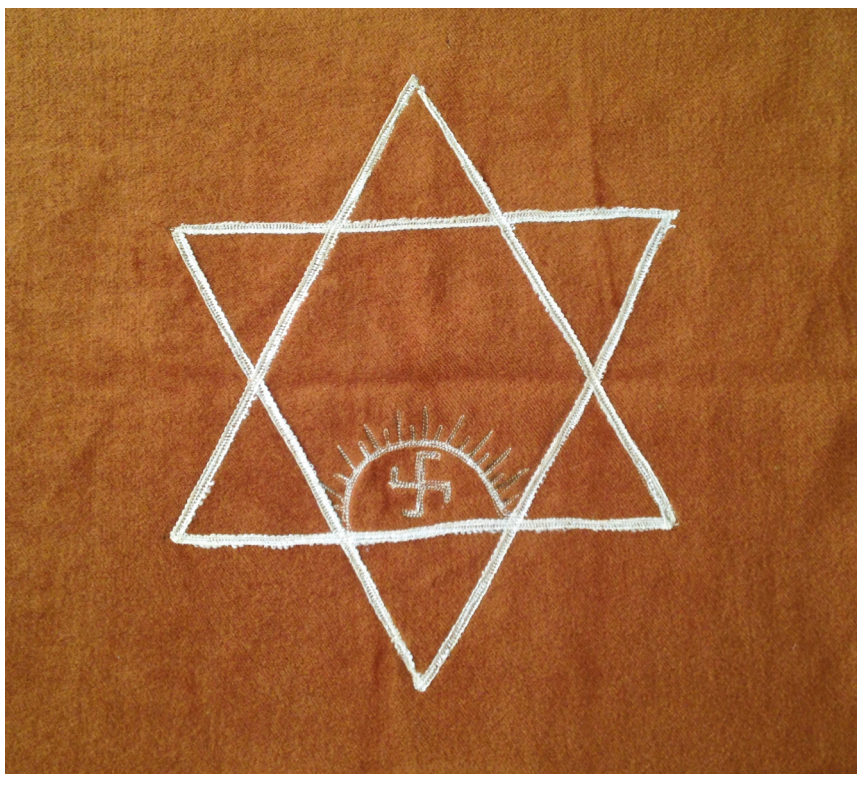
「在海法，巴巴住在迦密山的一間公寓裡。巴巴有一個浴室，另一個浴室則給達達們使用，但嫡嫡們則沒有。因此，嫡嫡們習慣使用隔壁鄰居的浴室，鄰居是一位猶太老婦人，母語是意第緒語。當活動結束時，嫡嫡們向她表示感謝，而她請她們進入公寓，並且告訴她們一些特別的事情。她說巴巴已拜訪過她，並以意第緒語與她交談，還說巴巴感謝她的服務，提供洗手間給嫡嫡們使用。巴巴的房間一直都有守衛，在她提到的這段時間裡卻沒有人看到巴巴出去。」

卡利亞尼(伊斯坦堡)

巴巴在海法



巴巴在海法的座位上有這個靈性標幟



在伊斯坦堡的貝西克塔什公園裡散步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76. 巴巴在冰島

1977年1月24日，來自冰島的艾因賈利•德維(Ainjali Devii)在監獄裡與巴巴會面。她問他：「你會來冰島嗎?」巴巴的回答是：「為什麼不呢?他們都是屬於我的。」他確實訪問了冰島，並在途中住在阿瓦尼什(Avaniish)的奧斯陸家中一晚。巴巴說：「冰島(Iceland)不是冰冷的，格陵蘭(Greenland)不是綠色的。冰島是由凝固的熔岩所形成，而且土地貧瘠。格陵蘭則白雪如毯。」

朝向更光明的未來(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在遊覽期間，巴巴將冰島固定為歐洲唯一的大法會活動的所在地。冰島無疑是歐洲瑪琪們最難到達的地方。而且它顯然不被視為是度假勝地。此外，冰島的瑪琪們比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還要少。儘管他沒有解釋這原因，但我們猜測一定有一個靈性的原因。想必這個深夜的太陽島嶼有著獨特之處。一些神秘主義者寫道，冰島是地球上最高的能源中心之一。雖然我覺得他們可能是對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不過至少巴巴確實說過，這個島嶼是古代亞特蘭提斯土地上仍處於水面之上的少數部分之一。

在這特別的日子裡，有十幾個工作者在巴巴的臥室裡，大家對他的笑話都笑得要死。有一次，他看著法國裔的達達•魯德雷什瓦拉南達(Dádá Rudreshvaránanda)，並且開始用他的母語交談。儘管我們其餘的人幾乎一無所知，但是魯德雷什瓦拉南達吉(Rudreshvaránandaji)卻被巴巴的法語笑話逗得發笑，以至於他簡直笑到不行。後來，我終於知道巴巴正在對房間裡的物體和人們之間做不合理的比較。這次的法語會議大概持續了十分鐘。

之後，我問魯德雷什瓦拉南達吉：「巴巴的法語發音如何?」

「比我好。巴巴說的是完美的巴黎口音，而我是在巴黎以外的地方長大。我認為他的字彙甚至超過了我。」

「但是他怎麼會這麼懂法語呢?」

魯德雷什瓦拉南達吉回答說：「他肯定與宇宙幽默感有秘密的直接聯繫。」

與神秘大師同遊 (Travels With the Mystic Master)

1979年9月18日，巴巴在雷克雅維克的大法會講題是「人類的生命及其目標」(Human Life and its Goal)。他在講道中說：

「我曾經說過這個字『desideratum』應該始終保持單數，而不是『desiderata』–因為目標是單一的本體。『desideratum』不能有任何的複數形式。第二件事情是你們的方法應該是虔誠的方法。你無法藉由翻閱大量書籍或成為書蟲來得到祂。」

他總結說：

「由於這宇宙的『我』是至上創造者，至上生成者，所以宇宙中的萬事萬物都是祂的後裔，而祂是始祖。祂是至上父親。你們與這至上本體有著家庭關係，而不是外在禮節的關係。祂是你的，你也應該記住，對祂而言，沒有甚麼是外在的。萬事萬物都是內在的，沒有什麼是沒有的。因此，你們已被祂創造出來，並且你們在祂之內，並且由於祂是你們的至上目標，最終你們也將與祂同在，你們將與祂合而為一。為此，你們不需要獲得特別的教育，不需要哲學的知識，也不需要其他外部屬性。對至上宇宙本體的至上之愛將使你們與祂合而為一。」

巴巴在雷克雅維克給予大法會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77. 巴巴在牙買加



巴巴在大法會上

巴巴預定在他最後的世界巡旅結束時前往美國旅行。但是他的美國簽證被拒絕了，於是在牙買加(也是紐約區的一部分)安排了大法會。他於1979年9月20日飛往金斯敦，在那裡他給了三次一般的靈性開示，一次泛宇文藝復興的演講，並在聖方濟各會修女會(Franciscan Sisters Immaculate Conception Convent)舉行了大法會。在他的戶外散步期間，包括在希望植物園(Hope Botanical Gardens)和西印度群島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他談到加勒比海諸島、它們的文化以及它們的動植物。

9月22日巴巴在金斯敦的RU(泛宇復興)演講「教條與人類心智」(Dogma and Human Intellect)總結說道：

「我希望我們智力發展的男孩和女孩們，或想要智力發展的男孩和女孩們，應該鼓勵人類社會的這種智力進步，這最終將幫助人類社會各種類型的進步。我希望你們男孩和女孩們都能感受到、意識到智力進步的效用，並在世界上所有城鎮，甚至在所有的大村莊裡創辦你們的RU俱樂部。」

第二天早上他說：

「你們男孩們，你們女孩們，你們靈性的渴望者，必須永遠記住，你們永遠不要臣服於教條的祭壇上。過去，教條做了這麼多令人討厭的事，教條在人類社會中製造了這麼多分裂的傾向。你們的口號應該是『教條—不再!教條—不再!』在教條的邊界之上建立起自己，並且立足於人類榮耀的卓越中。」

那天晚上的大法會，他給了靈性開示「偉大的至上意識」(Parama Puruśa the Great)：

「...偉大的至上意識是至上庇護所。我們被祂庇護，我們被庇護於祂，最後我們將被祂的至上核心所庇護。別無他途。人越早了悟到這個事實就越好。因此據說，靈性道路，從至上負性到至上主體的運動，對知識分子，對明智者，對狡猾者，對聰明人而言，是一條道路。因此據說，虔誠者是宇宙中最聰明的人。你們應該永遠記住這個事實。」

在希望植物園散步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78. 巴巴在委內瑞拉



巴巴最後一次世界巡旅的最後一站是委內瑞拉的卡拉卡斯，他在那裡給了三次一般的靈性開示和一次大法會。

教範師毘濕婆(Ácárya Vishvamitra)回憶起前往植物園的戶外散步：

「達達•拉曼南達(Dádá Rámánanda)協助巴巴走下樓梯到花園。巴巴走到一半停了下來，看著我們說：『我仍然需要幫助，因為他們試圖在監獄中毒死我，並且影響了我的視力。但是他們沒有成功，對嗎？』我們都回答：『不，巴巴，他們沒有成功！』」

教範師毘濕婆回憶起另外一次散步到動物園去：

「巴巴散發出來的愛與情感的波動是無法抗拒的...我們正走過短吻鱷，而白鷺正從鱷魚的牙齒中撿肉。巴巴說：『你看，鳥和鱷魚有個契約：鳥要吃肉，鱷魚要清潔牙齒。這是協調合作的一個很好例子。』我對巴巴說，藍鯨即將滅絕。巴巴說：『我的男孩，有著藍眼睛和金頭髮的人有一天將會滅絕。人們將從另一個星球來到這裡，觀察我們的文明之遺跡。他們會說，這裡曾經有一個非常先進的文明，建造了很高的建築物並擁有先進的技術。但是他們無法學會共同生活。我的兒子，你希望歷史可以這樣閱讀嗎?』我回答：『不，巴巴，我們必須履行你的使命。』他說：『很好，我的兒子。』」

他在1979年9月26日的大法會講題為「解脫之路」(The Path of Salvation)，其結語如下：

「你們靈性渴望者，你們應該記住，至上意識一直與你們同在，祂的恩典始終與你們同在，你們都是祂的慈愛的孩子。關於至上之父，你們無需發展出任何恐懼情結。你們應該記住，祂是至上之父。祂始終在呼喚你們，你們應該總是準備好給予適當的回應。」

第二天，在他的最後一次一般的靈性開示中說：

「從這一刻起，忘記你們過去所有的錯誤... 並重新開始成為至上父親(Parama Pitá)的理想孩子，至上意識的理想孩子... 你們應該朝向至上目標光榮的前進... 整個人類社會都焦急地等待著你們... 你們是人類文明的火炬手。你們是先驅者... 你們是新文明的先鋒。」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79. 瑪迦上師住處(MG Quarters)

無論巴巴住在哪裡，他的居住地都被稱為瑪迦上師住處，他會給每個住處一個梵文名稱，並在名稱前面加上Madhu(甜美的)。在他的後半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加爾各答度過，他的主要住處是湖濱花園的Madhu Málaiṇca和蒂利亞拉的Madhu Koraka。舉行大法會時，他也會住在喜悅之城的Madhu Karńiká，以及世界巡旅時的其他瑪迦上師住處。

1979年3月4日，巴巴搬進了在湖濱花園新購買的房子，並將其命名為Madhu Málaiṇca。 他在那裡創作了3749首曙光之歌，為147位靈修者提供微生元靈修，為570位工作者提供了典範師啟蒙(avadhúta diikśá)，並為數以千計的弟子們提供了個人接見。當時，中央辦公室在離湖濱花園不遠的喬德普爾公園，他過去每天早上十點都會去那裡。

編者

「多年以來，巴巴一直住在湖濱花園的Madhu Málaiṇca(甜美的花園)。住所到處都是巴巴所珍愛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在這裡，這麼多的虔誠者臣服在他的足下。在這裡，這麼多的虔誠者站在烈日下、傾盆大雨中等待、唱歌、早晚等待著他出來散步。在這裡，只要有一句話或看一眼，這麼多的虔誠者從他那無法抗拒的溫柔體驗中了解到喜悅地抽泣的感覺。在這裡，這麼多的虔誠者僅藉著有他出現的恩典就達到了最艱難的靈性境界。在這裡，這麼多受到祝福的虔誠者真心誠意地為他獻上花環，當他以如此難以形容的光輝之愛凝視的時候，聽到他溫柔地說道：『你確定這是給我的嗎?』他們看著他，欣喜若狂地回答：『噢，是的，巴巴，只給祢』並且慢慢地走到裡面的小路。

加亞特里(Gáyatrii)

Madhu Koraka與Tiljala的新中央辦公室和WWD(婦女福利部)辦公室是在同一棟綜合建築物，而巴巴於1981年5月17日首次住在那裡。他在那裡創作了602首曙光之歌，為八位靈修者給予微生元靈修。為215名工作者提供了典範師啟蒙，並為許多瑪琪和工作者提供個人接見。

在喜悅之城舉行大法會的時候，巴巴會住在Madhu Karńiká，他在那裡還創作了142首曙光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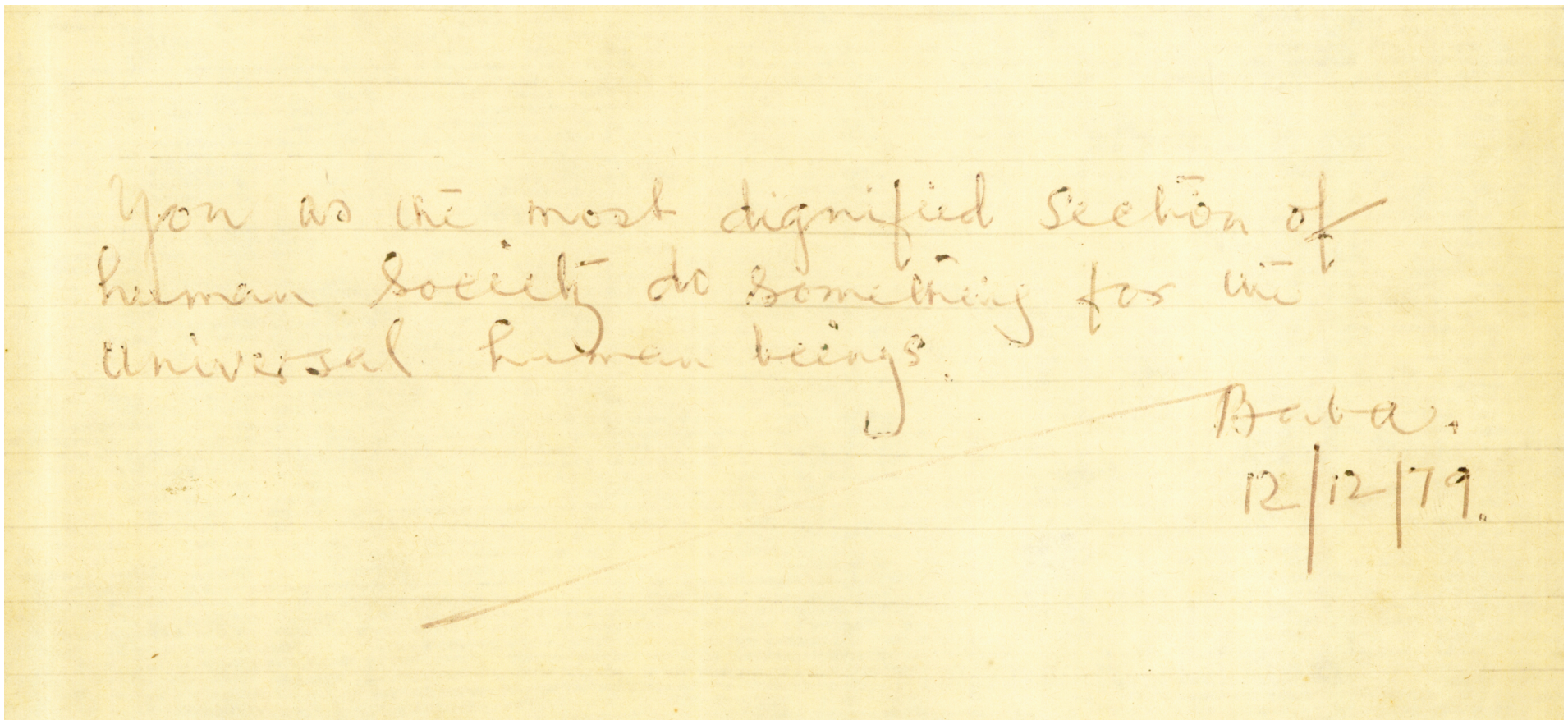
1989年初，在比什努布爾(大約位於喜悅之城和加爾各答之間的中途)蓋了一個名為Madhu Mádhavii的MG Quarter(上師行館)，因此巴巴可以在兩個目的地之間過夜。他於1989年5月26日和6月5日以及1990年5月30日和6月5日住過那裡。

巴巴在蒂利亞拉的Madhu Koraka裡散步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80. 給婦女的訊息



1979年12月12日，巴巴拜訪了位於加爾各答南端公園的婦女福利部門中央辦公室，並在訪客留言簿上寫下這個訊息。

那天稍晚時候，他說：

「當我訪問婦女福利部門辦公室時，我說了什麼，我寫了什麼?請把它讀出來。」

於是有人宣讀：「你們作為人類社會中最高貴的部門，為全人類做出貢獻。」

巴巴繼續說：「為什麼要高貴?萬事萬物都應該適當地被解釋和詳述。所有人類都是相同的反映在不同板上、不同鏡子上的微小投射。那些鏡子是什麼?個體心靈。有這麼多的個體心靈，而至上存在反映[在每一個情況下]是[個體意識]。個體心靈就是那面鏡子，至上意識反映在個體就是個體意識(jiivátmá)，即個體的意識(átmá)。因此，在這方面，所有人都是高貴的，所有人都是神聖的存在。

「但是，你知道，神聖或高貴是在靈性層面；因此，就這世俗層面而言，高貴取決於神聖[和服務]，而神聖取決於其他。當人們接觸到某個特殊的人時，由於他或她朝向至上運動而提升其生命，那麼其他的人會把他或她視為神聖之人。為什麼?一個神聖的人。 當他們從那個神聖的實體，或者從那個神聖的存在，得到無私的服務時，那麼那個神聖的存在就不僅是保持神聖，而且也變得高貴。

「我稱呼你們小女孩們為人類社會的高貴部門，我知道我對此也感到百分之百的正確。我希望這些小小的高貴的人，人類社會的高貴部門，將會—應該—越來越，會更加，藉由她們的工作，為苦難的人類提供越來越無私的服務而高貴。這就是我想要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寫下這個訊息。」

巴巴離開大廳時，補充說：「我希望我的小女孩們會感到滿意?」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81. 植物計畫和花園之旅

巴巴遷入湖濱花園的Madhu Málaiṇca之後不久，他開始了博物館收藏以及獨特的植物和樹木收藏，後來又擴展到蒂利亞拉的Madhu Koraka和喜悅之城的Madhu Karńiká。他會監督植物的管理，對植物的栽培給予建議，揭示植物的起源和歷史、藥用和其他用途，除了它們的植物學名外，還給予它們梵文名字，並於1980年開始每個月兩次的花園和博物館的巡旅。每一個旅行團僅限於10至20人的小組，有時在每一個團裡除了瑪琪和工作者之外，還包括他同意的非瑪琪。

1981年，全球植物交換計劃開始。每當他們來到加爾各答時，工作者和瑪琪都被要求從他們的當地帶來植物，然後才被允許見巴巴。印度以外的八個部門中的每一個部門，以及德里區的十個區域中的每一個地區，都必須每個月把約600種植物託中央辦公室保管。此外，每一次工作者向加爾各答報告時，他或她都被要求親自交付一些額外的植物。每個月總共帶來了約13,000種植物。

編者

瑪迦上師在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度過了一個星期。有一天，他路過一棵巨大的棉樹。這引起了他的注意。這棵樹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花朵是金黃色，而不是平常的紅色。瑪迦上師對這個不尋常的物種感到興趣，並告訴典範師阿南達卡魯娜(Avtk. Ánanda Karuńá Ác.)要找到它的種子。在他們返回印度時，她帶著一些種子。有11株植物發芽，瑪迦上師在Madhu Málaiṇca親手種植了其中一株…如果你參觀這個花園，你會在房子的右側看到一棵大樹。它隱約在蒼翠繁茂的花園裡，是附近最高的樹木。

如我所知的阿南達慕提吉(Anandamurtjii As I Knew Him)











巴巴在Madhu Málaiṇca的花園之旅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82. 巴巴的博物館

巴巴位於湖濱花園的Madhu Málainca的博物館充滿了紀念品，其中有許多珍貴的當地藝術和文化的作品是多年來世界各地的虔誠者奉獻給他的。還有來自喜悅之城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化石，以及兩件委託製作的藝術品：關於上主希瓦生平的希瓦遊戲(Shiva Liilá)繪畫系列和關於上主克里斯那生平的克里斯那遊戲(Krśńa Liilá)透視畫系列。

1980年，巴巴把希瓦遊戲系列委託給當時在桑蒂尼蓋登(Shantiniketan)的維斯瓦巴拉蒂大學(Vishva Bharati University)的藝術教授麥尼克•班帕多耶(Máńik Bandopádhyáya)。一樓的博物館房間裡，二十二幅畫被擺放在其他展品上方的牆上。其中三幅畫的版畫已由嫡嫡•阿南達•拉瑪(Didi Ánanda Ramá)進行數位修復。

當[花園]巡遊完成時，巴巴會帶領所有人上樓到屋頂，向他們展示苞葉雪蓮和其他寒帶植物的溫室。然後，我們下樓到一樓的房間，其中大部分博物館物品都放在玻璃盒中，包括一些極有趣的化石。這時，巴巴會坐下來接受一杯椰子水。他會和客人聊個幾分鐘，詢問他們是否喜歡這個遊覽。然後他要我向他們展示克里斯那遊戲和希瓦遊戲的陳列品... 他會說一些關於這兩個至上遊戲的事情。「現在，你們將會親眼看到希瓦和克里斯那生活中不同的事件。」然後他會進入自己的房間去休息，而我會向遊覽參與者展示克里斯那遊戲和希瓦遊戲，來結束這個遊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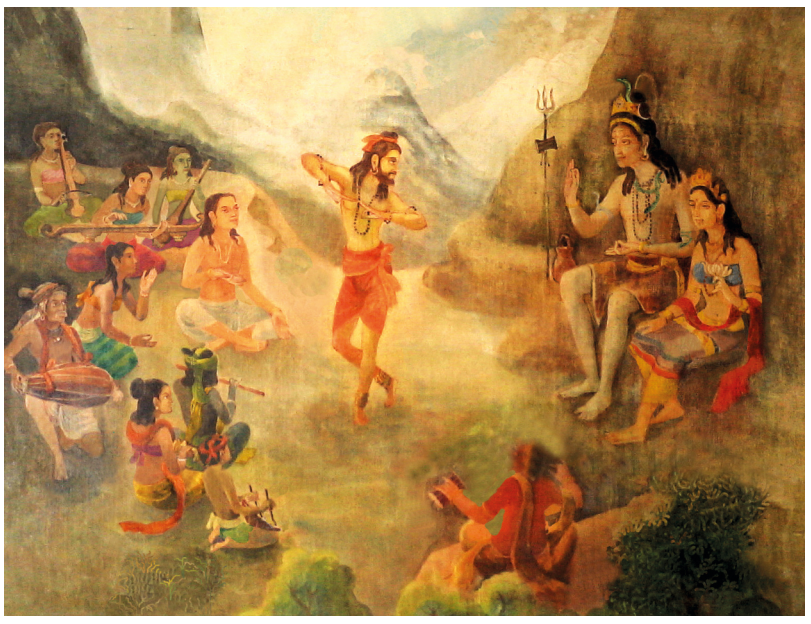
易於被取悅的巴巴(Ashutosh Bab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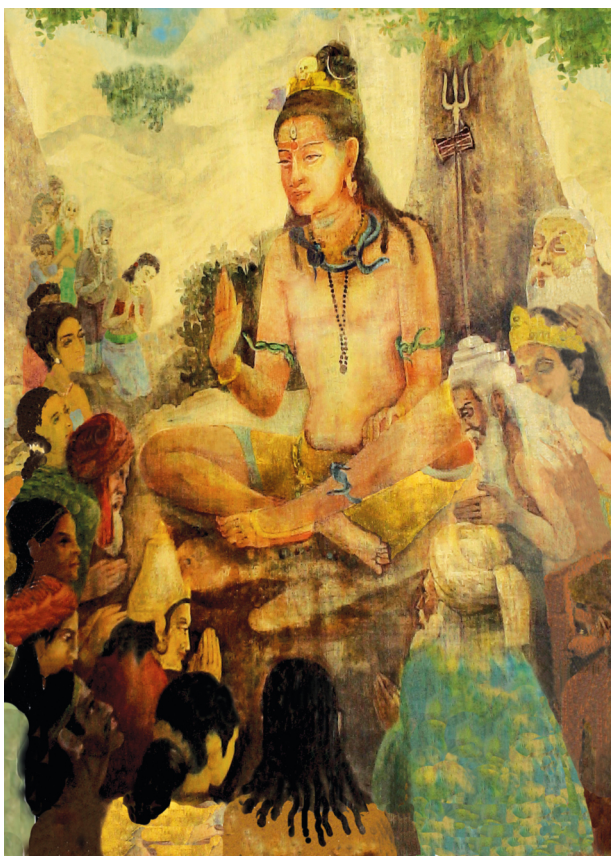
原始標題為：

9. অষ্টাবক্রকে যোগ শিক্ষাদান (希瓦教導阿瓦克拉(Aśtávakra)瑜珈)
11. ভরতমুনিকে সঙ্গীত শিক্ষাদানরত শিব (希瓦教導巴哈拉塔•姆尼(Bharata Muni)有關歌曲和節奏的藝術)
16. ধর্মপ্রচাররত শিব (希瓦從事法性弘揚)

編者







上圖：希瓦遊戲 9, 11和16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83. 法性檢視 (Dharma Samiikśa)

1981年夏天(從5月至7月)，巴巴召集世界各地的瑪琪和工作者，進行了史無前例的靈性檢視，稱為法性檢視。在集體會議上，他們會一個接一個地站在他面前，而他會檢查他們過去的行為和現在的潛伏因果業力，以及對他們未來的靈性進步給予矯正措施。

編者

靈性渴望者在行完五體投地禮之後，會走到他的面前站著。就像全面掃描一樣，巴巴不僅看到身體上的疾病，還看到個體的整個人生歷程。他指出了缺陷，有時會給予一些輕度的體罰以消除潛伏因果業力，並且囑咐個人的瑜珈體位法，以及給予其他特定的指示。 通常教範師維杰亞南達吉(Ácárya Vijayánandaji)會做筆記，然後在稍後會指導有關的靈修者。

朝向更光明的未來(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1981年7月25日，巴巴在法性檢視的演講中說道(一部分)：

「法性檢視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個體成為燒過的種子(dagdhabiijas)... 在人類一萬五千年的整個歷史中，從來沒有像這樣的法性檢視... 那些聚集在這裡的人肯定都是好人。你們之中的一些人從五千或一萬英里遠一路來到了這裡。有些人則來自附近。你們聚集在這裡，其背後肯定有某個精細的原因。你們都是好人–肯定比普通人更好。這就是為什麼你們來到這裡。儘管有很多其他人住在附近，但是他們沒有來。依我看，至上意識應該為這些好人做些事情... 因此，如果至上意識應該取走個體的一些罪，他們將會感覺到如釋重負而感到愉快。這些免除於罪和潛伏因果業力的束縛之人們，會做出許多大事業。藉由他們集體的努力，他們會為這世俗的地球帶來天堂... 因此，法性檢視是過去一萬五千年裡最具劃時代的事件。」

來自瑞典北部的姊妹阿魯娜(Aruńá)站在巴巴的面前。在檢視完她的姓名、職責等手續後，秘書長開始詢問她十六點原則。

巴巴打斷說：「不必質疑她的行為。她正在盡力而為。」

我們都感到很驚訝。這是宣佈瑪琪不可被批評的第一例。

我看著阿魯娜的臉。沒有看到這樣的評論幾乎會在其他任何人之中引起的自我膨脹，她反而是看起來很自然–她的眼睛閃著眼淚。她陶醉在與巴巴在一起的狂喜中。

與神秘大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tic Master)

法性檢視是在我們加爾各答的喬德普爾公園辦公室一樓進行。這是同一時間建築物外部的平面圖。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84. 新人道主義

1981年12月31日，巴巴在喜悅之城首次談到社會平等原則(sama-samája tattva)的概念，該講道後來成為這本具有里程碑著作《心智圓融之鑰：新人道主義》(The Liberation of Intellect: Neohumanism)的一部分。

次年年初，他把這本書的其餘部分作為一系列主要是星期天的靈性開示，從1982年2月21日至3月29日持續提出新人道主義的社會理論。

編者

但事實上，在此之前的至少十年裡，他已經使用了這個詞「新人道主義」(Nayá Mánavatávád或Navyamánavatávád)。在出版《心智圓融之鑰：新人道主義》六年後，他批准開始一系列旨在包含他的其他與新人道主義有關的講道：《心智圓融之鑰》之前的講道，《心智圓融之鑰》之後的講道，以及將來可能還會出現的講道。該系列的兩個部分—《新人道主義概要》卷一和卷二(Neohumanism in a Nutshell Part 1 and Part 2)—在[巴巴的]肉身在世期間已出版。

《新人道主義概要》(Neohumanism in a Nutshell)的出版部註解

多年以後，1988年4月13日，巴巴說：

「任何狹隘的『主義』都可能轉化為宇宙主義，只有當所有物理障礙、心理障礙和靈性障礙都已從『主義』的圓周移除後，所有人才能接受。這是我在《心智圓融之鑰：新人道主義》一書中解釋的新觀念。該書使用了『新人道主義』一詞，記住這個新觀念。」

《心智圓融之鑰：新人道主義》的一些語錄：[精簡版展覽]

「當人道主義的基本精神擴展到宇宙中一切生命與無生命之物時—我稱它為『新人道主義』。這種新人道主義將會提昇人道主義成為宇宙主義，成為對宇宙萬物的大我之愛。」

1982年2月21日，加爾各答

「[人道主義]一定要有不斷的激勵源泉來激發它—我稱它為新人道主義。」

1982年2月28日，加爾各答

「人類在新人道主義方面實行的愈多，他們內在心靈的顏色(非外在世界的色彩)將會被吸收得愈多。」

1982年3月9日，加爾各答

「這新人道主義是甚麼呢?新人道主義是過去的人道主義、現今的人道主義以及未來的人道主義... 新人道主義對人類存在的觀念將給予新的激勵並提供新的解釋。它將幫助人類了解，在這創造的宇宙中作為最有思想及聰明的生命，人類必須接受照顧整個宇宙的重責大任，必須接受整個宇宙相繫於他們的責任。」

1982年3月29日，加爾各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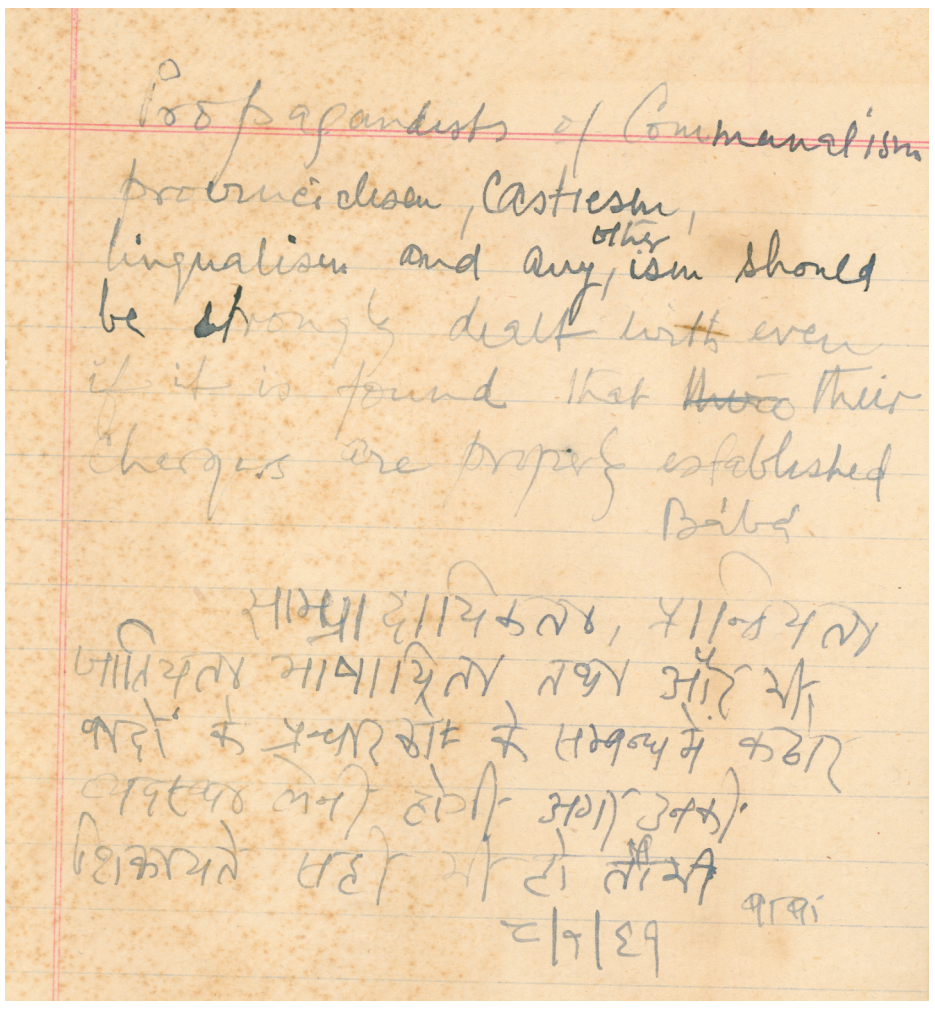
「根據新人道主義，最後及最高的目標是要使個體生存的核心與宇宙生存的核心相應一致，結果個體的整體生存與宇宙次序的控制核心結為一體，而那將是新人道主義的最高表現。」

1982年3月29日，加爾各答

有一天早上戶外散步回來後，巴巴爬上湖濱花園的樓梯。他停下來並且問道：什麼是新人道主義?沒有人回答。然後他說：「當人心的愛擴展到擁抱整個有情生命和無情生命的世界時，那就是新人道主義。」

朝向更光明的未來(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這是巴巴於1961年1月8日親筆書寫的文稿，是巴巴在正式介紹該術語之前，所表達新人道主義概念的早期例子。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85. 曙光之歌

1982年9月14日，巴巴在比哈爾邦的德奧加爾創作了他的第一首曙光之歌(Prabhát Saḿgiita)。「Saḿgiita」是指人聲、器樂和舞蹈的結合。沿襲以作曲家的名字來命名樂派的傳統，他以普羅巴(Prabhát)作為前綴。也因為「prabhát」的意思是「黎明」，「Prabhát Saḿgiita」意味著音樂新時代的曙光。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巴巴已經創作了150多首歌曲，並且在接下來的八年多裡，他的歌曲總數達到5,000多首，超過了他之前的任何知名作曲家。

編者

大多數歌曲都是用孟加拉語創作的，但有40多首是用其他語言創作：英語、梵語、北印度語、烏都語、摩揭陀語、邁蒂利語和昂加語。曙光之歌不僅代表了印度大多數重要的古典和民間風格，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首次將這些風格與波斯、斯堪的納維亞、中東、中國和世界上其他重要的音樂風格融合。在這部作品中，我們發現了虔誠的歌曲、[神秘的渴望之歌]、靈性覺醒的歌曲、自然之歌、社會復興之歌、民歌、兒童歌曲、[季節性歌曲]等等。我們發現許多不同場合的歌曲，例如婚禮、生日和公共節日。

曙光之歌的表演—歌曲的演唱，時常伴隨著舞蹈—很快成為幾乎所有阿南達瑪迦場合的特色。如果場合是重要的靈性聚會大法會，作曲家會希望把孟加拉語歌詞翻譯成英語和北印度語。教範師維杰亞南達(Ácárya Vijayánanda Avadhúta)負責準備英語翻譯並在聚會之前朗誦它們，而教範師坎德拉納特(Ácárya Candranáth)則負責北印度語翻譯朗誦的工作。

隨著時間的流逝，曙光之歌達到了新的流行水平，音樂界的許多傑出人物現在正積極參與[它們]的錄製。

達達•克沙瓦南達(Dádá Keshavánanda)告訴我，巴巴在離開肉身的前幾天，醫生反對他在急診病房中持續創作曙光之歌的歌曲，儘管他們要求他不要做任何工作，因為這會給他的心臟增加負擔。光是一天，他就寫了十三首歌。當某位醫生強烈反對時，巴巴回答說：「創作曙光之歌不需要我的任何特別努力。同樣地，每當我寫《音聲字彙集》(Shabda Cayaniká)[他的百科全書]時，它都是自發的表達。與其將這些過程視為我的工作，不如將它們稱為我的榮幸。」

克沙瓦南達吉(Keshavánandaji)曾問巴巴他認為的工作是什麼。他回答說：「當我把阿南達瑪迦、進步利用論、微生元或新人道主義的觀念概念化時—這些原始的革命性創作需要一點點努力。」

與神秘大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tic Master)

那個時候達達•克沙瓦南達提出另一個問題：「您的哪些工作花費您最多的時間和精力?」巴巴回答說靈性標幟的設計花了他最久的時間。參見模塊20：巴巴設計靈性標幟(Pratiika)。

1990年10月20日，巴巴在蒂利亞拉(Tiljala)創作了最後一首歌古魯庫拉歌(Gurukula song)，使總數達到5,018首。有些人說發現了另外一首歌，現在總數為5,019首。無論如何，這個數字是泰戈爾詩歌總集(Rabindra Saḿgiita)的兩倍多，這滿足了巴巴在創作開始時輕鬆愉快的自豪：「我寫的歌會比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還要多。」

曙光之歌的出版部註解

瑪琪們在小風琴的伴奏下演唱曙光之歌。達達•達薩拉斯(Dádá Dasarath)在右邊。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86. 歷史巡旅

多年來，在大法會巡旅中，巴巴經常參觀歷史和考古遺跡。1962年2月，他在阮琪停留了兩個星期，探索佛教和耆那教的考古遺跡。1966年的印度全國之旅期間，他經常會把古代神廟和其他類似景點納為戶外散步的一部分。在喜悅之城停留時，他指出了一些具有特殊歷史影響的遺址，例如化石山和九脈輪洞穴。關於喜悅之城所處的古代拉爾(Rárh)土地，他說：「拉爾—是岡瓦納古陸(Gondwanaland)最古老的地區，至今仍在海平面之上—是人類的出生地。在拉爾的喜悅之城，其山丘也至少有3億年的歷史。當時沒有喜馬拉雅山。」據說他談到的那些山丘，至少有一個曾經比喜馬拉雅山還要高。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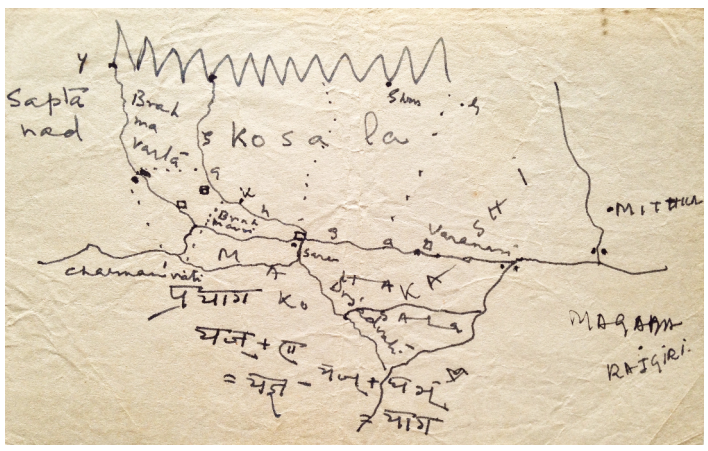
特別是從1979年開始持續數年，[巴巴]作了幾次艱苦的汽車旅行，在此期間，當他沒有把靈性聚會作為旅行的主要目的時，他和他的隨行人員通常會經過偏僻的地區，和單純的普通人們交往。每當這個時候，他會向他的同伴解釋那些地方和人民的歷史—在現有歷史書籍的頁面中找不到這樣的歷史… 在1984年作了一次著名的旅行之後，他開始將這種旅行稱為他的「歷史巡旅」。

沿途歷史(Histories Along the Way)的出版部註解

在1984年前四個月的北印度之旅中，巴巴訪問了許多歷史遺跡，並廣泛地談論了每個地區被遺忘的歷史和當地人民的文化遺產。教範師拉古納斯(Ácárya Raghunáth)也是一位歷史學教授，陪同他訪問，並負責記下他的觀察結果，這些觀察結果於1994年出版為《P.R.沙卡論及歷史》(P.R. Sarkar on History)。



1960年9月29日，巴巴站在拘尸那揭羅(Kushinagar)的般涅槃廟(Parinirváńa temple)的前面



巴巴繪製的雅利安人入侵路線圖

1987年，巴巴指示將他的《文字科學》(Varńa Vijiṇána，The Science of Letters)、《文字的各種用法》(Varńa Vicitrá，The Various Uses of Letters)和《音聲字彙集》(Shabda Cayaniká，A Collection of Words)講道中有關歷史的段落，彙編成一本新書，書名為《沿途歷史》(Path Calte Itikathá，Histories Along the Way)。該書於同年出版，並題辭：

「人們一路上遇到的那些人，人們卻沒有仁慈地看待或給予關愛目光，或即使碰巧看到，也認為他們血統不明，並視他們為賤民—為了紀念他們，我寫下了這幾句話。我寫這本書是因為我愛這宇宙中的創造物，與生命一起悸動，與人類、動物、鳥類、樹木、爬行動物、花朵和水果一起振動。我不願意接受任何的地球物理學的距離或障礙。所有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人。我把這本書交給我的那些人。如果他們笑著接受，我將會很高興。」



在馬德拉斯(Madras)的戶外散步，1966年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87. 巴巴的日常工作

多年來，巴巴的日常工作因生活的不同階段而有所不同。一些常見的工作是：每天早上二到三個小時以及晚上一到二個半小時的靈性鍛鍊；每天至少一次戶外散步(在隨後的幾年中通常每天兩次)；根據階段和地點以及是否在旅行期間，進行各種組織工作；接受報告和好消息；給予個人接見；給予一般的靈性開示；口述各種主題，通常是為了闡明或詳述一般的靈性開示；給予曙光之歌；當然，他一天之中較世俗的層面，諸如沐浴、吃飯、休息和睡覺，據說，不是最少，就是與其他任務相結合，諸如給予口述或曙光之歌，或對虔誠者給予個人建議和關注，而他們經常得到人人都嚮往按摩他的職務。

巴巴曾經說過：「沒有系統的速度是危險的，沒有速度的系統是沒有用的。」他說：「一切都必須按照系統來做。當我赤腳走在瑞士的雪地上，我沒有感到任何困難—而是我的腳很熱。創建一個系統。我沒有攝取任何食物已長達五年四個月又兩天—我也沒有感到任何困難。當特定的醫療團隊從德里來的時候，醫生說：「巴巴的心臟比我們的心臟還要強健。」既沒有記憶力不足，也沒有大腦問題。從我一出生以來，我的記憶力就非常的完美。我記得一切。」

在巴巴居住在加爾各答的那些年期間，我們經常會帶他去一些戶外散步的地方，諸如植物園或蘇達班(Sundarbans)。像是這張藍色的照片是巴巴坐在船上的房間裡，當時我們正在前往植物園的途中，穿越胡格利河(Hooghly)時拍攝的。如果這個地方有點遠，例如蘇達班，我們就不得不提前一天通知巴巴並獲得他的許可。但是我們最常去的目的地是拉賓德拉薩羅巴爾(Rabindra Sarobar)，這是高爾公園附近的一個大湖，周圍環繞著一條蔭蔽的小徑。距湖濱花園的房子只有一小段距離，是散步的好地方，尤其是在晚上，當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可支配時，只能帶他到附近地區。

易於被取悅的巴巴(Ashutosh Baba)



這張「藍色照片」，是在前往植物園散步的途中，搭乘渡船穿越胡格利河(Hooghly)時拍攝的

巴巴在喜悅之城的Madhu Karńiká的屋頂上散步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88. 個人接見(Personal Contact)

與巴巴的個人接見(PC)是一種珍惜而寶貴的經歷，即使不是弟子一生中最珍惜和寶貴的經歷。但是，由於社會限制和禮節，巴巴只能將其單獨授予男性門徒。在與巴巴的私人會晤中，巴巴會藉由承擔潛伏的因果業力來提昇弟子的心靈(否則在正常事件的過程中就必須被耗盡)，因此使他獲得了極大的靈性提昇。無論是巴巴把他抱在膝上，以慈愛父親的摯愛撫摸他，或是深深地看著他的眼睛說：「為人類服務，我的孩子，」弟子都會成為一個嶄新和新啟發的人。

在眾多PC故事中，出現了一系列常見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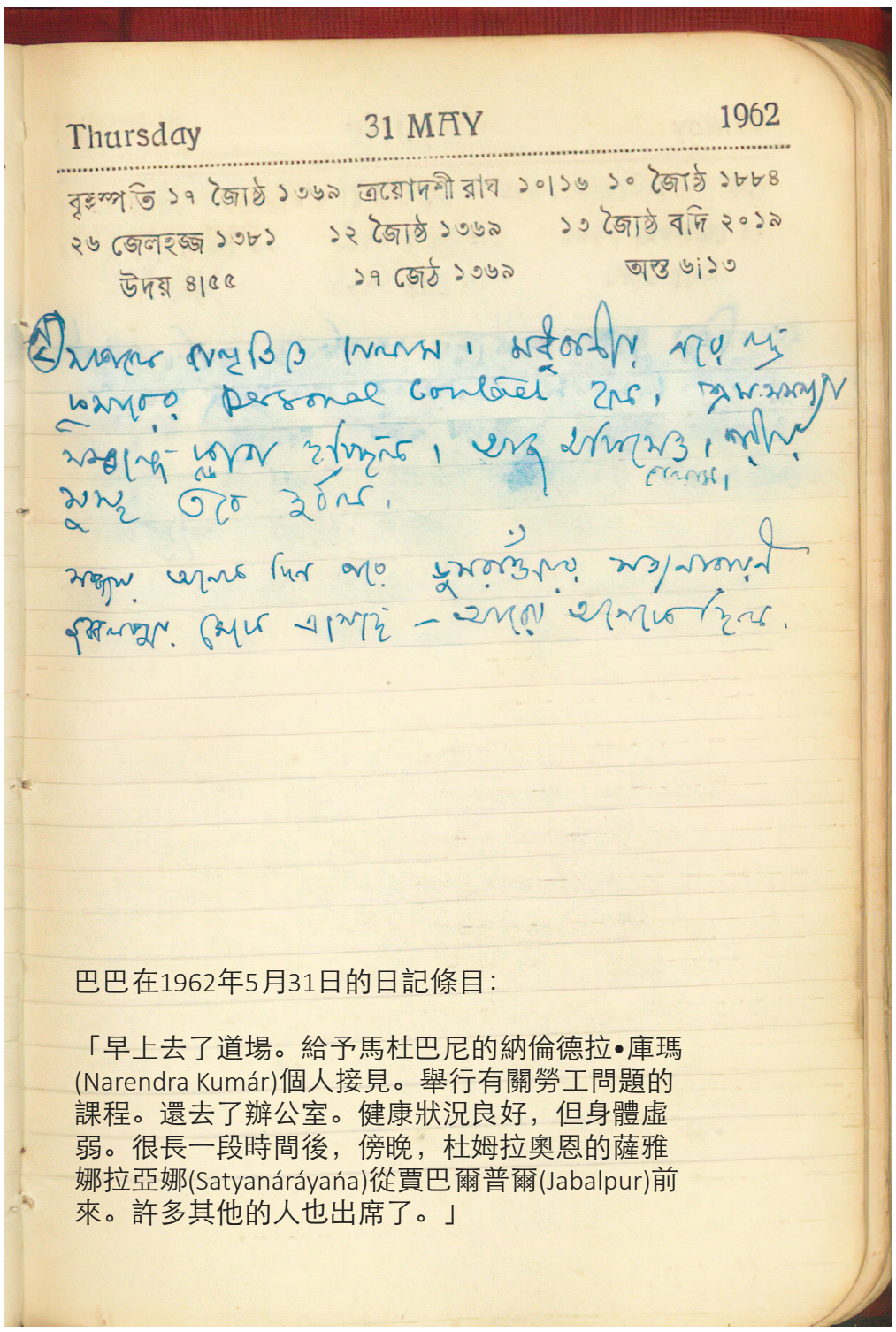
你會進入巴巴的房間，行五體投地禮，然後坐在他的面前。巴巴會問你的名字、你來自哪裡、職位、職務等。然後他會以無所不知的洞察力看著你的心靈，並從你的過去中挖掘出一些東西。他知道一切，甚至是你可能已經忘記的事情。沒有一件事情可以隱瞞他。他會選擇集中在你的不端行為而責罵你，甚至可能會用拐杖來懲罰你。然後他會要求你給予某種承諾：改善自己、成為理想的人、承擔某種責任、為受苦的人類服務。然後，他會給你遠比任何世俗的愛或感情都要大的愛和感情。最後，他會用大拇指在你的眉心輪上以及用手指在你的頂輪上祝福你。

編者

巴巴在1960年訪問戈勒克布爾期間... [普拉達帕迪亞(Pratápáditya)問巴巴，他怎麼能對一個人的過去了解那麼多。巴巴回答：]

「普拉達帕迪亞，如果你讓意識心靈與因果心靈一樣精細，那麼你就可以深入到任何人的內心最深處，並知道該心靈自其起源以來經歷的所有經歷。一切都儲存在因果心靈裏。如果你讓自己的心靈足夠精細，那麼你就能知道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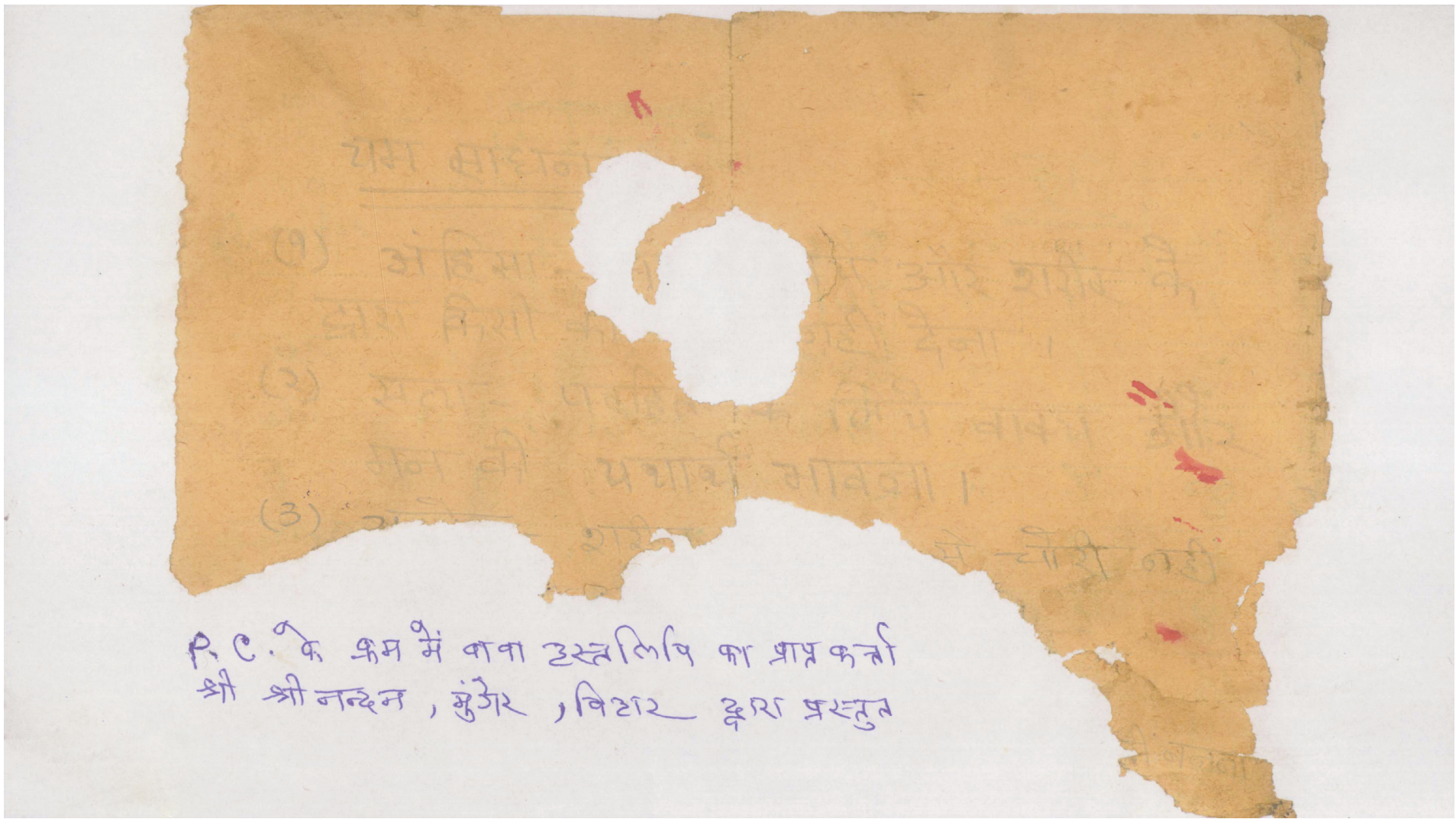
阿南達慕提：佳滿坡的歲月
(Anandamurti: The Jamalpur Years)


Thursday 31 MAY 1962

巴巴在1962年5月31日的日記條目：

「早上去了道場。給予馬杜巴尼的納倫德拉•庫瑪(Narendra Kumár)個人接見。舉行有關勞工問題的課程。還去了辦公室。健康狀況良好，但身體虛弱。很長一段時間後，傍晚，杜姆拉奧恩的薩雅娜拉亞娜(Satyanáráyańa)從賈巴爾普爾(Jabalpur)前來。許多其他的人也出席了。」

在個人接見後，巴巴親手寫給弟子的便條片段。便條底部寫著：「PC後，給雪莉•南丹(Shrii Nandan)的指示。」


P. C. के क्रम में बाबा हस्तलिपि 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ता
श्री श्रीनन्दन, मुंगेर, बिहार द्वारा प्रस्तुत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89. 革命性婚姻

巴巴解釋了他的革命性婚姻的概念[因此]：「瓦解區別不同種族和不同文化的障礙之最簡單及最好的方法就是透過跨種姓和跨文化婚姻。假設來自不同種姓的女孩和男孩結婚。這將有助於消除自己的種姓感覺，而他們的子女將沒有種姓。假設這片土地上的一個男孩與一個來自英國的女孩結婚。他將永遠都不想看到英國被毀滅，反之亦然。他們的孩子也不會有反英或反印度的感覺。這是瓦解這些障礙的最簡單方法。」

阿南達慕提：佳滿坡的歲月(Anandamurti: The Jamalpur Ye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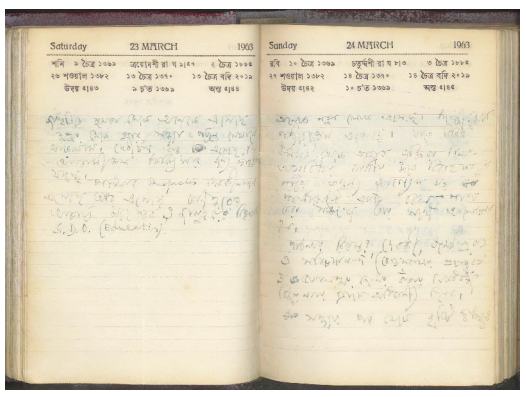
1957年，巴巴在佳滿坡說：

「在[阿南達瑪迦]的集體活動中，所有種族、種姓或信仰的成員都平等參與。社區或種姓，種族或民族，通常是安排婚姻等方面的主要考慮因素。在瑪迦，沒有這種考慮。在瑪迦，人類之間的這些細微差別沒有給予任何重視。

「在阿南達瑪迦，男性和女性都有同等的責任。按照在瑪迦規定的結婚方式，男性和女性都必須承擔同等的責任... 男性和女性被認為處於同等地位，男性視自己優越於女性是不可能的。」

1963年3月24日，巴巴的日記條目：

「沙希蘭詹(Shashiirainjan)來自德里。與他討論了在國會通過的議案，以便來自不同宗教的人們可以按照瑪迦原則來結婚，而沒有任何障礙。」


Saturday 23 MARCH 1963

Sunday 24 MARCH 1963

1959年10月17日，他說：

「藉由允許婦女經濟獨立並鼓勵跨種姓和跨國婚姻，可以消除[嫁妝制度中的]社會不公。 目前迫切需要這樣的運動。」

1978年10月15日，他在帕特納說：

「儘管沒有將其記錄為任何行為準則的一部分，但我認為，如果某人未結婚或未能安排其兄弟、姐妹、兒子或女兒的婚姻，依據革命性婚姻制度，我們將不允許此人成為教範師。如此，將不會為他們成為教範師以及享有其權利提供機會。換句話說，那些依據革命性婚姻制度結婚的人，以及那些在結婚後加入阿南達瑪迦的人，應該為其兄弟姐妹安排革命性婚姻。如果他們的兄弟姐妹已經結婚，那麼至少他們應該為兒子和女兒安排革命性婚姻。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合乎邏輯的措施。我們組織中沒有偽善者的地位。」

1990年8月，巴巴在肉身離世之前，問達達•克沙瓦南達(Dádá Keshavánanda)：「阿南達瑪迦最大的鍛鍊貢獻是什麼?」達達想出各種東西(Prout，Microvita，AMURT等)，但是巴巴不接受為正確答案。然後，革命性婚姻的念頭在他的腦海中閃過。巴巴說：「是的，革命性婚姻是阿南達瑪迦最大的鍛鍊貢獻」，因為它將有助於瓦解種族、種姓、宗教和人類社會其他分裂障礙的分歧。另據報導，巴巴提過一次或可能不止一次，阿南達瑪迦將通過(多方面地)AMURT、Bábá Nám Kevalam kiirtana和革命性婚姻而廣為人知。

1987年12月14日，巴巴收養了金舒克(Kiḿshuk)，他原是阮琪(Ranchi)的一個善良瑪琪家庭的拉傑特杜塔(Rájat Dutta)，於1966年至1974年在喜悅之城就學。1989年12月12日，教範師金舒克與教範師哈拉•普拉薩德(Ácárya Hara Prasád)的小女兒塔努卡(Tanuká)結婚。巴巴出席婚禮並祝福他們的婚姻。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90. 大法會(DMC)

大法會(Dharma Mahácakras)是最正式的靈性聚會，巴巴做為瑪迦上師向大法會作靈性開示。只有在他本人出席的聚會而且只有在他給予大無畏手印(Varábhaya Mudrá)時才被視為是大法會。否則，靈性聚會會被宣佈為DMS(大的靈性聚會)，有他出席的DMS只有三次：一次在德國的蒂默恩，以及二次在印度。

到1980年代，DMC的事件順序大致如下：

巴巴抵達遮篷，獻花環給巴巴，唱曙光之歌，巴巴給予婚禮祝福，巴巴給予獎賞，在他面前跳心靈之舞(kaosiikii)和勇士舞(táńdava)，唱曙光之歌，巴巴的大法會靈性開示，行動在一起(Saḿgacchadhvaḿ)，巴巴的大無畏手印，對上師的敬拜(Guru Púјá)，巴巴的祝福，最後巴巴會在六面靈性舞蹈(avarta kiirtan)期間離開遮篷。

巴巴一生中給了大約350次大法會—在1966年—一年之中給了39次。我們目前有215個正式記錄的大法會靈性開示。其他的不是未被記錄，尚未被發現，不然就是失傳。

1989年1月1日，巴巴在喜悅之城的大法會靈性開示是「生理轉化和心理轉變相互為用」(Bi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ssociated with Psychic Metamorphosis and Vice Versa)。 他總結說：

「所以你們的未來是光明的—不只是光明的，而且是已經獲得保證了。一個全然沒有各色教條束縛的嶄新靈性生活，在最近的未來就要到來了。在這向內轉化階段，在這物質、心理、靈性實體都向前邁進的至上意識之永恆遊戲中，有一天，心理領域會提升至靈性中，而個體意識會和宇宙意識合而為一。至上意識也在等待著那幸運的一天。祂和你們同在—祂會給你們適當的指引，所以以祂那解脫宇宙萬有的福音，你們不用很困難就能達到目的地。

「祂會做必要的事，你們只要一直聽祂的話，只要一直做祂的工作，並且一直遵守祂的話，讓祂向內轉化思想的速度，因你們高貴的行動和靈性的追求而加快。讓那金黃色的日子提早到來，並讓你們的生命光輝燦爛。」

1989年6月4日喜悅之城大法會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91. 大無畏手印(Varábhaya Mudrá)

大無畏手印是施予大無畏與恩典的手勢，結合了施予恩典(vara mudrá)和大無畏(abhaya mudrá)。左手放在左大腿上，手掌朝上和朝外(vara mudrá)，而右手抬起手掌朝外(abhaya mudrá)。

巴巴解釋：

「...abhaya意指『大無畏』。當我們面對創造和毀滅的幻覺時，至上本體告訴我們：『不要緊張，不要害怕，還會有創造。』... 如果個體把心靈集中在大無畏手印，那麼正性微生元將對聽覺或其他神經細胞以及對控制細胞產生直接影響... 個體應該仰視這二個手印，而不是別的。微生元透過這二個手印流出。這是內在的秘密。」

每一次大法會靈性開示之後，巴巴通常都會在這特殊的祝福之前，有時是之後，給予他的大無畏手印：

Sarve'tra sukhinah bhavantu sarve santu nirámayáh;
Sarve bhadráńi pashyantu na kashcid duhkham ápnuyát.
Oṇ́m shántih oṇ́m shántih oṇ́m shantih.

1989年6月4日，他在喜悅之城的靈性開示「法門、介波與心緒傾向」(Cult, Inference and Propensity)之後，給予了祝福的譯文：

「讓每一個人都快樂；讓每一個人都免於一切身體或心理疾病；讓每一個人都看到事物的光明面；不要讓任何人在環境壓力下被迫遭受任何麻煩... 一切祥和平安，一切祥和平安，一切祥和平安。」

當巴巴給大無畏手印時，他會先以namaskár開始，然後把雙手分開，左手放到左膝蓋上，手掌朝上並朝外，右手則上舉靠近右肩，手掌朝外。

此敘述是接受手印的人之許多類似經歷之一：

「突然之間，感覺就像大浪從我身上打了過去。然後我感覺到自己的心靈極其擴展。好像巴巴正在打開一個無限的小角落，只傾注在我的全身。我身體的每個細胞都因著喜悅而振動。我哭了又哭，真的第一次感覺到恩典是什麼。」



靜坐第六課大無畏手印的照片有兩個版本：第一次是1940年代初期至中期在阿吉特•比斯瓦斯(Ajit Biswás，巴巴的堂兄Nanku)的家裡拍攝，第二次是1960年代在加爾各答的D. Ratan & Co.攝影工作室拍攝。這兩次還包括jánusparsha手印(雙手放在膝蓋上，手掌朝上)的照片。第二次(1960年代)也拍攝了眾所周知的「紳士照片」，作為巴巴許多已出版書籍的首頁。巴巴自己將其稱為「紳士照片」。

1988年1月1日在喜悅之城舉行大法會，巴巴給予大無畏手印之前(左)以及給予大無畏手印之後(右)[由於觀看限制，mudra本身無法顯示]。另請參見模塊90大法會的照片，其中也顯示了巴巴給予大無畏手印之前和之後。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92. 報告

隨著組織的發展，巴巴逐漸建立起報告系統。他會首先從全日工作者那裡獲取關於部門的組織工作報告，但後來也會從負有重要責任的一般瑪琪那裡獲取報告，例如地區秘書(bhukti pradháns)和當地全日工作者(LFT)。最後，報告會期被命名為RDS(審查、缺點、解決)。

編者

當巴巴來聽取報告時，工作者會站起來，他們通常會在整個報告期間保持站立。有時，如果持續時間過長，巴巴會要他們坐下... 通常，巴巴會請秘書長(general secretary)唸出當天要提出報告的名單。然後，GS會宣佈名單，諸如馬尼拉區的區域秘書(SS Manila Sector)，如果是區域報告的話，或是胡格利區(Hooghly)地區秘書，如果是地區秘書報告的話...

有個固定的順序：首先是ERAWS(教育、救難和福利部門)，然後是SDM(法性宏揚服務部門)、PU(泛宇進用論者組織)、Seva Dal(服務隊)，最後是不同的部門。巴巴會問他們一些問題，並且總是會抓到那些違反規定的工作者，並把他們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然後他會給他們懲罰—或者更確切地說，我會在他的指示下給他們懲罰。每個人都有一些缺點，因此總會有人因自己的不當行為受到懲罰。那些尚未完成工作的人則必須書面表示，他們將會在一定的時間之內完成工作，通常不超過一天。

巴巴說話時還有某些禮節。我舉一個例子。這是一條規則，即如果巴巴與某人講話，那麼任何人都不應打擾。只有在他表示你應該發言時，你才應該發言。有一次，巴巴詢問某個海外達達(dádá)，當人們將麵粉和水混合在一起並準備用於製作印度麵包的未發酵麵糰時，會使用的英文動詞。巴巴問了他好幾次，但達達不記得這個詞。然後一位印度籍達達自願提出這個動詞。「巴巴，這個動詞是『揉』。」巴巴立刻很生氣。「我沒問你。我是在問這個男孩。我想教他一些東西。這是他的語言。他知道這個動詞，但他不記得了。你為什麼要打擾?」巴巴讓我懲罰他相當一段時間，因為他違反了系統。「用力打他，」他告訴我。「用力打他。」

易於被取悅的巴巴(Ashutosh Baba)

巴巴：

「我們的目的是糾正，而不是懲罰。我們不想騷擾任何人。一旦他們意識到自己的錯誤，這件事就結束，而且處理了... 我堅決且嚴格，但是我愛你們所有人。我深深地愛著。你們不知道我有多愛你們。但是我很嚴格。」

來源不詳

後來我有機會問一位資深工作者，每一個人如何忍受巴巴的辱罵。他說：「我們從密宗的悠久傳統中知道，上師有責任將他的門徒從動物生活提升到戰士生活，再到神聖生活。 為此，上師的行為將必須時而極度痛苦時而極度甜美。每個弟子的情況也不同。

「更重要的是，巴巴指示我們如何對待部下工作者。他說，我們每使用十分的嚴格，就必須給予至少十一分的愛。就他而言，我覺得他使用的所有嚴格無法與他無限的愛相提並論。巴巴只為我們存在。他不為自己做任何事。關於巴巴，不管別人是否相信我的對與錯，都沒關係，因為那是我的日常經歷。這就是為什麼嚴厲的對待再多也動搖不了我與他的關係之原因。」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需求—有自己的道路。多年來，我看到有些達達經常遭到巴巴的嚴厲責罵，有些達達則從未受過一次責罵，而大多數達達介於兩者之間。至於他對嫡嫡們(didis) —她們從未被打過。她們只是感覺到張開的手掌上有他的棍子而已。然而，儘管她們的身體疼痛可以忽略不計，但它以某種方式讓她們像達達們一樣打開心扉、臣服和改變。

與神秘大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tic Master)

1986年6月在蒂利亞拉(Tiljala)的報告會期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93. 活的百科全書、語言學家和有遠見的人

巴巴早年被稱為「活的百科全書」。在他的後幾年，除了作為瑪迦上師的其他職責外，他還撰寫了一部百科全書。延續週日靈性開示的傳統，始於1980年的《禮敬優美的克里斯那》(Namámi Krśn'asundaram)，然後是1982年的《心智圓融之鑰：新人道主義》和《禮讚祥和的希瓦》(Namah Shiváya Shántáya)；1985年9月8日，他開始了一系列非凡的週日靈性開示，持續到接下來的五年，最終構成了《音聲字彙集》(Shabda Cayaniká)26卷。

編者

表面上，《音聲字彙集》是一個專門研究孟加拉語言的語言學和文獻學的系列文章，但事實上，不僅如此。作者使用這個詞的平台作為起點，帶領讀者探索人類知識的所有多彩景色—歷史、地理、醫學、科學、藝術、宗教、哲學等—並在此過程中加上自己獨特智慧的不可磨滅的印記，以新的觀念豐富我們的經驗，使我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待人類的遺產…像大多數偉大的作家一樣，他是一位完美的說書人，似乎有取用不盡的軼事、個人經歷和故事，以吸引讀者的興趣，並輕鬆地帶領他或她穿越人類知識的花園。在此過程中，作者精鍊和發展該語言，它是世界上第五種使用最廣泛的語言，並且是與其偉大的古典祖先梵文最接近的活語言。

《音聲字彙集》的出版部註解

在給予《音聲字彙集》講道之前，巴巴於1983年6月至11月給予了《文字科學》(Varńa Vijiṇána，The Science of Letters)，隨後於1984/1985年出版了八卷系列的《文字的各種用法》(Varńa Vicitrá，The Various Uses of Letters)。孟加拉的一位著名學者在閱讀了《文字的各種用法》的一些章節之後，表達了自己的感受：「我很驚訝。它不是學究知識的表達，而是啟示。」

1979年，巴巴在德國漢諾威說：「你們可以期望集體心理學從1980年以後會發生重大變化，而革命性變化將在2000年開始。」

1984年5月26日，他說：「人類處於新紀元的門檻。」1987年10月，他在地區秘書(bhukti pradhán)報告期間說：「我們已經跨過新紀元的門檻。」當時坐在他面前的吉里達拉(Giridhára)回憶說：「他告訴我們，我們的工作是解決如何適應新時代。他給了我們理想，但是我們必須解決如何使其切實可行。」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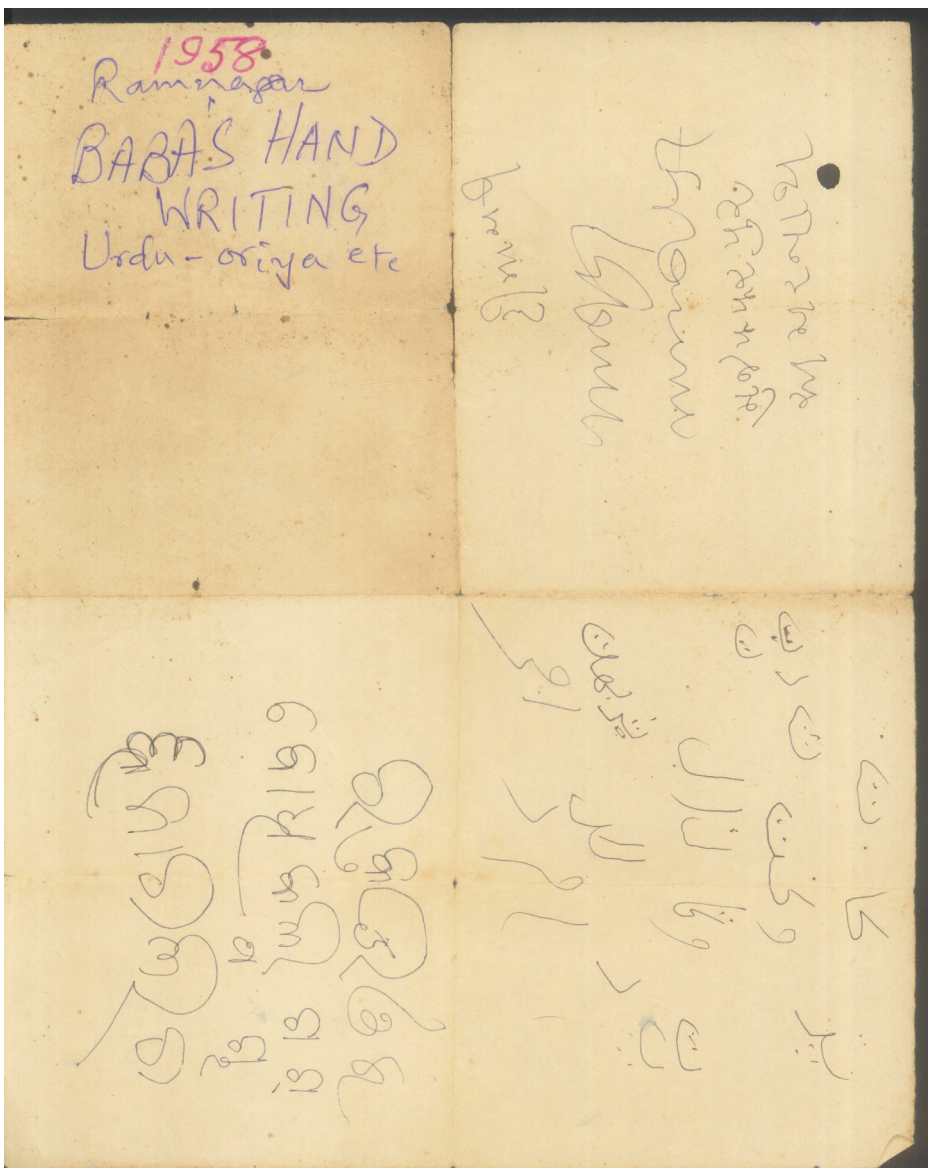
依據達達•普拉納瓦特瑪卡南達(Dádá Prańavátmakánanda)，巴巴曾經告訴蘇巴斯•奈克(Subhásh Naik)：「當宇宙心靈認為建立以上帝為中心的哲學的時機已經到來時，所有的個體心靈也將開始據此思考。那麼現在看起來不可能的事情將變成自然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當巴巴從戶外散步回來時，我們開始為他演唱曙光之歌。但是巴巴沒有坐下來。取而代之的是，他站起來，開始用古老的語言與我們交談，這種語言具有許多深奧及獨特的聲音。然後他說：「已經有一萬多年沒有聽過這種語言了。」

巴巴繼續用低沉的聲音說：「你們初次接觸到至上意識的那一刻是如此古老，以致於記不起來。」他拉長了最後這些單詞的發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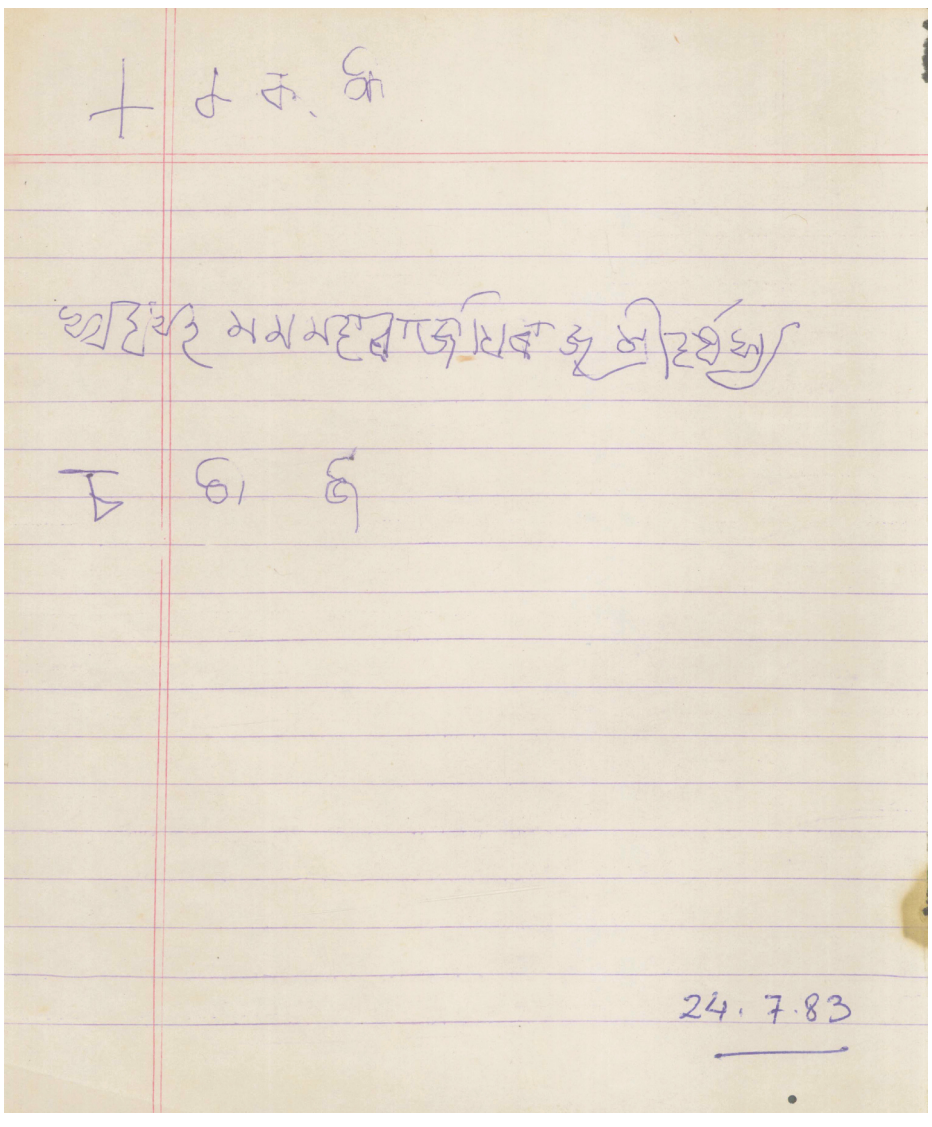
然後，巴巴走進他的屋子裏，而古老和直覺迴蕩在夜空中，令我們暈頭轉向。

與我的大師會晤(Meetings With My Master)



巴巴的烏都語(Urdu)、奧里亞語(Oriya)以及另一個未辨別出的筆跡。寫於1958年，在蘭姆納嘎爾(Ramnagar)。

1983年7月24日，巴巴用施裡哈斯(Shriiharśa，南亞洲古文字的一種)字母寫下約1500年前的國王哈沙瓦爾達那(Harśavardhana)之名字。1981年，他說：「古代婆羅米(Bráhmii)字母的變形形式是施裡哈斯字母。它是以國王哈沙瓦爾達那的名字命名為施裡哈斯，因為發現了他筆跡上的印信是以該字母書寫。」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94. 蒂利亞拉(Tiljala)水災

1986年9月，在蒂利亞拉的德里區RDS(審查、缺點、解決)期間，暴雨淹沒了整個VIP納加爾(VIP Nagar)地區。工作者們在AMURT和AMURTEL(阿南達瑪迦泛宇救難隊和女志工)的旗幟下立即行動，透過救助那些被困的人們並將其疏散到更高的位置，為附近社區的人們提供救災。然後，他們分發了食物和補給品，並在附近的東部大都會繞道(Eastern Metropolitan Bypass)建立了免費廚房，每天為數千人提供食物。有一次，為了巴巴的安全起見，還決定將他從蒂利亞拉住所的Madhu Koraka撤離到他在湖濱花園住宅的Madhu Málaiṇca。

巴巴拒絕撤離，除非鄰近地區的居民都安全，而且基本生活需求都有保障 之後，他才會同意 撤離

9月25日，巴巴從蒂利亞拉撤離是個令人感動的場面。他坐在一艘類似吊船的船上，工作者和瑪琪們拉著它渡過齊胸高的水到更高的地面，然後讓他在旁邊的道路坐上前往湖濱花園的專車。但是巴巴拒絕撤離，直到附近所有居民安全並獲得基本需求為止，他才同意撤離。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95. 泛宇文藝復興(RU)講道

RU演講是巴巴擔任泛宇復興(Renaissance Universal)主席的演講。第一個是《今日的問題》(Problems of the Day)，於1958年1月26日在帕格爾布爾縣特里莫漢(Trimohan, Bhagalpur)大法會就職RU主席的演講。我們有超過26個正式記錄的RU演講，可能還有更多有待發現。其中包括：《科學與人口控制》(Science and Population Control)、《密宗和印度－雅利安文明》(Tantra and Indo-Aryan Civilization)、《文明的未來》(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微生元，玄秘的宇宙原素放射物》(Microvitum, the Mysterious Emanation of Cosmic Factor)、《小宇宙心理渴望的四個向度》(Four Dimensions of Micropsychic Longing)以及《物質與抽象》(Matter and Abstract)。

最後一個是1990年6月2日在喜悅之城給予的《心量擴充》(The Mind Grows in Magnitude)。該講道的結尾如下：

「只有從靈性層面發送出來的思想波動，才會把人類從教條的毀滅性影響中拯救出來。教條使人與人離異，而且在重建人類社會為一體存在中製造障礙。从教條到理性化的過程，需要人類發揮潛能，重塑心靈的每個層面。我們一定要在這最近的將來辦到。這是一個特別的問題，但我們一定要解決它，因為它已經在人類社會中製造了這麼多的麻煩，這麼多分化，這麼多血腥戰役，這麼多戰事。這個問題會干擾到整個宇宙的和平。

「所以我們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且在生命的三種展現中—物質、心理和靈性，創建一個新世界。我希望你們男孩和女孩，靠你們群策群力，將會在這方面做一些具體事情。你們並非無足輕重的存在；你們是上主的光榮展現。所以你們一定要立刻實際做一些事!這問題不可再拖延了!」

巴巴作了最後的RU講道《心量擴充》(The Mind Grows in Magnitude)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96. 微生元(Microvita)

1986年12月31日，巴巴在加爾各答介紹了微生元的科學—據他說，微生元的科學比目前人類的智能先進了200年—有發展性的劃時代RU(泛宇復興)講道：《微生元，玄秘的宇宙原素放射物》(Microvitum, the Mysterious Emanation of Cosmic Factor)。

該講道的一些摘錄：

「在物質性和心理的顯現範圍內都有些實體：它們在物質界，比原子、電子、質子還要小，還要精細；在心理界，它們可能比心質還要來得精細。對於這樣的東西或存在體，我稱它『微生元』(microvitum複數形microvita，另譯『微生命』)。這種微生元不屬於原生質的層次，因此之故本身也與碳分子或碳原子沒甚麼相關，後者被當成是宇宙生命最原始的階段，亦即是最初的起點。就物質性的層面來說，微生元的存在恰位於心質和電子之間，但它既非心質，亦非電子。

「…關於任何主體或客體，當我們知道它存在但不知道其特徵或其他細節時，我們說它是『玄秘的』。因此說到微生元，我們可以說它們是玄秘的。…它們並不屬於原生質的層次，因此，就談不上有甚麼原生構造或後生構造了，它們是相當玄秘的東西…

「現在我們應廣泛地進行對微生元的研究。我們的任務是非常巨大的，而且這項工作必須立刻著手去做，不能有絲毫的耽擱，否則現代社會的許多問題，將無法獲得圓滿的解決。整體的『原衡』(pramá)在知性領域中、在追尋知識的過程中是絕對必要的；同樣地，在更高知性領域的研究上，對於微生元的探討也極為必要…人類能正確地控制微生元的日子必將來臨。

「我認為憑著我們的靈性修持，說得更恰當一點，靠著我們由身而心而靈的靈修，我們的心靈在各個不同的層次都會發展，而思維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也將同時發展出來，到那時候，以我們發達的思考能力，我們將洞察並了知微生元的一切奧秘。」

在接下來的兩年半中，從1986年年底的第一次演講到1989年6月，巴巴就此新科學給了約二十多篇演講，1989年6月10日，以他最後一次的黑板研討會「微生元和宇宙學」(Microvita and Cosmology)作為結尾，他稱之為「一條新的思維路線…一種新的哲學作法…一個哲學思想的新學派。」1988年，他成立負責微生元研究的微生元小組委員會。他曾經告訴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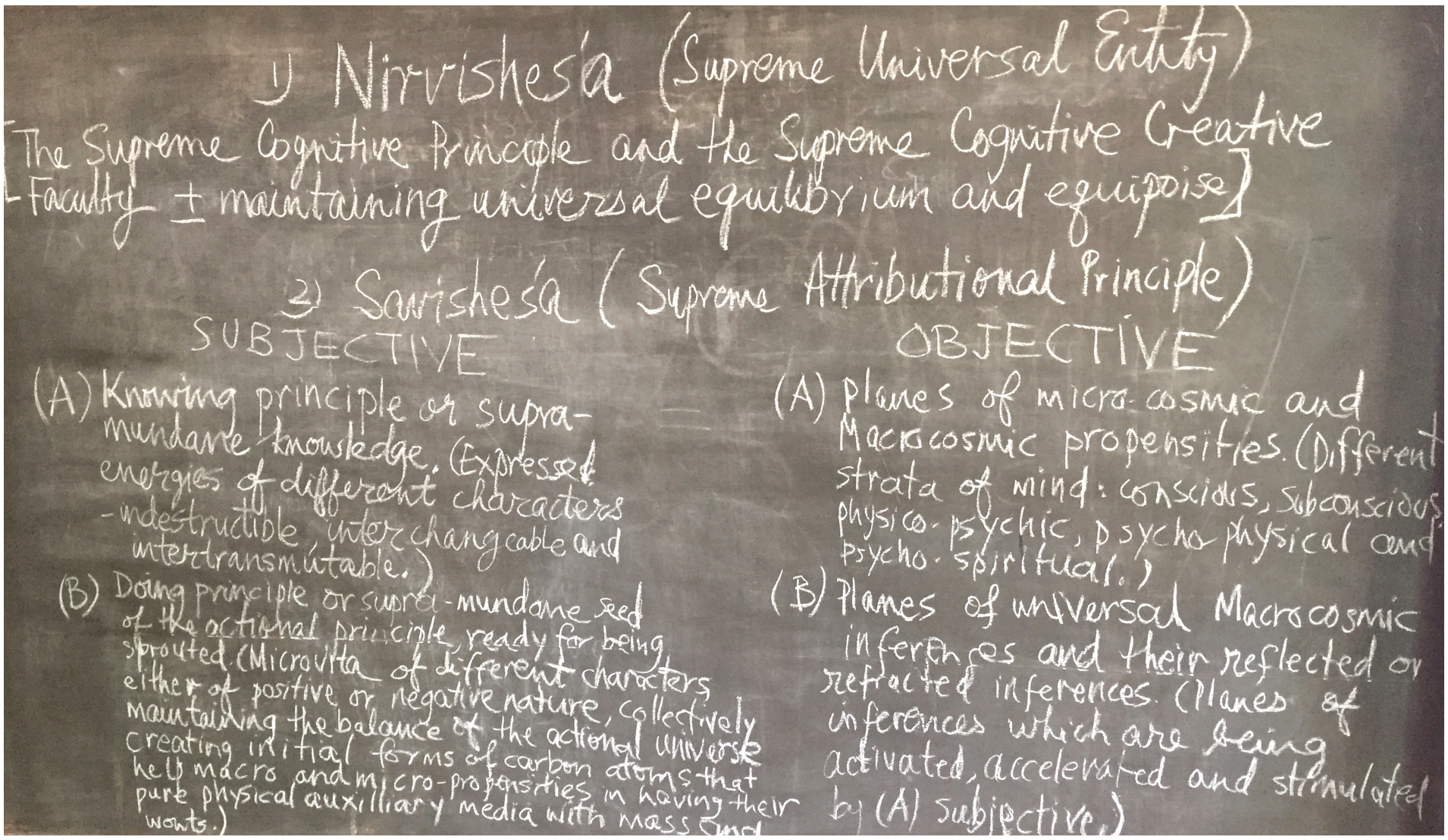
「現在，宇宙本體已經把正性的微生元安置在控制地球的位置上。甚至透過最令人震驚的事件，地球也只會更接近光明的未來，把人類帶到法性的喜悅中。」

基於微生元科學，巴巴教導養子金舒克(Kiḿshuk)草藥和化妝品的配方，並指導他有關其製備和生產的細節。從那時起，除了其他組織職責外，教範師金舒克•阮將•沙卡(Ácárya Kiḿshuk Rainjan Sarkár)一直都在監督蒂利亞拉(Tiljala)的微生元研究實驗室和工廠對微生元健康產品的商業生產和銷售。

1988年7月15日，巴巴宣佈將對來自世界各地被選中的靈修者給予一種特別的靈修—微生元靈修—他們必須在一定的時間之內到達那裡才能學到它。從1988年7月15日至1989年3月9日，把微生元靈修教給了155位瑪琪和工作者。他們必須親自從巴巴那裡得到它，因為它需要注入只有他才能傳授的正性微生元。

1989年12月12日，教範師金舒克與教範師哈拉•普拉薩德(Ácárya Hara Prasád)的小女兒塔努卡(Tanuká)結婚。巴巴出席婚禮並祝福他們的婚姻。

1989年6月10日，巴巴舉行了他的最後一次黑板研討會「微生元和宇宙學」(Microvita and Cosmology)，口授達達•香布什萬南達(Dádá Shambhúshivánanda)在黑板上寫下這張圖表。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97. 模範社區(Master Units)、農業和生態

1984年6月，巴巴警告說：「從現在起，人類必須小心謹慎。他們必須根據生態學重建思想、計劃和活動。沒有選擇餘地。」

從1987年年底到1990年年中，他作了許多有關農業和生態的演講，其中許多演講由受過農業科學家培訓的達達•阿西曼南達(Dádá Asiimánanda)記錄下來。由於達達在1990年4月2日早逝，無法親自監督《理想農業卷2》(Ideal Farming Part 2)的出版，所以該書是根據他在1988年2月和3月以及1989年3月的筆記和其他講道而出版的：

1988年2月，巴巴對重要農作物、農作物混種、輪作以及整體農業的各個方面給予了詳細說明，並於同年3月談到了湖邊和河邊的人造林。一年後，他給了關於水資源保護的演講，預言會有一場全球性的水危機，概述了乾旱的原因，並詳細介紹了最佳灌溉方法。 他主張在河流上建造小型止水壩，並且在沒有天然水體的地方建造小型池塘和湖泊。他強調了造林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與河流接壤以及池塘、湖泊和其他水庫周圍的造林，以在降雨少時保護地表水。從1960年代的乾旱開始到如今相對蒼翠繁茂的景觀，多年來喜悅之城的綠化是巴巴水資源保護建議有效的證明。

1987年介紹了模範社區(MU)計畫，模範社區是農村多功能發展中心的模範。直到那時，喜悅之城一直是模範，而在隨後的幾年，世界各地建立了更多的MU。

1989年11月10日，巴巴給了關於模範社區的演講。一些摘錄如下：

「...模範社區將是喜悅之城的縮影，而這些模範社區將是阿南達瑪琪的主要中心...
模範社區的梵文名字是『cakranemii』，意指『脈輪的核心』。我要所有的模範社區在各方面經濟上自給自足...

「模範社區將擴大所有可能的服務，尤其是在教育、文化、經濟和靈性提升。這些模範社區首先將會改善人類的前途，不論其階級、信仰、膚色、宗教及國界為何，接著也將普及於其他所有生物。人們將不再有人為的隔閡...

「理想模範社區的主要條件是什麼?有五個，相當於進步利用理論(Prout)的五個最小的需求。第一，要全年提供食物... 第二，應該生產足夠的纖維和織物用於衣服... 第三，所有的模範社區都應該開辦中小學教育... 第四，還應該建立一般的和特別的醫療單位... 醫療單位應該強調另類醫療... 第五，模範社區應該著手計劃為極度貧困的人們建造房屋...」

「我們的模範社區計畫是東方崇高與西方動力的結合。」

達達•阿西曼南達(Dádá Asiimánanda)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98. 阿南達瑪迦古魯庫拉

正如古魯(Guru)一詞的意思是「黑暗的驅除者」一樣，古魯庫拉(Gurukula)的意思是從學生的心靈中驅除無知的黑暗。

1990年9月7日，巴巴根據古代聚會所的教育方式創立了阿南達瑪迦古魯庫拉(AMGK)，並任命達達•香布什萬南達(Dádá Shambhúshivánanda)為校長(kulapati)。幾天後，巴巴問他：「你了解我給你的責任範圍嗎?」即使達達不知道這項工作將要做什麼，但他回答說：「是的，巴巴。」巴巴接著問：「我可以依靠你嗎?」達達回答說：「是的，巴巴。」最後，巴巴問：「你能做這項工作嗎?」再一次，達達不知道他是否能夠，但他回答：「因著你的恩典，巴巴，是的。」那就是巴巴正等著聽到的答案。然後他笑了，幾近狡黠地說：「我已經為你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

巴巴指示AMGK取代(並擴大)阿南達瑪迦教育委員會，作為阿南達瑪迦教育系統的平台，此後不久，他列出了在古魯庫拉範圍內發展的46個學院。

1986年5月4日，巴巴在他的《音聲字彙集》(Shabda Cayaniká)演講中談到了「kulapati」的含義；1989年9月3日，他談到了古魯庫拉的歷史觀；1990年9月22日至25日，他為古魯庫拉的幾個學院提供了指導，諸如醫學、地理、地質和採礦、歷史和哲學；1990年9月29日，他給了關於古魯庫拉歷史和規劃的演講。這最後一次有關古魯庫拉的演講其摘錄如下：

「如果人們認真思考，他們可以以優美的方式團結起來執行大大小小的任務。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工作，而且只需極少的努力。可以實現最大人數的福利。為了以這種團結的方式來工作，我們已經制定了計劃，以建立教育和研究目的的古魯庫拉。在這個計劃中，已經招募了幾位負責人... 我也宣佈，古魯庫拉將不會成立，而是已經成立。願你們大家以集體努力加強它並確保其進展... 每個人的工作都是以集體支持來建立它。從這個非常吉祥的時刻起，你們應該誓言個體和集體進步，並在地球上建立一個新的社會。」

根據達達•巴斯卡拉南達(Dádá Bháskaránanda)的說法，巴巴說：「如果有任何項目涵蓋我所有的計劃，那就是古魯庫拉。」

達達•香布什萬南達(Dádá Shambhúshivánanda)，1990年代初期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99. 巴巴離開他的肉身

巴巴曾經說過：「當我的工作完成時，我將立即離開。我甚至不會多呆一會兒。」

到了1990年，由於中毒的後遺症和繁重的工作量，他患了許多健康問題，包括糖尿病和高血壓。他經歷了兩次心臟病發作，並在伍德蘭茲醫院接受療程，有一天他說：「未來已經來臨，深紅的曙光已經來臨。只要繼續履行你們的職責。工作已經完成。」

這是巴巴在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日子裡一系列暗示中的第一個。但是儘管有這些暗示，他還是創造了這些環境，直到1990年10月20日他離開的前夕，人們才開始意識到它們的含義。那天晚上，在蒂利亞拉Madhu Koraka的進用論報告會期，他要工作者和瑪琪們把手放在胸口上重複幾天前他要ASD工作者的宣誓(VSS已變成ASD — Ananda Marga Seva Dal 阿南達瑪迦服務隊 — 在1980年代初期)：

「從這一刻起，直到活在此星球上的最後一刻，我以所有的能量、所有的心靈、所有的思惟，以及所有的行動，都導向於人類社會的整體提昇，同時不忽略其他有情生命及無情生命。」

然後他引用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一首詩的結尾，談到了地方自治主義的危險：

「蛇在到處吐出毒液。甜美的和平福音聽起來像是空洞的嘲弄。這就是為什麼在我離開這個世界的前夕，我向每一間房子裡那些準備與人形的惡魔對抗的人們發出響亮清澈的號召。」

然後他說：「蛇在到處吐出毒液。現在，在這個緊要關頭，我們應該繼續宣講和平福音嗎?不，不，不，不!所以，在我離開世界之前…」

突然地，每一個人都強烈地感覺到巴巴即將離開肉身的可能性。

「…羅賓德拉納特說…」

他們都鬆了一口氣（很快就被證明放錯了位置）。

他們都發出如釋重負的輕嘆(很快就被證明是不合時宜的)。

「…為了與這些惡魔對抗，我做了必要的準備。你們都聽懂了嗎?」

每一個人都答覆說：「是的，巴巴。」

「羅賓德拉納特60年前所說的話，在20世紀後半葉還是如此。你們都明白嗎?」

他們回答：「是的，巴巴。」

他問：「我可以依靠你們嗎?」

他們答覆說：「是的，巴巴。」

正如《Anandamurti: The Jamalpur Years》書中所引述，達達•克沙瓦南達(Dádá Keshavánanda)回憶起第二天1990年10月21日發生的事情：

「在最後一天，他的健康狀況事實上有所改善。比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都來得好。早上很正常。在過去的幾個月來，他以同樣驚人的速度在工作。儘管他在前一天深夜創作了最後兩首曙光之歌，但他還是像往常一樣在三點鐘起床做他的靈性鍛鍊。之後，他檢視各個部門的工作，並在刮臉時給予指示。這甚至是他忙碌日程中的日常一部分。他總是告訴我們：『你們應該準備在工作中死去，甚至最好是臨終時仍在工作。』

「下午兩點之前，他對我說：『我想要思考一下。』我關上門，心想，他以前從未說過這樣的話。幾分鐘之後，他叫喚了我。我相信是在那幾分鐘之內，他仔細審視了他的所有計劃，並確認沒有甚麼事情要去做。他要我去叫一位新的達達來見他。他花了一個小時與那位達達獨處。那是巴巴生命中最後的工作，把個人的關注給了一位年輕的全日工作者。後來，他告訴我：『我現在想要休息。』這些話也是他以前從未說過的。約五分鐘之後，他按了電鈴。當我進來時，他指著胸口說：『心臟。』我跑去找[瑪琪]醫生們。他們很快就來，但是當他們為他診脈時，他們的臉色轉為蒼白。他的生命力消失了。」

巴巴離開了他的肉身。時間是下午3點23分。

五天後，成千上萬的虔誠者擠滿了蒂利亞拉的大院，準備舉行紀念儀式和火化。建造了一個大的六角形靈性標幟，巴巴的大體被放置在上面。點燃了檀香木的柴堆，一群鴿子在其正上方盤旋，彷彿在致意。甚至造化勢能(Prakrti)都以雨水的形式流了幾秒鐘的眼淚。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火焰吞沒，並且逐漸燒毀了解脫本體(Táraka Brahma)的大現身(mahásambhúti)。

巴巴曾在監獄裡說過：「我不是這個身體。這個身體不是我。如果你想知道我，那就為我的使命而工作，因為我已將自身融入於我的使命。我在你心中，你也在我心中。只有虔誠能夠要求我的現身。」

他也曾經說過：「過去，我幫助過靈修者達到喜悅之境，現在我正在幫助靈修者，而未來，即使我的肉身不在，我也會透過其他方式給予幫助。」

來源未經證實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00. 巴巴的自傳

1969年的某一天，一小群弟子聚在一起寫了一部巴巴的傳記。但是當他們坐下來開始寫作時，他們意識到自己對他的生活真的一無所知。因此，他們決定接近他，並請他寫他的自傳。起初，巴巴拒絕了，並聲明他沒有時間處理這些事情。但是經過再三的懇求，他終於默許了他們的懇求。第二天，在固定的星期日靈性開示期間，巴巴宣佈他已完成自傳，上述的弟子們感到驚訝。「你們想要看它嗎?」他問。他的好奇虔誠者彼此互看，想知道他怎麼可能這麼快就完成了，即使大師通常以驚人的速度在工作。巴巴把他們叫到他的床前，遞給他們一張紙。他們在紙上找到了一個手寫的單句:

「我過去是個謎，現在是個謎，未來也仍然是個謎。」

喜悅的化身：佳滿坡的歲月
(Anandamurti: The Jamalpur Years)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P.R. SARKAR INSTITUTE

「匹阿沙卡研究所」簡稱 (www.prsinstitute.org) 是阿南達瑪迦 古魯庫（教育部門）成立的機構，宗旨是研究、發展、推廣 師利匹阿沙卡先生 的教誨和相關的理念。

PRSI 負責將師利匹阿沙卡先生的著作及相關資源存檔建立完整的線上資料庫，也負責主辦研討會研究發展其理念並推廣其先進的教材。

ananda marga

阿南達瑪迦 (www.anandamarga.org)是一個遍佈全球而且致力於靈修鍛練和社會服務的靈性暨社會服務組織。一九五五年由師利師利阿南達慕提（師利普羅巴·阮將·沙卡）創立。 阿南達瑪迦的使命是自我了悟（ 個體的解脫） 和服務眾生（集體的福祉）： 實現所有人類、 動物、 植物在物質、心理、靈性三層面的需求。透過分佈世界各地的靜坐中心和社會服務計劃， 阿南達瑪迦以非商業的方式指導靜坐、瑜珈體位法， 和其他個人自我成長方法。社會服務計劃包括急難救助， 成立學校、 兒童之家、 醫療診所、 靈性生態村 和其他社區發展計劃來回應社會的需求。

